

說新報

第六年第一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第六年第一期

小說新報 第六年 第一期 目錄

●封面

侯民公山水真蹟第一幅

●畫集

董邦達山水真蹟

上海名花洛娥小影

三松居士楹聯墨蹟

上海名花曼君小影

王東莊山水真蹟

上海名花憶情小影

上海名花驚鴻小影

王一亭先生松石

天津名花王翠卿小影

●論壇

對於六年本報之三大希望

●說滙

目錄

(記者)

清代筆塵一鬱香亭

軼聞代彭公案

社會說循環

言說情畫樓鴛侶

野史孫吟湘

哲理說心潮

慶祝說五色旗光

諷時說發財熱

醒世說你在那裏做什麼

偵探說恐怖佈黨

滑稽說一零八

豔情說綠楊春好錄

以上長篇小說三種

談海

爪哇筆記

爪哇筆記

(藏園)

(墨隱生)

(碧梧)

(醒獨)

(民哀)

(花奴)

(牖雲)

(釣鯨客)

(卓呆)

(瘦鷗)

(雙熱)

(牖雲)

(民哀)

(民哀)

三。殿。遊。紀。
小。草。廬。筆。記。
寧。靜。軒。碎。墨。

● 豔藻

結。婚。頌。辭。

如。意。曲。

春。夜。排。悶。詩。

無。題。八。首。

官。詞。

豔。詞。六。首。

● 諧藪

守。庚。申。說。

假。面。具。文。

落。魄。子。與。財。神。問。答。詞。

小。說。新。報。新。聯。珠。

不。倒。翁。詩。

年。景。新。開。篇。

滑。稽。新。語。七。則。

● 傳奇

(孤星)

(小草)

(鴻富)

(飯牛)

(青年游子)

(莊恫百)

(問山)

(問山)

(一明)

(秋水)

(醒獨)

(秋水)

(隔雲)

(醒獨)

(守拙)

(下影廬主)

花。茵。俠。傳。奇。

● 劇本

新。社。曙。光。

● 報餘

鐘。聲。吟。什。

話。雨。軒。詩。鐘。

燈。市。謎。壇。

願。晦。閣。文。虎。

臨。風。寫。韻。

春。暉。文。社。三。影。詩。

醉。月。飛。觴。

紙。帳。銅。瓶。室。酒。令。

● 補袞

新。譯。名。家。遺。傳。

美。國。偵。探。小。說。三。種。記。

社。會。之。三。種。記。

俠。情。風。塵。雙。雜。傳。

● 補白

目。不。備。載。

(東園)

(半梅)

(蔭葵)

(恫百)

(信余)(仲衡)(佛生)
(玉其)(天民)(秉彝)

(逸梅)

(由廬)

(茗狂)

(天憤)

(牖雲)

畫

集

彼雖剿匪獲勝

然而身受瘋濕之症因操勞過度所致及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始得全愈請觀張哨官之確據

浙江蘭溪警備隊二營三哨哨官張承恩先生於民國三年在永金一帶剿匪職務浩繁操過勞度身受瘋濕骨痛之症其來書云遍請名醫診治未見功效雖有時轉機終不得除根近年以來病勢時輕時劇瘋濕侵骨



兩肩手脚疼痛步履艱難胃口頓失睡臥不安心甚煩躁精神困疲幸承譜友葉君子卿力勸服用韋廉士紅色補丸購買半打未經服罄其病渙然冰釋所有週身四肢疼痛皆歸烏有且精神亦覺振作辦事亦不疲倦迄今年餘舊病未嘗復發足徵貴藥局之紅色補丸實具神功誠世界惟一無二之妙



品也鄙人感恩罔極心抱不安特具證書并奉小照敢請登諸報端以證實驗俾同病者咸知購服以揚仁風而鳴謝悃中國各省無分老幼以及天下各處皆竭力稱頌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療治瘋濕骨痛以及血虧不潔所致各症蓋是丸專治血薄氣衰諸虛百損少年斲傷胃不消化腎尻酸楚腰背疼痛筋系疼痛半身癱瘓山嵐瘴癘脚氣浮腫等症以及婦女疑難各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英洋一元五角每六瓶英洋八元郵力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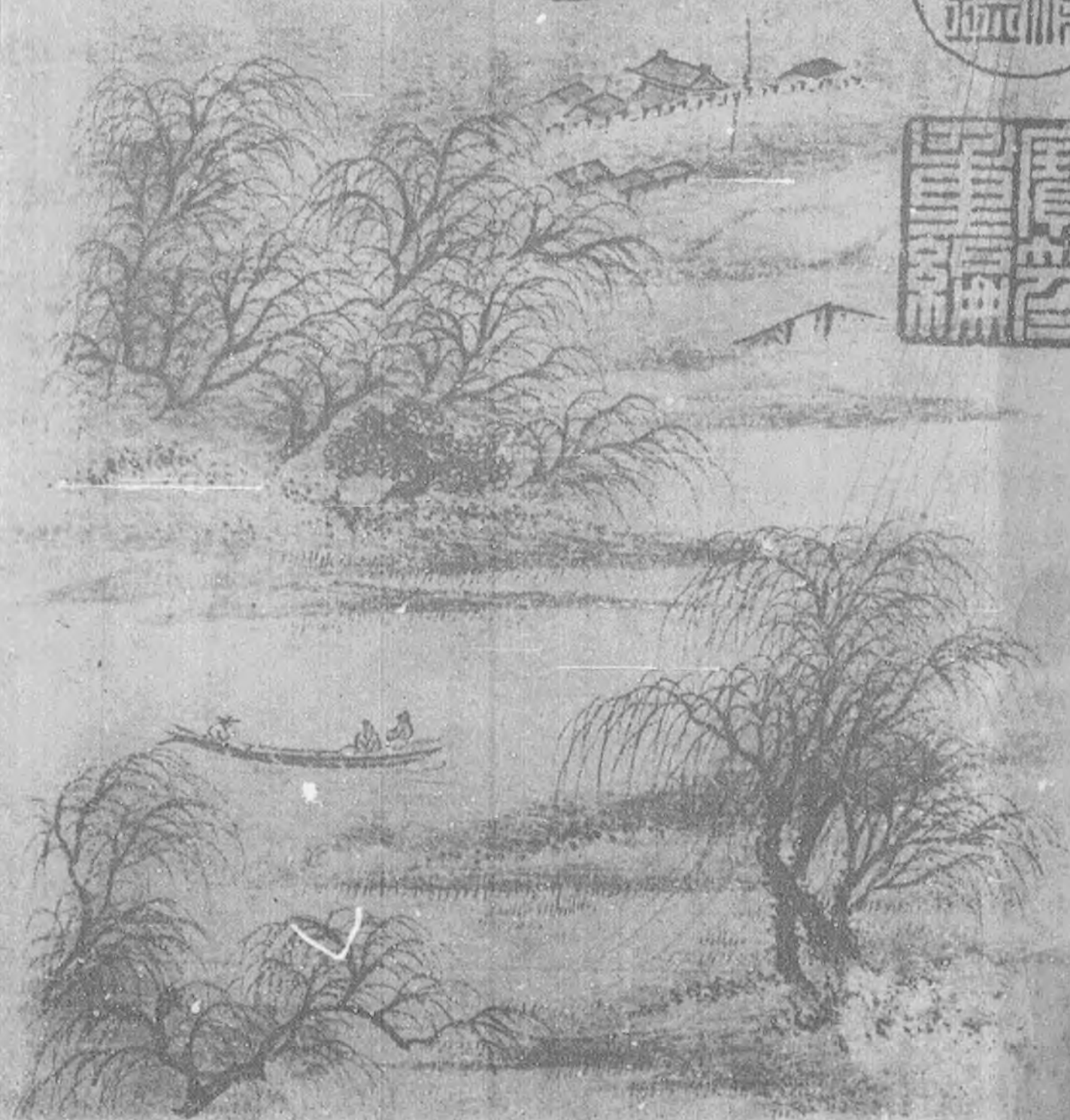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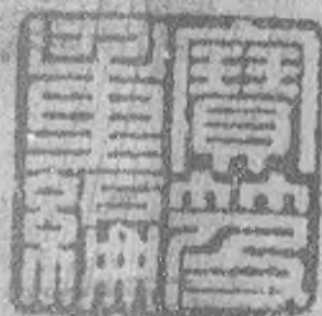
閣下之嬰孩所值若千耶

閣下如若真心愛惜自己之嬰孩必將答之曰吾之嬰孩實具較之天下所有銀洋尤甚是以閣下定必樂聞有一種良藥能助嬰孩出牙能使小兒安睡暢適消化有序能使嬰兒肥壯健活成人長大此藥之名譽已播揚於中國各省矣即嬰孩時健壯不能愛因抽刺之乳喂以飯食久之漸覺發熱口渴身不舒軟無力胃不消化肚痛腹瀉夜不能眠惟有哭號而已且面黃如紙枯瘦難看遍覓醫藥服均無效余甚憂之閱諸報章得見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英洋一元五角每六瓶英洋八元郵力在內

生藥如兩瘦漸堂人定閣
藥也從購難覺胡長必下
局如前二看發胡長必下
原尊之瓶遍發春大樂如
班處瘦與兌熱發此開若
郵無怯子醫渴生之藥有
奉從矣食藥身之體書已
一購因之方均不舒云播
瓶買此藥服無軟弱無力
可嬰藥片之助小兒身之
也孩自己藥片如祈即寄
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董邦達山水真蹟

春光
白門
柳霞
色赤
城天



吳興陸季雲氏珍藏



影小娥洛花名海上

三松居士楹聯墨蹟

行所無事



三松居士

書於

癸亥時

收其放心

年九十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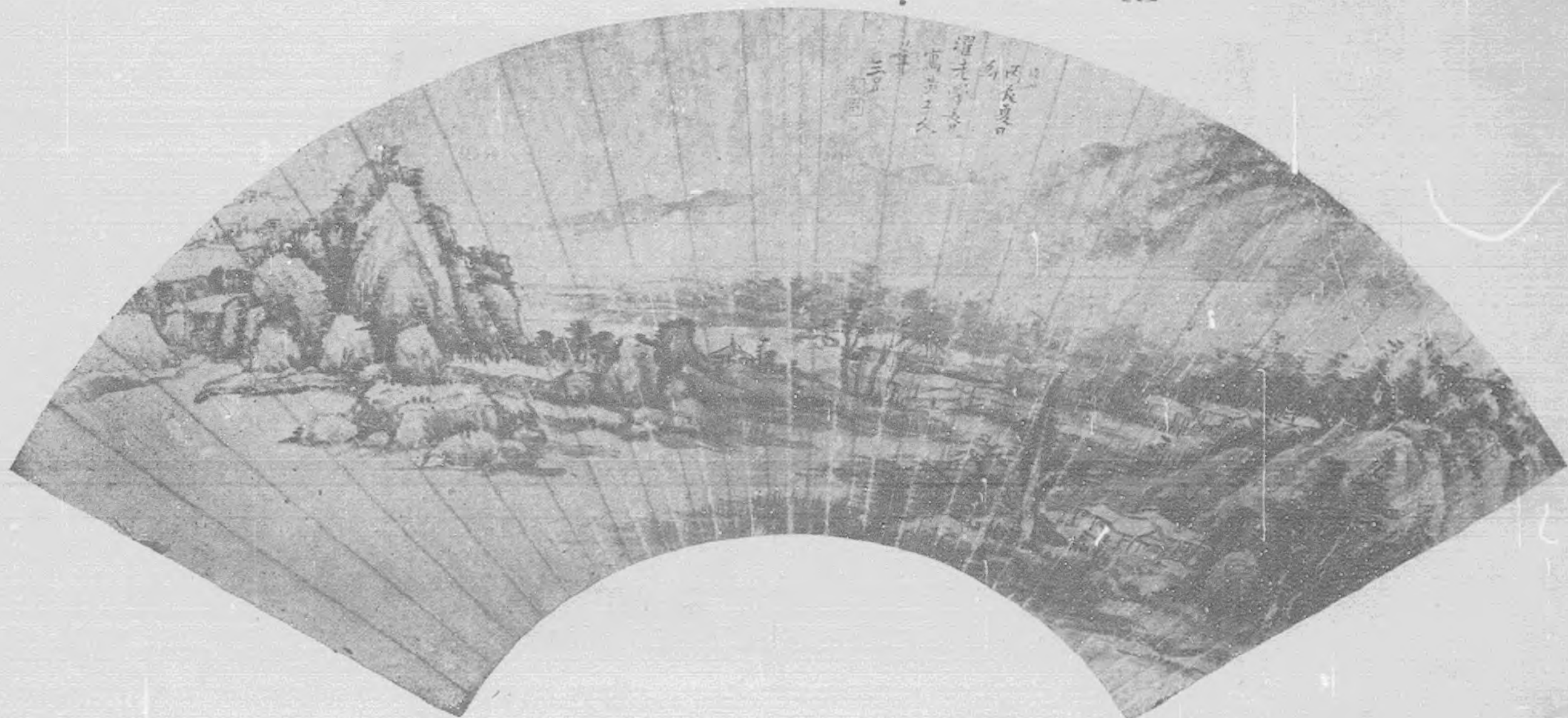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君曼花名海上

王 東 莊 山 水 真 蹟



吳 興 陸 叔 同 氏 珍 藏

上海名花憶情小影



上海名花驚鴻小影



王一亭先生松石

庚申元旦於滬上遊寓為
上海公餘社清登
地浦人繪

松老不折竹蒼而秀
難金石之奇
文如紫芝之
無量壽
上海公餘社屬題
甲午時序申元旦
夕如夕
王景雲於海濱



夕如夕
王景雲於海濱



天津名花王翠卿小影



人論壇

隔題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朱鴻壽著 技擊通聞
 定價 三角

力擊為吾國武術之國粹近年以來愛國之士見國勢之不振極力提倡尚武技擊之學衰而復盛此書為實山朱鴻壽先生著先今以技擊專家之別述技擊軟開以視門外漢之高談闊論隔靴搔癢殆有霄壤之別

武俠異聞
 上下兩冊 定價一元

本無專紀古今劍俠事凡二十餘萬言廟之翊衛山林之隱賢者為文學名家李定夷等二十餘人筆墨酣灑情節新奇生龍活虎躍躍紙上談之真可揚眉吐氣劍挺身即不然取為茶餘酒後之消遣品駭聞奇事知所未知亦有百讀不厭之妙出書以極高之精印洋裝二冊上卷封而係豫讓刺趙圖下卷封而係荆軻入秦圖尤見本局提倡武俠之經營之意

塵海英雄傳
 上下兩冊 定價一元

武俠之二 塵海英雄傳 定價一元

外交風雲日益緊急不國之慘近在目前凡屬國民無血氣忍見錦繡神州豆剖瓜分乎故本局大聲疾呼提倡武俠為宗旨撰述者皆海內名家屢陵李定夷先生總其成紀古今來英雄百數十人二十餘萬言最詳者如徐錫麟秋瑾蔡將軍尹將軍甘鳳池梁輿甫海島大王草莽和尚劉淑英翠雲柳影等之軼事登人一篇每篇有國民之警鐘亦可為國民之模範本局為尊重名起見長嘯可為國民之警鐘亦可為國民之模範本局為尊重名起見起見裝製極佳上卷封面係張良擊賊圖下卷封面係田橫伏劍圖此皆極有名之英雄故事

明清軼聞大觀
 正編定價大 洋一元三角

是書為毘陵李定夷總纂撰者有定夷指嚴山淵映池容齋兩瑛蝶衣劍山等名家洵空前之傑作費數十名家之心血搜羅兩代之軼事遺聞雖不敢自詡完璧然兩代之掌故已付得八九矣其豐富固為出版界所罕有其奇秘尤足令讀者拍案叫絕全書凡五百餘頁分訂兩大厚冊計足三十餘萬言而定價極廉欲致兩代之掌故者不可不讀愛閱小說筆記者不可不讀

明清軼聞大觀
 遺補 定價大 洋七角

讀神官史乘為極有興味之事上比正史則意味較深下比小說則事實較確然能得社會歡迎者必屬名家專撰之稿其東前西裁纂竊舊籍者明眼人自能辨之如即購舊籍而讀之為愈本局前出明清兩代軼聞大觀出版以來未及半載已銷萬冊良以著者盡屬名家內容豐富實為神官精髓故能不脛而走也茲又新出補遺一大冊凡明清兩代之掌故正編所未備者茲更補述之足十五萬言合正編計之足四十餘萬言其豐富不問可知凡已購正編者幸速來購併成完璧

清秘十葉野聞
 許指嚴著 定價一元

武進許指嚴先生為掌故說部大家海內咸知無俟贅述所著南巡秘記正補編銷行二萬冊以上梨園劇本傳播殆徧茲又將有清一代奇聞秘事搜羅綴輯都未經人道而無一篇在他處刊過出以典麗雋永之筆尤足令讀者愛不忍釋歷史事實繁重恆患沈悶得此發爽逸宕之作恍如置身百年前目前經當日情狀快何如之全書二十萬言計兩厚冊



對於本報第六年之三大希望

(記)

疾風暴雨。天之變也。山震海嘯。地之變也。天不以變而損其高明。地不以變而害其博大。千百年間。變不知其幾許。而天自若也。地亦自若也。天地如此。以例人事。何獨不然。人事者。由簡而繁。繁則斯變。變則斯進。變也者。驟視之。足以破壞。已成之功。深思之。轉可促起。革新之局。譬諸精神。委賴之子。雖能眠食如常。總難期其振作。苟遇極大之變。故使受精神上之興奮。轉可洗其麻木不仁之病。此理尋常。人所能見。今試進以此理言本報。本報自乙卯年創刊以來。歲星五易。今屆六年發軔之始。回溯過去時代之情形。有令人感慨不能自己者。當夫甲乙之際。爲項城全盛時代。草野能文之士。既不得志於政事。則相率退而治小說家言。以寄其感慨悲歌之思。於是小說潮流。驟如風發泉湧。而本報亦於此時誕生。當日流品複雜。薰蕕不辨。旁觀既莫分優劣。同業尤好事傾軋。處四面狂歌之中。稍一不慎。失敗堪虞。而本報秉其堅忍不拔之精神。定其移風易俗之宗旨。吾行吾素。愈

接愈厲。卒之一二年間。歲蕤小草。夷芟殆盡。而此歲寒之友。既戰勝西風而來。益復神滿氣足。欣欣自榮。此因世局之變而促本報成功者也。亡何而歐戰發端。國內則物力日艱。國外則百貨騰貴。小說一物。非如布帛菽粟之比。無形之中。大受影響。而原料率增價至倍。蕪而外。血本所關。尤覺忍痛。顧本報未嘗因此暴棄也。編輯發行。互相扶持。艱辛備嘗。勞苦不辭。數年來。如一日。當爲讀者諸君所共見而共知。此因世局之變。又促本報進步者也。去年以編輯方面。定夷匆匆。他適。指嚴草草。繼職。以至中多隔闕。未能盡如人意。然猶是按期發行。力圖振作。區區愛護新報之忱。未嘗一日或替。乃者回黃轉綠。百度更新。本報亦結束五年之舊文字。再造六年之新局。而益當磨厲。以須發憤。自強。變愈急。則革新之機愈近。記者於此。敢不自勗。竊於六年本報。抱有絕大之三希望。敬爲愛讀本報者言之。

一融和新舊潮流。自文學革命之聲浪。泛濫於國內。新舊兩派。各走極端。舊派目新派爲狂悖。新派斥舊派爲頑梗。平心論之。過與不及。皆有所失當也。舊文學雕琢太甚。徒事粉飾。固屬無裨實用。新文學膚淺過甚。往往舊文學數十字能盡者。新文學倍之而不足。此所謂過與不及也。惟本報所用文字。通暢簡賅。融新舊兩派之長。爲社會上

最適用之文字可稱之謂通俗文字。讀本報者以小說眼光視之固一純粹之小說報也。倘不以小說相視而研究其文字固亦一有價值之文學。書非吾爲此誇張之語。文字之功用本在記事而已。達意而已。事之瑣而難記。意之繁而難達。固莫小說若也。故小說之文字爲一種極清晰極輕靈之文字。卽爲一種最切合實用之文字。今之人奚斷斷於新舊之際。亟宜泯此紛爭。融和兩者之意。而造成一種通俗文字。此造成通俗文字之責。則本報所義不容辭者也。

一鼓勵愛國精神。自軍閥執政而後。獅夢重酣。國步多艱。我我英年。激於義憤。乃有愛國運動。夫愛國爲國民應有之職分。不在一時之興奮。而在永遠之持久。持久之道。端在精神。小說者足以鼓勵愛國精神者也。何以言之。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此人情之常也。故小說之足以潛移默化。有出乎經史子集之上。讀英雄故事則眉飛色舞。悚然起敬。讀游俠之作則悲歌慷慨。豪氣飄發。若節義小說之針砭俗。若社會小說之勸善懲惡。皆足以涵養國民之德性。而激發其固有之愛國精神。其見也微。而其理至著。其效至大。故第六年之本報。當益致力於有益青年之小說。不爲深澀之談。不作淺躁之語。其庶乎也可。

一樹立小說模範。小說全盛時代。在民國三四年間。其後日就衰微。營利罔義之徒。乃轉而發行黑幕。名爲揭發社會之秘密。使人知所避忌。而隱實導人於不義耳。黑幕既衰。每况愈下。淫辭邪說。滿佈坊間。然而無論其爲黑幕爲淫書。而系統總屬於小說。小說兩字。墮落至此。是誠小說之大不幸也。本報五稔以來。所用各稿。率皆陳義正當。旨趣高尚。衆人皆醉。而我獨醒。衆人皆濁。而我獨清。當使社會風尚。受我轉移。而我不受社會同化。當使小說潮流。爲我鎮定。而我不爲潮流激盪。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本報當仁不讓。寧敢辭其責。誓舉漫天煙霧。一筆掃蕩。羣邪既已。潛形太空。依舊清明。使吾小說新報。長爲小說界之模範。後之作者。皆可有所師承也。

上述三端。爲記者懷抱之三大希望。餘若內容之力求豐美。材料之務取貴當。印刷之宜精工。精神之宜飽滿。向在注意之中。總之希望所在。必不僅冀本報揚名於國內。抑且求其雄飛於世界。此言似夸。實則努力行之目的。固易達也。在同人既抱此希望。在愛讀本報諸君子。亦當監督其後。策以進行。又從而揄揚之。歡迎之。以鼓勵其孟晉之心。交相維持。其效益宏。今茲六年發刊之始。撮要書之如右。倘荷大雅宏達。移書匡之。是記者所額手頌禱者矣。

說

滙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恐 怖 黨

恐怖黨為倫 大賊黨 黨人之王 手段極狠 敢最可怕之 羅蘋且過之 經著名偵探 羅麟 九死一生 僅而獲最後勝利 至情節之 懺恍迷 離驚心動魄 確乎 極盡神妙 二字如 怪名刺 新 速記法 李代桃僵 交換條件 等有若神龍天矯 令人不 想之外而又確 福爾摩斯 探案亦不 有至理者即 周瘦鵑 先生名家 探小說所少見者也 譯述者為小說名家 值可知精訂洋裝 上下二冊定價洋一元二角

軍 事 小 說 古 屋 斜 陽

定價大洋四角

是書為拿后約瑟芬原著而名小說家李定夷劉 裴村二先生所合譯敘述拿破崙戰史及約瑟芬 軼事既詳且盡一則情場慳劫一則荒島遭囚兒 女英雄曲曲描寫中有拿皇在軍時致約瑟芬書 尤屬情深意摯至摛詞之雅構思之精則李劉二 君筆墨固早為社會所欽無俟語贅矣精印一冊

武 俠 叢 刊 之 三

方 外 奇 談

世間怪力亂神奇才異能之軼 聞往往得之方外自明清之交 及晚近數十年以來故老流傳 江湖稱道者可驚可喜非獨資 為談助亦藉以存野史如西域 番僧苦行頭陀優婆夷女冠子 術士劍俠竇解之流偶露頭角 奇妙絕人此編踵武俠異聞塵 海英雄傳而作廣徵名家撰著 片鱗隻爪具有神威洵筆記中 別開生面之奇書也由本局編 輯部許指嚴先生編次包醒獨 先生校訂書凡十萬言精裝兩 冊定價大洋一元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清史之一 鬱香亭

(藏園)

吾揚人俚歌云。鑼鼓一打鬧悠悠。隋煬皇帝下揚州。一心要把瓊花看。萬里江山一旦丟。蓋言隋煬當日之幸江都。乃以一瓊花而亡國也。猶憶束髮時。亦嘗與鄰家小友歌之初。不知其歌之誤。後閱邑人某公詩集。有揚州懷古七律一首。內一律云。豈是瓊花能誤國。只緣天子戀迷樓。是詩可謂未經人道過。而能矯正歌謠之謬。誤矣。予嘗攷瓊花為珍異植物。昔惟揚州。后土祠有一枝。世傳為唐人所植。葉柔平。而瑩澤。花大。瓣厚。色淡黃。清馥異常。后土祠在宋為蕃釐觀。歐陽文忠守揚時。常流連於是。築無雙亭於花旁。一時琪樹爭春。銀屏嬌嬈。事頗盛也。惟雜稽縣志。終不及隋煬一語。隋煬之遺跡。廿四橋。玉鉤斜。迷樓。而已。隋煬之果。寓目瓊花與否。事無證據。予不敢知。惟清十全老人之南巡。豔史時有所聞。於諸父老。或見於私人筆記者。雖一鱗一爪。亦可想見。當日神龍之風流瀟灑。有令人不可捉摸者矣。彙而言之。亦喜談掌故者所樂聞否。

瓊花自元後。其種已滅。當時道士金雨瑞。以聚八仙補植。觀中人多不知。蓋聚八仙之為花。頗類瓊花也。乾隆十六年。十全老人既幸江南。時海內粗肅。人民咸樂於飾粉昇平。故轡蹕所及。則吳歛越險。珍筵繡

每極一時之盛。帝嘗與臣下論江南佳麗地。或曰南朝烟雨畫舫。秦淮或曰珠簾十里。明月揚州。帝惟首肯。未贊一辭。已而又顧臣下曰。朕自稱十全。其實不全者甚多。卽如眼福。迄今有一物終不曾見。誠憾事也。諸君子亦知之否。臣下皆不能答。帝笑曰。姑從植物上着想。臣下因爭答之曰。琪花曰。瑤草曰。靈芝。帝皆搖首。時有臣賈桐音者。本揚人。頗知帝意。願一時以忌諱難於啓齒。爲態殊局促不安。帝睹狀詢之曰。若嚙嚙似欲言而終秘者何也。賈曰。言近不祥。不敢言耳。帝曰。然則若知朕心耶。雖不祥亦可言。朕非猜忌輩。但得若能打破衆臣下之葫蘆。且喜不暇。又何拘拘於祥不祥耶。賈曰。陛下迄今有一物不曾見者。瓊花也。帝聞言大喜。笑曰。不差。不差。因命賈述瓊花之狀態及歷史。賈侃侃而言。舌粲蓮花。以煇染之。帝一瞑目。彷彿見瓊花搖香曳豔於前。笑曰。如是名花。不得朕一顧盼者。辱沒矣。乃囑臣下趕程向綠楊城郭。進發。維時眉顰柳綠。鬢髻飛紅。龍舟過鐵甕城下。在大江中。望金焦二點蒼翠。撲人眉宇。雄健中含。斌媚氣。是絕妙佳山水。帝皆不顧與人語。非瓊花不啓齒。卽及其他。亦必連類及之。羣臣咸竊竊笑。知帝殆爲瓊花醉矣。未幾抵揚州。駐蹕。旣定。卽與臣下談及瓊花事。時吾揚鹽商方事鋪張揚厲。以冀博天顏之歡。惟未嘗注目於蕃釐觀中之瓊花。花雖猶在苞已含春。而石壁苔侵。頽垣棘繞。蝶曬問庭之粉。蛛繁荒徑之絲。帝觀之大爲掃興。一時臣下咸惴惴恐天顏震怒。賈乃言於鹽商。大加修飾。限數日內竣工。并改建無雙亭。務使丹青土木咸復大觀焉。衆乃擁帝他遊。藉以消遣。則廿四橋頭之簫聲。十三樓上之扇影。平山堂前之六朝山色。竹西亭外之三月鶯花。以及第五泉之乳香。九曲池之魚味。皆導帝一一領略。於是帝樂此不疲。笑顧臣下曰。梅花何遜之廳。芍藥韓琦之巷。酒地花天。服珠饌玉。此間樂甚大。可以終

老羣臣聞言皆笑。賈曰：幾經兵燹，故址荒蕪，想當年小杜于此，做青樓夢，時其情形之富麗，定必尤勝荆之豔楚之舞巴之嬌。越之娥，細葛輕羅，朱唇絳袖，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帝曰：當年月觀此日，雷塘鏤香倚玉乎？朕殊不敢作是綺想。羣臣多知帝爲好色者，聞言皆不信。

閱數日，亭工竣矣。賈先臨觀，則玉窗鴛瓦，瑤檻龍牙，棟絢丹霞，墀交白璧，置以寶座，圍以絳紗，琲璣錯雜，紫翠迷離，不覺大喜，知必得帝歡心，遂擇日設宴，邀帝賞瓊花。帝微服欣然往，一睹玉階瑤砌，珠瓔四垂，春影花光，不覺心醉，把玩良久，始行入席。笑語衆曰：美哉花也！碾冰作骨，種壁抽芽，嘆觀止笑。衆亦笑曰：住羅浮，一生不及來無雙亭，昨一夕也。帝曰：無雙亭乎？制已改舊名，應更新，朕覺其無雙二字，殊與瓊花無關也。諸公其有以教我羣臣聞言一時皆不能答。沈思良久，無一得佳名者，無已，乃轉詢帝曰：鬱香二字，佳否？衆率爾而對曰：佳佳然亦不解其意也。惟賈時聞鬱香二字，既未隨衆附和，且忽墮筋落地，雙目灼灼，精神上若受莫大之激刺，帝睹狀奇之，因停杯問賈曰：鬱香二字，何關於汝，奈何作此態？賈忽離座，匍匐帝之座下，囁嚅曰：臣有女，即名鬱香，故一聞陛下呼鬱香二字，不覺驚耳，帝笑挈之，起命仍入座。且顧衆曰：天下事之奇巧者有如是夫。朕以鬱香二字名是亭，固非杜撰，實有所來。蓋昨夜朕夢一美人，顏容絕麗，自稱閨字鬱香，投予懷中，朕遂驚醒。今日睽海中時，縈繞美人之小影，默念鬱香二字，不止故頃間名亭不覺衝口而出也。言畢，乃詢賈女年幾何矣？賈赧顏曰：春深銅雀方屆破瓜時候，耳帝狂笑曰：奇極奇極，夢中美人固亦一豈蔻初肥之小女兒也。又問顏貌何如？賈羞澀良久，乃答曰：桃腮而蓮步，鳳眼而蜂腰，家人多以美人譽之，臣視之則無鹽耳。帝聞賈言，益形狂顛，曰：誠奇甚，誠奇甚，汝所語者乃

與。朕。所。見。者。無。絲。毫。之。差。豈。偶。然。耶。抑。別。有。他。故。耶。羣。臣。聞。別。有。他。故。一。語。遂。知。醉。翁。之。意。而。帝。復。搖。首。作。態。曰。朕。不。信。朕。不。信。天。下。決。無。此。奇。巧。事。也。賈。聞。言。又。離。座。匍。匐。帝。之。座。下。低。首。曰。臣。決。不。敢。誑。言。陛下。不。信。臣。願。囑。犬。女。一。見。龍。顏。以。證。臣。言。也。帝。笑。不。答。已。而。曰。何。必。如。此。朕。固。知。汝。乃。誠。實。人。也。賈。復。曰。陛下。之。言。雖。如。此。願。臣。心。終。不。自。安。請。仍。一。見。犬。女。以。表。臣。心。帝。又。笑。而。不。答。但。以。手。揮。之。就。座。而。已。賈。竟。退。歸。喚。鬱。香。女。迨。銀。燭。高。燒。女。始。至。蕃。釐。觀。帝。時。已。微。醉。見。女。姍。姍。來。翠。鬢。蓮。額。珠。璣。花。鬢。曉。妝。未。驪。春。暈。猶。酣。不。覺。嘆。為。祇。應。天。上。有。也。羣。臣。見。之。亦。駭。為。神。仙。中。人。賈。隨。後。至。令。覲。天。顏。為。禮。女。甫。欲。拜。帝。亟。下。扶。笑。顧。賈。曰。若。殊。苦。汝。女。須。知。玉。人。何。可。屈。節。賈。見。帝。意。屬。女。一。時。殊。難。為。狀。而。女。之。兩。頰。在。銀。燭。光。中。嬌。滴。滴。顯。海棠。之。紅。帝。益。心。醉。回。顧。羣。臣。似。皆。不。安。於。座。賈。時。情。急。智。生。捲。起。海。紅。簾。笑。顧。帝。曰。陛下。醉。矣。亭。前。月。色。佳。曷。徘徊。少。解。醒。犬。女。可。導。也。帝。於。是。起。鬱。香。先。行。欲。顧。帝。又。不。欲。顧。帝。丰。韻。絕。佳。妙。在。羞。愁。二。字。既。出。亭。帝。僞。偏。身。鬱。香。見。狀。僅。出。柔。荑。牽。其。袖。帝。笑。指。碧。玻。璃。詰。問。明。月。中。曾。有。何。物。女。嬌。聲。曰。瓊。樓。玉。宇。耳。帝。又。笑。曰。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觀。爾。丰。彩。當。是。嫦娥。化。身。女。羞。不。答。時。已。行。至。瓊。花。臺。下。瓊。花。搖。曳。月。光。中。其。影。婆。娑。露。墮。花。苞。沾。之。甚。甜。帝。試。以。沾。鬱。香。拒。以。手。曰。有。毒。有。毒。帝。大。笑。回。顧。亭。中。羣。臣。皆。垂。簾。置。不。理。帝。胆。乃。益。大。囑。并。坐。白。玉。石。上。且。絮。絮。問。讀。書。幾。卷。能。文。否。能。詩。否。能。詞。否。鬱。香。曰。吟。風。待。月。之。雕。刻。非。女。兒。事。讀。書。所。以。明。道。也。為。文。尚。可。帝。頷。首。又。問。從。母。學。女。紅。亦。能。刺。繡。否。鬱。香。曰。不。敢。言。能。是。不。過。女。子。分。內。事。耳。帝。亟。曰。他。日。有。暇。試。為。朕。繡。雙。鴛。鬱。香。搖。首。曰。儂。不。善。繡。鴛。鴦。且。不。知。鴛。鴦。為。何。物。帝。又。不。禁。吃。吃。笑。繼。又。問。今。夕。思。歸。否。鬱。香。曰。既。隨。父。來。當。隨。父。返。此。間。何。

如地不便。儂宿也。帝笑曰：此間尚有華麗之園，闌在汝果。不思歸，朕便喚人爲汝整羹矣。鬱香聞言低首不答。帝黝允之。鬱香忽掩面嚶嚶啼，帝知其胆怯，乃狂步入亭，囑賈領之歸家去。

春華夜永，宮漏頻移。帝返行宮後，既臥，苦不成寐。蓋爲鬱香顛倒矣。翌日，賈邀帝至其家。隨行者僅一二。臣內有健兒號飛蝴蝶，技絕高，係衛駕者，貌絕秀麗，似嬰童，不類開十石弓者。帝絕愛之。時賈在其家之後，花廳設宴，廳有芍藥數本，綽約多姿，輕盈入畫。花雖未放，葉已同翻。宴帝所以賞之也。帝亦宿稔揚州，有玉帶圍種，久思飽看。一旦如願，以償益覺買之趨奉。能體朕意，爾時鬱香復亭亭立於芍藥欄畔，捧紅雲以一朶旖旎，無言花耶。人耶。帝幾爲之目眩，乃回顧飛蝴蝶，謂際此春色，三分花都，婪尾若曷不一呈。偷香妙技乎。飛蝴蝶曰：陛下在前，胡敢肆輕狂態。帝曰：姑試之，以博朕一粲。飛蝴蝶遂脫外衣，露出杏花衫子，丰致嫣然，一躍登楊柳樹上，兩手攀枝，足懸空際，作粉蝶飛狀，約十數分鐘，乃下着地，無聲，輕如飛。葉帝大喜，鬱香覩之作驚駭狀。帝乃挽飛蝴蝶入席，頻賜以玉斗。飛蝴蝶幾醉，衆亦興會淋漓，酣歌醉舞。時膳夫失慎，祝融氏熊從庖廚中起，風助以勢，勢頗猖狂，應近於廚，衆聞耗，大驚，甫謀鼠竄，而火已急於燃眉。帝倉皇不知所措，猶回顧鬱香。鬱香方牽賈而泣，蓋廳門出處已被火燃，不得出也。時飛蝴蝶倉卒無策，乃挾帝踰牆而出。次及鬱香，又次及賈，再次及諸人。於是衆乃得慶更生，回望屋火勢已漸息。蓋救者雲集矣。時帝與衆所脫逃地，乃一曲院。曲院諸姬聞火警，皆出視，忽見飛蝴蝶挾帝從天，外飛來，咸驚愕。欲有問，內有一姬，貌乃絕似鬱香。帝一時神經恍惚，竟呼以鬱香。問胡先朕來，此帝時微服，姬皆不識。聞呼，皆入內，惟貌似鬱香者，喃喃曰：何物莽夫，儂不識他，他使賈然呼儂小名，怪甚，怪甚，寥寥數言，帝

彷彿聞之方遐想間而飛蝴蝶乃挾鬱香下帝兀自微笑始悔適間之誤然適間之美人固明明貌似鬱香而名又明明爲鬱香也乃問鬱香此間何多燕瘦環肥輩亦有與汝同名者乎鬱香曰同名人儂不知但知此間乃曲院耳帝乃置之時衆人既得掖下買亟在院中安置帝囑鬱香善侍帝意且至家看火則火已滅所焚者僅廚房及其他數楹軒屏廳并未焚不覺大喜惟此次之火非比尋常殊與己身有莫大之關係帝固臬雄且性善猜忌其疑我之密謀必在意中買思至此不覺惴惴大懼乃思假禍於他人因立爲廚人之肇禍者已不可得復入曲院慰帝帝笑曰朕始不祥物也一至人家便肇大禍買知帝言中有芒刺亦不敢辯惟稽首連呼小臣罪該萬死而已帝微笑旋從院中退是晚帝仍在鬱香亭夜宴買預設錦榻于亭內並遣女來準備帝作雲雨會善藉此思贖火焚驚帝罪也帝既親鬱香覺別具丰味自是鬱香亭中遂爲帝之溫柔鄉春光寂寂夜色溶溶花睡雲深烟重月醉帝嘗呼鬱香爲瓊花之魂瓊花爲鬱香之影鬱香聞言忽掩面而泣帝亟問故鬱香曰妾與陛下之緣不久即盡矣帝倉皇問何日鬱香曰當花落鳥啼之候即香消玉碎之時帝曰然則卿果瓊花化身耶鬱香不語惟掩袖泣帝聽之語以故鬱香曰此中固有故在恐帝一時所想不到即妾父將不久於世妾必侍晨昏於地下矣帝曰汝父方健汝安見其不久於世鬱香嘔嘔曰罪在難逃帝曰渠侍朕側頗稱能事罪何從來鬱香低首不語已而曰陛下忘前日之事乎帝笑曰前日之事何足介君夫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風雲禍變誰能前知况焚揚赫烈之險朕亦曾數歷前日一星星之微寧足震駭朕之左右耶是誠不足爲汝父罪汝其放懷鬱香聞言意似稍稍慰已而帝又曰汝言前日事予又想及當日事矣鬱香之呼誠屬魯莽無怪彼美之嗔也鬱

香聞言知帝意故置不答蓋鬱香實非名鬱香當日席上之驚而失筋者買之術也夢中之美人一一與買女吻合者帝之術也彼思以女媚之獲幸寵此思藉此得佳人上下交相市以術故鬱香亭中遂演成此風流綺夢其實所謂真鬱香者即曲院中之姬也閱日帝避人私至前日之曲院訪鬱香姬鬱香姬抱琵琶遮半面出睨之固似曾相識之燕子也茶園既闌絮語風生帝問識買家女兒否曰常窺之於紅杏樓頭聞人言渠貌頗似儂以儂年較長輒戲呼渠爲儂之姊姊也帝笑曰買姊姊芳名若亦知否鬱香姬曰不知儂一墮涵花何必過問人家閨秀姓字帝唯唯時適某公子喚鬱香應局甚亟鴛母屢來示意促帝去帝置不理仍絮絮與鬱香姬作情話鬱香姬屢欲起去俱被帝勸留某公子久候鬱香姬不出大怒闖入內聞帝在房中侃侃談語聲透窗紗而出偷眼從窗隙窺之見帝軀幹魁偉英武不可犯乃憤憤去得孔武多力者四五輩言於院鴛母如蠻子(指帝)再不出者將施以下馬之威鴛母倉皇入告帝帝亦震怒攘臂而出曰誰敢侮我公子之部下立揮拳齊上帝應四五人終不敵方危險間忽飛蝴蝶從空墮下蹴倒四五人擁帝而出院人皆驚公子猶不服鬱香姬乃出而陪禮公子始顏霽雲時歌舞又啓歡場公子方願曲間突來惡吏數人捉將官裏去公子一時莫名其妙即院中人亦均茫然迨公子治罪後始知偉男子者即此次南巡之十全老人也事爲買所聞知帝之目光又轉注于曲院之鬱香姬惴惴焉惟恐其計之敗露遂復利用美人計以千金購鬱香姬羅致于帝之鬱香亭中由是豔分翠袖迷離羣玉之峯花現青蓮管領衆香之國帝一箭雙雕樂乃無藝日則宴設沈香賞瓊花如牡丹春風拂檻命臣下之善詞章者爲清平之調雙美譜入管弦奏之作玉樹後庭花之唱鶯腔比鴈花乳同濃聲極靡靡然盪人

魂。魄。夜。則。心。扉。通。一。眉。月。初。三。碧。袖。春。濃。紅。衫。汗。薄。回。首。六。宮。鼓。瑟。南。內。鶯。聲。不。遠。北。間。萬。萬。因。嘆。古。人。死。合。揚。州。一。語。誠。不。朕。欺。時。臣。下。多。有。為。帝。懼。者。謂。徒。知。丹。青。土。木。之。華。不。知。閭。閻。之。財。竭。也。徒。知。徵。歌。按。拍。之。歡。不。知。荒。淫。之。政。弛。也。長。此。以。往。亡。不。旋。踵。矣。買。獨。無。言。衆。寡。豈。益。甚。私。地。密。謀。而。秘。不。帝。知。一。夕。夜。初。靜。帝。方。在。鬱。香。亭。秉。銀。燭。照。紅。妝。令。雙。美。互。猜。俗。謎。以。為。戲。忽。風。動。幃。開。刀。光。一。道。穿。而。入。帝。大。驚。兩。腋。生。寒。牙。齒。上。下。相。擊。有。聲。雙。美。亦。駭。異。胆。怯。投。又。帝。之。懷。中。帝。方。自。危。俄。聞。有。刀。器。相。擊。鏗。然。聲。而。白。光。已。絕。雙。美。惴。惴。言。適。見。一。人。上。下。皆。黑。方。持。鋼。刀。而。入。忽。有。人。攔。之。鬪。未。幾。幃。落。不。可。見。矣。帝。忖。為。刺。客。幸。未。被。害。方。遐。想。間。而。幃。又。開。帝。一。回。顧。則。飛。蠅。蝶。短。衣。窄。袖。血。染。腥。紅。手。持。一。人。首。來。伏。帝。前。曰。適。有。匪。人。將。為。不。法。為。小。臣。所。見。因。竭。力。與。鬪。僥。倖。殺。之。特。持。其。首。呈。陛。下。一。見。不。敢。言。功。蓋。希。陛。下。早。日。回。京。此。間。多。匪。人。不。可。以。久。留。也。帝。點。首。揮。之。退。翌。日。厚。賜。以。禮。羣。臣。復。乘。際。勸。帝。歸。蓋。昨。日。之。刺。客。乃。他。人。所。飾。為。羣。臣。之。謀。也。帝。顧。瓊。花。已。將。憔悴。小。樓。風。雨。不。是。賣。花。時。候。亦。正。蓄。有。歸。意。自。是。復。歡。娛。旬。餘。乃。始。別。綠。楊。城。郭。而。返。歸。亦。築。鬱。香。亭。於。三。十。六。宮。內。使。雙。美。居。之。惟。植。瓊。花。不。得。活。殊。引。為。憾。事。云。

清代 彭公案

(墨隱生)

彭剛直爲前清中興名將。汗馬功勛。炳彪史冊。而持躬正直。風骨稜稜。猶非餘子所及。誦十萬貔貅齊拍手。彭郎奪得小姑回之句。當日英風。猶可想見。固不能以種族觀念。苛論先哲也。公且英明果決。長於折獄。既平大難。屢疏請解兵部侍郎職。遂專任巡閱長江水師事。節鉞所至。咸歌來蘇。某年。公巡江至南昌。撫軍以次讜之於滕王閣。江山秀美。風物咸宜。公正顧而樂之。忽有婦人投牒。懇冤左右。以其覆滷清興。厲色拒之。婦人憤不欲生。則自蹈於江。事聞於公。亟斥左右。拯婦受辭。究其稟則多年積案。屢訴諸有司。而久未昭雪。以詢撫軍。撫軍曰。此婦瘋也。其夫實有殺人罪。而婦力爲呼冤。案遂久不能決。今繫於獄中者。其夫而外。尙有佐證多人。盍付鄱陽令再鞠之。公曰。民命至重。國法無枉。吾當親勘其獄。聞鄱陽令汪君頗著政聲。吾苟得有端緒。當以要覈告汪令也。

先是有鄱陽鄉民嚴磨生者。中年喪耦。乃娶同邑寡婦陳氏爲室。鰥寡相儷。各得其當。陳氏已三醮。初適徐姓。無所出。夫死。再醮於葉氏。葉生二子。長福來。次福得。皆從母歸。嚴氏葉氏有薄田數畝。氏卽以付磨生。以其所獲贍其二子一家。尙相安也。福來九歲。乃送至坑下村徐家。使習成衣之業。每年薄有所獲。藉減磨生負擔。尋又遣福得至坑下村劉家爲牧兒。坑下村者。離嚴氏之家可四十里。嚴家住車門湖。四十里之遙。每一往返。輒隔宿也。某年歲臘。磨生請往坑下。挈二子歸家。將爲團圓度歲計。自晨由坑下起行。福來負藍布袋。內盛洋錢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而已。三人偕行至塢上亭。會天雨。不能前進。而磨生素有疾病。時又輒發。不得已。就亭而權憩焉。有雷細毛者。亦坑下劉氏之傭也。與磨生爲素識。

福得既牧於劉氏則尤昕夕相見磨生乃託二子於雷曰天色漸霽當使二子從君先行可至鴛鴦冷分路自鴛鴦冷至車門湖相去較近二子可問道而歸吾小愈亦即起行也雷諾之二子遂從之行雷以二子年稚長途肩重力弱弗勝則代攜布袋三人至鴛鴦冷已垂暝矣雷急欲返家曰孺子當向西行吾欲東孺子可以守此靜待而翁尋至此爲必由之路其毋他往免致相左二子唯唯雷遂返布袋於二子而去時磨生之病已愈視天色漸黑亟覓問道返家利其近也及家已午夜陳氏問二子所在磨生告以先行氏謂未歸磨生大詫曰雷細毛固熟識奈何誤事如此獨不念人家之倚門倚閭耶凌晨磨生走訪雷詢以二子曰俟君於鴛鴦冷獨未之見乎磨生曰吾從小徑過歸固未道出鴛鴦冷盡與子往覓之至則無有也有歐陽六毛者所居近鴛鴦冷語磨生曰吾昨遇二稚子於途詢吾車門湖所向吾約略語之但問途之後吾不知其果何往也磨生爲之瞿然冷之市集有汪同興布店者其櫃夥言昨有二子道經於此飢不能興留而飯之飯已即行各挾一布袋固未稔其所詣也磨生曰二人行時有與之俱者否曰無有也村人歐陽發仿適在店中目所親見二子去歐陽發仿亦去餘則不知矣磨生既不得端倪遂歸而商諸婦婦怒讓之謂天下爲繼父者未有能真愛其子者雷細毛何人乃以二子相託人情險詐寧可臆度此不識不知之稚子殆已被鬻爲奴矣汝豈知情乎磨生指天誓日矢言昨日事無僞謂即踏破鐵鞋吾必尋二子而歸以釋子之疑慮天下爲繼父者固恆處嫌疑之際不圖子亦含血噴人也

明日磨生出覓二子得二子之屍於陳公坡陳公坡者去車門湖僅二里許耳福來喉際耳畔俱有重傷福得腎傷而死錢米二袋各在手中莫知以所致死之由殺之者誰更無由懸揣也或曰親見歐陽六毛

與二子語殺之者必六毛。或曰歐陽發仿嘗借二子夜行殺人者當爲發仿顧皆疑似之談莫得佐證於是嚴磨生乃以歐陽六毛歐陽發仿殺其二子控於官葉氏之族人則曰嚴磨牛利葉氏遺田而自殺之也亦俱稟於官請爲冤魂申雪官則以爲二子年幼無仇殺之理且錢米俱在其非遇劫可知殺二子者其爲繼父無疑然陳氏屢狀鳴冤謂子既含冤未伸夫又銜冤莫白冤上加冤民何以堪因是案久不決未幾乃有滕王閣叩轅之事。

彭公既受陳氏訴狀歸而細揣之以爲磨生殺子之說亦屬未之深思陳之醜於嚴氏非妍讖可比二子在於磨生實無害以田產言早由磨生執掌以食指言二子皆出備於人磨生實無殺子之理且磨生無子更無所謂憎愛即欲殺之逕殺之耳何必費如許周折耶此中殆有別故當詳察之乃召鄱陽令星夜入省語以所見鄱陽令者汪以誠明府也素有幹練之名曰吾亦疑磨生殺子之不類近日細察繫獄諸囚之狀獨歐陽發仿最可疑渠聞大帥巡江至此早震慄失常時以此案是否大帥親鞠詢諸吏吏應以是益惶恐無人色其殆心有所怯而震於大帥威名恐發其覆耶公曰是殆近矣蓋假吾名而嚴訊之汪唯唯比返署提歐陽發仿出獄語之曰彭大帥有密令來縣已訪確汝爲正兇汝性狡刁能欺他人大帥神人節鉞所及無奸不燭汝能欺之乎浮梁沈可發私刻木印僞造文書其初固一無名案耳一經大帥查察卽難倖逃法網立以軍法從事本縣爲汝計還以直供爲是大帥性氣豪爽或能網開一面若俟使節蒞臨汝且悔無及矣歐陽發仿聞言大懼奔角曰彭大帥審斷冤獄遠近知名吾不敢相欺請吐實因直認殺二子不諱蓋二子既別雷細毛久候磨生不至天既暮卽投宿於鸞鴛冷之社廟中明日前行途

遇歐陽六毛乃問途焉故六毛之語實事也又前行飯於汪同興布店夥之言亦實事也歐陽發仿見二子幼稚可欺俟二子出店卽尾其後追及之請爲先導二子茫然不知是計從之行發仿導之已家使宿於屋外土室內雖家人亦未之知將俟明日誘往他處而竄之及明日與二子俱出道經陳家坡離車門湖近矣向爲二子遊憇之所福來逕向家中行發仿力阻之不可得乃痛毆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福得大駭且奔且呼曰賊奴殺吾兄矣發仿懼罪追及之蹴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布袋得錢米不敢取委之於地而去汪令既得其實馳告彭公公爲狂喜手批其牘曰數年鬱結爲之頓釋望空遙拜爲兩冤魂叩謝賢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盡心歟不禁感慨係之因置歐陽發仿於法而盡釋其無罪繫獄者汪固能吏而公之關心民膜尤不可及天下多覆盆安得彭公化身千萬歟

社會小說
循環

(碧梧)

好冷啊。西北風刮得震天價響。半空中連一點星光也沒有。那天色却很慘白。似乎要下雪的一般。街上也沒一個行人。祇剩着那幾盞路燈搖搖欲滅。彷彿也怕冷要藏身起來似的。當這個時候有一個人灣着腰。聳着肩。呵着手。從街的那一頭慢慢走來看他。年紀總在二十左右。倒也生得平頭整臉。祇因穿的衣服非常破爛。好像是個叫化子。他的衣服非但破爛而且很單薄。只穿一件破棉襖。百孔千瘡。處處是洞。也不知有多少。底下穿了一條單褲。還赤着兩只腳。迎着這西北風走來。那能怪他凍得直抖牙齒打戰。連聲響都聽得出。并聽他抖着聲音自言自語道。風這般大。天這般冷。今天這一夜。教我那能捱得過去。如果再落下雪來。那就更苦。藏身之處。却也沒有。咧。又嘆了一口氣。道。俗語說得是。飢寒難忍。我沒衣裳穿。凍得發抖。倘若有一碗熱飯。或是一碗熱粥。吃下肚裏去。我想身體上一定要溫暖。許多不必說。熱飯熱粥了。就是喝一碗熱水。也可抵禦着這冷氣不少。可憐我一樣。也不能有。自從早上吃了半碗冷粥之後。直到現在。一些東西也沒到嘴。肚皮裏餓得吱吱亂叫。飢寒交迫。我簡直支持不住。天啊。當真要凍死我。餓死我。麼。說着就站在一家房簷下。曲起一只腿。像要坐下去的樣子。可是他並沒坐下。仍舊伸直腿站起來。又道。我如果坐下去。一定不能再立起來。被這西北風吹上一夜。不等到明天。我怕就早死了。我雖困苦。到這般。却不忍就死。還是拚着氣向前走去。或者可有可憐窮人的人家。給我些東西吃。肚皮飽了。就可不像這般怕冷了。不過人家都關着門。那能曉得街上有個可憐的我呢。我就是喊出來。向人討東西吃。誰不怕冷。又有那個願意開門出來送給我呢。說到這裏。那聲音很爲淒慘。似乎要哭出來的一

般又走了兩步。又說道：且不去管他。向前走去。再看命運。於是就走着。喊着。那裏曉得。走了一回。喊了幾聲。也沒一個人來理他。他不由得又苦聲說道：照這樣看起來。今天夜裏。恐怕是我送命的日期了。天啊！你爲甚麼要這般苦我。如果是我自作自受。自然不去說他。可是我並沒自作爲何。要受這飢寒的苦處。咧！我本很想立志做人。怎奈我窮到這般地步。教我無從做起。我倘然徹天之幸。有了做人的機會。我一定。要同我爭口氣。雖不敢希望做富翁。也得做個中等人物。衣食無憂。天啊！你可能賞賜我個機會麼。他說着。不知不覺。已經走完一條街。又灣到第二條街上去了。再朝這條街上一望。只見前面一家門口。燈光亮得。同白晝一般。車馬喧闐。人影雜亂。很爲熱鬧。他看了。不禁伸了口氣。道：好了。遇着救命星了。這人家。不是做喜事。定是請客。那殘肴剩酒。一定很多。且待我去討些來吃。說也奇怪。他想到這裏。雖還沒吃。身上已覺煖了許多。兩只腿似乎也有了氣力。不像先前提不起了。當下就三脚兩步。走到那家門前。定睛一看。見門旁有兩個高燈。門頭上繫着紅彩。原來正是做喜事。有十幾個彪形大漢。站在大門裏面。垂手立着。看那神氣。似乎是下人們。還有五六個與自己同類的人。蹲在那高燈邊。旁低聲討乞。却不敢走到門前。他也不去管他們。再朝裏面一看。只覺一眼看進去。也看不到頭。大約總有五六進房屋。都是掛燈結綵。喜氣洋洋。有許多男男女女。走來走去。却都穿得厚厚實實。連一絲兒西北風。大約也吹不進去。裏面的房屋。因距離過遠。還有許多喜幛。紅彩子。遮着。却看不清楚。祇見第一進房屋。當中還生着一爐火。旁邊放着幾只桌子。還有多少張椅子。排列得很爲整齊。一致的。都有紅緞子的椅披。看那光景。好不闊綽。唉。不過一丈多地方的距離。這冷煖苦樂。就大不同了。他看了一回。深深嘆口氣。道：他們不是

人麼。我不也是個人麼。爲何他們就這般舒服。我却這般苦惱。天公待人未免太偏而不公了。我且不必怨天。能個討着些東西吃飽肚皮。還算是天公可憐我呢。想罷就向前走近些。向那十幾個彪形大漢。低低說道。請你們做做好事。把那吃剩下的菜飯賞點我吃。救活我一條命罷。他這樣說了幾遍。那些人似乎並沒聽見。沒一個人來理他。他又把聲音提高些。喊了兩聲。居然有一個人撥轉頭來望了一眼。道。滾遠些。我們公館裏向來不做好事。這話沒說完。早又回過頭去。他只好仍舊說道。那剩下的菜飯你們橫豎倒給狗吃。何妨就賞給我吃。就把我也當條狗罷。他們當中又有一個人忽然瞪起眼睛。罵道。已經告訴過你。我們公館裏是向來不做好事。你還不滾開去做甚麼。再不聽我的話。當心的狗腿。我可要打將來了。他又懇求道。你們打我不算甚麼事。我窮到這般地步。簡直好算是個叫化子。難道還敢回手不成。只求你們賞點剩飯剩菜。讓我吃飽。我就被你們打幾下。也是情願的。那人真個揸起袖子。惡狠狠的。要來打。還有那許多人也一齊吆喝。他滾開。可是他知道天已夜了。氣候又冷。人家必然都已睡覺。除了這裏恐怕再沒第二個討的地方。雖然看見那人打來。却並不避讓。還有蹲在那高燈旁邊的幾個叫化子。這時也一齊走過來。同聲哀求。當中有一個年紀最老的頭髮差不多都白了。却高聲說道。你們要打。儘管打。能個打死我。却就更好。免得我在世上活受罪了。我們窮人的命本不值錢。你們打死一個窮人。大約也不算一回事。請你們儘管打罷。他說話的聲音雖然很高。却是斷斷續續。似乎氣已接不上的。一般這樣求的。求罵的。罵聲浪自然高了。却驚動了裏面的人。當下就走出一個人來。年紀總有四五十歲。長得雪白肥胖。也不知穿了幾件衣服。只覺得腰肥臂粗。頭上戴頂皮帽。腳上穿着棉鞋。兩只手交叉。

在袖管裏一步。一步。從裏面。蜇出一迭連聲。問甚麼事。那般下人們聽了。這人的聲音。都必恭必敬。打的也不打了。罵的也不罵了。却都垂手。落肩。立着。回話。這人聽了。也就罵道。這班叫化子。可真混賬。在這裏鬧些甚麼。給我一個個攆出去。偷然再鬧。可去喊個警察來。說完。就回身進去了。那些下人們得了這幾句話。就格外狐借虎威。一齊動手。來打可憐那班叫化子。又冷。又餓。身體差不多要僵了。那裏還有力氣。抵擋得住。而且他們人多。不一回工夫。早被他們打得。落花流水。四處走開。我開篇就說的那個人。自然也着實挨了幾下打。他看那情形。知道一定討不到犯不着。再去哀求。就蹲在門旁牆角裏。息了一會心。想道。有錢的人。就這般凶麼。不給我們。也就罷了。還要打我們。簡直把窮人。看得同貓狗一般。可是貓狗被打急了。還得喊上幾聲。咬上一口。我們窮人。却都不敢。好算連貓狗都不如了。教人怎不傷心呢。唉。人生在世。別的都怕。就怕窮人。若窮了。有誰瞧得起。有誰把你當做人呢。別過那些富貴的人。也不可過於驕傲。人難得一牛窮。也難得一生富。誰料定得誰。就像我現在。雖是窮到極點。衣食都沒有。只要我刻苦。上進。安見得不能富貴呢。再如這種人家。現在雖是聲勢顯赫。又那能保定他永不墮落呢。這樣一想。窮人也不必失望。富人也不必自滿了。

過了許多年之後。這城中有一個人家。大興土木。廣廈連雲。這人家的主人。姓吳。名叫忍庵。年紀約摸有五十光景。却生得面色黝黑。是個久歷風霜的樣子。平時穿的衣服。也很樸質。看上去。絕不像個有錢的人。看官們。你道。這人是誰。却就是我開篇所說的那人了。但是那人窮得無衣無食。爲何又有許多錢。造房屋呢。這其中。却有個道理。原來他窮。窮心志。却不會墮落。時時刻刻。總想尋個做人的機會。改造他。

的命運他既存了這樣好心就捱着冷忍着餓論甚麼痛苦也不顧了可是他這做人的機會很不容易尋着慢說別個就是想做個小本生意覓些蠅頭微利却也沒這本錢所以過了半年多還是個街頭巷口伸手大將軍罷了又過了不久恰巧這縣城附近要開通河道這工程却很大最快也要一二年纔可完工既有了這大工程用的工人自然多了現在的這位吳忍庵聽得這事很想去做個工人心想做這種事雖然沒有生發到底做一天工拿到一二百文一碗飯總有得吃也算是自食其力免得向人家討取看人家冷面被人家罵了主意既定當下就去報了名開工之後他自然是任勞任怨車水咧挖泥咧還有築堤咧從天亮起直到日落幾乎一刻不停有許多工人還儉着去吸筒旱烟喝杯冷茶或是說兩句閒話他却一些不偷懶派給他的事他總被別人做得快些有時還向他同做工的人說道我們拿的錢雖然很少但既然拿了就得竭力替人家做事咧這樣他做了不到一個月那總工頭看他做事認真很賞識他就改派他做個工頭他做了工頭之後事情也輕鬆了拿的錢也就多了但是他還是刻苦非常除了吃碗苦飯而外一個錢也不肯用都收藏起來數目雖然很少可是集少成多等到二年後這工程做完他居然也聚了三四十塊錢他有了這三四十塊錢就有了主意販了些零星雜物買了一付担子不問天晴落雨總挑起担子出門叫賣可喜生意很好每日一空只恨本錢太少貨物不能販賣但是這也沒法想只好把每天賺著的利錢也併作本錢這樣本生利成本不到兩三年的工夫早已成一筆巨款就又揀了個適中的地點開起一家小店專賣些日用所需的物件定價又廉貨色又道地自然人都願意來買生意一好又覺得店太小了好在這時連本搭利已有了幾千塊錢就慢慢把這家店

擴充起來店面既大他一個人自然照料不開說不得請了幾位夥計幫助一切他本是從困苦中經過來的自然曉得人的艱難所以對待這班夥計非常寬厚人家感他的德也就一秉忠心實力幫助同行當中見他這人委實克勤克儉不可多得就有人來代他做媒他先前還不肯答應後來一想不成個家終久不成句話但見娶妻這件事也很不容易設或娶個不賢慧或是好吃懶做的人來這費盡氣力掙下的一些財產難保不再敗落他想到這層自當格外慎重揀了又揀方纔揀着一個娶過門來幸喜很能持家他這纔放下了心把家事讓他夫人去管他就一心一意專開店事看官們啊想他是個極窮的人出身不比那些富家公子不懂時事所有社會上種種情形他却沒一樣不曉得而且他非但能個勤儉心思也很精細在這商業上又經過了幾年也就有些經驗所以他此刻做的生意能個非常發達那些甚麼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話頭他又都能實在做到所以他這家店雖不算很大名譽却非常之好本來做生意全靠著信用昭著經營得當他却兩樣都有自然每年贏餘無算而况夥計們沒一個不護衛着他他再得着人和呢話休繁瑣他這樣發達起來就又開了幾家分店又經營些別樣商業可是沒一樣不賺錢人家都說他命運好其實他的命運果真要好先前也不致窮得無衣無食了這不過是他刻苦耐勞省衣節食上面造放的善果罷了這樣又過了多少年之後已是家資鉅萬富冠一鄉就買了一塊地皮興造房屋簡直是個團團富家翁了然而他還是布衣布服一些驕傲氣也沒有不認識他的人那個曉得他是個富翁呢

這位吳忍庵先生一天走過一條巷口回轉頭朝巷裏望了幾望却深深嘆了幾口氣道一興一衰本是

循。環。之。理。回。想。三。十。年。前。一。年。冬。天。夜。裏。我。在。這。巷。內。人。家。門。首。討。點。東。西。吃。却。被。他。們。打。了。出。來。那。時。他。們。何。等。氣。派。何。等。威。風。那。裏。想。到。現。在。却。門。庭。冷。落。子。孫。四。下。飄。零。呢。再。想。到。我。幾。乎。凍。餓。而。死。全。仗。着。我。這。毅。心。勇。力。和。我。的。命。運。鑿。戰。終。究。被。我。戰。勝。造。成。功。個。今。日。的。我。這。樣。說。來。盛。衰。雖。是。循。環。之。理。却。也。大。半。在。乎。人。爲。那。個。人。家。果。能。富。而。不。驕。動。動。惻。隱。心。周。濟。些。窮。人。或。者。也。不。致。墮。落。到。這。樣。我。那。時。偷。竟。爲。飢。寒。困。着。就。心。灰。意。懶。志。氣。消。磨。不。想。奮。發。恐。怕。也。沒。有。今。日。這。麼。還。說。甚。麼。盛。衰。又。說。甚。麼。循。環。却。都。是。人。爲。的。罷。了。

●守拙廬集對

蘇州巷名橋名對

郡廟橋。	道堂巷。	迎楓橋。	采蓮巷。	夏侯橋。	侍其巷。	覓渡橋。	開家巷。	渡僧橋。	修仙巷。	平橋。	關巷。
管太尉橋。	孔副司巷。	西貫橋。	東美巷。	剪金橋。	鈎玉巷。	禾豐橋。	桐芳巷。	鷺鷥橋。	螃蟹巷。	桐橋。	柳巷。
保吉利橋。	胡相思巷。	石巖橋。	水潭巷。	慈悲橋。	養育巷。	三多橋。	九勝巷。	興隆橋。	因果巷。	市橋。	井巷。
陳千戶橋。	周五郎巷。	燒香橋。	穿珠巷。	木杏橋。	蒲菱巷。	胭脂橋。	珍珠巷。	寶帶橋。	鐵瓶巷。	鶴舞橋。	鷹揚巷。
朱馬高橋。	曹胡徐巷。	吉利橋。	太平巷。	駱駝橋。	麒麟巷。	思婆橋。	賽兒巷。	桃花橋。	桑葉巷。	白蓮橋。	紫蘭巷。
錢都尉橋。	朱進士巷。	甘棠橋。	幽蘭巷。	萬年橋。	長春巷。	烏鵲橋。	蒼龍巷。	百善橋。	雙成巷。	醋坊橋。	鹽倉巷。

(守 拙)

小說 畫樓鴛侶

(醒獨)

野桃含笑。隄柳舒顰。略約橫斜。清溪中鷓鴣相語。鯀魚逐隊。游時咬落英。輕颺徐徐。吹春水作微皺。岸旁
 精舍數楹。繞以蠟粉牆。翠竹依檐。與牆衣淺青色。相映襯。瘦幹參差。越形幽倩。鞦韆架靜。庭院沉沉。小閣
 香焚珠簾。乍捲一麗人。淡妝雅服。窈窕臨風。少年佞倚。其旁相與。憑欄凝眺。俄而麗人嫣然曰。琉璃硯匣
 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彼徐陵。序句洵推佳。豔惜閨閣才華。未易多覩。不克有稱。斯語耳。少年微
 頷曰。卿言誠然。第賦茗之辭。簪花之格。卿所夙長。吾儕盍拈韻。闕題以欣賞。此韶光煙景。乎麗人欣焉許
 可愛。共握管低首。尋思於時。吟哦之聲。隱隱以起。咄咄誰家。儷耦福慧雙修。韻事當前的。是令人妬煞
 麗人瞿姓。字雲姑。母裘氏。性貞淑。悅詩禮。結褵三載。泣喪所天。鏡怨分鸞。釵悲飛鳳。柏舟自矢。茹苦含辛
 時。雲姑生纔歲。周耳淒絕。素幃形影相吊。回憶伉儷恩情。剎那間頓成春夢。祇遺此襁褓中弱息。藉慰孤
 懷。因感生憐。因憐生愛。視雲姑蓋掌珠不啻也。愁裏光陰。倏忽閱十餘稔。雲姑年及笄矣。生有自來真姿
 聰穎。幼承姆教。嫻習詩書。嗣以女學風行。曾入肄於某女校。學程既進。智識益充。當在校演講歷史時。獨
 難援古證。今為時政詳說利弊。同學咸驚羨之。目為不櫛英豪焉。

雲姑之外家。為吳門巨族。舅早世。始有子名玉成者。美儀容。耽學問。中西淹貫。氣宇不凡。年十七。以優等
 生畢業於中校。雲姑齒漸長。乃母日冀得一快婿。俾成嘉耦。爭奈蹇脩頻來。迄無當意。雀屏之選。猶未審
 誰屬也。大凡生女多才。為母者為之擇婿。必求足以匹吾女者。而始稱已願。矧雲姑幼而失怙。終身大計
 胥賴母氏。其抉擇之苛逾於恒人。本無足怪。

玉。郎。與。雲。姑。既。屬。中。表。戚。髻。亂。時。隨。阿。母。往。省。其。姑。輒。共。嬉。戲。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初。未。識。情。爲。何。物。然。已。自。覺。其。有。一。種。天。然。之。戀。愛。性。蘊。結。於。衷。玉。郎。長。雲。姑。一。歲。呼。雲。姑。爲。妹。雲。姑。兄。之。每。遇。玉。郎。至。其。家。甫。登。門。卽。頻。喚。玉。哥。來。矣。……玉。哥。來。矣。……用以表示其歡迎之意。玉。郎。固。喜。件。雲。姑。每。去。必。慫。恿。其。母。緩。日。歸。設。小。住。遽。返。便。數。日。間。失。興。趣。雲。姑。尤。深。以。護。闈。之。款。客。不。殷。忽。忽。不。樂。裘。氏。常。笑。謂。其。女。曰。妮。子。亦。太。癡。愁。阿。哥。瞬。復。來。何。愁。悶。爲。迨。二。人。俱。長。各。攻。校。課。往。還。既。罕。形。迹。遂。疎。歲。時。伏。臘。外。惟。暑。假。期。內。得。晤。聚。一。二。次。然。一。則。束。身。走。壁。以。禮。自。閑。一。則。待。字。璇。闈。引。嫌。自。遠。殊。非。復。童。時。之。爛。熳。天。眞。親。密。有。逾。手。足。矣。特。裘。氏。固。愛。姪。如。子。日。有。乘。龍。跨。鳳。之。隱。期。故。每。自。嫂。許。歸。必。向。雲。姑。瑣。述。姪。氏。近。狀。而。於。玉。成。之。學。業。若。何。精。進。玉。成。之。識。見。若。何。偉。卓。玉。成。之。志。趨。若。何。純。正。更。爲。極。口。贊。揚。媿。媿。不。倦。一。若。深。淵。愛。女。之。中。情。有。所。專。注。而。故。煩。絮。其。詞。使。之。心。領。而。神。會。雲。姑。本。慧。悟。聆。母。言。佯。若。弗。審。也。者。惟。兩。頰。紅。潮。陡。生。微。暈。自。亦。不。解。其。有。何。感。觸。而。忽。露。此。若。喜。若。羞。之。態。亟。事。掩。飾。已。爲。有。心。人。所。窺。覺。蓋。裘。氏。意。中。固。早。欲。探。悉。愛。女。之。隱。衷。庶。免。躊。躇。延。滯。誤。却。良。緣。雖。雲。姑。秉。性。幽。嫻。平。昔。持。論。恒。不。隄。自。由。結。婚。之。說。然。或。可。藉。此。閒。談。得。一。察。其。意。旨。及。觀。雲。姑。面。形。羞。澀。不。禁。逕。告。愛。女。曰。兒。母。然。兒。乎。亦。知。爾。母。之。尙。有。欲。言。者。在。乎。夫。我。家。素。乏。戚。串。汝。又。不。幸。而。椿。蔭。早。凋。我。以。癡。婆。勉。持。家。政。劬。勞。鞠。育。底。汝。於。長。成。喜。汝。善。體。親。心。絕。無。違。忤。並。能。問。安。視。膳。晨。夕。承。歡。『羽。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載。詠。詩。言。先。得。我。心。矣。特。汝。終。鮮。兄。弟。他。年。之。恃。以。存。爾。父。母。血。食。者。厥。維。爾。壻。是。賴。裘。氏。言。至。此。不。覺。聲。淚。俱。下。雲。姑。急。以。他。語。亂。之。且。曰。孀。勿。作。此。傷。心。語。兒。誓。永。撒。瓊。瑣。效。嬰。兒。子。之。所。爲。也。裘。氏。聞。之。皇。然。曰。是。惡。可。者。是。

惡可者母之願殊不在此兒母躁吾語汝

裘氏爰將擬卽商諸其嫂求得玉成爲婿之意一一具告雲姑幾忘雲姑之爲女子子定囁嚅而報於置答且謂之曰玉成姪氏子也果以汝妻之則溫嶠玉鏡臺寧非人間佳話耶斯時雲姑臉暈益復如霞起赤城倍增絢爛竟至含羞無地翻怪阿母之太覺質直矣而裘氏猶必固詢其於願何似雲姑雖深愜於心終難逕諾因低頸微語曰婚姻事惟母主之越日姪氏適至蓋瞿居滬北裘寓城西兩家相距匪遙而雲母與嫂又素洽非若他人之姑若嫂往往有失和好視若仇讎是以其嫂每樂與綢繆且心愛雲姑之穎慧也數日不面卽思一臨存之藉紓懷念是日者一室晤言共悅情話問及家常事回首前塵雲母與其嫂則又輒同聲太息繼之以涕雲姑故將報紙上之諧典趣聞拉雜演述因恐慈母與姪氏之傷感不已亟設法以排遣之也

客去後裘氏亦不向雲姑復提及相攸事意者談話有頃成竹在胸雅不欲絮絮叨叨若老嫗之慣於詞費徒令嬌女之時生覩覩耳果也後此不多日而可喜之消息至殷勤青鳥飛到蓬山彩豔紅絲牽從月老則舅家洩其世好某君來作冰上人矣雲母謂朱陳二姓本屬舊嫻潘楊三葉益敦睦誼立允其請遂消吉納采締新好焉「得雙白璧成佳耦第一仙人許狀頭」天下事之堪稱如意者孰有過於是者乎

三月四日爲玉成與雲姑假愛儷闈結婚之期璈鳴璫奏儀節文明車水馬龍賓朋煥盛新郎新婦又復態度莊雅才譽優隆一時來賀者靡不交口贊揚嘖嘖不止自此桃夭什詠宜室宜家柳絮詩成亦亦

豔雙鴛侶度甜蜜之光陰。翌辰玉郎與雲姑。稟辭堂上。拼擋行李。作新婚之旅行。下午一時。乘滬杭汽
 車抵武林。僑寓於西子湖頭俞姓別墅。廊依翠岫。樓瞰綠波。兩人者。即景流連。極盡詠歌之樂。韻調琴瑟。
 曲自譜。夫同心游擬。鰾情更深。乎比日時。復命符輿。棹蘭舫。聽鶯柳。浪觀魚。玉泉。眄朝旭。於韜光。踏晴
 雲。於靈隱。六橋三竺。大好勾留。瀕返時。曾至二我軒。攝影。玉郎笑語。雲姑曰。合歡鏡裏。欣看照出鴛鴦。雲
 姑亦嫣然答曰。俱飛。蛺蝶。原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子美此詩。洵不啻為天下有情人。寫出真相矣。
 言次。並援湘管。自題點絳唇一闕。詞云。

春暖芙蓉好。風吹入相思。樹良緣。天付恁怕神仙妬。倩影雙雙。長把韶顏駐。勞珍護。團樂。匿鏡記。
 取新婚賦。

腕擊纏綿。可謂得情之正。住杭旬餘。仍循故道。言旋申江。玉郎之母。親佳兒佳婦。攜手同歸。深慰倚闥之
 望。因願而諄。謂曰。汝與吾媳。現正當蜜月中。似不宜僕。僕風塵屢受舟車之勞。頓况際此。緋桃碧柳。景物
 宜人。小苑晝長。洞房春好。何如家居。閒適。夫婦唱隨。樂我晨昏。遣茲韶序。耶二人仰承慈命。俱連稱唯。唯
 於是。玉郎與雲姑。遂於奉侍餘閒。安享人世間兒女之幸福。風晨月夕。輒以聯珠唱。玉共博清娛。爾時之
 麗人少年。斜倚樓頭。並肩笑語。蓋即其尋詩覓句時也。

野史 孫吟湘

(民哀)

東海將軍既爲同黨所狙。其愛姬孫吟湘。痛不欲生。誓以身殉。第因懷妊七月。不敢效匹婦之爲。有傷將軍血胤。日復經多人勸戒。遂殘喘苟延。無何而坐蓐育一雄。婢媼方欣然走告。僉謂孫姨桑榆有託。况甘旨無慮不給。今後可泯死念矣。安知甫俟彌月。卽請於大婦曰。儂之所以偷活者。實爲此一塊肉。今事已畢。可走告將軍於泉壤。此兒撫育之責。惟夫人是賴。薄倖人自此逝矣。夫人大驚。急招健婦三數人。日夕伺孫左右監督之。使其死志不得逞。吟湘不飲亦不食。勢將絕粒。以自戕。強之不可。夫人知其志不可奪。迺溫語以慰之曰。妹果絕粒亡。在爾誠可以對死者。然亦曾爲余計耶。外人不察。誹言難保。定指余凌虐致汝命。妹何以教我。况此呱呱黃口。生未百日。一旦失其親生慈母。苟或有變。卽死者亦難瞑於地下。則妹不特無以對生者。抑且爲將軍之罪人矣。妹心堅若鐵石。持操若松柏。凡爲我家親族者。固已人盡知之。然則又何必出斯下策。貽人貽己以戚戚哉。曷不俟兒稍長。我與汝均披緇禮佛。以修來世乎。吟湘聞語。恍然大悟。哭拜曰。微夫人言。儂幾誤入迷途矣。自是執巾侍櫛。操井臼如平時。忽忽間七年餘。在夫人當日之言。原爲一種誠摯之勸導。匪真欲與俱向空門中。證前後因果。討鐘鼓生活。而吟湘覘夫人無削髮意。已迺獨行此志。重申前議。否則有死而已。夫人知吟湘之意難挽。遂送之入鄰邑福緣寺。爲尼。遠近聞之。莫不曰。將軍武夫耳。迺有此可歌可泣之姬人。以留身後之豔聞。令人羨仰。無已。此中迨有定數耶。或有知將軍與孫吟湘締婚事者。舉以告余。(著者自謂)余曰。是不可無一言爲之紀。退而書之以實。小說新報。

前清光緒中葉粵東有劇盜名飛天蜘蛛者其爲盜也不聚徒黨不操兇械隻身入富室飛牆越壁如平地以其能因名曰飛天蜘蛛粵城被盜以千計積案纍纍莫能緝縣官懸千金賞以購之重賞之下勇夫牛焉未幾卒被逮入南海獄於是粵人士共相慶曰飛天蜘蛛已就捕矣而南海縣亦據以呈報飛天蜘蛛既入獄之次夕謂監者曰子欲得千金資助乎監者曰予貧苦爲監守千金資寧不欲蛛曰千金資不難致特不可知者汝胆耳子苟能縱我去數小時予必取千金資以報子且予必不爽約以累汝獄卒初有難色繼爲財帛所動乃解其縲綬蜘蛛遂越壁去獄卒木立以待蜘蛛去之督署盡取其上房珍物寶品而大書飛天蜘蛛四字於牆上復之三司署亦如之遂返獄願獄卒曰是纍纍者請盡取之千金資越此數矣乃復就桎梏翌日縣官升堂提蜘蛛訊之曰汝蜘蛛耶汝劇盜耶蜘蛛曰予固人非蜘蛛也小人魯鈍未嘗敢爲盜縣官大笑數問答如是遂退堂立具袍服之督署既見督問曰蜘蛛已就逮耶曰然督晒曰予內衙昨夜被盜珍貴盡失壁間大書飛天蜘蛛若所捕殆僞耳速釋出無徒苦良善使眞惡漏網也縣毅悚退既而之三司署所語亦同悶悶無奈釋蜘蛛而比捕役（按此事與某說部所載燕飛來及我來也等事相同而言者鑿鑿姑存之）捕役不勝夏楚擬圍斃蜘蛛以雪憤蜘蛛知故鄉不可復留遂大盜某富室金以遁時粵捕最有名者曰鄭連追蹤而往蜘蛛至江南淮安鄭亦尾至時方盛暑一日蜘蛛羅衫羽扇登淮安之勝棋樓品茗旁人不知爲盜而鄭已報告該管地方官集警卒數百圍勝棋樓座客上下百人皆驚愕不知所指時蜘蛛方舉杯顧盼執役者曰樓下兵警布滿云捕大盜諸君有不清白者乎速宜自爲計毋累經紀人蜘蛛挺身以出曰予廣東大盜飛天蜘蛛也樓下紛紛殆爲予一人

耳諸君無怖請飽啖茶點靜觀此趙家樓活劇且言且卸羅衫疾取水壺二滿貯沸水至樓口先擲一捕衆辟易復擲二而身卽隨之躍下鄭連急揮衆撲之苦爲沸水所濺不能仰視蜘蛛已乘間從人叢中逸去捕者方據地大索鄭大呼曰盜遁矣而蜘蛛瞥見左旁臨河急晷水至河南匿身岸側僅露鼻孔通空氣至夜深始聞岸上人散去而衣濕不能出忽駛過一小舟燈火熒然一少年男子方踞船頭低首造作蜘蛛遂扳舷以上低聲曰予蜘蛛也日間之事諒亦有聞今衣濕不能去子可允假衣沒齒不敢忘德少年大笑曰余鹽梟子劇盜雖曰道不相同其實一邱之貉區區一衣何必效酸儒作感激語乃入艙取衣與易且進饌以果其腹惟謂之曰子具卓絕之才何所之而不得此間有吾等在子苟欲在此逞志恐取怨致禍無怪吾輩爲難也蜘蛛載并受教詳詢姓氏里居少年送之至僻靜所登岸別越二年飛天蜘蛛忽攜少女至少年家云已洗手不爲盜此來特贈明珠以報昔日恩少年固好漁色受之不疑少年卽後十年聲名赫赫之東海將軍此女卽今日頂禮佛前之孫吟湘而吟湘之父卽當年受千金資之獄卒蓋恩恩相報也吟湘之來也曾受命於其父母侍將軍如侍蜘蛛故將軍被狙吟湘欲身殉宜矣

吟湘雖爲獄卒女而腹笥甚健將軍生時筆札案牘吟湘爲之捉刀者居多卽一時傳誦之祭史閣部文據傳亦出吟湘手不知者幾疑將軍儒雅真能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也爰錄是文以爲吾小說殿

(上略)嗚呼痛哉我公之成仁也蓋至於今二百七十餘年矣方有明歲在乙酉公誓師於江北萬里長城屏藩旣撤所倚者我淮揚父子兵耳奈何朝局板蕩人心瓦解羣藩植黨諸將相攻馬瑤艸尸位於前阮圓海攀附於後窺竊神器包藏禍心小醜跳梁大事已去公以孑然一身而當此孤城

如斗躍馬臥龍。終於黃土。羅雀掘鼠。剩有青燐。三鎮不至。孤軍無援。公力竭聲嘶。淚盡而繼之以血。所謂有明出血汗之力者。洵無愧焉。抱城亡與亡之義。矢得寸進寸之心。迨北兵既入。縋城而下。出奔儀徵。渡江而南。又豈得已耶。雨翻雲覆。東捲寒濤。楚尾吳頭。長江一綫。而公之身葬魚腹。公之心馳馬革。公之靈爰乘箕尾。而上霄漢。我公之死節。福王之不祚。固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使當日者。君未蒙塵。臣知報國。江山半壁。再理殘枰。安知不可收拾餘燼。俾死灰復燃。作背城之一戰。惟是大星晝殞。白虹摩空。卒使社稷之臣。投汨羅而去矣。嗚呼痛哉。抔土衣冠。墓木已拱。異族之俎豆。應亦不顧而吐之矣。祠前流水。如聞嗚咽之聲。嶺上寒梅。猶作搏擊之勢。櫓槍可掃。陟降高原。荷我公在天之靈。使某等揮長劍。彎強弧。義旗一舉。而山鐘相應。得以功成三傑。斥彼獨夫。還我山河。重見天日。揚州十日之慘戮。昔之痛心疾首。今則報仇雪恨。成公之志。卽以慰公之靈。公毅魄有知。當於九泉而下。破涕爲笑矣。嗚呼尙饗。

小哲理
心潮

(黃花奴)

陳南華自念今已二九年華。雖未及冠。已長大如許。情芽方茁。鴛侶猶虛。未免辜負風光。冷落花月。眼見他人鴛鴦並影。鸚鵡雙棲。能毋豔羨。因此情思起伏。躍然欲動。吹簫求鳳。對月憐花。有不自覺其春情發動者。

有女如玉。週旋於大庭廣眾間。輕盈若驚鴻之踟躕。鬢影珠光。雪衣玄裳。在千百盞電燈光下。能奪萬眾之目。矢而集於個人。一的人間。天上是耶。非耶。料想羣玉山頭。當讓個人首座。南華恍然自語曰。噫。彼其之子。非瞿綠漪而誰。聞名久矣。予殊未信。今夕僥倖。嘉地相逢。誠哉。人言不我欺也。

斯夕何夕。斯地何地。乃使三生石生舊姻緣。於斯起點。

民國元年。藕花初胎。某氏園中。會開跳舞。南華往也。乃觀此姝。

倏焉電燈光五彩爭輝。軟氈紙上。霎時間似羣蝶翻飛。對對作穿花之舞。玉人一對。妬煞旁人。蓋南華與綠漪也。

花之。靦惜花起。早邂逅。花間問邇來。眠食何如。月之夕。愛月眠遲。相逢月下笑。雙方心情却合。

南華私歎曰。彼意淡然。我欲言而不能言也。長此迷離。依違難必。試之何如。綠蔭如幄。惟有鳥聲。個裏有人。切切私語。鳥聲人語。渾不辨也。

唉。我。掬。誠。心。乞。憐。於。汝。汝。當。憐。我。……

唉。我。往。日。獻。殷。勤。於。汝。前。所。爲。何。事。……

唉。我。所。欲。得。者。汝。耳。汝。當。憐。我。癡。汝。當。鑒。我。誠。汝。當。允。我。求。……

唉。汝。胡。無。言。拒。我。……絕。我。……不。我。允。乎。果。爾。我。捨。棄。紅。塵。……我。決。捨。棄。紅。塵。……

嘻。汝。盈。盈。一。笑。汝。允。我。矣。然。乎。否。耶。……

汝。果。允。我。者。當。披。誠。語。我。我。乃。敢。信。……

我。固。知。汝。之。允。我。也。以。我。愛。汝。之。切。推。知。汝。之。愛。我。當。亦。同。情。汝。真。允。我。矣。我。樂。何。如。……

南。華。萬。分。愉。快。不。覺。抱。玉。人。於。懷。間。口。近。芳。頰。甜。甜。蜜。蜜。而。吻。樂。意。滿。胸。笑。聲。隱。約。忽。自。有。人。呼。南。華。聲。

南。華。急。起。問。誰。一。白。髮。盈。顛。之。老。婦。已。立。於。面。前。喃喃。如。有。所。問。似。曾。相。識。不。記。爲。誰。正。欲。詢。問。回。顧。意。

中。人。不。知。去。向。頗。怪。老。婦。之。突。如。其。來。偶。然。舉。手。摩。頰。覺。有。物。礙。手。俯。視。雪。髻。盈。胸。矣。環。顧。四。週。風。景。全。

非。壁。上。日。曆。爲。民。國。五。十。年。某。月。某。日。陳。南。華。瞿。綠。漪。之。結。婚。證。書。赫。然。在。壁。顧。已。成。爲。故。紙。推。衾。而。起。

不。覺。失。笑。

花。奴。曰。余。久。不。作。短。篇。且。與。閱。新。報。諸。君。可。稱。久。違。此。次。應。頌。公。之。素。雅。意。難。違。草。此。應。命。茲。篇。意。思。

蓄。藏。已。久。自。謂。得。虛。描。二。字。訣。并。有。寓。意。不。知。閱。者。以。爲。進。步。否。

小慶祝
五色旗光

(藏園)

爆竹聲聲歡騰萬戶一千九百二十年的新年元旦世界上各國的人民莫不樂意雲飛歡聲雷動那些倫敦巴黎紐約鼎鼎著名的大都會只見馬路兩旁家家都掛着光輝燦爛的國旗在那和風裏飄飄颺颺和國民的心理一樣眉飛色舞真快活呀在這箇當兒那東方太平洋的潮聲也轟轟烈烈的把支那國民從酣夢裏邊喚醒人人都精神奮發一躍而起推開窗子呼吸呼吸新大陸所流來的新空氣越覺得爽快得狠笑嬉嬉的和各界上各國國民同賀這普天同慶的新年箇箇熙熙攘攘往來奔走在馬路上面仰視神聖不可犯的五色國旗覺得陡發了一種咄咄逼人的光輝把燦爛初昇的日兒幾乎返射得黯然無色於是一般國民格外的心花大放肺葉丕張互相慶祝新年的大進步更恭敬敬脫了帽兒向國旗行三鞠躬禮歡天喜地的大聲高呼大中華民國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

在這箇歡天喜地的聲浪中有一位回國的華僑叫做黃宗強在家方纔起來揭開牀帳見他的妻子黃花華已在玻璃窗下梳頭從鏡子裏邊窺見他覺得他臉上快活得狠花華見他起來便笑道宗強宗強你且望望窗子外面的日光已經要到三竿的時候了今天是新年的元旦何以到此刻纔起呢宗強道我平素不是起得很早的麼昨夜因爲疲勞的關係所以一夢蘊蘊竟不覺東方之既白而且更有一種原因約摸在天亮的時光忽然做了一場狠奇怪的夢你要聽麼我正想與你談一談花華道大凡夢境無不奇怪何用細說快快起來洗盥罷宗強道今早這個夢卻是奇怪中之奇怪的我且說與你聽你便

知道我的話不謬了。宗強說時，望望花華，不開口，便接着說道：我做夢的時候，即是搭船返國的日子。這艘船叫尼羅號，是我們中國國民的資本所組成的。起初不過資本三十萬，因得了歐戰的好機會，現今已擴充到七百五十萬了。共有郵船三艘，一名中國號，一名南京號，我所乘的尼羅號，即其中之一。這三艘船專航上海、香港、長崎、橫濱、檀香山、桑港等海面，和那美人所辦的太平洋公司、日人所辦的郵船公司，勢均力敵。這真是吾國不可多得的海外營業機關。（以上所言，確係事實，吾國人曾作海外遊者，當無弗知也。）當我偕一般朋友上船的時候，方在夜半解纜，行了一刻，天色已由黑暗漸漸趨向光明。那波浪卻越湧越大，把船身顛震得時上時下。吾們不是忘機的鷗鳥，那能在波濤頭上穩渡呢？所以大家悶坐在艙裏，都覺得危急萬分。但是歸家心切，也不甚管他。又過了一刻，我與幾個朋友走到甲板上，一望，只見東方已經要白了。那水平線上，忽然現出一種紅色的光彩，把千萬箇潮頭照耀得如千萬朵金花一般。俄而這一萬朵金花之中，又湧出一面紅黃藍白黑五色的中華民國國旗，綺麗輝燦，令人油然起敬。我便在甲板上拍手大呼道：這旗面上的紅色，不是我們一腔熱血所染成的嗎？我喊了這一聲，那些艙裏邊的乘客，皆箇箇舉頭向窗外探望。看見這一面的光輝，國旗便有人接着我，大呼道：我們民族是東亞的黃種，這旗上面的黃色，不是我們身體上剝下的皮膚所組成嗎？我友聽着，更引吭高呼道：可敬！可愛！我的祖國國旗呀！你現在不復黯淡無色了。這上面的藍色，不是染的我們膽汁嗎？我聽着，又助他歡呼起來。那些乘客也拍手相和。一時這種聲浪，幾乎翻天覆地。我耳朵又聽見有人呼道：我們犧牲了幾許的骸骨，拋棄了無數的頭髮，如今博得這可愛可敬祖國國旗上面的白色和黑色也。

算甘心了……

那時候的風浪正和船上人的呼聲同時增加高度起來看看我們的郵船要捲入巨浪旋渦裏面去了大家望望波濤越加漲大又無不戰戰兢兢露種種憂愁的顏色我友便在甲板作最簡單的講演道天下的事體絕對沒有平平穩穩過去的所以我們人類生在世上當具有一種奮鬥的精神遇着那些不平不穩的事情當與他下動員令戰鬥一番這世界上纔有我們生存的地位哩如今這箇風浪我們正不必怕他心裏能除去了一死字便履險如夷了同胞同胞且看看那光輝燦爛的祖國國旗心裏方快活得了不得更何必憂苦呢衆人聽見我友的話皆道不差我們同是支那人怕什麼死這箇危險關頭是我們應當經歷的衆人說罷那風浪已漸漸平了船行遂一瞬千里將抵五色國旗處忽然不見而舟已抵岸回頭一望只見波平浪靜萬里無垠我語友道這纔算是太平洋呢我纔說罷突然來了無數的故土同胞向我們歡呼道支那萬歲華僑萬歲我在這箇聲浪中遂醒了花華花華你道這場夢奇怪不奇怪花華聽畢笑道這是我大中華民國強盛的先兆又何奇怪之有宗強點頭作歡愉的態度花華梳頭既好偕黃宗強出宗強眼架克羅克的金絲眼鏡口銜雪茄吐出蓬蓬勃勃的煙穿着革履攔了花華在馬路橐橐而行花華笑語宗強道黃郎黃郎你看見那些國旗麼比較夢中所見的相符嗎宗強也笑道果然光輝燦爛得狠將來偏掛在五大洲上當格外發生異彩增我們海外國民的顏色五色旗……五色旗光……男兒有志在四方狐邱豈是安樂鄉跨滄海探扶桑張國權拓土疆五色旗……五色旗……到處任揚飛一洗我數十年外交失敗內政頹唐……五色旗……五色旗光……這一

五色旗光

四

陣。歌。聲。出。自。一。國。民。小。學。校。裏。宗。強。聽。着。歡。喜。的。了。不。得。花。華。也。眉。飛。色。舞。過。了。一。刻。夫。婦。遂。相。攜。歸。家。
適。有。花。華。的。朋。友。數。人。來。訪。花。華。笑。嬉。嬉。的。迎。着。互。相。慶。祝。一。番。新。年。的。大。進。步。又。由。花。華。發。起。爲。跳。舞。
游。戲。衆。皆。贊。同。於。是。婉。若。游。龍。翩。若。驚。鴻。歌。聲。裊。裊。也。唱。五。色。旗。光。之。曲。宗。強。在。旁。作。壁。上。觀。靜。聆。之。下。
不。禁。拍。掌。觀。躍。大。呼。大。中。華。民。國。萬。歲。……大。中。華。民。國。國。旗。萬。歲。……

外。患。內。憂。日。瀕。危。境。坐。斗。室。而。空。談。國。事。誤。我。儒。冠。盟。江。水。而。欲。清。中。原。問。誰。擊。楫。藏。園。斯。作。殆。亦。
以。歌。當。哭。之。意。耳。展。閱。既。竟。曷。禁。慨。然。

醒獨附註

小說 發財熱

(釣鼈客)

十字路口小三間鋪面。八扇玻璃門兒。只開了兩扇。裏面空洞洞的一點貨品也沒有。就祇櫃檯上面堆著幾捲花花綠綠的五色紙兒。說他是洋畫兒呢。却一大半寫的是字。毫無看頭。還不如新年賣的魔魔紙。要說是店家開張的廣告呢。却又印了些山水樓臺。還列明價目。噢。這是什麼物件。諸君無事。不妨猜看。料想這鬼頭鬼腦的小店。專賣這種古怪離奇的乏東西。在理應當連鬼影子都不上門。說也可怪。他家的主顧。偏比別家多些。但須眼光一。詢。就可以看見許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黑壓壓。擠滿了一屋子。那小小的店門。堵得水洩不通。差不多要將門檻踏穿。屋宇漲破。這些人好像喪心病狂的一般。兩眼發直的跑進來。搶着。你買兩條。我買半張。直把店裏的夥計。忙得屁滾尿流。頭上的汗。足有黃豆般大小。噢。這店倒堪詫異呢。擡頭一看。招牌上三個大字。也很特別。原來叫做什麼財通神。再一瞧。那六扇沒有開的玻璃門上。密密的掛了些紅紙牌兒。什麼河工券。塘工券。池工券。井工券。還有湖北券。河南券。綏遠券。湖南副券。急賑券。足有一二十種。還有什麼六萬元。五萬元。二萬元。一萬元。得獎最易。獎金最豐。種種觸目驚心的大字。哈哈。列位這可該明白了。大凡一箇人。那有不想發財的呢。聽見這幾萬元幾萬元的巨餌。便禁不住。心。眼。癢。得。癢。搔。貼。貼。伏。伏。的。來。吞。這。鈎。兒。就是本來不打算買彩票的人。祇要經過彩票店。也不期而然的。掏出幾隻小銀角兒。買一兩條試試看。所以這些彩票店。都營業發達。得很。再加這日是井工券開彩的頭一日。自然。人。山。人。海。擁。擠。不。堪。但。一。眼。看。去。那些主顧。以衣服藍襪的居大多數。正在這擾攘當中。忽然嗚嗚一聲。來了一部汽車。從汽車上跳下一箇中年男子。頭戴貂帽。

身披大衣。鼻架金絲克羅克。脚踏大英漆皮鞋。一手拿根司的克。一手拿着一枝司令牌香烟。放在嘴邊。猛吸。昂着頭。只望財通神。沖去。緩緩的。將拿香烟的一隻手放下。來向大衣裏面袋裏探出一個皮夾。拿了。三張十元的紙幣。交與櫃上。買了。三張井工券。往懷裏一塞。仍舊大搖大擺的。踱上汽車。嗚嗚一聲。便無影無蹤了。這時財通神門外。有兩個書生模樣的人。有談有笑的。走過門首。一眼瞥見這大老官兒。頓時露出很驚疑的神氣。內中一個年紀稍長的。就指指戳戳的說道。可怪可怪。這不是海上鼎鼎大名的黃拔可麼。他的家財。雖比不上現在的督軍省長。然而也不爲不多。就論他去年販賣烟土一項。便發了幾十萬的橫財了。怎麼也來買彩票。這裏面一定有緣故。年少的冷笑了一聲道。這有什麼緣故。咧。得隴望蜀。那一個人不存這個思想。窮的固然想富。富的更格外想富。人的慾望。是與時並進的。怎能填得滿呢。你不看現在的官僚。拚命做賣國賊。民米蛙蟲。很心販米出洋。不顧性命。不顧廉恥。無非爲的是這孔方兄。富家翁。難道就買不得彩票麼。你所見未免太不廣了。虧你還掛着哲學博士的頭銜呢。年長的笑道。我這博士的頭銜。原是說得好聽的。那能比得上你郝詩塵先生當教員的人物呢。二人說說笑笑。不覺到了西華德路。郝詩塵便別了他的朋友安步當車的。走回學校。忽然自鳴鐘噹噹的敲了六下。原來已是晚餐的時候了。趕忙跑到膳廳。胡亂吃了一頓。燈下無事。回到自己房裏。拿了一本唐人小說消遣。看到邯鄲大夢。槐安奇緣。不覺觸動自己的心思。暗想。人生上壽。終是一夢。任你如何有錢。如何有勢。會不轉瞬。優曇已隱。蜃氣早空。與輿臺斯卒。同一槁死。蓬蒿下。在理應該得過且過。不必深求。無奈這夢境太長。竟難混得過去。眼看家事國事。一樣的不幸。莽莽前途。真未堪設想。咧。又一轉念。這都是沒有錢的。

緣故。現在我國一天弱似一天。實業不興。利權外溢。一年一年的。只見幾萬萬金錢。嗚嗚隨汽笛他去。這種情形。真可慨可忿。倘是我有錢。必定要開實業學校。辦工廠。但是我一月祇得三十元的束脩。除了家用。自己還要穿衣吃飯。來往應酬。自顧自都來不及。那裏能彀達到這個目的呢。想到這裏。不禁悠悠的長歎一聲道。現今的富翁。都祇曉得私進公賣。鬻良雜苦。飲羊欺詐。那些胸懷大志的。又都境遇蹉跎。真是一樁沒奈何的事。口裏這般說。心裏像轆轤般轉。生平所經的事。一一都湧上心頭。便是日間黃拔可買彩票的事也。歷歷如在目前。正在發呆。門外履聲囊囊。走進一箇齋夫。手裏拿了一封信。遞給他道。郝先生。這是你的信。說罷自去。詩塵接過一看。是從蘇州家裏寄來的。不覺皺着眉頭道。一定沒有好事。又是來催錢的一面說。一面去拆那信。果然不出所料。信中說得萬分窘急。立待他的錢買米下鍋。又說三月未見來款。積債纍纍。至少須五十元。才能彌補看罷。兩眼直望着這信發怔良久。自怨自艾道。我郝詩塵。真是命途多舛。自幼父母雙亡。二十歲上。又娶了這房妻子。添番家累。自己呢。處世常受挪揄。出門盡是荆棘。人到了這步田地。做人的滋味。可算是嘗穀了。還要生什麼瘟病。一病兩月。死了也好。倒可以不知。無憂無慮。省得受人世的閒氣。那碧翁翁偏生要留我受罪。現在可怎麼好。可怎麼好。說着。兩手只管抓那腦袋。坐立不安。兩眼朦朦的似要入夢。忽地跳將起來。道。我箱中。尚有十塊銀錢。寄回家去。諒也不穀用。不如破釜沉舟。拿一張彩票試試。看究竟可以有點希望。主意已定。便拿了銀錢。跑到財通神。買了一張井工券。回得校來。燈下一看。是〇〇〇一號。又將反面翻轉來看。只見上面印的是得獎章程。頭一行。便是頭獎十萬元。詩塵也不往下再看。笑道。我只要一個頭彩。就得了這一夜。也不會睡。

覺。只。將。兩。目。不。轉。瞬。的。注。視。這。一。張。彩。票。心。頭。却。震。蕩。不。已。恍。惚。頭。獎。便。是。自。己。得。了。一。般。一。刻。辦。實。業。
 學。堂。一。刻。又。招。股。建。工。廠。營。業。似。乎。十。分。發。達。接。連。又。開。金。鑛。築。鐵。路。中。國。的。人。才。同。實。業。佔。了。世。界。上。
 第。一。把。交。椅。自。己。便。執。世。界。實。業。家。的。牛。耳。隱。約。尚。聽。見。大。眾。都。一。片。聲。的。喊。實。業。大。王。郝。詩。塵。他。越。想。
 越。快。活。得。意。忘。形。不。知。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險。些。將。一。張。彩。票。撕。得。粉。碎。平。日。他。最。貪。睡。到。了。此。時。睡。
 魔。都。退。避。三。舍。兩。目。繚。繚。一。直。到。次。日。七。點。鐘。方。才。倒。在。牀。上。和。衣。睡。去。未。到。九。點。鐘。却。又。醒。來。這。日。又。
 是。禮。拜。日。沒。有。功。課。他。也。等。不。及。洗。臉。漱。口。急。忙。忙。的。帶。了。彩。票。跑。出。學。校。走。到。財。通。神。門。首。頭。彩。號。碼。
 已。寫。在。一。塊。大。水。牌。上。就。是。〇。〇。〇。〇。一。號。郝。詩。塵。看。了。覺。得。自。己。如。在。雲。裏。霧。裏。一。般。幾。乎。忘。記。自。己。
 是。誰。渾。身。三。萬。六。千。根。寒。毛。根。根。毛。眼。裏。發。癢。無。處。可。搔。嘻。開。一。張。嘴。呆。呆。的。癡。笑。暗。想。我。的。理。想。居。然。
 成。為。事。實。或。者。將。來。竟。能。博。得。實。業。大。王。的。美。名。也。未。可。知。他。的。熱。度。這。時。直。達。焦。點。一。會。又。疑。心。是。看。
 錯。了。心。裏。又。忐。忑。起。來。待。要。再。看。一。遍。深。恐。果。然。是。看。錯。了。豈。不。希。望。盡。失。麼。所。以。倒。反。戰。戰。兢。兢。的。不。
 敢。擡。頭。後。來。希。望。心。切。鼓。勇。着。舉。眼。一。瞧。水。牌。旁。邊。還。貼。了。一。張。紅。紙。上。面。明。明。寫。着。本。期。井。工。券。頭。獎。
 〇。〇。〇。〇。一。號。由。小。號。門。市。售。與。西。華。德。路。尚。志。公。學。教。員。郝。詩。塵。君。雖。得。主。之。鴻。福。然。財。臨。旺。地。亦。小。
 號。之。榮。幸。也。詩。塵。曉。得。是。千。真。萬。確。的。了。便。跨。著。大。步。想。走。進。去。還。怕。是。夢。境。咬。了。咬。指。頭。覺。得。很。痛。這。
 才。走。進。店。門。店。裏。的。夥。計。見。他。來。了。一。個。個。丟。了。生。意。不。做。都。跑。來。給。他。道。喜。並。說。道。我。們。正。想。派。人。到。
 校。裏。給。先。生。道。喜。咧。七。張。八。嘴。你。吹。我。唱。祇。把。郝。詩。塵。鬧。得。心。煩。腦。脹。熱。鬧。了。一。陣。就。談。到。收。兌。紅。券。的。
 話。店。裏。要。九。折。兌。現。郝。詩。塵。祇。肯。九。九。折。鬧。了。半。晌。詩。塵。負。氣。甩。開。大。步。只。向。外。走。去。夥。計。們。急。了。便。有。

兩個出來調停。結果雙方讓步。向銀行取來十萬元。給詩塵九萬八千。詩塵走出財通神。兩眼望天。腰幹挺直。不似平時的文弱樣兒。可笑他往常拿三個銅板坐三等電車。也是很難得的。到了此時。身分不知不覺的高了什麼。包車馬車都看不上眼。叫了一部汽車。坐到大馬路。將九萬元存在一家銀行裏。其餘八千元隨身帶着。其時已是下午兩點鐘。他尚未吃午餐。便坐上汽車。到一品香吃了一頓大菜。吃完之後。又到大世界去出風頭。玩了一會。低頭一看自己一件月白竹布長衫。已打了兩個補釘。渾身上下的行頭都已做舊不堪。看罷愁聳眉道。這豈是實業大王的裝扮麼。於是急不暇待的上了汽車。駛到永安公司買了一套極華美的西裝。其餘如漆皮鞋。克羅克司的克白玉霜雪茄之類。都在各店買齊。重又到一家浴室去洗澡。週身換了一新。搖搖擺擺的出來。連汽車夫也認不得他了。是夜並不回校。就跨上汽車。坐到新旅社門首。便命停。下開發了車。賬走進旅社。擇了一間極寬敞的房間。住下。第二天清早。乘了滬甯快車。過回蘇州家裏。未動身之前。還往亨達利買了兩隻金鋼鑽戒指。足足花去一千二百元。坐在火車上。便兩手捧着報紙。賣弄他的鑽石。正在起勁。忽聽嗚嗚汽笛一響。已到蘇州車站。下得車來。見街道都窄得很。萬萬不及上海。不覺將眉頭皺了。兩皺一肚皮的。不舒服。跑到家裏。他妻子胡氏出來。應門見丈夫。風頭十足。暗自榮幸。滿面堆着笑容。待要賣弄他平日像八哥一樣的嘴。說兩句稱贊的話。博他丈夫的歡心。無奈一時鈍了機。喉嚨裏格格格的。了半响。一句也格不出。越格越急。越急越格。詩塵本來沒有好氣。見他這副神氣。愈加心煩。本想罵他兩句。礙着路上人多。只得耐着輕輕說道。進去罷。說時一脚跨進大門。胡氏隨手門好了。門跟着進來。笑道。今天是什麼風兒。將你吹得回來。一面說。兩隻

點漆的眼睛骨碌碌的把他丈夫打量個不住。詩塵也不睬他，翻身坐在一張板凳上，拿出一支三炮臺香烟吸着。良久，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快去弄午飯，我祇在火車上吃了幾客大菜，現在還餓着肚皮咧。」

胡氏見他這般大模大樣，心中也有些發惱。若是依着他平日的性子，早要鬧一個大開花。無如現在，詩塵不比從前的郝詩塵了。衣服華麗，腰纏充足，正是可以驕其妻妾的時候。所以胡氏只得忍了。一口氣一面忙着去淘米煮飯。一面喊道：「雙兒呢？頓時從房裏跑出一個孩子，約莫六七歲的光景，遍身碎爛衣服，一塊塊的棉絮都從破處露出來。煞是好看。他見了詩塵，便笑嘻嘻的叫了一聲父親。詩塵一看，眼睛裏一酸，嘆了一口氣，也不作聲。胡氏又道：「雙兒，你且到廚房裏照料一會，等我出去買菜哩。」說着便開了後門出去。不一會兒，就提了籃兒回來。笑對雙兒道：「今天過年呢，詩塵聽了以為可以大嚼了。臉上也就轉了笑容，不一刻，飯菜都已預備停當。詩塵一看，桌上擺了四樣菜，一樣是紅燒豆腐，一樣炒韭菜，一樣帶魚，一樣白菜湯。再加那一碗飯，現出紅色，還有些氣息。他拿起筷子，就不住的咳聲歎氣，勉強擡了半碗，便放下了。胡氏同雙兒，却每人吞了四大碗，還舐唇咂嘴，如有餘味。詩塵見胡氏雖然打扮破舊一點，容貌顏色，却還不差。吃飯之後，熱氣上蒸，那兩寸小顛龐兒，越覺得有紅有白，可愛煞人。也就興致勃勃，將發財的話兒一一的告訴了他。胡氏聽了，愈加眉飛色舞，談談說說，已是五下鐘了。胡氏因詩塵吃慣了好菜的，便到酒館裏叫了一個牛鍋，胡亂用過一宿無話。過了幾天，上海開北義品里，忽然新搬來一大家人家，着實氣概。聽說祇有一位老爺，一位太太，還有一個小少爺，連大帶小，不過三個人兒，倒用了五六個娘姨。那太太出來，珠翠滿頭，便是那小少爺，也是穿羅着緞，好不威武。列位，你道是誰，便

是熱心實業的郝詩塵。這位郝詩塵先生未得頭獎之先，倒很有大志的。既得了頭獎之後，便趾高氣揚，痰迷心竅起來，只顧用得快活。家事國事一概不問，所經心的祇有看戲打牌兜圈子吃花酒上番菜館遊遊戲場這幾樣大事業。那裏還記得什麼叫做實業呢？這日午後無事，躺在會客室裏，一張沙發上屈指計算二三月來所用的賬，不但隨身的八千元花得乾乾淨淨，便是銀行裏的存款也支用了兩萬。眼看坐吃山空，自己揮霍慣了，又省儉不來，想到這裏也有點發愁，心想不如還是辦實業罷。忽然汽車夫黃阿牛進房說道：北京新來的汪大人來見老爺，說着遞上一張名片。詩塵接過來一看，當頭三行小字：第一行是交通部次長，第二行是成功俱樂部部長，第三行是參議院議長。中央一行乃汪國龍三字。片角一行是伯端江寧詩塵暗念道：這人是誰？我不認得呀！心裏這般疑慮，口裏却一疊連聲道：請請請！一會那人走進來，一舉一動客氣十足，滿口北音。詩塵早已站了起來，仔細一看，笑道：了性兄，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啊！你爲甚改了名字？如何曉得我的住址？現在得意呀！國龍這時已一屁股坐了下來，接了黃阿牛送上的茶，咕嚕嚕的直吞，又取了一枝香烟吸着。良久，昂首笑向詩塵道：我們自從桃塢學校分手後，不覺十多年了，僥倖我竟能達到現在的地步。目下因爲黨中經費不足，特地南來想點法兒，叵耐這些富翁吃花酒鬥撲，克倒很慷慨的，說到政黨一個個都搖着頭道：大勢不佳，不敢混入漩渦。這種話，人聽了，氣也不是，笑也不是。昨天在雲娟那裏碰和，遇着劉六麻子，說你混得很好，今天閑着氣悶，特地來望望你。多年舊雨，一旦班荆，也是人生樂事。兩人又說了些閒話，自此以後，郝汪二人鎮日同在金粉叢裏厮混，並且不時的在義品里秘密會議。不多幾天，汪國龍坐滬寧車北行，郝詩塵送到北站，遞了一

張。匯。票。一。樣。的。紙。頭。給。他。兩。禮。拜。後。各。報。專。電。欄。內。都。登。着。任。命。郝。詩。塵。爲。某。某。局。長。的。消。息。郝。詩。塵。等。到。做。了。局。長。更。是。趾。高。氣。揚。眉。飛。色。舞。漸。漸。納。起。賄。來。了。漸。漸。作。起。弊。來。了。錢。愈。來。得。多。錢。愈。用。得。快。仍。是。入。不。敷。出。漸。漸。的。賣。礦。賣。廠。摧。殘。實。業。起。來。了。不。到。兩。年。位。置。愈。崇。錢。也。一。天。多。似。一。天。他。的。慾。望。還。沒。有。滿。漸。漸。的。賣。國。了。漸。漸。的。訂。條。件。密。約。了。日。夜。念。着。的。無。非。是。金。磅。銀。洋。珍。珠。鑽。石。外。國。匯。票。他。所。關。心。的。無。非。是。紙。幣。的。折。扣。金。價。的。高。低。匯。水。的。多。少。他。所。注。意。的。無。非。是。歌。童。舞。女。美。妾。嬌。妻。只。要。求。他。不。出。歪。主。意。就。算。是。萬。幸。那。裏。講。得。上。振。興。實。業。哩。這。一。天。又。是。同。什。麼。麼。魔。國。訂。什。麼。大。借。款。的。條。件。他。急。急。忙。忙。的。坐。上。汽。車。向。東。交。民。巷。駛。來。在。一。個。使。館。的。秘。密。室。同。那。些。太。陽。菩。薩。拍。賣。幹。事。咕。嚕。咕。嚕。的。說。些。秘。密。話。却。句。句。談。的。是。回。扣。多。少。酬。金。多。少。一。句。也。不。說。到。條。件。最。後。麼。魔。國。的。公。使。送。了。他。一。張。支。票。他。方。高。興。興。的。伸。手。去。接。忽。然。使。館。四。面。人。聲。沸。騰。一。片。聲。喊。捉。賣。國。賊。捉。賣。國。賊。接。着。一。陣。鎗。聲。炸。彈。聲。劈。拍。劈。拍。價。響。接。着。四。面。火。光。如。血。裏。面。夾。着。摧。枯。拉。朽。之。聲。接。着。大。衆。都。擁。了。進。來。將。一。千。人。都。捉。住。細。在。外。面。花。園。裏。幾。顆。大。樹。上。接。着。大。衆。罵。的。罵。打。的。打。其。餘。的。人。都。死。得。乾。淨。只。有。郝。詩。塵。還。有。一。口。微。氣。大。衆。都。狂。呼。道。剋。他。的。心。剋。他。的。心。接。着。便。有。一。個。少。年。手。裏。明。晃。晃。拿。了。一。把。尖。刀。向。他。胸。口。直。刺。郝。詩。塵。大。叫。一。聲。撲。的。掙。斷。繩。子。倒。在。地。下。死。了。過。了。片。刻。又。悠。悠。的。醒。了。轉。來。睜。眼。一。看。那。裏。有。什。麼。花。園。自。己。依。舊。坐。在。學。校。房。間。裏。椅。子。上。面。一。本。唐。人。小。說。却。放。在。桌。上。不。覺。悵。悵。說。道。富。貴。不。易。心。這。是。很。難。的。事。試。想。我。當。初。是。何。等。的。志。氣。如。何。夢。中。後。來。竟。做。起。賣。國。賊。來。呢。雖。然。夢。境。不。足。憑。然。而。畢。竟。可。以。做。個。榜。樣。罷。罷。罷。我。也。沒。有。這。種。本。領。這。種。毅。力。不。要。存。發。財。的。妄。想。罷。

醒世小說 你在那裏做什麼

(卓 呆)

此人不知從那裏來的。也絕無人知道。頭頂稍禿。鶴髮童顏。瘦骨清臞。白鬚如雪。身穿寬大衣服。無冬無夏。行走路上。有飄然騰雲之態。起初人家。還不很注意到。留心時。便知道他很有道理。現在是市上的人。見了他。沒有一人不敢不整容相對。咧他奔走。全都市不問早晨夜半。從不休息。無論何種小街狹弄。一條也不漏掉。所以自從見這白鬚老人以來。不到半月。十萬市民。恐怕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但是他是何等人。從何處來。爲何在這都市中趕來趕去。竟無人知道。怪異的白鬚老人。從那時起。他口中喃喃。不知說些什麼。起初其聲如吐泡沫。不易辨別。聲音漸高。卽如川流。他說的什麼意思。無人懂得。然而他那副清高的姿態。與這似乎有味的口吻。很能引動市人之心。不知不覺。大家都低頭沈思。要解此難題。那些孩子們。便學着老人之話。在口中亂說道。你在那裏做什麼。你在那裏做什麼。不染世塵的天真爛漫。兒童最能會悟。老人的言語。這言語忽成都市中小兒之流行話。不問幼稚園。小學校。以及家庭中的小兒。都在那裏唱。你在那裏做什麼。老人見這些小兒們歡迎他的言語。便微微笑着。立停街心。於是男男女女的小兒。圍着老人。拍手高唱。你在那裏做什麼。也有學着老人那副可笑的面貌。手舞足蹈的。獨有此時。老人不開口。只是微笑。有一天。他覺得小兒十分可愛。突然抱起一人來。那天真爛漫的小兒。湊近着老人之面。到底吃驚。不禁放聲大哭了。於是其他兒童。一齊拍手歡呼。唱道。馨兒馨兒。你在那裏做什麼。那哭着的馨兒。被衆人如此一來。眼淚尙流着。已大笑起來。也和着他們同唱。於是與白髮老人更熟。都市中小兒的全部。俱成了白鬚老人的一黨了。奇蹟也不獨如此。老人之勢力。由小兒漸

你在那裏做什麼

二

次及大人由貧賤漸次及富貴。市民不知不覺模仿此語。現在變了全市的流行語。咧無論不快時喜悅時失望時得意時都用着此語。譬如說今天你在那裏做什麼呢。又如說一向不見你在那裏做什麼。此語是何意味。連說的人也不懂。流行得很利害。并且蔓延入花柳界中。他們引用在小曲內歌唱。無論那一只小曲中間必定嵌幾句「你在那裏做什麼」。如此一唱。勢力更大。平常人連洗澡時吃酒時無事時都把此語念着消遣。最滑稽的有幾個無賴見警察立在街心便取笑他道「你在那裏做什麼」。一回兒這警察見鄉下人迷失路途趕來趕去的尋着警察便喝道「你在那裏做什麼」。自己想想好笑。不禁笑了出來。不問男女老幼沒有一天不提此語。流行之勢力漸廣。迷信家以為是什麼事的前兆。但是仍舊無人曉得此語意味。無人知道老人是何等樣人。天天在那裏談論着老人不管世人之歡迎。依然將同一之語念着。而且聲音漸高。他愈高。世間的流行愈甚。後來老人之聲竟成絕叫。每行五步十步必定高叫一聲。聲與雷鳴相似。市人見老人發狂似的叫喊。傳染更熱心。若是從別的都市中人看來。必疑爲這全市人民被這不明來歷的老人迷着。一齊成了狂人。咧商店的店標也有用着老人之像。商店的廣告也有用着「你在那裏做什麼」。一語。各處都應用他。老人仍舊不管他人附和。宛如大事逼迫。只是向各處用力高喊。老人究竟是豫言家呢。瘋人呢。神呢。仙呢。魔呢。人呢。平常的市民都不去管他。僅有一班迷信家說他對着天之一方。在那裏解釋月色星光以及雲之形態風之方向。所以或喜或悲或驚。沒有一定。

旅館的一室中。男女二人相對。笑盈盈的坐着。桌上杯盤狼籍。女的說。真是不思議的緣分。男的笑道。常

言說姻緣本是前生定。你想我忽然去看戲。你恰巧會坐在一起。這不是前生注定。那裏會如此巧呢。倘使我沒有娶妻。豈不更好。可以與你快快樂樂的白頭偕老。此刻也無用愁悶。咧。女的道。你表面上雖如此說。心裏實是掛念着老婆。當我聽不出麼。男的道。他到底是我老婆。不是輕易能夠拋棄的。我就相親相愛。我應當想法子。纔昇說着二人又連喝幾杯酒。此時正打十二點鐘。女的又道。我真喜歡得了不得。此刻萬一被你夫人瞧見。他不知怎樣生氣。咧。想到這裏。似乎有些對他不起。男的道。何用說這些話。我心中想到。你是有丈夫的人。也未必沒有這種意思。還是別提罷。女的道。我丈夫是個蠢東西。那裏及你。倘使我二人都是獨身者。現在就一點沒有顧忌。很歡樂的度日。咧。我二人必須快些與他們離婚。纔是男的道。此事不必急急。現在如此雙方都是偷偷摸摸的。反來得有趣。說時二人又連飲幾杯。男的道。此刻二人樂着。萬一被你丈夫曉得。就有大禍。你須留心着。女的道。我也不願拋頭露面。弄得人人曉得。此後小心便了。這兩個人在觀劇之際。偶然交談起來。就此熟識。男的並不知道。女的是有夫之婦。與他一同出來上館子吃了些東西。便投宿旅館。中後來一打聽。方知是有丈夫的心中。非常後悔。家裏老婆又很凶悍。萬一被人曉得。總不穩當。左思右想。也沒有好方法。二人俱已半醉。女中手裏擎着空酒杯。男的正替他斟酒時。忽聽得一聲高叫。幾乎驚破耳膜。女的一嚇。失手將杯子落在地上。打得粉碎。原來那高叫之聲。從街上來的。只聽得叫着道。你在那裏做什麼。就是那老人的叫聲。無恥男女。一聽此語。如刺心臟。急得面色青白。朱唇亂顫。互相看看。二人都掛下淚來。鐘上正打半點鐘。

一個大戶人家的浪蕩子。終日在外面花天酒地。現在是紙糊頭的老虎已破。負債甚多。家中父母兄弟。

你在那裏做什麼

四

已不認他。快出族了。親族中正在那裏會議。本人宛如發狂一般。再往各處去欠賬。已斷了路。無可通融了。獨有一家番菜館。宅裏一向有賬的。想必尙有信用。他便老着面皮進去。坐定了。就點幾樣菜。不知何故。那些平日笑盈盈的侍者。今天都沒有精神。難道我家中已來關照過麼。然而除了此地。別家更要拒絕。姑且吃了再說。獨自吃着。有何趣味。還是叫局罷。卽忙寫局票。叫小露。我爲着小露。曾花過數千元。他總不好意思不來。一回兒來說小露病着不能來。請你有暇。過去走走。我明白了。他說有病。恐是假的。叫我去走走。無非催我付那所欠之賬。不料小露也瞧不起我了。我也不是廢物。總想做出一番大事業來。此刻到了這窮境。竟動也不能動了。將來必有一日。雪我今日之恥。給你們看看我的風光。心中亂想。其實大有醉意。侍者臉上都有不快之色。難道已經人人曉得了我的底細麼。我怎麼墮落到如此。不如從此去邪歸正。罷然而人家因着往事。未必信我。我仍舊不能去邪歸正。只好依然墮落。坐在椅上。呆呆亂想。忽然意外的聽得叫道：「你在那裏做什麼。」那白鬚老人正立在街上。高叫他聽着。此語卽忙立起來。披了衣服。暗道：「我在這裏做什麼。還戀戀不捨的掛念着變心的妓女。叫父母兄弟担心。叫外人笑罵。麼。真是墮落了我自己。污了自己。我到底在這裏做什麼。我從前既墮落。此後應當甘心受苦。卽忙推門出去。絕似一個赴戰場的勇士。

白鬚老人之絕叫。現在聲音最高了。他發出叫破喉嚨的大聲。總在十字路口。環視天地。四方叫得上下響應。無論何人沒有聽不到他的聲音。或深居內室。或僻居市梢。都能聽得他聲音。有一種威力。如貫刺人心臟的銳針。被他一刺。頓時失色。跳起臟腑。深處絞出慚恨之汗。像有數萬斤重量。壓在頭上。這麼一

驚。便。明。白。我。心。中。的。鏡。上。已。很。模糊。就。自。己。覺。得。可。恥。可。怖。可。悲。了。氣。弱。的。人。頓。時。流。淚。嘆。息。要。洗。淨。向。來。的。惡。氣。咧。「你。在。那。裏。做。什。麼。」一。次。二。次。那。廉。恥。還。容。易。消。失。這。鏡。針。至。十。次。二。十。次。稍。爲。有。心。的。人。總。能。自。己。覺。得。針。的。痛。了。老。人。只。管。把。這。單。一。的。話。反。覆。說。着。已。深。印。市。民。胸。中。卽。使。不。聽。得。老。人。之。聲。自。己。心。中。之。聲。也。如。小。川。之。流。在。那。裏。向。耳。中。細。訴。「你。在。那。裏。做。什。麼。你。在。那。裏。做。什。麼。」何。況。當。真。聽。了。老。人。的。聲。音。怎。麼。不。驚。呢。這。奇。怪。的。老。人。已。成。全。市。人。民。不。可。忘。却。的。一。樣。重。寶。若。有。人。突。然。說。「你。在。那。裏。做。什。麼。」大。家。必。定。頓。時。臉。色。大。變。老。人。之。話。如。此。可。怕。但。是。一。班。無。罪。的。小。兒。們。非。常。平。淡。對。於。老。人。實。是。唯。一。之。信。仰。者。叫。他。白。鬚。老。公。公。老。人。見。了。他。們。便。不。現。怒。容。不。發。大。聲。甚。爲。有。興。他。見。了。那。些。把。他。一。句。單。一。的。話。拏。來。做。歌。唱。的。一。羣。安。琪。兒。他。總。用。笑。顏。相。對。老。人。並。不。是。逐。一。逐。一。把。此。話。說。給。人。聽。的。又。老。人。從。心。底。自。然。發。出。此。聲。不。是。無。端。說。着。竟。如。不。能。不。說。從。心。底。裏。推。出。來。任。着。這。猛。勢。發。的。他。說。時。總。有。人。覺。得。恰。似。當。頭。一。棒。譬。如。老。人。在。十。字。街。頭。大。呼。時。那。磕。睡。的。學。徒。必。驚。醒。賭。博。的。年。輕。人。必。面。面。相。覩。偷。食。的。婢。女。必。縮。手。開。花。賬。的。賬。房。先。生。必。落。筆。連。豬。狗。的。爭。鬥。也。必。停。止。市。民。起。初。不。過。遊。戲。似。的。學。得。老。人。之。語。現。在。如。聞。急。雷。大。家。把。恐。怖。之。念。來。迎。他。咧。那。班。迷。信。家。昔。日。預。想。老。人。之。出。現。是。什。麼。前。兆。此。刻。聽。了。老。人。之。聲。也。默。然。顫。着。這。樣。的。奇。蹟。不。知。繼。續。到。何。時。咧。

某。報。館。的。編。輯。室。中。有。五。六。個。主。筆。正。在。那。裏。談。論。此。時。總。主。筆。尙。未。到。咧。他。未。到。之。前。天。天。總。是。這。樣。紛。紛。議。論。的。總。主。筆。一。到。頓。時。寂。靜。他。們。所。談。的。無。非。是。嫖。賭。吃。喝。今。天。正。在。那。裏。打。算。發。起。一。個。大。嚼。會。預。備。每。月。舉。行。兩。次。有。的。說。菜。要。好。有。的。說。酒。要。好。鬧。了。一。陣。一。人。忽。然。回。頭。問。道。符。先。生。你。贊。成。不。

你在那裏做什麼

五

你在那裏做什麼

六

贊成這位符先生從前一時却很放蕩。過現在非常誠實。開口便是道德。所以與其他主筆不很親近。獨自孤立着。冷冷瞧他們胡鬧。被那人一呼。只得答道。我不能入會。大家都道。這是難得的。一月內不過二次。符先生道。我不能喝酒。你們看如此嚴冬。窮人怎樣。不是很難過。冬麼。大人沒有吃。小兒沒有穿。何等的艱難。你們怎麼吃得下去。倘使買些米。周濟窮人。我倒贊成的。况且你們諸君的經濟。又不十分寬裕。何必貪一時快樂。虛擲金錢呢。符先生說得很激昂。眼角已含着淚珠。衆人聽了。曉得他又發揮他的孤獨主義。臉上很不快。符先生自己也不快。曉得掃人家的興。很覺不安。卽突如磨墨蘸筆。起草稿了。這草稿是攻擊某公司的文章。今天第三次。咧。事實大半捏造。只消攻倒某公司。就算達到目的。此事與本館影響甚大。總主筆特地命符先生做的。某公司却有可以攻擊之缺點。這文章全是中傷。平日抱誠實主義的符君。自然不願。但是不攻擊自己。便不安於位。本想告退過了。實因目下無相當位置。可謀閑着。總不好。不如意事常八九。乃世人之通例。符君把此語擊來。騙騙自己。一連做了三篇。然而他剛纔爲着大嚼會罵了他們一頓。此刻筆下不知怎樣有些寫不下去了。寫了數行。忽想道。我實欺騙世人。毀謗他人。自利之外。不辨何物……對自己文字。看看好不難過。文章絕似自己之罪狀。讀一遍如鞭笞我心。一次旁人雖瞧不出他臉已發青。我怎麼做出這篇文章來。還要續下去麼。我的不是呢。還是總主筆的不是。或者是某公司的。不是一時判斷不出。心中非常難過。握着筆對那紙上。看得幾乎要把視綫穿破了。忽聽得排字房內。學徒們正在爭鬧。一人叫道。你在那裏做什麼。符君正在向良心謝過。一聽此語。如百雷落在頭上。頓時提筆將草稿紙亂塗一下。連筆帶紙向火爐中一擲。僅見一縷青烟。那枝污筆已

燒去了。

賭博場中。昨夜戰了一夜。人人都是臉黑眼紅。頭髮蓬亂。疲倦不堪。其中有一個人。獨自坐着。左思右想。很覺不快。昨天纔分得了年底的賞金。與兩個友人。一同來此。以爲只消勝了一下。便可以快快活活。度此新年。那知一上手就失敗。失敗了。要停不能停。要想恢復舊狀。愈弄愈負。好不容易辛苦了一年。纔得到的賞金。輸得一些也不留。本想把他做年底的開銷的。現在怎麼處呢。再將懷中另外的錢。也拏出來。作第二次戰爭。依然大負。向他人借了錢。又輸得不剩一文。早些停了。豈不好呢。現在後悔。也不及我這人。爲什麼會被賭博如此。引動心的呢。問問良心。實在可恥。這一次應當停止了。從前雖想停止。未能實行。現在我被賭博幾乎弄得不能活命。還有什麼話說。倒不如索性再來一下。以雪方纔之恥。罷於是正。正衣襟立起來。忽閉目嘆息道。這恐怕是失敗之根源。究竟怎麼處。停止呢。不停止。正在茫然不決。突然聽得那老人叫道。你在那裏做什麼。此時衆人手中紙牌。一齊落在桌上。那人便急急出門。雇車子回去了。

市梢有一所閒雅的住宅。開門可以見田野。不接近都市的奢侈淫風。這是第三國民小學。修身教師宋先生的住宅。宋先生是品行嚴正。欲改革風俗的人。他在授課之外。担任各處演講。他有使全市人民。悉成善人的抱負。星期三午後。校中無事。這種晴天。他必散步田間。與農夫閑談。或聽林中。小鳥鳴聲。仰天默想。今天爲着星期日。在某處演講。要起一底稿。所以在樓上書房裏靜靜想着。窗下路上。行人稀少。他對夫人說。今天爲演講事。打算起草。你休來胡纏。夫人道。我本來要出去買物。不來驚動你。夫人去後。

你在那裏做什麼

你在那裏做什麼

八

家中又無用人。非常寂靜。僅壁上鐘聲罷了。宋先生暗想用什麼爲題。還是博愛罷。同情罷。前天我在橋上瞧見的……時在十二月十八日。天氣酷冷。河水幾乎要冰了。一個四十歲光景的破衣婦人。跳足在水中。踏那破舊草鞋蒲鞋。北風銳利如刀。婦人皮膚之色。已不像人。我們烘着火。尙且覺冷。何況冷水中。他兩足發赤。手已裂縫。一片冬日蕭條景色。這可憐人在河中踏去舊草鞋舊蒲鞋上之泥。掣來晒乾了。做柴燒。世人的淚都凍着麼。世人見了爲何不生博愛之情。此次演講題目就用同類意識與人生罷。宋先生想到這裏。喝一杯茶。又想着先生同情心甚重。平日極願實行他的主義。但是他在默想之間。一切大異。他忘命把精力注在一個問題上。以爲不能解決。我活在世上也無甚意思。忘却一切。只是想着。若此時有人妨礙先生之默想。先生必怒如野獸。說攪亂了他的思想。咧他平日對於事物從無不愉快的。此時的不愉快。竟非同小可。總之默想之間。先生的身體已不是自己的了。夫人深知其細。此時一定不與他交談。先生呆坐如石像。現在既尋得了題目。勢如破竹的文思如潮。這時候若有一點兒小聲。也必大傷先生感情。不料忽然門上有聲。響入先生腦中。他正高興之時。一經妨礙。宛如落去手中之物。頓時不快。勉強繼續思想。那門上又連響三四次。先生之思想進行。全然阻止了。即怒如野獸。喝道。誰啊。門外就答應一聲。連問兩聲。又連答兩聲。不道姓名。只是把門叩着。先生不能耐。怒容滿面。從樓上趕下來。很重的將門打開。一見門外的人。卽道董君麼。這董君乃宋先生少年時代之學友。一時有才子之稱。聽說因酒色二字害了他。半世久不通音信了。大約生活很不正當。此人道。宋君你好啊。宋先生沒精打采的。道。且請進來。說着領他入內。先生因他攪亂思想。并且他行爲不良。真不快極了。也不倒茶。卽問有什麼

事。先生平日任憑遇着不良之徒。沒有如此冷淡的。未免太過分些。今天大不相同。那舊友一副憔悴之態。一時說不出口。躊躇半晌。方始說道。難爲情得很。客棧錢已積了不少。可否移借五元。今天來此。就是此事。先生道。此事很容易。今天可不行。下次來罷。明天後天都行。今天甚不便。正在默想之時。那裏能夠想這種事情。下一次來罷。先生很不快的說着。那乞憐人低頭道。驚擾得很。請你恕我。但是。目下非常困苦。今天借不到錢。就不能回去。宋先生道。確是很可憐。然而今天不行。現在什麼事都不明白。只因正在默想其他的事。不可來擾亂我。今天總無法。下一次來罷。對不起。此刻一耽擱。我的思想。就此破壞了。你也曉得的。我從小就如此……先生與平常大異。說話極多。要想把舊友趕回去。咧。見了他那可憐的狀態。未免打動些惻隱之心。因着很忙。只得說失陪。下次多坐一刻罷。說畢。急急上樓。再歸舊座。繼續思想。樓下關門之聲。覺得很無力氣。腳聲也很遲。先生惻隱之心。又動。不但如此。并且再也不能續想了。靠在桌上。閉着眼睛。現出這舊友的憔悴面影。來心中。難受。便打開窗來望望。見那被逐的乞憐者。正在半里前田間行走。蕭然俯首。覺得陣陣寒風。都打在此人肩上。先生見了。不免流同情之淚。長嘆一聲。很覺不忍。他行爲雖不良。究竟是舊友。又說欠了客棧錢不能回去。可憐啊。他昔日有才子之稱。現在弄到這步地位。只要五元。我爲何不借給他。即使我妻不在。銀錢沒有拏處。爲何不叫他等着。爲何要驅逐他。我爲何如此無情。不如追他回來。借給他罷。這也很難。叫他下次來。他既困難。一定來的。一定來的。至時再給他說明罷。然而今天他已無法歸寓。怎麼好呢。同類意識……是啊。同類意識。與人生。我自己說了。怎麼不能實行。那麼追他回來罷。他去得很遠了。下次總會來的。他行爲不良。我也何用急急。任他自己想。

你在那裏做什麼

你在那裏做什麼

一〇

法。急。着。反。如。資。助。作。惡。一。般。宋。先。生。把。種。種。理。由。鎮。靜。了。心。但。是。總。覺。不。快。執。筆。直。書。自。己。也。不。知。寫。些。什。麼。留。心。一。看。紙。上。都。寫。着。些。同。情。友。愛。博。愛。等。字。樣。寫。了。許。多。許。多。不。禁。執。筆。之。手。亂。戰。起。來。耳。中。只。聽。得。放。學。回。來。的。小。學。生。四。五。人。唱。着。道：「你。在。那。裏。做。什。麼。」這。一。聲。如。天。使。所。呼。深。印。倫。理。學。家。耳。底。友。愛。二。字。發。破。鐘。似。的。聲。音。響。入。頭。腦。銀。錢。是。否。足。以。資。助。作。惡。還。是。未。定。問。題。總。之。舊。友。今。日。無。家。可。歸。我。不。答。應。他。再。趕。他。回。去。我。不。能。不。去。叫。他。回。來。主。意。一。打。定。那。思。想。攪。亂。的。宋。先。生。仍。復。平。日。的。道。德。家。了。急。急。立。起。來。見。舊。友。已。在。一。里。之。前。不。過。先。生。眼。中。看。來。似。乎。比。方。纔。半。里。處。還。近。些。白。鬚。老。人。之。聲。起。初。無。意。識。的。模。仿。無。意。識。的。推。廣。現。在。全。市。皆。知。同。時。全。市。人。民。漸。漸。會。悟。這。不。可。思。議。的。話。之。意。味。了。「你。在。那。裏。做。什。麼。」其。中。含。意。思。甚。多。無。論。何。人。不。能。不。受。此。語。一。擊。豈。獨。全。市。人。民。實。在。全。球。如。此。這。都。市。的。人。民。更。恐。怖。此。語。政。談。演。說。會。開。會。時。一。個。政。黨。員。正。在。論。那。國。利。民。福。忽。然。無。心。的。老。翁。叫。一。聲：「你。在。那。裏。做。什。麼。」不。知。何。故。政。黨。員。嚇。得。臉。多。青。了。後。來。人。家。一。打。聽。此。人。黑。幕。甚。多。此。外。官。吏。軍。人。貴。族。僧。侶。等。往。往。被。這。老。人。之。一。聲。宛。如。告。發。這。告。發。并。且。沒。有。一。人。敢。辨。一。遍。二。遍。聽。慣。了。或。者。容。易。忘。去。數。千。百。遍。深。入。各。人。心。裏。這。聲。音。已。成。教。訓。咧。「你。在。那。裏。做。什。麼。」告。發。變。成。教。訓。時。全。市。人。民。的。衣。服。器。物。漸。變。成。質。素。言。語。動。作。漸。變。成。謹。直。與。以。前。相。反。風。氣。日。佳。說。也。奇。怪。遊。蕩。者。已。無。人。人。勤。勤。即。使。遊。樂。也。不。奢。侈。一。片。笑。聲。已。是。無。上。之。樂。境。全。市。元。氣。充。足。個。個。有。活。氣。工。商。業。旺。盛。稅。金。無。遲。欠。等。事。銀。行。之。貯。蓄。日。多。報。上。所。載。爭。鬥。奸。淫。拐。帶。竊。盜。等。事。俱。變。了。慈。善。的。記。事。咧。此。外。社。會。上。的。事。也。記。不。勝。記。其。時。老。人。之。語。已。毫。無。可。怖。老。人。亦。不。用。憤。怒。之。聲。含。着。笑。容。聲。音。也。很。

柔。和。即。使。老。人。發。怒。聲。市。人。也。不。像。以。前。那。麼。恐。懼。他。說。『。你。在。那。裏。做。什。麼。』。時。大。家。很。得。意。以。爲。我。能。勞。動。不。作。惡。事。如。此。都。市。之。風。俗。一。變。別。的。都。市。聽。得。了。俱。稱。他。爲。模。範。都。市。同。時。那。不。可。思。議。的。白。鬚。老。人。不。知。往。那。裏。去。了。竟。不。見。影。蹤。老。人。從。何。處。來。往。何。處。去。至。今。無。一。人。知。道。

存 詩 廬 影 個

(鷗 夢)

●登金蓋山題道院壁

雁陣乍橫天。一行飛破烟。空山人寂莫。古寺客流連。林靜不聞鳥。石寒空咽泉。到來閑坐久。塵念竟齊蠲。

●春電

簷林已凍白。迷天每易融。時日煖烟滿。樹梨花同一色。笑他化作柳枝綿。

●水仙花

珊珊玉骨態。偏多相對宜。吟水調詞疑。是洛神重出世。居然羅襪欲生波。

你在那裏做什麼

偵探小說 恐怖黨

吳門周瘦鵑譯述

第七卷 劫貨

第一章 美術展覽會

歐興頓伯爵從密司脫奧司瓦特辣萊的很精緻烟盒裏面拿了一枝雪茄搖着頭笑着說道好友我來到這裏却不爲賞鑒圖畫這是你曉得的而且我的眼光很不正確也不能辨別出好壞來至於我那小女兒他却精于此道眼光也很明銳奧司瓦道你說這話可就欺人去年我到你那裏去覺得你鑒別的眼光着實不差歐興頓道然而現在可不濟事了簡直好算是雙目失明奧司瓦不讓他再往下說就接着道你不必再說越說越不對了他們兩人本是多年的老友是無話不說的當說這話的時候却在畫里美術展覽會內原來是不期而遇二人都很覺高興這展覽室內陳列的圖畫可真不少有油畫有水彩畫却都是用筆生靈同真的差不多來參觀的人也不知有多少當歐興頓遇見奧司瓦的時候遊人更衆東一堆西一叢議論個不了這天是七月裏一天下午天氣很爲清和人人都覺得精神奮發再有這種勝會自然都來參觀了這位歐興頓伯爵剛正五十二歲生得身材很長目光中常露出一種和善的神氣因爲目力還好所以也沒戴眼鏡他家裏很有許多錢凡是他想要的東西沒有一件辦不到倘若這件東西是他女兒賞識的他就不惜重資總得買來給了他方纔安心他女兒叫做瑪迪麗今年方纔十七歲却可憐已沒了母親他生得很爲美麗一張嘴格外會說而且帶着幾分詼諧教人聽了就得發笑因爲這樣愛慕他的人自然很多就是他父親也把他當掌上珍珠般看待他那暮境淒涼全靠這

女兒來排解這瑪迪麗還有一樣能耐就是能鑒別古董不論甚麼古代的物件經他一眼就真偽立辨所以和那些骨董家美術家也非常聯絡倘若遇着一時辨不出真假的物件他就得多方研究大有不得不食的情形他父親見他這樣很執心他爲這不關緊要的事傷害腦筋時常勸他不要如此他却總不肯聽這也是他的生性了

歐興頓和奧司瓦談天的時候瑪迪麗正同着奧司瓦的夫人還有他兩位女公子也在這展覽會內各處游覽看了一會瑪迪麗高聲說道會內陳列的圖畫不是都很可愛麼這句話方纔說完不提防他後面有一人說道瑪迪麗姑娘你竟這樣賞識這許多圖畫麼瑪迪麗忽然聽了這話不知是誰却嚇了一跳就連忙回頭去一看笑着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密司脫得臘司你可好麼你可曾看見我父親麼他也在這會中我却一時尋不着了那歪尼斯尼得臘司就回答道我不曾看見他本來在這許多人當中要尋着一個人很不容易可是你何必尋着他呢難道你怕被人拐去不成瑪迪麗道尋我父親也不算多事得臘司連聲道不算多事這那能算是多事瑪迪麗笑道我爲甚麼不能被人拐去你可以以爲年紀已大人家不能拐我麼可是拐和拐都不在我心上你且看這幅畫不是很可愛麼得臘司道是咧真畫得好極了他說這話的時候兩只眼睛逼直的望着瑪迪麗面上還帶着笑容可是瑪迪麗只顧看畫也沒工夫去望他過了一會歐興頓恰巧走過來得臘司就立刻上前去同他說話他們兩人在宴會中僅會過一兩次也沒甚麼交情可是歐興頓却很賞識他因爲他狠爲伶巧如果結識以後也是個很有趣味的朋友所以也就和他周旋了一回再說這得臘司原來是個商人現在却不是了他一生

多。半。住。在。保。買。或。是。克。爾。克。它。或。抹。得。辣。司。歐。興。頓。也。記。不。清。楚。但。曉。得。他。在。印。度。的。日。期。多。罷。了。得。臘。司。人。很。矮。小。但。是。風。采。很。好。交。際。手。段。也。很。活。動。來。到。倫。敦。雖。還。沒。幾。個。月。結。識。上。流。社。會。的。人。却。已。不。少。當。下。他。又。向。歐。興。頓。說。道。我。在。東。方。年。代。很。多。看。見。許。多。圖。畫。簡。直。同。我。們。西。方。的。一。些。分。別。也。沒。有。本。來。我。沒。這。種。眼。光。你。可。能。分。辨。得。出。麼。歐。興。頓。笑。道。我。恐。怕。也。不。能。倒。是。我。女。兒。却。有。此。本。領。只。要。經。他。一。眼。那。畫。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他。能。立。刻。辨。別。出。來。得。臘。司。道。真。嗎。我。想。請。你。教。你。女。公。子。到。我。家。裏。去。一。趟。離。開。這。裏。也。不。過。遠。就。在。搜。里。走。過。咖。伏。得。就。到。了。我。家。裏。很。有。許。多。圖。畫。可。以。一。一。請。他。分。辨。但。不。知。你。可。能。允。許。可。願。意。讓。他。去。麼。這。幾。句。話。大。約。已。被。瑪。迪。麗。聽。得。只。見。他。回。轉。頭。來。問。道。你。們。可。是。說。我。嗎。得。臘。司。深。怕。直。接。被。他。拒。絕。討。個。沒。趣。連。忙。說。道。不。是。不。是。請。你。不。必。問。瑪。迪。麗。也。很。機。警。早。明。白。他。的。意。思。仍。舊。追。問。道。你。們。一。定。說。的。是。我。說。些。甚。麼。你。不。必。欺。我。你。們。既。然。說。的。是。我。我。就。可。以。問。難。道。我。不。能。問。我。自。己。的。事。麼。得。臘。司。知。欺。他。不。過。只。得。說。道。老。實。告。訴。你。罷。我。想。請。你。父。親。轉。請。你。到。我。家。裏。去。就。在。搜。里。的。班。哈。塔。附。近。我。有。許。多。東。方。的。圖。畫。請。你。賞。贊。一。番。我。們。方。纔。談。的。就。是。這。事。歐。興。頓。也。接。着。說。道。正。是。這。事。又。向。得。臘。司。道。去。與。不。去。聽。他。自。主。無。論。甚。麼。事。我。向。來。不。阻。止。他。瑪。迪。麗。就。道。你。們。把。我。當。做。個。分。別。好。壞。的。機。器。麼。我。本。是。人。却。不。願。意。做。那。不。能。自。動。的。機。器。歐。興。頓。和。得。臘。司。聽。了。都。笑。了。得。臘。司。又。道。你。究。竟。去。不。去。呢。瑪。迪。麗。道。去。就。去。便。了。可。是。你。那。些。圖。畫。偷。沒。好。的。在。內。我。好。算。白。走。一。趟。你。下。次。再。想。請。我。我。可。不。答。應。你。了。但。是。幾。時。去。呢。明。天。還。是。明。天。午。後。呢。得。臘。司。道。這。個。聽。你。的。便。瑪。迪。麗。道。就。是。明。天。午。後。罷。得。臘。司。道。很。好。歐。興。頓。向。他。女。兒。道。你。定。時。間。說。不。定。

那。時。密。司。脫。得。臘。司。恰。巧。沒。沒。夫。因。為。我。們。去。又。不。得。不。陪。着。我。們。不。是。倒。拖。累。他。了。我。看。還。是。請。密。司。脫。得。臘。司。揀。個。日。期。罷。得。臘。司。還。沒。回。答。瑪。迪。麗。已。笑。說。道。就。是。我。們。拖。累。他。也。只。好。怨。他。自。己。不。是。我。們。要。去。是。他。請。我。們。去。的。咧。得。臘。司。道。這。話。不。錯。決。定。明。天。午。後。便。了。瑪。迪。麗。道。明。天。午。後。我。們。乘。摩。托。車。來。你。也。不。必。預。備。點。心。就。煮。點。好。茶。罷。了。但。是。你。家。裏。可。有。別。人。麼。得。臘。司。道。沒。有。我。是。個。單。身。漢。於。是。又。談。了。幾。句。瑪。迪。麗。就。又。同。着。奧。司。瓦。到。那。一。邊。去。了。後。來。歐。興。頓。辭。別。了。得。臘。司。也。就。趕。了。上。去。向。他。女。兒。道。你。為。甚。麼。竟。答。應。得。臘。司。下。禮。拜。你。不。是。還。有。事。麼。也。可。預。備。起。來。明。天。一。去。可。又。耽。擱。半。天。瑪。迪。麗。道。這。怕。甚。麼。下。禮。拜。我。們。總。可。在。惱。伏。克。好。了。歐。興。頓。道。我。們。麼。瑪。迪。麗。道。是。咧。我。們。不。是。要。赴。密。海。溫。夫。人。的。宴。會。麼。歐。興。頓。道。這。個。我。原。曉。得。你。的。意。思。可。是。一。句。瑪。迪。麗。不。等。他。父。親。說。完。就。道。明。天。是。禮。拜。三。恰。是。個。很。自。由。的。日。期。歐。興。頓。道。很。自。由。的。日。期。麼。瑪。迪。麗。笑。道。是。咧。明。天。我。們。也。沒。別。樣。事。我。所。以。就。答。應。了。得。臘。司。我。想。他。的。圖。畫。一。定。不。能。多。歐。興。頓。道。然。而。別。的。日。期。一。句。說。到。這。裏。又。被。他。女。兒。搶。着。說。道。禮。拜。四。禮。拜。五。以。及。禮。拜。六。我。們。都。有。預。定。的。事。至。於。禮。拜。日。又。得。去。赴。密。海。溫。夫。人。的。宴。會。恰。巧。明。日。閒。着。沒。事。正。好。去。走。一。趟。歐。興。頓。道。禮。拜。四。我。們。有。甚。麼。事。我。可。記。不。清。楚。瑪。迪。麗。道。禮。拜。四。這。天。我。們。是。去。赴。摩。利。吉。豐。斯。的。宴。會。歐。興。頓。道。你。真。好。記。性。却。記。得。一。些。不。錯。瑪。迪。麗。道。禮。拜。五。和。禮。拜。六。我。們。又。得。到。亨。利。去。毛。吟。唐。家。不。是。請。我。們。去。坐。船。麼。這。個。禮。拜。當。中。祇。有。明。天。閒。空。又。有。這。麼。一。回。事。我。們。簡。直。忙。得。不。下。了。

等。到。第。二。天。午。後。天。氣。很。好。那。太。陽。光。同。黃。金。一。般。照。在。路。上。這。時。瑪。迪。麗。和。他。父。親。正。坐。着。汽。車。疾。疾。

向班哈塔去。這班哈塔離開班哈村，並沒多遠地方。雖不大景緻，却很好。瑪迪麗四面顧盼，覺得很爲高興。至於那得臘司的住處，却在一條大路後面，有許多大樹枝葉交柯，圍圍把那所房屋圍在裏面，好不幽雅。有趣得臘司曉得他們父女來了，就連忙迎將出來，接了進去，過了不多一會，得臘司就帶領着他們評判他的圖畫。果不出瑪迪麗所料，當中並沒甚麼出奇之作，然而也非市間常品。瑪迪麗看了，還覺得高興。可是他父親以爲年老眼花，辨不出好壞，也不細看，就同着得臘司閒談了一回，却也頗不寂寞。後來就在迴廊旁邊一顆楊柳樹下面吃茶。得臘司還預備了幾樣點心，却很精美可口。吃完茶點之後，歐興頓和得臘司各人吸着一支雪茄，得臘司道：「我這裏有一株很奇怪的杏樹，你們可曾看見沒有？」瑪迪麗道：「杏樹啊？這沒甚麼奇怪得臘司道：「杏樹原沒甚麼奇怪，可是他那生長的姿勢，實不可多見。從這裏去經過那條大甬道，穿過一個弧形門，就到果園。這株杏樹却生在那果園的盡頭。你們如要去看，停一會，我可領你們去。」瑪迪麗聽了這話，好奇心不由大動，不能再忍耐，當下就站起來，說道：「你們在這裏多談一回，讓我先去看看。」說着就走了出去。大約五分鐘的光景，已經回來，見他父親那汽車旁邊立着兩個人，他也不去管他們跑進來，道：「那株樹我已看見，據我看來，也沒甚麼奇怪。」又向他父親道：「我父親可要去看麼？」歐興頓却不願意去看，又談了一會，就向得臘司告辭，接着他女兒上了汽車，教那司機人開回倫敦。司機人名叫阿金，答應一聲，就撥轉機關這部汽車，當即風馳電疾，上了大道。瑪迪麗坐在他父親身邊，他本是精神活潑，能說會話，這時却一聲不響。他父親見了，就問他道：「你爲甚麼這般沒精打采？」瑪迪麗笑道：「沒有甚麼，我方纔看的那些圖畫，或者父親已曾見過的，也未可知。」父親道：「我的頭有

些痛身上也覺得發熱。不知何故。歐興頓聽了並不介意。道：「想是在室中坐久了。吸吸空氣就會好的。你」可把那面衣卸下。瑪迪麗當即卸下面衣。晚風迎面撲來。覺得很爲清爽。一會果然舒服了。許多等到汽車行近辟迦菴萊的時候。瑪迪麗早已精神恢復。忽然握着他父親的手。笑道：「請你招呼阿金等到哀得威公司的當兒。可稍停一刻。歐興頓道爲甚麼呢？你看天色已晚。再耽擱回去。就得過遲了。瑪迪麗道：「至多祇有幾分鐘。我去買頂新帽子。」歐興頓當即招呼了阿金不多一會。車已到哀得威公司門首。便即停下。瑪迪麗就跳下車來。向公司裏走去。那時公司中的顧客却還很多。歐興頓坐在車裏等了有十分鐘工夫。還不見瑪迪麗出來。不免有點着急。而且公司裏已在那裏預備打樣。被玻璃欄窗上的鐵柵已經上鎖。又等到十幾分鐘。還不見他出來。就自言自語道：「他去了這許久。爲何還不回來。又過了五分鐘。那公司簡直把大門關起。然而瑪迪麗還是杳無蹤影。歐興頓心想：「或者是瑪迪麗從別個門出去。看不見我就獨自叫部車子回去。我在這裏等他自然等不着了。當下也就急急回家。一間那裏知道瑪迪麗並沒回來。這樣看來。他一定是失蹤了。可是歐興頓同阿金都親眼看見他到哀得威公司裏去的。在公司裏面。那有失蹤的道理。這不是件奇事麼？」

第二章 南爾遜李之進行

大偵探南爾遜李道：「密司脫歐興頓那件事。你不是告訴過我麼？」歐興頓道：「是咧。你想我那女兒瑪迪麗明明到哀得威公司裏去。何以竟沒了蹤跡呢？」南爾遜李道：「這不是三天前的事麼？」歐興頓道：「正是。今天是禮拜六。瑪迪麗失蹤却是禮拜三。南爾遜李道：「有了三天的工夫。警察署裏還沒一些發現麼？」歐興

頓苦着聲音說道：「一些也沒有咧。密司脫李，我那女兒簡直好算是我的性命。他既失蹤，就如同我沒了性命一般。據我想起來，他是一定被人劫獲去了。說着又咬起牙齒道：「那萬惡的恐怖黨，他們是借此要挾我的多金爺了。南爾遜李聽了這句話，覺得很有趣。味道你說甚麼恐怖黨啊？南爾遜李的助手尼柏爾也高聲道：「難道和恐怖黨有關係麼？在先南爾遜李聽了歐興頓的話，以為失蹤是常見的案件，沒甚麼希罕。可是現在聽了這恐怖黨三個字，就覺得這案一定離奇不可輕視。因為恐怖黨人所做的事，都有神出鬼沒的本領，就如二小時之前南爾遜李的居停主婦瓊司萊買了一竹籃的梨，拿到會客室說：「是一個本地送信小孩子送來的那竹籃，上面還貼着一個紙條道：『至友奉送。』南爾遜李和尼柏爾覺得這一籃梨有些來歷不明，却不敢輕嚐一口。及至把那些梨試驗了一回，果然都含有劇毒，偷然吃下去，一定立刻送命。決計沒有救的。南爾遜李知道這是恐怖黨的詭計，倒也不放在心上。因為恐怖黨非常忌恨南爾遜李那黨魁新格萊夫時時要害死南爾遜李，果能把他害死，他們就少了一個勁敵。格外可以橫行無忌。怎奈南爾遜李素仰這新格萊夫的大名，原來却是先前那綠三角黨的首領。咧。南爾遜李也就處處防備，教他們沒處下手。真是棋逢敵手，勝負難分呢。閒話休說，且說當時歐興頓又道：「我的女兒正是被那恐怖黨劫去，不過當中的情形，我却不要曉得。那警署裏也是糊裏糊塗，案發已有三天，他們還沒探出一些消息。南爾遜李道：「這樣說來，這件失蹤的案，却非尋常可比。我很願替你盡力去打探設法救出你女兒來。恐怖黨的手段雖然凶惡，我却不要懼他。歐興頓道：「你能出來我的女兒，就有了救星了。我想我女兒這時必仍安好，因為恐怖黨劫他去，是要挾我的錢，既沒絕望，決不能害死他。一定把

他拘禁起來不過我還能見他不能這却不能預料上帝啊我的心簡直碎了南爾遜李道你且不必着急我要問你你何以曉得你女兒是被恐怖黨劫去的呢你可是接着他們黨裏的信麼歐頓道是咧今天早上我正萬般失望的時候却接到一封信於是我就曉得我女兒是被恐怖黨劫去了說着就拿出一封信來遞給南爾遜李南爾遜李見那信封上面印着一個藍色圈子分明是恐怖黨的記號再把那張信抽出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歐頓頓伯爵先生鑒瑪迪麗女士現安全無恙君苟能俯允下列之要求者吾輩必不傷其毫髮君可毋庸過慮者也君非有巨船一隻名甲節菲林岡者滿載雜貨方取道往播魯司埃里司乎君必立時電告該處經收人囑其轉告該船速改道至孛辣錫蘭海岸之依加斯柯海口船中所載之雜貨可交付與密司脫洛尼司塔登然後君之空船不妨再往播魯司埃里司至于密司脫洛尼司塔登之爲何許人需君之雜貨究有何用君均不必過問君亦聞恐怖黨之名乎亦知恐怖黨之權力乎則萬勿少違此言致取不測君苟洞知利害依言而行者則瑪迪麗必得生還否則恐君之父女永無覩面之期矣如何望速自決至遲星期二必宣布君之意見或諾或否請載於時報之封面措詞勿必繁瑣是否兩字可已吾輩既明君之意見則應當如何者便可實行矣還望君萬勿自誤吾輩任作何事均主簡捷君苟錯過此機會者吾輩亦不復與君再作第二次之斟酌而君之愛女必將感受無量之痛苦矣恐怖黨具」南爾遜李看完這書信就放在桌上向歐頓頓道你既然接着這封信明白他們的意思想來你總拿定了主意歐頓頓道這個自然我決計不答應他們南爾遜李道我勸你還是放明白些好他們既說你若不答應你的女兒就得感受無量的痛苦我想這無量兩個字很有意思恐

怕那。種。痛。苦。還。不。僅。僅。於。一。死。呢。歐。興。頓。道。這。樣。說。來。難。道。我。就。答。應。他。們。不。成。南。爾。遜。李。道。你。果。然。答。應。你。的。女。公。子。一。定。可。以。安。全。回。來。我。先。問。你。那。船。雜。貨。大。約。價。值。若。干。歐。興。頓。道。六。萬。多。鎊。南。爾。遜。李。道。這。數。目。也。不。算。少。了。本。來。他。們。恐。怖。黨。做。事。如。不。值。得。那。裏。肯。做。可。是。有。一。層。道。理。我。總。不。能。明。白。哀。得。威。公。司。裏。面。人。數。甚。多。你。的。女。公。子。也。不。是。個。小。孩。子。怎。樣。能。個。把。他。劫。去。呢。歐。興。頓。道。原。是。非。常。奇。怪。再。也。想。不。出。那。層。道。理。南。爾。遜。李。這。時。仰。在。椅。子。上。一。聲。也。不。再。響。尼。柏。爾。瞪。起。眼。睛。望。着。他。心。想。這。恐。怖。黨。也。未。免。太。不。講。人。道。爲。甚。麼。欺。負。一。個。弱。女。呢。尼。柏。爾。雖。不。曾。看。見。過。瑪。迪。麗。本。人。却。看。見。過。他。的。照。片。覺。得。他。實。在。是。個。美。麗。無。雙。的。好。女。子。現。在。不。幸。被。那。恐。怖。黨。劫。去。想。他。芳。心。中。必。含。着。無。限。的。恐。怖。你。道。可。憐。不。可。憐。呢。歐。興。頓。是。個。船。廠。的。主。人。南。爾。遜。李。和。尼。柏。爾。都。曉。得。的。這。只。甲。篩。菲。林。岡。船。確。然。是。他。所。有。別。過。船。上。所。裝。的。雜。貨。却。不。是。他。自。己。的。然。而。若。便。答。應。恐。怖。黨。的。要。求。就。把。這。些。雜。貨。送。給。他。們。他。這。船。廠。的。名。譽。可。就。大。受。影。響。他。所。以。不。肯。答。應。大。約。就。是。這。道。理。了。過。了。一。會。南。爾。遜。李。又。問。道。密。司。脫。歐。興。頓。你。還。有。甚。麼。可。以。研。究。的。證。據。麼。歐。興。頓。道。一。些。也。沒。有。咧。瑪。迪。麗。自。從。那。天。進。了。哀。得。威。公。司。的。大。門。直。到。如。今。我。也。不。會。見。着。他。你。教。我。向。那。裏。得。着。證。據。呢。南。爾。遜。李。道。你。且。放。心。待。我。立。刻。着。手。偵。探。禮。拜。一。的。下。半。天。總。可。以。給。你。些。消。息。不。過。時。間。匆。促。恐。怕。不。能。就。有。結。果。罷。了。又。談。了。一。回。歐。興。頓。就。去。了。南。爾。遜。李。向。尼。柏。爾。道。這。件。事。可。真。奇。怪。恐。怖。黨。那。能。在。稠。人。廣。座。當。中。把。瑪。迪。麗。搶。去。呢。這。是。第。一。個。疑。問。也。就。是。進。行。的。第。一。步。尼。柏。爾。事。不。宜。遲。我。們。就。得。着。手。了。尼。柏。爾。道。一。些。頭。緒。也。沒。有。從。那。裏。着。手。呢。南。爾。遜。李。道。我。想。先。到。哀。得。威。公。司。去。調。查。一。番。再。定。辦。法。尼。柏。爾。道。這。

也未嘗不可大約五分鐘之後他們二個人就乘車去了那裏曉得方纔走過新屋克伏街將到陶哈姆路的時候忽然出了一件意外之事因為他們的車子正向前走後面又來了一部汽車不知如何南爾遜李的車子忽然不能走了就停了下來因為車輪子出了毛病可是後面那部汽車却仍然衝將上來尼柏爾回頭一看見這汽車的輪子比較平常車子的大而且是很爲沈重的樣子倘然衝到他們的車子上來一定要被他壓碎車裏面的人自然也被他壓死所以不由得喊起來道不好了後面有部汽車衝了過來他說這話的意思是要教他們趕忙躲開去可是那部汽車走得何等迅速要躲也來不及了果然那部汽車撞着他們的車子就把他撞得破裂不堪幸而南爾遜李和尼柏爾並沒受傷街上出了這種事情就有許多人走攔來看警察也來了就把那汽車的號碼抄了據那司機人說實在是一時疎忽闖了這禍並非有心他雖這般說南爾遜李却明白這必定是恐怖黨的詭計想借此把他兩人害殺他們就可橫行無忌了怎奈沒有證據也不便說出只得放在心中罷了于是又換了一部車子仍舊向前走去南爾遜李道方纔這件事你可曉得是甚麼意思尼柏爾道我不曉得南爾遜李道這一定是恐怖黨的詭計想把我們害死我們就是不死也不免受了重傷他們既去了兩個勁敵就可格外胆大妄爲了說着已到了哀得威公司兩人就走進去先到南貨部看了一回隨卽就到司理室去會經理恰巧那偵探長蘭那也在那裏蘭那和南爾遜李本是老朋友他看見南爾遜李就連忙握着他的手道難道你也偵探這件案麼這個案情却很爲希奇很覺棘手呢你道蘭那怎麼也來到這裏因爲歐興頓遇了這件事之後就隨時報告警署中就派了蘭那偵探一切他的辦法恰也與南爾遜李相同很注意這裏

所以就不期而遇了。當下南爾遜李問了經理幾句話，却沒甚麼緊要。經理又道：「一小時前，蘭那就來到這裏，詳細問了一番，所以這裏所曉得的情形，他都曉得。據我想起來，並沒甚麼可疑的地方。南爾遜李道：『禮拜三那天晚上，瑪迪麗到這裏來的時候，距離公司打樣的時間，不過還有幾分鐘。可是公司中的人，總沒有不曾看見他的道理。』」蘭那不等他說完，就接着說道：『我方纔不是說這件案非常奇怪麼？昨天和今天，我都在這裏，却一些形迹也沒得着。今天早上，方纔曉得這件事，和恐怖黨有些關係，說也奇怪。』瑪迪麗如果到公司裏來，自然有人看見他，然而遍問各夥友，都不曾看見這人。難道他並沒進來麼？南爾遜李道：『他是一定進來的。』蘭那道：『或者他方纔踏進門，又縮轉回去，所以沒有人注意。別過他又爲何縮轉去呢？』照現在的情形，想起來，瑪迪麗自然是被人家劫去，但是又怎樣劫去的呢？南爾遜李道：『是咧，這就是這件案子的根本疑點了。』蘭那道：『我疑惑，瑪迪麗一定是被人家騙去的那一班千伶百巧的賊人，甚麼詭計施展不出，他們或是扯個謊，向瑪迪麗說他父親忽然病了，已經送到醫院去了。很想他去服侍一切。』瑪迪麗聽了這話，自然嚇得甚麼似的，就隨着那班賊人上了他們預備的車子。這樣不是人不知鬼不覺，就把個活潑潑的瑪迪麗劫去了麼？不過再一細想，這話又全靠不住。南爾遜李道：『爲甚麼呢？』蘭那道：『據公司中說，當禮拜三晚上，距離公司打樣半小時之前，並沒見一部空車子停在外面，而且還有一層瑪迪麗。雖然到公司裏面來，他父親却仍舊在外面，偷然他走出去，自然看見他父親了。』就說他當時聽見父親病了，嚇得精神恍惚，不曾留心，可是他父親却眼巴巴的望他，爲甚麼也沒看見他呢？這不是件奇事麼？南爾遜李道：『你先前說的那番話，我却有些相同。本來歐興頓的眼光，不很濟事。』

又。在。天。晚。的。時。候。說。不。定。他。沒。有。看。見。至。于。瑪。迪。麗。呢。一。者。有。些。嚇。昏。了。二。者。那。班。賊。人。就。不。能。設。個。詭。計。惹。起。他。注。意。教。他。不。當。心。那。車。中。的。人。嗎。蘭。那。道。你。這。話。却。也。有。理。不。過。還。是。理。想。之。談。自。然。不。能。當。做。實。據。我。總。想。尋。着。個。實。據。就。可。有。了。把。握。進。行。起。來。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茫。無。頭。緒。怎。奈。在。這。裏。問。來。問。去。尋。來。尋。去。總。不。能。得。着。真。令。人。有。些。發。急。南。爾。遜。李。道。你。既。尋。問。不。着。大。約。我。也。尋。問。不。着。了。那。麼。我。也。不。必。在。此。多。耽。擱。了。蘭。那。你。也。不。必。發。急。既。然。遇。着。這。種。奇。事。也。祇。好。耐。着。心。從。那。沒。有。的。當。中。偏。要。尋。出。個。有。來。南。爾。遜。李。說。完。這。話。就。同。尼。柏。爾。走。了。出。來。上。了。街。車。尼。柏。爾。不。禁。問。道。我。們。現。在。那。裏。去。呢。南。爾。遜。李。道。我。想。去。問。問。歐。興。頓。的。汽。車。夫。阿。金。說。不。定。他。能。告。訴。我。們。些。實。在。情。形。這。件。案。子。雖。然。很。奇。怪。不。過。蘭。那。也。未。免。說。得。太。過。本。來。他。們。警。署。中。人。向。來。是。歡。喜。張。大。其。詞。等。到。後。來。案。破。了。纔。現。得。他。們。本。領。大。所。以。他。說。的。話。雖。不。可。不。信。却。也。不。可。過。信。尼。柏。爾。道。但。是。我。們。尋。着。阿。金。他。能。告。訴。我。們。些。甚。麼。呢。南。爾。遜。李。道。這。個。我。那。能。曉。得。倘。然。我。曉。得。又。何。必。去。問。他。呢。不。過。就。擱。在。哀。得。威。公。司。裏。是。更。無。意。味。而。且。蘭。那。也。在。那。裏。我。更。不。願。和。他。同。道。進。行。所。以。不。如。去。和。阿。金。談。談。了。尼。柏。爾。道。託。天。之。福。能。夠。從。阿。金。嘴。裏。問。出。點。消。息。來。那。就。有。了。頭。緒。但。是。尼。柏。爾。雖。這。般。說。心。中。却。很。不。以。爲。然。以。爲。這。一。着。必。定。無。用。的。這。時。南。爾。遜。李。坐。在。車。裏。一。聲。也。不。再。響。歐。興。頓。本。來。住。在。司。羅。尼。街。他。住。宅。旁。邊。有。一。塊。空。地。甚。麼。馬。房。車。房。都。在。這。上。面。他。們。二。人。到。了。那。裏。看。見。阿。金。正。修。飾。一。部。大。車。子。他。素。來。認。得。南。爾。遜。李。見。了。他。就。迎。上。去。問。你。來。做。甚。麼。還。沒。問。完。似。乎。已。明。白。了。就。道。李。你。想。這。件。事。可。真。奇。怪。極。了。倘。然。瑪。迪。麗。小。姐。受。了。傷。害。南。爾。遜。李。不。等。他。說。完。就。道。你。放。心。你。們。小。姐。一。定。不。能。受。甚。

麼傷害的你。且把你所曉得的情形告訴我。我必得救你們小姐出來。阿金點點頭道：「這個容易得很。你且聽着。我到現在已經服侍過好幾個主人。但從沒再比瑪迪麗小姐好的。就是他父親也真是個慈善人。我也從沒遇見第二個。但是我做的事都是瑪迪麗小姐指揮。我不會違抗過他。一次瑪迪麗小姐委實不是尋常人。他不是黃金造成。一定是白玉彫成。家中這許多下人們。那一個不愛敬他。那一個不佩服他。南爾遜李聽他答非所問。不由得答道：「好了。你不要再說這閒話了。我要問你的是禮拜三下午天的事。咧。阿金道：「可是我們回到倫敦以後的事麼。南爾遜李道：「以前的事也不妨告訴我。你詳細說出來便了。阿金燃上一枝捲煙道：「那天下午我們是到班哈村去的。南爾遜李道：「是到甚麼人家去呢。阿金道：「聽說那人的主人是得臘司先生。南爾遜李道：「可是歪尼斯尼得臘司麼。我會聽見過這人的。阿金道：「一些不錯。正是這人。我們到了那裏。總耽擱三四小時。我們老主人和小姐又在他那花園裏吃茶。至于我呢。自然沒有人來招待。我就獨自尋樂。曾看見二個女下人。不過這却無關。我也不必多述。三四小時之後。我們就仍舊回到倫敦來了。南爾遜李道：「路上可遇着甚麼事呢。阿金道：「我們車子走了不多一會。有一個螺絲鬆了。連累得那機器也出了點小毛病。這毛病雖小。我可非常奇怪。南爾遜李道：「你爲甚麼奇怪呢。阿金道：「因爲瑪迪麗小姐不會招呼我。怎樣修理。南爾遜李道：「難道他平時都來招呼你麼。阿金搖搖頭道：「這也不是他。不過有時也來招呼。但是那時車子停在半路上。像他那樣能說話的人。却一聲不響。這不是很奇怪麼。等我把機器修好之後。復行開車。前走將到辟迦的萊的時候。我聽見瑪迪麗小姐和他父親說了幾句話。我那老主人就叫我把車子開到哀得威公司去。這又奇了。平時他們

父。女。坐。車。子。要。到。那。裏。去。都。是。瑪。迪。麗。小。姐。招。呼。我。那。天。却。偏。偏。不。和。我。說。了。總。而。言。之。那。天。午。後。瑪。迪。麗。小。姐。一。定。有。甚。麼。心。事。所。以。舉。動。也。就。和。以。前。不。同。就。是。聲。音。也。似。乎。變。了。南。爾。遜。李。聽。了。這。話。立。刻。問。道。他。聲。音。變。了。麼。阿。金。道。正。是。偶。而。說。一。兩。句。話。總。是。沙。聲。南。爾。遜。李。道。那。天。瑪。迪。麗。穿。的。甚。麼。衣。服。阿。金。道。是。一。套。淡。紅。色。薄。綢。衣。服。那。套。衣。服。却。很。爲。輕。賤。南。爾。遜。李。道。你。說。他。輕。賤。麼。未。免。亂。說。了。阿。金。道。這。不。是。我。亂。說。瑪。迪。麗。小。姐。也。時。常。這。般。說。法。說。着。吸。了。一。口。捲。煙。却。又。連。忙。把。煙。吐。出。道。他。還。罩。着。面。衣。這。也。很。奇。怪。原。來。是。白。色。的。帽。子。和。臉。都。罩。在。裏。面。南。爾。遜。李。道。白。色。面。衣。也。沒。甚。麼。奇。怪。咧。阿。金。道。雖。然。不。奇。怪。可。是。瑪。迪。麗。小。姐。先。前。從。沒。用。過。他。并。且。時。常。說。最。可。惡。那。面。衣。那。天。又。爲。甚。麼。要。用。呢。南。爾。遜。李。道。那。面。衣。還。是。很。厚。還。是。很。薄。呢。阿。金。道。却。不。很。厚。南。爾。遜。李。道。隔。着。面。衣。望。上。去。他。的。面。目。可。看。得。清。楚。麼。阿。金。道。看。却。看。得。見。却。不。甚。清。楚。南。爾。遜。李。道。他。走。進。哀。得。威。公。司。你。自。然。是。看。見。的。阿。金。道。看。見。的。那。就。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了。那。時。我。還。坐。在。車。上。眼。睜。睜。望。着。那。公。司。的。門。總。有。幾。分。鐘。却。未。見。他。出。來。南。爾。遜。李。道。除。此。以。外。你。還。有。曉。得。的。事。麼。阿。金。道。我。所。曉。得。的。都。說。了。出。來。別。的。我。可。不。曉。得。了。密。司。脫。李。無。論。如。何。你。總。得。把。我。們。小。姐。尋。回。來。咧。南。爾。遜。李。答。應。着。就。和。尼。柏。爾。別。了。阿。金。并。給。了。他。十。個。先。零。他。自。然。歡。喜。得。了。不。得。南。爾。遜。李。也。似。乎。很。爲。得。意。只。有。尼。柏。爾。還。是。悶。悶。不。樂。道。如。何。我。早。說。開。他。是。沒。用。的。甚。麼。衣。服。咧。面。衣。咧。就。是。問。得。清。清。楚。楚。也。無。濟。于。事。咧。南。爾。遜。李。道。你。莫。看。輕。了。現。在。以。爲。沒。用。說。不。定。將。來。却。有。大。用。呢。這。裏。怎。麼。沒。有。街。車。我。們。且。向。前。走。去。能。遇。着。一。部。空。街。車。我。們。就。可。乘。着。回。去。了。他。們。走。了。不。多。遠。前。面。有。一。部。街。車。當。下。就。乘。着。回。去。路。上。也。沒。遇。見。甚。麼。

意外等到了家中。尼柏爾嘆了一口氣道：我實在覺得累了。如果做些有益的事，倒也不去說他。如今這樣，可真有些不值得。南爾遜李道：這些話，你總不要說。你說不值得，我却以為非常值得。方纔阿金所說的，很關鍵。要我就立刻得着個很大的關鍵。尼柏爾睜眼望着他道：那麼你就說給我聽聽。究竟是個甚麼關鍵。南爾遜李道：瑪迪麗一定在回倫敦之前被人劫去的。尼柏爾更覺得奇怪道：你越說我越不懂了。瑪迪麗明明是在哀得威公司裏被人劫去。這是大眾曉得的。你却何以說出這種話來。南爾遜李道：你莫性急。且聽我說下去。瑪迪麗是在得臘司寓中被人劫去。他何嘗回到倫敦。尼柏爾道：歐與頓回倫敦的時候，車中不是明明有個瑪迪麗麼。你既說瑪迪麗是在得臘司寓中被人劫去，那車中的瑪迪麗又是誰呢。南爾遜李道：你真糊塗極了。那車中的瑪迪麗必另是一人。決計不是歐與頓的女兒。這是一定不必疑惑的。尼柏爾道：照你這樣說來，瑪迪麗是一定沒回倫敦了。南爾遜李道：這也沒有甚麼奇怪。有許多線索可當根思呢。尼柏爾道：你忽然有這意思，可真奇怪極了。南爾遜李道：這也沒有甚麼奇怪。有許多線索可當根據呢。尼柏爾道：有其麼線索呢。我又要請教了。南爾遜李道：方纔阿金說他們回倫敦的時候，走到半路上，車子的機器出了毛病，停在那裏修理。瑪迪麗非但不曾幫助他，連問也不會問他。不是就以爲奇怪麼。尼柏爾道：我聽說他是頭痛，或者他爲了頭痛懶得動問，也是意中之事。南爾遜李道：不然，這其中一定有道理，不可以常情測度。尼柏爾道：然而我總不能十分相信。南爾遜李道：要你相信，本沒甚用處。你且再聽我說來。阿金又說：瑪迪麗用的是白色面衣。他的面目勉強可以分辨得出。這却也是個疑竇。尼柏爾道：這個那能算是疑竇。南爾遜李道：阿金不是說瑪迪麗向來不用面衣爲甚麼。忽然的用起來呢。

尼柏爾道。你可是以為另有一人化裝做個瑪迪麗。又怕面目被人認出來。所以就加上這面衣嗎。南爾遜李連聲道。正是。正是。你且想。哀得威公司中是多少人。無論那賊人有甚麼本領。總不能劫獲個人。去不被人家曉得。就這一點上細想起來。就是明白。瑪迪麗被劫。一定不是在這公司裏面了。至于那冒充瑪迪麗的那人。確係走到這公司裏面。當時就雜在人羣當中。走到婦女休息室去。說不定在那裏套上一件外衣。復行走出來。所以沒被人家注意。尼柏爾道。你這番話。却也說得很有道理。不過歐興頓也不是個痴子。難道連他自己的女兒。都認不得麼。南爾遜李道。尼柏爾。你要曉得。歐興頓的眼光。很不濟事。在路上走的時候。那假瑪迪麗。也不會說過幾句話。歐興頓那裏能識破呢。尼柏爾道。這樣說來。瑪迪麗。既然不是在哀得威公司裏面失蹤。這案子與那公司自然沒有一些關係。那警署裏却非常注意。這公司不是已經走錯路了麼。南爾遜李道。本來如此。所以他們忙了幾天。一些消息也沒得着。尼柏爾道。我們既曉得他們走錯了路。我們自然要換條路走了。南爾遜李道。那還用說麼。難道我們還明知故犯。去盲從他們不成。尼柏爾道。瑪迪麗既在得臘司那裏失蹤。那得臘司和這件案子。自然是關係。南爾遜李燃起一支雪茄。吸了一回。方纔說道。以前不多幾個禮拜。我和哀特門克勞司戰鬥。後來我得了勝。他們恐怖黨的祕密。很被我探得許多。你還記得麼。尼柏爾道。這怎麼不記得。你爲着那件事。幾乎送了性命。你化裝冒充哀特門克勞司。却被新格萊夫識破。南爾遜李接着道。是咧。後來我逃了出來。跑過一個花園。由一座土山上跑下來。恰巧有一道河在前面。我就跳了下去。想借乘着水逃走。不料跳下去的時候。我的頭撞着一塊石頭。險被他撞破。好容易纔逃到倫敦。過了幾天。方纔復原。尼柏爾點頭道。雖

然吃了許多苦。他們首領的機關是在搜里。走過迦伏得。就到總算被我們尋着。也可算不冤枉了。南爾遜李道是咧。我又要說到瑪迪廳的事了。他不是在那班哈塔得臘司那裏被劫去的麼。班哈塔却正在那搜里咧。尼柏爾睜着眼睛問道。難道你以為得臘司那裏就是恐怖黨首領秘窟麼。南爾遜李道。你能說我這意思錯麼。尼柏爾道。如果真是不錯得臘司也是新格萊夫的幫手了。南爾遜李道。幫手啊。恐怕不止是幫手呢。尼柏爾道。既不是幫手。難道得臘司就是新格萊夫的化名不成。南爾遜李道。却也難說。尼柏爾再也不響。坐在椅上。低着頭。想個不了。過了一回。又問道。話雖如此說法。你應當怎樣着手去辦呢。南爾遜李道。第一件事當先證明班哈塔是否就是新格萊夫的住處。我雖去過一次。却沒得着甚麼顯明的標識。不過那條路。我還認得。那條路很為狹窄。是全有石頭的階級。儵然得臘司的住宅也有這般的石級。這件事就有幾分把握。尼柏爾道。那麼非親自去一趟不可。不過身入重地。却非常危險。南爾遜李道說甚麼危險不危險。既要做這件事。還怕甚麼危險。而且我們可化裝去呢。今天禮拜六了。我和歐興頓說下。禮拜二總可給他個回信。那麼這當中的時期也很急促。却不能多耽擱了。尼柏爾道。既然如此。我們幾時去做呢。南爾遜李道。你不必說我們了。我是否和你一道去。還沒決定。尼柏爾道。爲甚麼不和我一道去呢。方纔我說的危險。那句話。你不必放在心上。我却也不怕危險。你真把我帶去。也可有個幫手。南爾遜李道。你的話。却也不錯。你就和我一道去好了。不過這件事。確是危險。然而我們又那能因爲危險就不去做呢。我們總得希望。不過着危險好讓我們大功告成。纔是咧。

(未完)

存 詩 廬 影 個

(鷓 夢)

● 落花

眼。中。歲。歲。幻。枯。榮。春。老。江。南。感。又。生。瘦。蝶。魂。消。風。一。夜。啼。鷓。聲。斷。
月。三。更。暮。年。悲。感。愁。人。老。到。處。飄。零。傷。客。情。無。奈。韶。光。留。不。住。漫。
天。紅。雨。夕。陽。城。

● 春柳

楚。宮。想。像。舊。腰。支。瘦。態。臨。風。起。舞。時。末。路。多。情。垂。隻。眼。妝。樓。偷。樣。
畫。雙。眉。行。蹤。飄。泊。三。春。絮。別。緒。紛。紜。萬。縷。絲。最。是。攀。條。憐。送。客。關。
山。惆。悵。笛。頻。吹。

小 說 一 零 八

楔 子

海虞吳雙熱著

諸君曾讀施耐庵之水滸乎。讀水滸者當知有大名鼎鼎之梁山泊。當知梁山泊有卅六天罡七二地煞一百單八個好漢。當知水滸第七十回玉麒麟盧俊義之一場惡夢。非夢也。實有其事而假託於夢也。當知梁山泊一百單八個好漢。果然被張叔夜喝教行刑劊子二百一十六人。兩個伏待一個。在於堂下草裏。一齊處斬了也。

梁山泊一百單八個好漢。既在堂下草裏。一齊處斬矣。則天罡地煞之爲天罡地煞。從此結局矣。則水滸之爲水滸。亦從此結局矣。則水滸第七十回以下。便無可以著筆矣。然而所謂梁山泊一百單八個好漢。一一有其人乎。本來非一一有其人也。施耐庵作水滸。一一有其事乎。本來非一一有其事也。考之史。但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天下。張叔夜以兵討平之」而已。宋江以外。姓字弗詳焉。亦無大聚義小聚義及梁山泊字樣也。施耐庵作水滸。則一一造出梁山泊好漢之姓甚名誰來。更從三十六人以外。添出七十二個人物來。則是宋江以外。其餘好漢之姓甚名誰。皆空中樓閣也。則是宋江等三十六人以外。其餘好漢之姓甚名誰。皆空中樓閣也。夫施耐庵可以將沒作有。架起空中樓閣。而作水滸後之人。何不可以將沒作有。再架空中樓閣。而作「後水滸」卽「蕩寇志」乎。然則予獨不可以將沒作有也。架一層空中樓閣。而作別開生面之後水滸乎。

一零八者何也。此別開生面之後水滸也。一零八者何也。換言之。卽所謂一百單八合梁山泊卅六天

是七。二地煞而言者也。一零八者何也。空中樓閣之空中樓閣也。予之空中樓閣。自水滸第七十回一百單八個好漢一齊在堂下草裏繩穿索綁時候架起。哈哈梁山泊一百單八個活好漢。既足以橫行天下矣。然則梁山泊一百單八個死好漢。不亦足以橫行地下哉。

第一回 入雲龍作法召救兵 黑旋風斬門驚小鬼

話說當下黑旋風李大哥只因寨中啓建七晝夜羅天大醮。被宋頭領逼著吃素。熬得一肚皮都是淡水。接著寨中大排筵宴。纔得歡呼暢飲。只是忌著宋江在座。終覺拘束。束醉也。醉得不自在。一。想這幾天閒著沒事。賴在寨中做甚麼鳥。來他便溜到西山酒店裏。涎著臉兒。只管向菜園子張青母藥叉孫二娘討大杯兒酒。大塊兒肉。喫得高興。忽然店門外面一陣腳步響。踉踉跄跄跌進一個人來。李逵看時。卻是走靴機密步軍頭領白日鼠白勝。李逵道。白大哥你爲甚慌慌張張的來來來。你且陪我呷了幾杯酒。去白勝哭喪著臉兒道。不不好了。盧頭領被甚麼鳥的官軍生擒活捉去了一面說時。一面開窗放箭。一面扯了黑旋風。急忙下船渡過金沙灘。三脚兩步趕到忠義堂上。白勝急慌了。不曾記得堂前有高。高的石級兒。撲的跌了一交。額角兒上爆出一個拳大栗子來。痛得發昏。章第十一。連忙爬起來時。李大。哥早在忠義堂上。暴雷也似大叫道。要死也死在一塊兒。這纔是義氣公明哥哥你怕死的。我便單身前去。甚麼鳥的官軍都喫我一板斧。一個殺個七淨六絕。宋江喝道。給我堵著嘴兒。站在一旁。不許動。要去一齊去。要不去一齊去。待我和二位軍師從長計議。智多星吳用道。要救盧員外。除非這條苦肉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宋江遲疑道。這不是自投羅網麼。怕不穩便。回顧入雲龍公孫勝道。一清先生請你袖

占一課。且看吉凶。何如。看官們須知。福至心靈。禍至智昏。當下公孫勝袖占一課。卻是大吉大利。宋江這纔放了心。傳令兄弟們。各各內被軟鎧。暗藏軍器。一齊下山。過水來到官軍屯扎所在。望著營門。放聲大哭。口稱梁山泊宋江等。合寨義士。情願解甲歸降。取盧俊義一條性命。官軍聽了。亂紛紛交頭接耳。暗喝采道。張主帥神機妙算。端的智養孔明。果然梁山泊草寇。打夥兒自送頭顱來也。一面吆喝作威。一面啓報入帳。張元帥點頭微笑。便向左右心腹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安排已定。纔傳令放梁山泊一夥草寇進來。宋江等益發裝模做樣。掩面乾號。各各矮著半截身子。進得營門。不提防有一陣濃香向鼻孔裏直刺就地裏。擁出二百一十四個行刑劊子來。還有兩個早已伏侍盧俊義去兩個伏侍一個饒那英雄了得的打虎武松也被香兒悶得迷迷糊糊。髻髻身如入夢。腳踏浮雲。待醒過來時一個個早被長繩巨索。纏做一團。推在堂下草裏。向上跪著。那個都頭領宋江矮脚虎王英本來都是矮子。如今細做一團。益發不成模樣了。李大哥急忙伸著頸子。看有盧俊義沒有。只見盧俊義一顆頭顱。早用黑漆盤子托著。端端正正放在階前。李大哥這纔真個放聲大哭。指著堂上那個將軍模樣。高高上坐的。只管破口大罵。回頭看那都頭領宋江智多星吳用等人。時卻只管叩著響頭哀求饒命。氣得李大哥大叫道。虧你是個都頭。領虧你口口聲聲自稱義士。如今盧員外已被殺害了。俺們義不獨生。黑宋你如何忘了當日在忠義堂上對天盟誓。來黑宋俺們既然做了強盜。做了強盜你卻怕死。削盡江湖好漢的面皮了。李大哥說完時。又指著堂上道。老狗你坐地好自在。俺可等得不耐煩了。快把俺們結果了。罷話聲未畢。猛聽得堂上有人大吼一聲。道時辰已到。斬訖報來說時。遲那時快。二百一十四個行刑劊子。舉起鬼頭刀來。往下便砍。李達道好。

人且慢動手。俺身邊有兩條板斧。十分利害。劊子哥。你千萬不可偷了去。砍了我的頭兒。倒不妨。只是我死了。不肯做軟鬼。劊子哥。你休昧心。我那板斧。千萬不可偷了去。你若和我有情。你可撇了刀兒。就把我的板斧。砍我的頭也。讓我嘗嘗這板斧的滋味。當下那個入雲龍。公孫勝。正跪在李逵身後。一看大勢不妙。便要挨刀。他便張開急口。念動咒語。號召天神。天將來劫法場。可惜遲了一步。比及天神。天將到時。一百單七個好漢。都已一刀兩段。頸頸子上開了一個鮮明大窟窿了。那天神。天將。只得齊齊叫聲。苦也沒奈何。把法場上一百單八個屍身。倒提身子。高挽頭兒。騰空而起。平地起了一陣旋風。飛沙走石。天日無光。當下行刑。劊子影影綽綽。看見如此這般。都嚇得撇了鬼頭刀。抱頭閉目。向四下裏鼠竄。狂奔等那旋風過處。空蕩蕩。顯出一大片法場。來打一看時。那裏有半個尸首。但見青草。染著鮮血。草裏明晃晃的。撇下無數鬼頭刀。找那二百一十六個行刑劊子。時一個也不知去向。張元帥吃這一驚。不小。推開交椅。直立起來。拍案大叫道。不提防內有妖人。誤了俺家大事。行刑劊子何在。快給我喝問。原由却再理會。左右奉令。去傳喚行刑劊子。時有的躲。在糧車輪底。有的伏在馬房裏。邊兀尙簸簸地抖。傳喚的向前去。扯還只道是。天神。天將。作怪。慌得殺猪也似。叫將起來。傳喚的帶說帶笑。硬扯得一兩個上堂。叩見張元帥。張元帥急問。行刑劊子。道。叫你們處斬的強盜。那一個個身首那里去了。莫非得了賄賂。一齊放走了。麼。行刑劊子。道。這。個。那。里。敢。一。百。單。七。個。強。盜。當。下。一。齊。開。刀。無。論。長。的。短。的。美。的。醜。的。一。個。個。都。已。頭。下。無。頸。頸。上。無。頭。一。段。分。做。兩。段。小。人。們。正。要。獻。將。首。級。上。來。猛。可。裏。風。沙。撲。面。有。許。多。奇。形。怪。狀。金。盔。鐵。甲。神。靈。要。把。小。人。們。捉。拿。將。去。小。人。們。只。得。撇。下。鋼。刀。暫。行。躲。避。也。不。知。道。一。百。單。八。個。身。首。如。何。不。見。了。

也張元帥沉吟道：你們果然都把一百單八個強盜斬下頭來，不曾饒了一個麼？既然斬下頭來，饒他妖法利害，不見得還能裝將上去，起死還魂，只不知許多強盜尸身被神靈攝往何處去了？呆鳥麼？不劫活的，卻劫死的，要來何用？這倒奇了！看官聽說，那一零八個身首攝往何處去了？這且按下不表。卻說黑旋風李大哥，遶出李刀下餘魂一靈不昧，也不勞神將提身挽首，自己在草地裏檢起頭顱，按在肩上用。力按了多時，只是搖搖欲墜，慌得李大哥胸頭叫苦道：我那鳥頭，你不要奈何我罷！好人，我和你相交半世，時常把好酒好肉請你吃，一點不曾虧待了你，你如何忘恩負義，和我絕交了？麼這當兒，李大哥胸前一摸計上心來，重又安放頭顱在地，彎下身子，解了綁腿布來，雙手捧起頭兒，端端正正，整扶在腔子上，把右手當頭抓了，卻用左手把綁腿布纏裹頸子，點頭試了一試道：這可好了！還怕你墜下來麼？阿呀！且住！我兩個板斧，爺爺伏在腰間，多時怕要悶得面黃皮瘦了！且待我取得出來，好教他一陣西風，喝得爽快！阿呀！且住！還有我那喪身虎口的老娘，他老人家幾年以來，九泉之下，不知在那里瞎摸瞎撞，撞娘呀！娘呀！你可知兒子李逵也變了一個鬼了，不免在陰司地府一路找尋他老人家的所在，說罷時，雙手提了板斧，見路便行，一路只是陰風慘慘，細雨漫漫，鬼也不見一個，走了多時，纔望見有兩個趕路的，李大哥哥追將上去，把板斧一手執了，一手執兩斧，騰出一手，伸將過去，扯住了一個趕路的，臂膀扯得那人叫聲苦也。回頭看時，李逵道：你叫甚麼鳥？我且問你我的老娘在於何處？那人道：笑話！麼我不認得你，我那里認得你的娘來？李逵道：胡說！人家正正經經問你，你倒說是笑話！那人被李逵扯住手臂，不得脫身，只得使個調虎離山計道：你看前面是個熱鬧所在，那裏人多，或有知道你娘下落，的，你可問去。李逵聽說，抬頭一

望果然前面有十幾個人來了。他便撇了那人，奔向前去，迎著十幾個人，把雙手舉將起來，一手一板斧，明晃晃地，搥了幾搥，道：「且慢趕路，可曾看見我的娘來？」嚇得十多個人回身，便走入中單，有一個年輕小夥子立著不動，發話道：「見鬼麼？」分明是鬼。我正要找尋我的娘，沒處問個信兒，你倒問起你的娘來。李逵發急道：「偏我是鬼，偏你不是鬼，我可不信。我要尋娘，你也要尋娘，那麼我叫我李逵，你也叫我李逵麼？」小夥子鼻孔裏哼了一聲，道：「我自尋我的娘，關你鳥事甚麼？」李龜、李龜又關我鳥事，說著拔步便跑，如飛而去。惹得李逵性起，手提板斧，一路緊追，好半天工夫，看看快要追著了，叵耐布條兒纏裹的頭顱，忽然搥了幾搥，撲的滾下地來，急忙捧著，按著，重行纏裹，停當時，那個年輕的早已不知去向，眼前卻有一座城池，十分雄壯，城門緊閉，也無人聲。李大哥罵道：「管情躲在城裏去了，可是安心與我打耍子？好漢不怕硬漢，你快滾出來吃我一板斧。」李逵罵了一頓，不見開門，氣得暴躁，跳如雷，雙手緊了一緊，只管用斧背打門，擂鼓也似的，怪響隱隱約約，聽得門內有休留休留之聲。李逵大怒道：「你倒好自在休留休留，吹起笛來，你不要慌，看我打開鳥門時，叫你吃頓板刀麵，說罷，倒轉斧頭，用力在門上橫七豎八一陣砍，忽聽得豁喇一聲，好似天崩地塌，正是有分教：枉死城中，驚散牛頭馬面；森羅殿上，頓時鵲噪烏飛。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閻羅王禮聘戴神行 晁保正憑吊梁山泊

話說李逵雙提板斧，力斬城門，忽然天崩地塌，價響了一聲，睜眼看時，城門已被斧頭砍破，震得那千斤重闌條地壓將下來，這一聲嚇得十多個守門鬼卒頭喪三魂，腳失六魄，發一聲喊，報信去了。李逵砍那

石板時只砍得火星迸裂力盡筋疲滿頭臭汗李逵氣極怒極垂下雙斧歎了一聲道石爺爺我可沒奈何你也面對著石板正自發歎忽聽裏面一片邪許之聲絞起石板來了恰纔絞起一二寸石板底下忽然伸出一條粗黑臂膀來托著千斤重閘徐徐而起李逵吃了一驚撥轉身軀拔開毛腿飛奔而逃口裏嚷道再會再會我可頑不過你也一口氣走了多遠走得乏了正待歇脚回頭望了一望遠見塵頭起處似有人馬追來只得洒開脚步沒命飛奔說時遲那時快腦後已聽得脚步響李逵大驚再也不敢回頭張看只顧連竄帶跳急不容喘慌不擇路也不濟事背後早有一人喝聲滑脚賊你走又走不快卻想逃不是做夢麼李逵趕忙叫了一聲風緊條地掣出板斧掉轉身來時只一看叫聲阿也神行師父太保大哥出戴你如何喝一聲賊追起李逵來戴宗道不是我埋怨你你冒冒失失初到陰間便又逞著性子撞出一場禍來砍開枉死城門鑿損千斤石板可知這個罪名不小那鐵面無情的閻羅王殺了你頭還要充你的軍李逵笑道殺個把頭甚麼希罕閻羅老子當真喜歡我的頭願時只管搬去頑幾天卻再還我說時當著戴宗面前撇了板斧合著雙手高高向肩頭一捧早把頭顱捧下來拜著手兒向戴宗點了三點然後還頭原處戴宗道這倒好要子不比我的頸子卻用四條甲馬十字加封封得如膠似漆輕易不能上下起落搬弄頭顱也李逵道太保哥你從枉死城中來倒要問你一件事那個一條臂膊托起千斤重閘的端的是誰好大力氣可把俺李逵嚇走了也戴宗道好教你知道提起這個人時非但名熟兼且面熟這人生不更名死不改姓江湖上稱他托塔天王晁蓋的便是出晁李逵驚喜道原來是他他死了好久如何還在枉死城中住著他可知道梁山泊上兄弟一網打盡了也戴宗慘然道他如

何會得不知這裏非說話所在。你看前面便是惡狗村了。我且和你前往王家店揀個座兒點杯茶兒細談一回。卻再理會李達道好一陣跑。正跑得我喉乾舌燥。將就吃杯兒茶。言下有意卻正使得戴宗笑了一笑。放遲脚步。導領李達入得村時。早見王家店門口立著一個妖嬈女娘。油頭粉面。正自輕輕把小脚尖兒點地。似在那裏低唱甚麼曲兒。戴宗來到門前。正待往裏張望。只聽那女娘笑著招呼道：「裏邊乾淨座位多著哩。兩位客官且坐坐吃杯茶去。」說著早把身軀讓將開來。戴宗點了點頭。把手招著李達進了店堂。揀個僻淨座兒坐下。李達向四下裏看時。嗅茶的夾七雜八都斜著一雙賊眼溜那門口的女娘。再看櫃上時。裏邊坐著一個婆子。面前點起一爐香。雙手捻著數珠兒。口裏不知念甚麼佛。那婆子抬起頭來。見了戴宗。將身一抬。把頭一點。嘻嘻著嘴兒一笑。戴宗也笑著打話道：「王媽媽只顧朝朝夜夜念佛也歇歇口兒話沒說完。李達道：「太保哥畢竟你腳快的便宜吃茶。已是熟分認得甚麼王媽媽王奶奶了。」戴宗道說也可笑。我一到陰司地府便蒙閻羅老子十分抬舉。把我參做枉死城總管。他說枉死城中時有許多滑脚鬼。魂東逃西溜。一時追捕不及。素聞太保神通身具神行妙術。特此參你做個總管。專捕滑脚鬼魂。休令脫逃一個。閻羅如此說法。我一想左右閒著沒事。樂得應承下來。當下便對閻羅王道：「這個當得從命。只有一件事。大王須答應了戴某。這纔敢就總管之職。閻羅動問何事。我道戴某有一百單七個除去自己結義兄弟。早晚到此間。大王須看戴某薄面。不要難為他們。閻羅道：「這個依你便了。我在地下也聞得梁山泊衆多好漢的大名。他們來時。我都要見一見面。戴總管你放心。那托塔天王晁保正不是你們一路的人麼。他在這裏做了好幾年的當坊土地了。如今得你來時。故舊重逢。也是一重佳話。李達不

等戴宗說完。倏地跳將起來。扯了戴宗便走。戴宗道：放安穩些罷。又發甚麼歎來。李逵道：好人。你快帶挈我到枉死城中去。我一來要見晁天王。他既做了枉死城當坊土地。一定知道我。那苦命的娘。虎口餘魂。如何下落。二來我曾聽人傳說。閻羅老子如此這般可怕。煞人。我倒要和他廝見。看兩副嘴臉。畢竟誰的可怕。太保哥。我是個硬漢。城門是我砍破了。石板是我撞損了一身。做事一身當。你休願。情面只管帶了。李逵稟告你。那主子主子指閻羅也去好在我。只有這條身子。這顆頭兒。憑他殺也好。刺配也好。戴宗道：這個是我哄你罷了。閻羅老子最重一個孝字。你爲著找尋老娘。急得斬門鑿石。閻羅老子聽得這個緣由。管情不來罪你。且還敬重於你。說你是個孝子。李逵眼中流淚道：我活活把娘葬送在虎口裏。倒還說我是個孝子。太保哥。你管情說的是反話。哄我哩。戴宗道：你不信時。一見閻羅。便知分曉。說時。使起神行妙術。帶著李逵。不消片刻。枉死城早。在面前。戴宗叫開城門。低低囑付李逵道：放斯文些。此間不是撒野所在。你給我藏起板斧。休要一言不合。就使性兒。就字作讀鬧岔子。李逵應聲曉得。你快領我去見晁土地。尋我的娘。要緊。戴宗道：不然。我須帶你先見閻羅。完了一樁公事。卻再尋你的娘。未遲。李逵道也罷。只得依你。李逵入得城時。那些牛頭馬面。齊齊發了一聲喊道：剛纔在門縫裏張見的。正是此人。黑得可笑。兇得可怕。戴總管可要小心在意。他有一對板斧。十分利害哩。戴宗笑道：怕他哩。他是我的拜把子兄弟。你們叫他一聲。李大哥便了一路。說一路。放渾脚步。直把李逵引上森羅殿。稟報閻羅天子。訴說一番。閻羅果然稱贊李逵是個孝子。李逵唱個大喏道：閻羅爺爺。可知我苦命的娘。如今在於何處。閻羅道：這個須問晁土地。我可記不清楚了。你放心。你娘是否還在陰司。或已轉生人世。早晚還你個下落。李逵道：晁土地那里。

去了。黑爺爺俗傳閻羅為包黑子鐵牛尋娘要緊不耐煩早等到晚納一肚皮的煩悶戴宗急忙咬著李逵耳朵道我囑付你甚來甚麼黑爺爺白爺爺的出言無狀李逵偷看黑爺爺時卻無怒意點頭微笑道黑旋風李大哥恁地性急李逵道我要尋娘如何不性急說時條地抽出一對板斧道這一對兒比我更是性急倘若一時三刻尋不著我的娘時黑此是猛憶戴宗埋怨故只說得一個黑字便爾改口也閻羅爺爺休怪李逵齒弄說不定要從三十六板斧裏面討出我的娘來急得戴宗捏了一把汗只得使個急智伸手一巴掌想把李逵打下殿來不提防只打下李逵的頭來墜在階前幾乎粉碎比及李逵頭連頸上打一看時卻已換了個所在戴宗也不知去向了自己正在一間小屋裏坐地肩下只見一人伏在桌上手拂著紙兒口噙著筆兒不知想要寫甚麼李逵自肚裏尋思道鐵牛最恨的是吃墨水人咬文嚼字撮甚麼烏黑三郎做甚麼反詩幾乎自己送了命也他白讀得三卷天書到頭也吃一刀不曾見九天玄女娘娘再來救命也那害民的狗官又都是吃墨水人做的也這死鬼他在陰司地府還吃甚麼墨水來李逵一面想一面又開雙手扳起這個人來打一個照面時彼此都說聲阿也你道這個吃墨水的死鬼是誰原來正是聖手書生蕭讓出蕭兩下不及打話早見晁天王躡將進來李逵就地剪拂道晁大哥鐵牛拜見晁蓋慌忙答禮道兄弟起來說話李逵起來聲聲口口只要尋娘晁蓋未及回答蕭讓道李大哥你也忒偏心你單問娘不問爺晁蓋道好教兄弟歡喜你的生身父母都早一塊兒投生去了李逵道當真麼莫謊鐵牛晁蓋道我是枉死城當坊土地如何不曉得李逵聽了放聲大哭道我只指望來到陰司地府尋著我娘一處生活他倒投生去了我卻活不成了這可苦煞鐵牛也晁蓋也放聲大哭道哀哉梁山泊痛哉一百單八個斷

頭。好。漢。蕭。讓。勸。道。且。休。悽。惶。一。篇。招。魂。文。我。已。做。得。停。當。晁。蓋。一。邊。拭。淚。一。邊。看。了。點。頭。道。好。我。已。請。戴。總。管。擔。了。靈。筵。上。梁。山。泊。去。了。二。位。兄。弟。左。右。沒。事。何。不。隨。我。到。梁。山。泊。去。招。羅。兄。弟。們。的。魂。來。可。知。這。一。去。有。分。教。金。沙。灘。頭。人。寂。寂。梁。山。泊。內。鬼。啾。啾。正。是。許。多。好。漢。今。安。在。一。衆。游。魂。失。所。依。畢。竟。晁。保。正。如。何。招。魂。且。聽。下。回。分。解。

●紙帳銅餅室剩墨

(逸梅)

曩與玉峯王明經嚴士先生(別號歲寒老人)比隣居。先生嘗以所著勸孝詞贈閱。前曾採數首。實我臆墨。刊諸小說叢報。今再擷十四絕。錄登新報上。以篤薄俗。母力將殫。父教施。千言萬語費心思。望兒他日能成就。門戶艱好共持。入學從師知識開。新奇議論滿懷來。昌言老朽無聞見。自翺投時有用才。拋離家室事梯航。萬水千山道路長。片紙飛來無別語。要求堂上濟行囊。撫孤孀。母更堪憐。茹苦含辛數十年。身上衣裳千萬縷。絲絲血淚織成全。諸父諸兄念本宗。維桑與梓敬還恭。自從世教陵夷後。骨肉猶如陌路逢。愚昧原爲父母憂。聰明又慮陷輕浮。親年有盡心無盡。不到彌留不肯休。嚴威儼格是成人。不似孩兒侍老親。只有痴蠻慈父母。依然和氣一團春。日高三丈尙安眠。食物茶湯送榻前。好在老親供服役。並無怨語省工錢。祖德宗功勿敢忘。先人遺業忍拋荒。須知耕讀能長久。莫入爭名競利場。黎明即起便梳妝。趨問平安操作忙。不見古詩新嫁女。三朝洗手作羹湯。無奈貪眠并嗜饑。專工插戴與衣衫。一言不合尋啣氣。抱怨公姑背而譏。甚至沈酣烟賭中。蓬頭露踵與無窮。生孩拋與翁姑養。日夜奔波西復東。香花供養若天神。綺閣瓊樓錦繡身。試看異居雙白髮。頽然扶病出求人。嫁到豪門富貴家。往來禮物尙奢華。窮親終被高親笑。兒女羞將顏面遮。

小說精緣楊春好錄

江都俞庸雲著

第一回 花佛生驚夢開奇譚 烏衣巷驅車逢佳麗

花佛生曰。我之小說。觀豔情。其下乘者也。而豔情之作。至今日而極夥。一般號小說家者。往往從事於是。翻三寸蓮花之舌。揮一枝彩樣之毫。動人情處。浪描風月之魂。兀自興酣。頻寫鶯花之夢。一編既出。紙貴洛陽。載道之碑。噴噴人口焉。阿儂無賴。亦嘗以人云亦云之筆墨。追隨於諸大文豪之後。魚目混珠。頓爾花明柳暗。則每每自慚形穢。欲擱筆不復作者。屢矣。已而自思。予殊憤憤。處今日而欲弄筆墨。以與人角逐者。曷不亦構一豔情說部乎。由是苦索枯腸。亟求一迥不猶人之佳構。願不可得。則東抹西塗。慘澹經營。乃益甚略草。而視殊覺拾人牙慧。遂棄而日夕以思之。癡矣。乃著魔得一離奇之夢。夢一綺才文人。匍匐於一碩大無朋之厲鬼膝下。厲鬼容貌兇睜。似端午時節人家所懸掛圖上之鍾馗。進士右手握太阿。芒光殊咄咄逼人。左手執綺才文人之口中舌。而以惡聲責之曰。後如再饒風花舌者。常割此不汝赦。文人戰戰焉。兢兢焉。狀絕可憐。扼其舌不能出一語。嗚呼。文人曷以至此。吾知之矣。豔情之作。非不悅人耳目。弊在傷害青年。蓋文人三寸舌一枝筆。不欲鳴則已。苟鳴焉。其關係於世道人心者。實非淺著者。若不介意。一縱筆之間。卽足以禍世害民。傷風敗俗。而有餘。青樓花月。夢太荒唐。曲譜西廂。書斯無賴矣。夫士君子立身處世。苟欲立言。雅不可以淫啼浪笑之筆墨。炫諸末世。彼舉鏡花水月。不可思議之光景。作當前卽有之奇觀。以曠女浪子不堪提及之褻境。爲絕無僅有之豔事。前人所謂以放蕩爲風流。以佻誕爲名士者。一入血氣未定之青年眼中。則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眼底幻花。胸中結帶矣。是以是等書如

尤物。然能具有一種色之魔力。奪人魂魄。醉人心骨。於無形一編脫稿大千世界上。恍如擁出一色相。美人。故絡繹購豔情。說部于途者。無非愛尤物之青年。明知底事。干卿終是心難自主。情河一勺。遂被投石。衝開捧誦之餘。羨煞書中人矣。由是神經一恍惚。即現出想像中之肥環瘦燕。輩向人作眼皮上之供養。然而畢竟空中花。滿維摩之室。何曾真個雲行神女之臺。夢不曾甘情胡能已。則紅杏牆頭春色。窺來宋玉。朱弦。邸外曲聲。調起相如。甚至胡帝胡天。疑雲疑雨。花踏香蹄。鞭指長安。紫陌簾遮。人面夢縈。邗上青樓。自謂文人韻事。才子風流。未讓前人獨步。誰令爲之。孰令致之。教育之未善耶。人心之不公耶。說者竟謂今日豔情小說之厲階也。此論雖極苛刻。然今日文人之好以花言巧語炫世者。誠亦不得辭其咎。然則綺才文人之匍匐于厲鬼膝下。而扼舌不能出一語者。宜其然也。嗚呼。予自此又悚然不敢作矣。八年夏。京都學子憤青島外交之失敗。奮然舉五四之運動。火燒銅雀。棒打金剛。討賊之聲。激動全國。予苦才疎。屢欲草陳東之書。而未果。時則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勞働界亦泰半罷工。國民一律犧牲。起而除慶父。以靖魯難。民氣之昂。可謂極矣。於是彼國賊懼相繼藉詞下臺。去。予因自思。此輩心抱葵傾。腰頻榆（榆錢也）串甘寶。國土不顧。同胞其非惡之。鉅貽較專制時代之權姦而上之。戮之效。董仲穎之膏燈。且不暇猶容其虎逸深山。魚逃漏網。逍遙于法律之外乎。嗚呼。內政蝸蟻。外交腐敗。國賊扼乎要津。其多如鯽。前者去而後者至。他日正不知陷我國于奚若。予至是乃發一絕大之願。擬將諸大金剛之罪惡史大書特書。而歷歷如數家珍。以揭出之。繩以春秋律。置之于首誅之例。俾後人見而胆寒。國民睹而心快。初不料竟有先予着鞭者（近人著有諸國賊之歷史）而予之願又虛矣。然耿耿中懷。殊難置之度外也。值歲

暮。飄。風。發。發。吹。雪。花。入。室。予。方。圍。爐。讀。紅。樓。夢。忽。舊。雨。吳。某。從。風。雪。聲。中。翩。然。顧。予。予。狂。喜。掃。雪。烹。茶。焚。香。與。吳。某。茗。話。話。紅。樓。夢。事。吳。某。曰。吾。聞。之。紅。樓。夢。悟。書。也。亦。情。書。也。其。悟。也。乃。情。之。窮。極。而。無。所。復。之。至。死。猶。不。能。已。真。是。奈。何。負。負。不。得。不。悟。愈。悟。愈。見。其。情。之。真。情。之。擊。情。之。潔。情。之。刻。故。其。言。情。乃。妙。絕。千。古。莫。與。抗。手。然。其。所。言。情。人。僅。寶。玉。黛。玉。而。已。其。他。大。觀。園。中。之。人。物。雖。金。釵。十。二。粉。黛。三。千。要。如。萬。鍊。爲。襯。鮮。紅。一。朶。故。他。人。皆。爲。情。之。賓。而。兩。人。乃。爲。情。之。主。且。情。之。出。神。入。鬼。處。看。似。繫。乎。兒。女。牀。第。之。間。而。絕。無。關。于。兒。女。牀。第。之。事。瀟。湘。館。外。怡。紅。館。前。埋。玉。埋。香。冤。河。淚。海。其。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皆。足。使。普。天。下。至。癡。至。慧。愛。花。愛。月。之。女。兒。稽。首。拜。倒。而。奉。爲。情。中。之。聖。情。中。之。賢。蓋。情。也。者。無。移。無。奪。無。窮。無。止。色。慾。之。愛。金。錢。之。媒。事。過。情。遷。易。移。亦。易。奪。房。帷。之。好。琴。瑟。之。調。妝。臺。坐。老。易。窮。亦。易。止。凡。易。移。易。奪。易。窮。易。止。者。皆。不。足。與。言。情。情。之。爲。物。不。生。不。滅。世。界。未。有。之。先。空。間。早。有。精。神。之。情。在。當。時。飄。忽。無。着。至。人。類。發。達。而。始。賦。以。發。洩。其。魔。力。之。激。于。女。兒。者。實。最。大。惟。其。大。也。不。可。少。忽。雖。至。山。崩。海。涸。金。銷。石。爛。我。體。亦。骨。枯。氣。化。而。情。不。與。俱。甚。或。轉。以。補。山。填。海。鞏。金。煉。石。一。切。神。奇。怪。幻。演。爲。出。於。尋。常。思。議。之。表。者。斯。乃。神。聖。不。可。侵。犯。之。情。也。知。乎。此。乃。可。以。與。言。情。情。至。此。乃。真。可。以。悟。友。言。畢。目。余。而。笑。予。興。起。曰。善。吾。將。以。子。之。所。謂。情。而。寫。吾。胸。中。久。久。未。償。之。宿。願。焉。吳。某。亦。興。起。曰。善。祝。君。此。後。之。筆。花。墨。雨。紛。紛。然。如。今。日。之。玉。屑。也。自。是。以。往。予。遂。呵。凍。草。稿。矣。擯。窠。白。于。蕭。寺。會。真。之。記。託。寓。言。于。聊。齋。誌。異。之。談。不。敢。復。孽。造。翰。墨。音。靡。鄭。衛。而。涉。及。今。日。豔。情。說。部。之。惡。習。嗚。呼。悵。望。蓬。萊。回。頭。桑。梓。綠。楊。春。好。一。家。春。要。在。彼。衰。衰。諸。公。之。賣。弄。耳。慧。心。人。自。能。領。略。得。謂。予。不。信。且。閱。下。文。文。曰。吾。揚。韓。生。國。駿。固。世。族。子。生。

有異稟。絕頂聰明。惟父若伯。以家式微。故相與牽車服。賈雖術操。陶朱利市三倍。而隨意揮霍。囊不曾盈。日惟營屋藏嬌。鄉關溫柔之藪。典裘換酒。醉拚羅綺之筵。酒色沈淪。唯薄殊不可問。伯且無子。以生聰明。皆不輔以深造。歲惟給番佛數尊。聽其終日往來里中。私塾讀幾卷三字經。千家詩而已。幸生頗自知向學。塾師亦係有心人。因得磋切。學小有進。稍長。卽隨父商於外。生於旅中得暇。輒執卷琅琅誦。父頗厭之。謂讀破萬卷書。不能得粟一粒也。書馱子徒餓死耳。生唯唯不敢違。父命後乃背父讀。某年生以病家居。既愈。頗多暇。思此乃偷讀好機會。惟苦無書。乃貸於戚友家。得百數十卷。三五日卽盡。并擇錄之。天寒硯冰。堅手指。幾不能屈伸。然錄畢歸璧。終不敢少逾約。戚有沈某。固者儒。見而嘆曰。世間有書者。不肯讀。而欲讀者。每苦無書。有師可指以讀者。不肯讀。而欲讀者。又苦無師。此誠不可解之事也。因召生授以書。遇如弟子。然生潛心學。學乃猛進。值父自外還。生亟歸。匿其書。遺一卷于案。初不介意。父見之。怒甚。呼生至。問病後家居讀書否。生直陳。父痛笞之。焚其書。生私懼。懼無以歸璧。伯知之。爲補購一卷。生極感涕。自是益決心向學。書壓迫力愈甚。則抵抗力亦愈強。此近日科學上腐爛之名詞。實一名言。至理也。父知之。亦無如何。生應童子試。一枝秃筆。居然壓倒三軍。父聞大喜。笑顧曰。汝果欲獵取功名。爲顯親揚名計者。自是不復禁汝讀矣。生時亦竊竊自喜。念此番之捷。沈戚之力。居多。心頗德之。自是復就以晰疑釋難。閱年與沈子庭崑同舉於鄉。簪花歸去。韓沈二氏皆喜。生父亟欲爲擇偶。生方志在前程。且睥睨時下一般庸脂俗粉。輩因請遲以三年。光陰荏苒。轉瞬將屆矣。生殊惴惴。適與庭崑赴省。又捷南宮。罷曲江紫雲樓宴歸。用唐人科舉典。過曲巷居者。盡朱戶烏衣。喚客話出。王謝人家。生時坐油壁車上。願盼甚豪。偶抬頭。

見遠處一角紅樓上一麗人盈盈當窗立杏花春醉烘人面在臙脂窩中越覺膚光粲發丰韻欲流生幾爲之心醉密囑御者轆轤過其下甫欲作劉楨之平視而樓上之春色已藏惟聞鸚語間關而已生意殊流連不忍去御者未知生之所欲也仍策鞭行顧甚緩緩忽麗人樓上墮一果兒下恰恰中着生肩生驚回顧惟見碧紗窗外伸一柔荑作搖搖狀一似招生之魂者果也生之方寸靈台飛到麗人樓上矣則紅衫汗薄翠袖春酣目生而笑傾絕人寰生欲與語竊愴恐冒唐突之嫌方思索間忽砰然一聲而促生自幻境返車夫曰至矣生如夢醒視所止處則寓旅也不禁自笑其癡入室見庭崑臥牀上狀極無聊知其名落孫山外中心必鬱鬱不歡俟其醒乃藉語慰之庭崑終不快入夜生思日間遇豔事一時心潮起伏苦不成寐終念秦淮畫舫桃葉笙簫此間多青樓紅袖姬今日之遇或其儔也果爾則花柳恩情何足戀戀生思至此乃得大解脫明日春城士女嬉節如雲生挈庭崑往莫愁湖瞻仰英雄兒女所以解庭崑之愁也庭崑知生意甚感之乃釋然曰功名非旦夕事會當重整旗鼓耳遂轉挈生遊秦淮聽商女唱後庭花一洗其鬱抑之色燈上始返笑語生曰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地消魂生亦笑曰試思吾輩小儒還禁得他們罵值得幾文錢否是晚天雨明日仍滴滴下生整頓行裝預備天晴作歸計庭崑笑阻之謂此間龍蟠虎踞之石頭城宿爲古今來英雄傑士之所馳騁睥睨際此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大可駕言出遊藉拓眼界胡便言旋生曰我亦本有此意乃罷未幾陰霾散春霞散綺作桃花色生視之忽憶前日巷中所見因趣庭崑往庭崑詢以何意生笑曰無多言往便知矣庭崑唯唯既達其地生見雨後杏花已繽紛鋪油油碧草上窺麗人亦不見大有崔鶯重來之感庭崑忽顧生曰君來此爲尋陸君素書否生奇其言

腹語。又不便告人。但搖首示否。意且曰。陸君素書。何許人。庭崑曰。卽殿君而列名金榜者也。生日。其人耶。我心實儀之。汝識之否。庭崑曰。渠幼時寓吾揚。時嘗受業於吾父門下。故識之。生日。其家今何在。能爲我介紹。一見否。庭崑指以手曰。其家卽在此。此一角之紅樓。當係渠家人之妝樓也。生聞言。顏頓變。念前日樓頭女。豈陸氏阿嬌耶。以貌相之。當爲素書妹。此去或得一重睹。隔簾春色。乃促庭崑行。庭崑曰。勿他行。我且問汝來此之意。何如。生情亟亟。飾以他詞。遂隨庭崑繞道至陸氏門前。扣門而入。素書出。見肅入廳中。獻茶茗。話不覺譚深。陸父退庵。出生如庭崑。執世姪禮。相見。素書指以語父曰。此卽前日榜頭魁冠之狀元郎也。退庵點首。略詢庭崑家中近狀。卽退。生偕庭崑亦辭出。自是由素書作嚮導。爲詩酒琴歌之遊。春燈燕子夜曲。鶯腔停橈。問賣酒人家。攜扇尋眠。花蝶夢風流。餘韻小自魂消。不覺流連而忘返者。十有餘日。生願庭崑曰。可以歸矣。庭崑唯唯。生時常出入陸氏家。終不見前日樓頭之麗人。心殊悵悵。故庭崑言歸。將行之前一日。素書忽來耳語。庭崑片刻而去。顏色殊異。平常生心焉。異之。甫欲有問。庭崑已先笑曰。君年來坐擁百城中。亦曾治醫書否。生聞言。瞠目曰。君言何謂。庭崑曰。君勿怪。此事大足爲君賀。生聞賀字。知必與麗人有關。心竊喜。因復絮絮僞詢。其故。庭崑笑曰。且隨吾行去。便知也。乃相偕至素書家。坐片時。素書肅入庭。庭崑但顧生笑。不及一言。俄見爐烟裊裊。透樓窗隙。出嗅之。有藥味。生時乃轉喜爲驚。驚個中阿嬌。不知爲誰。憔悴也。渠非懷春女。一瞥之緣。當不足勞其垂念。惟一果之嚮。有情耶。抑無情耶。素書導登樓。生竟一步一驚心矣。惟聞素書低聲曰。渠已來。於是退庵自一闔房。出生亟爲禮。抬頭見一夫人。揭繡幃。露半面而窺度。爲素書母。復一丫鬟。身從其後。出捧茗獻客。生視其肘際。懸有紅絲一縷。

彷彿伸窗外搖手時之物也時素書入房去呢喃有聲俄出以紙卷給諸父退庵離座展以語生曰君視之畫上係何如人庭崑在旁曰非韓國駿耶生視之果酷肖己不覺大異一時殊難於措答退庵乃引至僻處微聲語之曰韓君年幾何亦論婚否生亟搖首退庵曰某有掌珠願奉箕帚儻爲君子所許但得一言爲定生低首無言退庵知其默許牽以手入房見其病中女素書偕母旁立婢揭幃呼牀上人謂醫生至矣女支枕起伸手將昇醫生驗脈生卽以醫生禮見女遂多方便然纖纖玉筍瘦削麻姑不必入握一見便覺心碎矣時女見生神志半清牛首他向但以手按其脈女嬌聲曰先生儂不慣吃藥請以他術治生痴其語微目之一點頭便起去女囑婢連語先生勿開方但得留數語說明點頭意生微笑卽握管書曰知否醫生原是藥胡必問點頭不點頭也婢亟持以給女生與庭崑旋辭去閱日遂束裝歸父若伯皆喜鹿鳴宴開戚友爭露相攸意父念三年之期已屆滿乃私詰生誰可爲汝婦生遂跪告在寧事父喜曰數年前陸氏在吾揚號望族汝何幸而得中雀屏之選也汝但自主乃父無不許生遂趨庭崑家商量函告陸氏是年秋陸女來歸同時庭崑亦娶里曹氏女主中饋鴛鴦卅六鵝鶩兩雙二分之明月增輝十里之珠簾盡捲只見瓊樓玉宇中有彩雲萬朵擁雙娥入閨苑去聞者輒竊謂此人此地多福多情然生父殊以爲未貴時退庵旣得佳婿思展其材爲國用藉以增丈人峯之色因東舊日宦海中友爲謀得冠蓋一席地生遂挈眷屬登仕途浮沈近廿年雖著政聲而斂掛臣冠酒粘郎袖殊瀟灑風流不受無形之械桎而湘而楚而浙皖所易地凡五六於是生遂漸萌厭意聞庭崑不願彈冠益覺志灰及治父伯之喪而後乃扶櫬歸林下將以嘯傲湖山流連詩酒自號曰竹西醉翁

第一回 拓園林蓮花塘卜地 宴賓客饒春廳飛觴

有湖。窪然以深。亘平綠楊城郭之南。偏蘊奇秘。秀不可得而名也。里人以湖中多菱荷。相沿呼蓮花塘。夏之日。烈日燒空。流金燦石。白雲翳然。幻作奇峯危嶺。狀湖中蓮花數百朵。映日成彩。燦若垂虹。爛若蒸霞。益以樹影湖光。輝映成錦。繡世界。蓮葉有紛披如扇者。有圓盤如蓋者。參差搖曳。娉婷生姿。一似凌波仙子。呼之欲出。而紛紛紅駭綠渺。若無涯。於是時。川輒有人。搖木蘭之槳。蕩彩畫之舟。容與中流。盪漾于香國之中。偶遊目岸上。則早翠縷絲絲。間粉牆迤邐。雜艸生花。楊柳枝頭。掛着斜陽一角。返照金碧樓臺。輝煌綺麗。氣象萬千。是水晶宮。是招涼館。渾不可辨。舟子每指而嘖嘖。願語。鷓頭人曰。此吾揚名宦竹西醉翁之家園也。著者按竹西醉翁。既返里。雖囊中不曾滿儲。括地錢。願亦非清風兩袖者。年祿所得。已預備作娛老計矣。時庭岷家居。兩親早大去。築別墅於蓮花塘中之小島上。顏曰小蓬萊。半樓山色。列笏青來。萬架花光。隔簾紅笑。舉凡風亭月榭之觀。鷄樹鳳池之勝。張文琮詠中書省詩有鷄樹鳳池之句。無弗窮極。玲瓏如思。劈而神鏤。而石山之詭譎。不可端倪。有壁立如屏者。有挺立如峯者。有飛舞如鳥者。有蹲踞如獸者。嵌鑲奇怪。眞箇蓬萊。其妻曹夫人。貌尙不逮中人。而才名藉甚。上而三代古文。下而六朝詞賦。四子五經之書。幾無所不窺。里中有不櫛進士之目。歸沈氏。而後仇儷。極篤出兩男。曰慶官。曰雋麟。三女曰紫霞。曰春痕。曰芳英。其妾碧玉小寶二人。亦共出男。三曰琪。草曰珠兒。曰啓鳳。女一曰絳桃。男則儀度。翻女則豐姿。綽約父若母。均加寵愛。一家之內。一室之中。時時聞爺呀孃呀。姊呀妹呀。兄呀弟呀。之一片親昵聲。令人聽而嘆。家庭天倫之樂。有如是也。曹夫人以所居爲寓香閣。因居恆常以寓香侯呼。庭岷而

不名蓋庭。岷亦嘗指閣而顧曹夫人曰：寶窗黛綠，繡戶花嬌。此中貯個玉人，隨個書奴，子無非寓焉者耳。既以寓香名，亦號曹夫人爲香君。云此後寓香侯三字，竟傳入庭岷朋輩中。一時流爲笑柄，謂女也而男。臣之想見其閨中，關小朝廷，庭岷之甘心拜倒于石榴裙下矣。庭岷聞言，乃號于友輩曰：此後諸君希卽以寓香侯三字呼我，我無不應也。友皆大笑。自是竟以寓香侯呼之，并組一天籟吟社，推寓香侯爲社長。寓香竟不辭友輩中如徐陶農于石、倫姚智鍾、陳航溪、樹屏、光金、雨亭、戚寒園、戴劍庵、吳石峯、陶東湖等十數人，皆係吟壇健將，社設城北倚虹園中（今徐園地）。諸健將每集飲酣而後飛一題，下剗時揚葩振藻，蔓玉敲金，筆走紙上，作春籟含葉聲，每得佳句，輒爲揚人所傳，誦久而刊天籟社酬唱集。珠聯璧合，美不勝收。竹西醉翁讀而豔之，丐附驥衆大喜。自是粉描花骨，翠刻紅雕，社中又多一勁敵矣。寓香侯嘗笑顧竹西醉翁曰：醉翁，醉翁，汝本酒鬼，向時羈身宦海，殆未嘗沾涓滴，今而後形骸放浪，大可以拚命一醉矣。醉翁笑曰：然余飲酒有奇僻，需湖山作下酒物，不則雖滴不能入咽。居家固有小園，粗具邱壑之勝，願地染塵，紅門暗油，碧市聲甚，鸞居無俚也。歸里以還，常思得一建築如君之小蓬萊者爲予之拚命一醉處。迄今終無以償是願，雖欲醉而不可得也。寓香侯唯唯，既而曰：吾當爲吾翁佳麗地，醉翁亦唯唯。環顧綠揚城外一片地，時則十三樓上，廿四橋邊，瓊開別寺之花嵐，眺隔江之嶺珠簾，捲上豔春風十里，以無邊畫舫，分中蕩香水一溪，而有韻六朝烟柳，三月鶯花，景不殊，前風猶似昔，不禁嘆幾生修得纔到瘦西一曲也。（瘦西湖名在揚郡城北）因日日躑躅湖之兩岸，擬占一席地，願乏適當之位，置歷數月，終不能獲一愜意者。乃顧寓香侯曰：湖山之享受，我其無福乎？寓香侯笑曰：否否，汝乃福慧中人，胡出此失。

意語我茲爲君覓得一席之地矣君不嘗謂小蓬萊外之蓮花塘一片空明十分綺麗岸上人家三五鷄犬
 皆仙爲吾郡之桃花源乎巖岸上捨三五人家外尚有荒園一座津無客問室任狐巢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其園主已不知何往矣園林之築君曷不增損該園闢一大觀乎樓臺烟雨水月亭軒
 其引人入勝處雖不必漢武白雲鄉要是勝君家之小園萬矣醉翁喜曰不差不差該園固嘗見之第
 不會一窺其內容但觀其門迎佛髻窗列仙髻位置之適宜頗愜予意翌日當與君一相其地寓香侯如
 約至則鐵將軍衛其門額曰柔園醉翁試敲之久無應者適一小女兒過笑語醉翁曰客欲入園需至吾
 祖父處取鑰牡醉翁笑撫之曰汝祖殆爲守是園者歟女搖首曰我不能知問汝家何在女指綠陰深處
 一草舍曰卽是處客如欲往我願爲導醉翁點頭既抵其地則柴扉虛掩門帖春神睜目怒視按戟欲舞
 一似示其守衛之嚴者時夕陽籬落黃犬狺狺吠人醉翁與寓香侯欲退女拾地上石投之衛客入其家
 呼其祖父出乃祖老矣僂僕拜客醉翁述來意老人曰人沒蒿中花開到後是園不足觀也客請回家去
 醉翁窺其意似怪顧寓香侯曰奈何寓香侯不答但伸手探囊已而出銅幣數枚授諸老人曰景雖就陋
 跡尙有真吾輩遠道而來幸勿遽然下逐客之令爰商與以片時之流覽何如此區區者不敢謂賄翁聊
 給翁小孫女作果資耳老人得資似不欲受顧其貌乃甚喜且持銅幣作態曰吾非果拒客也特園中年
 久失修故多媚人狐恐客入而墮其色障耳寓香侯聞語知金錢勢力往往足以圍人而人之見燦爛物
 者輒喜形於色雀躍不自禁其卻之者殆假惺惺也一種官冕文章意者尙嫌此菲薄乎因倍而授之於
 是老人眼兒火眉兒花矣鷄皮額膚因掬笑而益皺寓香侯亦顧醉翁微笑而老人且嬉嬉曰客等果欲

入內一覽某願導往以盡主誼因取鑰牡將行囑小女善守門小女故仍俛其身畔亦欲往寓香侯給以銅幣二枚小女乃掩扉入於是醉翁與寓香侯乃入柔園一覽時際深秋落葉滿徑步履有聲老人前行一指示客曰曰此某亭曰彼某軒曰遠某堂曰近某樓口角春風十分和煦殷殷告客其笑態猶含有幾分金錢樂意醉翁弗之顧意在評品樓閣之結構覺其參差雜錯意匠頗工惟是時瓦竇鴛鴦紙飛蝴蝶窗無護碧之紗增有縈青之草柳疏晚翠魂尙鴉呼樓不迷紅夢曾月照不堦憑處欄損亞字之紋空想當時鼎繞烟書之篆噫誰氏荒園荒涼如是乃問老人曰主人何去請翁略語我以滄桑老人曰某守是園已近十載聞主人黃姓本世族以染阿芙蓉癖家致蕭然惟此一片土尙能保守茲聞亦將欲售人濟燃眉之急云醉翁默喜乃偕寓香侯歸歸而依樣葫蘆益以意匠成簡略之圖出數千金向舊主人購其地使土木工就圖以葺飾或建築焉自是經之營之及明年春而大功告成矣醉翁略事流連頗覺如意即日遂大宴賓朋以申慶賀是日也風薰春扇雲薄秋羅日未三竿諸賓朋已少長咸集蓋園闢大觀屏拓別墅衆人爭欲一睹山林仙境故不覺爭先恐後早到天台也醉翁笑顧寓香侯曰余今竟如願以償矣然無君不能有今日今日當以玉斗出酬君之功寓香侯曰善勿空言時天籟吟社中一般詩客亦皆來此醉翁率以從園門入俾之周覽乎園中於以占吝意云何園門作圓圓形廊砌花磚遙望之如一把新羅圓月扇其上畫有無數樓台在烟雨草木之中渾似南朝寺院北苑風光令人至可賞玩是門上尙無題額醉翁曰舊名柔園吾將爲之塗改顧胸中尙無成竹也言已偕入曲徑若修蛇望之若不可際細草軟于松鍼履之適足春雖未老枝上桃李花爲東風所吹彈已落下殘英數十瓣疎鋪于白玉卵石

上如天花。雨石陪貼得綺麗。繽紛已而路欵三。又徑迴四合。主如不導。客往無從。俄入一六角門。顏曰。庚嶺春深。蓋其中。霽俯面花也。一古聯語。虛心竹有低頭葉。傲骨梅無仰面花。有堂曰。玉壺在疎枝。橫幹中。想像其冠羣芳。而獨茂時。夢入羅浮。掌開玉照。香盈竹袖。春鎖梨雲。何等清幽。何等逸趣。今則枝頭綠葉已漸成陰矣。時堂中有劍庵石峯。諸人在方相與評品。壁間之書畫。乃捨而他往。度響廊。苟貼以步步之蓮花。嬌當繆繹。有韻聲。兩旁亞字朱欄。可憑而玩賞。庭中之花木。其花木有成樹者。拱而立。曲而俯。雖不着花。亦以姿勢見勝。其盆栽而列花架上者。有洛陽之牡丹。蜀都之海棠。天台之杜鵑。及本邑之芍藥。間雜以西威之石榴。滇南之山茶。羅浮之梅花。以備四時之盛。至于武陵之桃。長安之杏。時已花展。紅嬌葉張。綠嫩獵矣。蝶浪忙。蜂狂。兒童之好弄者。則搥扇上下狂撲。之一若欲與之徵。逐于花叢者。陶農笑曰。鬪草簪花。打鶯撲蝶。童年之光景。於諸兒得之矣。醉翁曰。童年光景。青燈最有味也。言已指一處語諸人曰。彼萬縷叢中有樓一角者。讀書處也。名仍其舊樣已更新。蓋堂也。而樓之矣。樓下疊石爲山。玲瓏立。妙幻作臥獅伏虎狀。不讓蓬萊有水。潺潺從石隙流下。注於地形。類瀑布。實人工之所溝引也。池中蓄錦鱗數十尾。均碩大無朋。春時殘英被風墜波面。觸水暈然。魚輒爭唼。旋復捨之。掉尾隱烟波深處。一時落花鋪錦繡之文章。啼鳥喚詩書之朋友。苟執卷恬吟。蜜誦于此。當深得朱子春日讀書之樂。吾將于此作名山之事業。而兼爲諸子之課。讀處焉。寓香侯曰。善。將拭目看林下之著述矣。醉翁曰。何敢言著述。不過聊寫我真性情耳。言畢。廊盡矣。得一廳。霧牖風樞。雲窗月戶。人幻隔簾之影。花來別院之香。醉翁又指而顧諸人曰。此廳名餞春額。係王夢樓先生之所題也。待鶯聲如雨之時。蝶夢成烟之候。於以設宴餞春。

是佳境。衆皆點首。略事流連。過是而前。則所謂畫舫涯居者。至矣。從楊柳叢中。渡石橋。橋下蓮葉田田。然其小如錢。畫舫涯居。卽賞荷處也。三面臨水。醉翁率衆度橋而入。室作畫舫形。故名。內有聯曰。慈航不渡。鴛鴦水。靈藕常開。姊妹蓮。蓋紀實也。石倫曰。夏時花開。鏡裏葉擁。霞湧。館啓招涼。灣堪消暑。嘯傲於此。正不啻容與中流。濯魄于冰壺中也。醉翁曰。然由此前仍折回。過橋而西。有亭深藏于湘竹叢中者。是謂留客處。夏日茶烟一縷于焉。品茶亦一納涼妙處。其餘則殊不足觀。曷出舫之後。扉至仙人洞。乎衆視之。所謂洞者。不過一山石間之巨穴耳。內置案一座。二杯皆以石製。楸一局。大可談兵。寓香侯顧醉翁曰。此調不彈久矣。會當與汝大激戰于此也。醉翁微笑。出仙人洞。則柳暗花明。又關一番景象。近面有門。顏曰。廣寒深處。其中角翹樓紅。鬚梳簾碧。春落鞦韆之架。花飛鸚鵡之簷。而陰遮木樨。真類瓊樓玉宇。醉翁曰。此間爲眷屬所居。昨日城寓中人均已鶯遷。喬木矣。衆人走馬看花。果見有燕瘦環肥之輩。人人俱是姮娥。團聚廣寒之窟。剎那色相。渾不分明。默而誌之。彷彿是一幅唐明皇闖入月府圖也。醉翁又曰。此中有曉春樓。在廣寒之最深處。圍着楊柳。登臨可以望見陌頭。而湖橫橋虹。峯峙塔筆。無弗一一供獻。樓下窗吸湖山之影。居得風月之先。此遠眺處也。其餘有盈輝室。近樓。甚邇。有迴廊。可通地宜。玩月望星。臺則便于七夕。陳花果爲牽牛織女禱。幸福秋聲室。在臺南。最好于秋夕讀歐陽氏之賦。豔陽樓。可夕眺聽雨軒。可誦詩。墨花溪。可洗硯。螢樹。可披風。此數室者。或以廊連。或以徑達。其外更有鶴烟亭。杏花樓。鶯聲院。小綠天。蓮房。燕寢齋。諸地結構亦殊不惡。蓋皆增滅舊園而成者也。言已。探懷出圖示衆。衆未敢問。廣寒津得圖。乃作臥遊。指顧笑謔。絮語爲之風生。陶農謂是園也。其結構彷彿作一情字。予以堪輿家之眼光視之。

常是大觀第二韓氏女兒必多情。種醉翁曰：似這般姹紫嫣紅都付與斷井頽垣。君爲是言予殊惴惴。寓香侯曰：否否如是樓臺予甚願他日闢一怡紅瀟湘之小女兒纏綿地。蓋海棠社裏稻香村中實有真性情。在醉翁曰：一場紅樓荒唐夢。君乃冀吾家小女兒重演之耶。寓香侯笑曰：此時且不必言也。乃起而促醉翁行。復憩于菜香圃。數椽茅屋幾畝田疇花木扶疎桑麻掩映。蓋三起三眠舍近在咫尺也。醉翁又按圖而示衆曰：去此地數十武出杏花村可仍至三叉路口否則行阡陌間有亭翼然于假山之腰者。是曰風雪山後有索笑軒。暗香橋蕊仙舊館。獻曝室如此江山樓銅瓶廬諸地。要皆冬時之怡情悅性處也。然亦雜有歌舞之霓裳榭飛觴醉月之瓊頭香春祀之迎神社。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有兔園之清幽無阿房之綺麗。衆忙煞其雙眸矣。視圖而灼灼然隨公指往來之所。指久久不稍休。神經一恍惚彷彿走入諸葛孔明八陣圖迷離而不知所出。俄聞醉翁曰：阿堵傳神要在意境。作工夫寫真正不必果能真也。吾輩曷仍續園遊乎。衆時相顧作倦容曰：遊已疲矣。暇日正多會當與園靈結再來緣也。寓香侯曰：否。予實非疲。蓋饑吻翕張矣。醉翁醉翁速償我以玉斗。函醉翁視日影已碎花心矣。乃肅衆還至。餞春廳。遂相將入席筵。開玳瑁人豔芙蓉北海杯樽香溢梨花之釀。東山絲作歌彈楊柳之枝。色秀堪餐。屏風圍肉。麝蘭有味。氤氳渾不。清明是時有顧曲者有拇戰者有行令者各樂其樂。各歡其歡。莫不雅興雲飛喜聲雷動。而醉翁之意殊不在酒。頻頻目衆人而笑。衆有相與談舊園主人事者。醉翁聞之忽起而嘆息曰：帷薄不修。惟家之醜。黃氏在數十年前非號爲吾邑之簪纓世族者耶。今也以芙蓉城中之熒熒一星火。竟燼磬渠祖先數百年所集之脂膏。此中興衰之迹非照吾人之一大光明鏡耶。吾將以是鑑吾家而以鏡字名吾園。

俾後之子孫日處于鏡中好自驚心觸目也不知衆意以爲何如衆聞語皆鼓掌曰妙妙寓香侯又起曰抑某又有說焉此園園門如三五之月團團作菱花鏡形遙而瞻之一似有無數樓臺無數草木返射入園中者人至園中如入鏡裏彷彿尙有身外之身而此身則栩栩欲化矣醉翁亦鼓掌而笑曰由君說又足徵鏡字之妙矣特不知校前人之亭名喜雨臺號超然其勝處又何似

第三回 秋聲室女馬融課讀 春信樓韓紫簫猜謎

快活哉醉翁築得大好園林藏着多情眷屬從此秋月春花不同等閒虛度瓊樓玉宇中將闢一極樂世界醉翁乃先事措置夫人陸漪娘居蓮房第一妾莫黛樓居燕寢齋第二妾蘇素素居曉春樓第三妾白玉蘭居杏花樓三妾蓋皆得于官中者也明月一雙小星三五綠珠自許專房紅線堪充記室張夫人乃讀書養氣者殊不屑與臙脂虎爭後房一席地然醉翁初非薄情郎納妾原爲育子計蓋陸夫人歸五年尙未有祥麟之兆醫者謂有暗疾終身當無育望夫人乃力勸醉翁納小星父亦有是念醉翁惟唯唯諾既先後獵三姬陸夫人忽育一男育前夢有石壓頂故以石麟名石麟長殊乖戾然事夫人能極奉養之能事稟性甚魯讀書過目即忘或呼猷子則往往見窘于諸弟諸弟者胥三姬之所出也莫黛樓出第二子第三子曰馨寶曰文棟蘇素素出第四子第六子曰翰香曰長榮第五子爲白玉蘭所出曰丁香諸兒均以乳名稱胥醉翁當時之所命也至諸姬所出之雛女計八人曰韻碧曰麗珠曰小青曰紫簫曰亞蘭曰鸞鞠曰碧瑤曰吳儂諸女以小青爲最慧擅丹青術偶展吳箋握湘管仿南田描畫翎毛花卉輒絲絲入扣栩栩欲活見者嘆爲神筆惟韻碧於姊妹中爲最嬌鼻聳唇闊眼短視架水晶鏡益形奇醜髮絲絲

綠楊春好錄

作黃金色。酷似村家之黃面婆。已亦不善修飾。終朝惟荆釵布裙。顧紅菱雙翹。寸恰盈三。貼地香生。凌波塵掃。殊爲諸姊妹所望。塵莫及而錦心繡口。吐鳳芬芳。雅善詞令。出語輒令人解頤。偶事推敲。則珠璣滿紙。落霞秋水之詞。另具一種天籟神韻。是則又廣寒宮裏諸姝。娥所甘拜下風者也。顧小青之美術韻碧之詞章。教之者誰則陸夫人也。夫人爲巾幗絕頂聰明人。學畫畫小成。學書書小成。學文章。詞賦文章。詞賦亦小成。當日春風畫裏。曾偷描窺宋之容。(宋指醉翁。用宋玉典)其後尺楮臨前。遂失醫生之色。一時佳話。豔煞風流。朋輩中知者絕少。捨素書卽寓香侯。亦在閩葫蘆中也。醉翁當時贊爲絕技。乃執卷閨中。拜妝臺北面。師夫人殷殷教每深夜。燭見三跋。勿懈。終竟無成。所恃以與夫人角逐者。文章詞賦耳。夫人自謂學力不在醉翁下。特不屑拘拘與人爭。亦嘗治佛學。言已賦佛性。故其待人接物。一秉和藹。不特于後房諸姬。從未有陵侮顏色。卽寵婢閨鬟。亦皆諄諄善誘。故諸女無弗樂依。偃于夫人膝下。夫人亦不以非己出而異視之。每於紅閨治事之餘。常集諸女于一室。令渠等執經問字。舉筆學書。更好整以暇。一爲之解疑釋難。指揮落天女之花談。吐捫玉公之風醉翁。嘗呼之爲女馬融。女馬融自遷居廣寒深處。以來諸女仍就讀。夫人遂闢秋聲室。爲諸女讀書之所。自是人影書聲。畫出一幅女馬融課芙蓉弟子圖。夫人輒顧而樂之。諸女皆慧質若宿與翰墨。結不解緣者。自獲夫人教所爲文。則雲錦舒機。霞章造化。雖春花莫喻其美。所作字則銀鈎作骨。鐵畫爲筋。雖寒梅莫擬其神。豈茲窗下成績斐然而靈貓翠鳥之畫。自小青織錦迴文之吟。諸韻碧多播散于戚友家。於是戚友竊欽夫人之絳帳。春風青氈化雨。益人之智慧。有如此洵無愧爲女馬融也。於是沈氏之紫霞芳英。春痕絳桃。咸攜書裏蕩小舟。自小蓬萊來。來至

廣寒深處願附于桃李門生之列。夫人情無可卻，則惟廣結師緣。未幾，又有舊鄰徐翁之膝下雙雛，曰大琴、小琴者，亦願拋棄香閨，來窺學海。徐翁者，卽天籟吟社中之陶農也。膝下僅此兩塊肉，其愛逾拱璧。二女學于此，殊苦其有城內外往返之勞，因請于醉翁擬於廣寒窟中闢一席地爲二女之下榻處。醉翁唯諾時，沈氏姊妹行亦以一衣帶水之不便，咸下榻於豔陽樓上。下因使大小琴附焉。由是羣雌粥粥，蜂各有衙，晨興梳頭，綠雲擾擾，夜闌同榻，白玉雙雙，樂事旣多，益臻熱鬧，而秋聲室裏之濟濟一堂春風滿座，朝夕惟聞一片甜吟蜜咏，聲縷透薄紗窗出，與枝頭嬌鳥相唱答。醉翁聞而笑，顧夫人曰：「居今日而言女學，難矣！其在男子，方且遨遊流蕩，不知學問爲何物，矧深閨匿處之女子乎？今娟娟諸彥，其所以嘒嘒不休者，殆一時之興，不必能期于久也。雖然，吾甚願其能期于久。他日箇箇成曹大家、蔡文姬，揚人指而竊竊相贊曰：「此女馬融、陸夫人之女弟子也，不特卿身價百倍，卽某亦實有與榮夫人聞言微笑曰：「唯唯否否，惟男子之不事學也。故女學之講爲尤甚，蓋人幼而懷之者弱，而牽之者稍長，而調劑其飢寒飽暖者皆母也。父雖關心于子女，而衣食門戶累以重任，教養之責乃不得不全委之於母矣。是故三遷寓地，機警家規，數載撫孤，荻勤貧教，賢母之稱載在史冊，蓋無賢母安得有賢子女學？者所以造母教也。非徒吟風弄月而已，彼人之生也，往往就慈而避嚴，就乳哺而避訓誨，故母之一舉一動，其深印於兒童之腦筋者，十倍其父而不止。兒見母握書，則從而願書；兒見母按琴，則從而願琴。彼不知書之爲何物，琴之爲何物也。愛母則亦愛其所愛而已，而書之字、琴之曲，遂浸潤于不知不覺中矣。然使捨書與琴而攘臂詬誶焉，而放蕩恣睢焉，則其效果又何如？是以今日男子之不事學，其根於母教之不良，可知。教女學

者所以教母亦所以教子也。君亦以吾言爲河漢否。至於吾之教諸女。志在其成。曹大家蔡文姬輩與否。撫膺自問。殊不敢知。醉翁莞爾曰。卿爲是言。予殊顏汗有女而不教。責乃舉付之。卿鬢眉較巾幗。有愧色矣。夫人曰。教女爲母職。君言亦殊癡矣。醉翁微笑。自是課諸子。殊嚴久亦倦。因商於寓香侯。謂絳帳事業。予殊無一副。冬烘面目而性復耽逸。癩登讀書之樓。聞君茲亦如是。曷不同籌一妥善之策。寓香侯曰。然君言甚。是諸子若果受業於吾與汝。吾敢必其失學爲今之計。惟有爲渠等覓一良師耳。醉翁曰。此一良師恐不易覓。寓香侯曰。緩加物色可也。君嬾仍坐青氈上。需以諸子失學爲念。此事可委之于余。醉翁曰。閱日苟得其人。無論渠下榻于鏡園。或小蓬萊。當使諸子聚一地。俾得獲磋切觀摩之益。寓香侯謂然。自是乃遍丐天籟吟社中諸朋輩爲助。久之不可得時。則石榴裙子妒盡殘紅。薰風正習。習吹人醉。浮瓜沈李。鏡園之樂事正多。秋聲室一行女學侶已輟讀。讀書樓醉翁課諸子亦屬玩事。午後卽不過問。縱其自由。納涼去。一夕斜陽時候。廣寒深處。諸姝娥蘭湯浴罷。羅扇輕揮。衣披蟬翼。輕紗內貼紅兜。一抹頭上花枝。作蝴蝶舞。香射十餘步外。亞蘭牽大小琴。至鶴烟亭。亭亭墨花溪。芭蕉憑欄。亭亭立葉。大招風地甚涼。爽大琴曰。聞明日爲六月六日。俗有搗鳳仙花成汁。染指之典。吾輩曷效之。亞蘭笑曰。不差。惟此間鳳仙花殊不及小蓬萊之勝。曷結韻。碧姊妹往取沈氏姊妹當無弗歡迎也。言畢。適韻碧偕小青來。亞蘭以意白。并問小綠。天中尙有人否。小青曰。紫簫等已爲絳桃芳英牽往渠家去。不知有甚事。小琴曰。正好乘間迹之。衆皆稱是因出鏡園浮舟而渡。登舟遇春痕春痕笑相迎。小青問見紫簫等來。此間否。春痕曰。現在冰壺閣上。與碧玉姨方閒談也。因折回。和小青等行。行經此君亭。見沈氏昆仲坐綠天中。雋麟橫短

笛倚紅欄吹江城梅花之調琪草按拍慶官倚聲靡靡勾人位聽大琴語亞蘭曰姊非亦嫻此耶暑中肯教我否當夫夕陽匿素月昇按笛而歌洵樂事也亞蘭含糊而應曰可入深陰徑亞蘭俯其身整烏頭花久久不起衆初不知行遠乃覺回顧已不見亞蘭各大異小青曰莫非在此君亭畔摘鳳仙花舌大琴曰恐未必小青問故大琴笑曰渠宿羞答答怕見生人此君亭中有沈家諸哥哥在謂其于生人前摘花恐花未摘而鬢已養花紅矣渠何苦來小青點首曰我與爾回塗覓渠去看人究甚樣大琴便先行小青尾之亞蘭已姍姍來笑曰姊姊等行何速小青曰妹亦何事勾留想玉笛聲已飽聽矣亞蘭僞怒曰深閨人胡饒此風花舌小青作請罪狀大琴曰渠言亦非無因殆以姊宿嫻此而疑及耳亞蘭無言遂行趕韻碧春痕等已不及既至冰壺閣則闕其無人但覺風吹荷花陣陣香殊暢人意大琴曰偌大園林吾輩從何處去覓渠等不如此插鳳仙花仍續吾輩染指遊戲也小青曰亦佳因杌將走入鳳仙花叢中擇其花瓣之肥大者一一納入碧紗囊中已而盈矣小青曰此間無搗器奈何亞蘭曰往寓香閣索去必有得大琴曰日之暮矣不如歸去亞蘭曰此去寓香閣或遇渠等何必歸去大琴唯唯衆行甫數步遇王媽詢寓香閣上有人否王媽但搖首遙指深陰中酒綢廳曰適過其旁聞箇中有吃吃笑語聲想係姑姑等也衆然其說入梧院則寓香侯坐籐椅上侯固肥碩時適袒腹雙乳隆然下墜笑嘻嘻顧香君夫人攀詰狀乃絕似阿羅漢小青不禁掩口笑亞蘭大琴亦皆軒渠瞥見珠兒執蒲葵扇在侯後招涼風狀乃似邀小青等來小青卽與寓香夫婦周旋珠兒故隱其首執卷作炊火爐狀戲調來人笑亞蘭不可忍卽笑語香君夫人曰香君伯母緯桃姊姊等在何許累吾等覓煞矣香君夫人曰聞在春信樓上韻碧姑姑等方

從此去。小青念王媽言與香君夫人言不符。覺夫人所語爲是。遂挈大琴亞蘭改途赴春信樓。樓近寓香閣。沈氏諸女之香閨也。彷彿廣寒深處之豔陽樓。時則湘簾捲處。鈎着一院殘陽。樓上下皆悄無人語。風吹唐詩一卷。從室內翻覆。室外縷絳。有聲。小青試拾以起笑。顧二人曰。此行又虛矣。亞蘭曰。夫人言當不誑。吾輩且登樓上一窺。方知虛實。大琴曰。不必。吾自有法。遂拾一碎石。卵投向樓上。小青亦效。尤願連擲數子。皆無應者。小青不信。彊牽二人登樓。四顧果無人。將去。忽聞格格微笑。聲小。小青笑。願大琴曰。如何。吾固謂香君伯母之言不誑也。渠等今必藏在碧紗櫥裏。衆視之。果見煙籠芍藥。有人影在。隱約模糊中。啓之。則紫簫絳桃芳英皆出。相視大笑。絳桃曰。適芳英苟能稍忍者。汝等殆料不及此。小青曰。汝輩誠惡作劇。想韻碧等來此。必爲汝輩所欺矣。紫簫笑曰。姊妹等來此。亦曾遇彼等否。大琴曰。王媽謂在酒綢廳。吾等實未之見。不知確否。芳英曰。諒當在該處。惟姊妹等何由知吾輩在此。小青乃告以所歷。因索摘鳳仙花器。芳英曰。器不在此。儂且去取。兼喚韻碧姊妹等來。此晚膳何如。衆皆謂然。芳英乃下樓去。維時蚊喧雷陣。覓哺嚶嚶。仰視碧玻璃。繁星已先後上。小青憑欄望瘦西湖。暮色蒼茫。湖面小舟如蟻。晚霞散彩。爭銜山夕照之紅。托法海寺塔從林際出。如一枝牛花如椽。矗立天半。是絕妙一幅好畫圖。因嘖嘖連呼。美景美景。不已。絳桃在旁笑曰。胡不描一稿俾衆覽也。小青笑曰。佳惟姊需給我。臙脂畫晚霞也。衆聞語皆笑。談片刻。芳英取器至。小青聞樓下嚶嚶語。錯聲知韻碧等亦皆來。亟挈大琴亞蘭隱碧紗櫥中。芳英笑曰。勿爾勿爾。晚膳備矣。渠輩不登樓。僅相俟齊就食耳。小青等乃出。齊下春信樓。韻碧笑詢亞蘭胡借大琴。小青來此。亞蘭故置不理。往梧院和寓香夫婦食畢。卽仍返春信樓。時天甚熱。篝燈不上新月。

如鈎其光甚薄衆乃坐樓下乘涼粉排蝶陣香列蜂衙人人坐話潮中一律風生口角韵碧仰視牽牛織女星笑顧衆曰今夕距七夕僅三旬零二日耳鵲橋之會不遠矣芳英曰姊胡爲雙星關心若是絳桃亦曰渠爲雙星眼巴巴望會期想將穿矣韻碧亟曰否否儂果關心儂果望穿何必言諸口與姊姊以笑語吹皺一池春水畢竟不相干不過雙星橋會之日卽吾輩深閨行樂之時屆時望星臺上結綵縷設花果或燃九微之燈或穿七孔之鍼或張雲錦之帷或履元瓊之舄熙熙擾擾其樂何極芳姊絳姊猶記去年七夕時之光景耶紅氍毹上試問阿誰叩頭最多也芳英笑曰此等無賴事虧姊尙記得韵碧曰姊適謂儂關心儂固誠關心也當時小青姊太疎懶不曾將一幅紅閨小女兒稽首拜雙星圖描出殊負斂姊一片癡心矣言畢顧小青曰今歲何如其早早備臙脂畫美人芙蓉面也小青笑應曰姊言誤矣美人旣稽首面胡得見若謂備臙脂畫裙下雙紅菱角似乎可耳芳英甫欲言韵碧亟先曰如是彌佳他日當有癡心欲掉畫圖看者矣而此一雙玉鈎兒尤必令見者無弗魂消也芳英聞語知韵碧舌利遂起身欲上樓去經小青勸之始止復談良久各涼爽乃始登樓雙宿殊熱芳英絳桃麗珠吳儂等遂分居樓下魚更旣躍咸入黑甜深處而樓上小青紫簫韵碧芳英春痕等猶倚窗閒譚時鈎月夜華欲透窗窺樓上人樓上銀燭不燒春痕苦暑裸背僅以衣纏繞胸際兼障雙乳韵碧戲以手拍其香肩曰紐扣兒鬆衣帶兒解怎不回過臉兒來春痕怒曰姊慣饒舌適調芳姊茲又來戲儂耶儂從此不理姊矣姊之心目中自是亦希存有春痕二字韵碧亟笑曰否否姊幸毋怒此六才子詞一句乃儂之謎語倩姊姊猜者春痕猶怒曰儂不解此等荒謬輕薄詞不合上深閨女兒口紫簫曰此謎也儂能猜之韵碧曰試語儂紫簫曰非對左傳

綠綺奏好幾

三二

袒而示之背。一句書乎。韻碧鼓掌曰。然春痕乃笑。衆亦笑。齊聲罵韻碧。無賴韻碧。顧紫簫曰。此不足道。吾當別出心裁。恐姊姊猜不中矣。紫簫曰。姊試言之。韻碧指窗外月曰。一彎新月。試射唐詩句。一紫簫脫口曰。此曲祇應天上有。蓋是時亞蘭方按簫奏廿四橋頭之什。一聲聲吹小當頭月也。 (未完)

譚

海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現代名小說 日神娶婦錄

定價大 洋五角

世間奇秘之事誠有出人意外者是書為吳興趙若狂先生所著
 係述秘魯用女配神之惡俗自西班牙入主以後國人痛故王之
 慘死輒劫西班牙貴族女郎行此典禮而所配者初非日神實為
 死難之國王蓋以快其復仇意也事極秘詭情尤慘酷譯者博採
 旁搜加以點染可作神怪小說讀亦可作西史讀全書用五號字
 精印裝訂一厚冊

歐美名小說 眞假婚書

定價大 洋四角

本書為歐洲名家小說梨園會爭演其事有名白東者已娶妻後
 見某女郎而悅之謔言未娶誘與訂婚嗣女復移情於他人始悉
 其隱因於某夕往白處索取情書詎白欲肆非禮女亟以槍死之
 案出後咸疑彼情敵所為疑成冤獄忽有通神學家逼女吐實女
 又被逮幸得白之婚書方獲釋免然是書固猶慶鼎也事實之奇
 殊堪驚駭復得若狂先生悉心譯宜其情文之並皆佳妙矣全
 書約三萬餘言精印一冊

異怪小說 無曆國

定價大 洋五角

唐人詩云山中七日世上已千年仙境光陰固已不同塵世然
 猶有晝夜之分日時之計也無曆國則有晝而無夜為非幻似真
 之民族所居其中風土人情宗教庶物悉異人間似幻非幻與
 非真實屬不可思議且與大地隔絕已久無由問津是書乃探險
 家老倫斯者親歷其地寄致其友之日記離奇情事駭人而
 復及純摯之愛情劇烈之革命聞所未聞尤為奇極譯述者為與
 興趙若狂先生文筆雅潔夙具專長洵最有價值之怪異小說也
 全書約五萬言裝訂一厚冊

陶齋書例

堂匾 十元 每字二尺為度過大及題跋者另議
 齋匾 五元 五尺為度過長及題跋者另議
 直幅 八尺五元 六尺四元 四尺以下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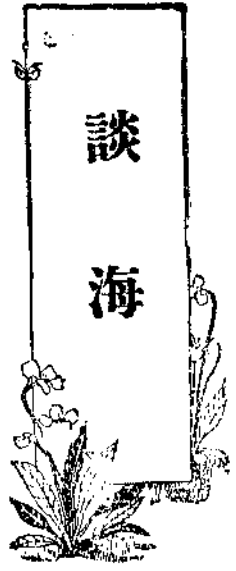
橫幅 與直幅同對開減半
 屏條 八尺每幅四元 六尺三元 四尺以下一元

楹聯 (與屏條同)
 扇頁 一元 尺寸過小者不書

名刺 一元

碑版 券冊 圍屏 招額 撰文 題咏 另議
 泥金 加倍 楷書 同劣 紙不書 潤先 惠

外埠來件 每加郵費 七分半
 總收件處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爪哇雜記

(民哀)

爪哇全屬東印度總督統治權之下。地方行政。分爲二十二區。各區置知事一人。亦稱理事官。其下有七十八人之副知事官佐之。副知事下。再置一百六十五人之地方監督。另從土人中任命補攝官七十二名。此下置土人知事四百三十四名。其下又配土人副知事千三十三人。直接而治理土人。荷蘭官吏不過立於監督地位。補攝官以土酋之有才幹者充之。厚其祿而世襲焉。土人知事及副知事。今既無世襲。但授彼等子弟以相當官職。決不生不平則鳴之事。此外各村落。用抽簽法。置正副二村長。從屬副知事而奉行各事。此村長不支俸給。但正村長一人。與之十井之耕地。副村長無何等之支給。副知事以上。卽爪哇之貴族。土人尊敬不渝。故使直接統治土人。荷人惟總攝大綱。由此可了解荷政府以土人貴族而治土人之政略矣。(以上紀行政)

爪哇由北海岸之井里汶起。向南岸之支拉扎劃一界線。爪哇全島。自分爲二部。全島之風俗習慣。語言等亦依此一線而有二大別。其西半部稱遜拉。東半部稱爪哇。遜拉王居萬丹之西冷。後改稱梭羅王。千

八百八年。爲荷人所滅。尙一虛號之土酋。東部爲爪哇之馬多拉王。千七百五十五年。分爲撥勞若夜二王。遙拉地較爪哇內地開墾。發達稍遲。農產物故從之而乏。人民之風氣。則溫和優美。惜其生活進步。遠不若爪哇（以上紀疆界）

日本在南洋之貿易。以藥物爲大宗之輸入品。藥物中尤盛行者。首推千金丹。其始屬於對州茂村製品。目下最銷行者。爲四國赤澤所製用之A印者。及東京歌橋所製用之H印者二種。而茂村所以聲價墜落。赤澤歌橋起而代之之原因。厥有一端。茂村千金丹。輸至爪哇熱帶。可無損害。其品質之良。直出A種H種之上。然至聲價失落。一蹶不振。實茂村商店。不解爪哇行商之勢力。與關於商業方法上之紫色龍形之商標也。彼中人所以嗜用日藥。不啻爲一種迷信。故定價五錢之千金丹。加二十五錢不正當之代價。亦不以爲貴。夜則供宿。晝則供食。不嫌耗費。其藥須歸日商自賣。惟時恰有中國某商店。與茂村約。由其一手販賣。變其商標登記。荷蘭政府。許以專賣權。茂村又與他一中國商店相約。另以印茂村主人及中國店主肖像爲商標。使得爲專賣之登記。因此行商者與購買者。一時驚愕失望。疑慮橫生。茂村之千金丹。遂受一打擊。此時適大阪安住商店主人至爪哇。而與三馬冷小川商店。及潮谷商店有特約。亟乘此大加輸入四國赤澤之千金丹。行商者遂舍茂村而專販賣A字之赤澤千金丹。購者亦少改其趨尙。幸茂村千金丹先入爲主。商人猶未能遽行決擇。一時勢成鼎峙。然一般行商者。道茂村丹品質之粗劣。A號丹效果之優美者。到處皆是。於是A號千金丹之聲價。遂一躍而上之。茂村紫色鷓形之千金丹。卒歸於失敗。次千金丹而易於銷售者。齒藥、眼藥、皮膚病藥、及麻病藥、梅毒藥、胃病藥等。銷路皆髣髴。此等

藥物店。在居留中之有名者。泗水爲稻垣。三馬冷爲橫山商店。此外泗水之岡崎商店。其價格非常之高。三馬冷之小川商店。其方法極消極的。利用一般行商之事甚少。今者行商之數劇增。競爭投賣。雖不能如往日之高價。猶可以優原價之三倍出售。故一日得五圓乃至十圓之純利益。甚屬不難。賣藥行商所存之資金。有堅固之行李兩件。現金二百元足矣。要之新航渡者。如能熟識爪哇之地理。風俗。人情。等則爲行商最良之方法。少解馬來語。並將馬來語書。此藥目及効力。則更佳。要用之馬來語。有二三星期間之熱心練習。卽能通達。當今之行商。要以藥物爲主。向混合幾分之雜貨。不但資本不多。與新來爪哇者。以便宜。且除三十餘萬之華人。每年可得輸出之高額。不下十萬元。外更有三千萬爪哇人。爲之驅策。其爲利益難計算。初爪哇人所以不銷日藥。因其價格非常高昂。今彼已於此點大加改良。且於輸入品中。兼製歐品。亦頗有充分之効力矣。（以上紀日本藥物商貿易狀況）

爪哇受印度文化之感。頗極一時之盛。今觀全島山脈。海隅。荒野。蔓艸。間石塔。蠱立。工程之偉大。可知當時佛教風靡全島。此爲顯著之例證。然欲考得歷史上確實之證。則未嘗有誠一憾事也。紀元千四百年間。旣稱霸全土。而存王室之制度。如日本德川封建時代。幕府已代表封建君主。他方又爲中央之郡官。人民一面受封建諸侯之命。一面又服從中央朝廷之權力。此諸侯者。土酋之雄者。自任之。中央朝廷。則土王制定與外來之印度人所組織。要之皆書實在史乘之確乘。當時之文物制度。必在曠味野蠻之時。可想而知。（以上紀制度之沿革）

男女達十二三齡。卽許婚嫁。結婚常例。憑媒介而撮合。完娶數日。卽歸寧。第招贅者頗多。聘金則依身分

而爲高下。普通貧民。由兩盾五十仙至五盾。女子卽以購買衣飾之用。至貴族富豪。有贈至數百金者。買賣婦女之蠻風。至今尙行。中國人荷人。見有好姿首者。多買之以爲妾。普通一人十五盾至五十盾不等。按照荷人法律。無賣買人者。故皆飾詞假託。立券耳。(以上紀婚嫁)

中國與土人死者。無須歐洲醫生之死亡證書。中國人至「甲必丹」處記名。土人祇在「亞昔時丁」處記名足矣。土人葬儀。從回教。不具棺木。惟以布纏死者。復以紗籠覆竹輿。二人肩之。當葬埋之際。延回教僧侶誦經。親朋知己亦至。而虔誦時。時撒細紙片於輿上。燃乳香。洒法水。到墓地而埋之土中。携竹輿還。彼等對祖先墓。極尊敬。凡遇元旦等日。必至墓參拜。相傳若不爾。則祖宗必加以懲罰云。(以上紀喪葬)

妓女則行公娼制度。全島妓館。一星期施行檢驗。微菌一二次。荷婦與華婦。則不許爲娼。而日本醜業婦。凡通商口岸皆有之。多爲日本紀州長崎。偷渡而來者。然荷人之秘密賣淫者。亦實繁有徒也。(以上紀娼寮)

爪哇尋常。日出於朝六時。日入於夕六時。約有一定之時刻。四時不變。商店日入時。卽歇息。獨中國人每有至晚八九時尙未歇息者。土人有餘閑。每至晚五時。互携其眷屬。逍遙徜徉大草場之上者。絡繹不絕。艸場傍植榕榆數株。間或雜以亞森榆。晝間供小兒遊戲。凡一切食物店。皆設於艸場外圍。如麵店。飯店。肉店。冰店。菓店等。晚間燈燭輝煌。蓋演劇映電影等場。皆設於此。然入場券售價極廉。土人只取五仙或一仙耳。因是賣淫婦之營業。於是間者。亦復不少。(以上紀遊藝)

東部爪哇人之家屋。概不以磚瓦。惟立竹木爲梁柱。上覆樓欄等葉。以蔽風雨。編竹爲籬。不設臥榻。地板

離地約二尺許。鋪以文蓆。飲食臥起。皆在其中。間有用矮桌椅。但非豪富之家。則未之見。西部遜拉族之建築。則反是。設高榻。豁戶牖。屋脚修葺之方法。各有其旨趣。屋內陳設。極有風致。寢室多不關戶。室上方設帷幕。以枕之多寡。定若家之貧富。其積綿枕。纒纒者。必殷富之家也。或懸爪哇古代豪傑像。以爲陳飾。或懸花卉。以供賞覽。客至敷文蓆。趺坐相對。主客淪茗。譚心。饒有日本風味。男女衣飾。習尙華麗。故荷人輸入之印花布。較爪哇東部爲尤多。衣式。凡馬來女人。則服長衣。遜拉女人。則服短衣。皆直襟無鈕。以針結之。腰下圍以紗籠。女人則肩披長巾。如中國古時美人之舞妝。垂帶或以飾面巾代之。（以上紀起居裝飾）

爪哇全島。以萬隆爲美人出產地。如中國綠珠。并畔代生麗姝。爲中國人荷人之旅行內地者。經過萬隆。都聽歌。徵舞。效双峽。楚襄以潰跋涉之鬱結。故萬隆市六街燈火。稱爪哇之脂粉。穢澤也。餘如剪玉梭。隔武眉。亦爲佳麗。產鄉其地。山明水秀。氣候清涼。人色白晰。眉目韶秀。豐頤秀領。穿八加郎岸之紗籠。服新清華麗之印花布衣。以白巾覆面。步武婀娜。姿態嬌憨。不啻中國之飛燕。輕盈掌中舞罷時也。衣尙白。習俗好勞動。好用手織物品。而修飾之習。迥異東部婦人。（以上紀特殊之婦女）

爪哇食物。以米爲主品。調理獸鳥之肉。雜以野蔬。常用紅米。炊法與蒸乾飯相同。肉類多以油煎。或火炙。野蔬類如木芽。椰肉。紫菜等。慣醃臘生食。食時不設七箸。惟以右手攫取。食之左手。則以爲不潔。例不以取食。尤嗜辣椒。食時每置小椒一盃。無則不能下咽。魚肉因內地氣候炎暑。不能得鮮者。故常食暹船運來之鹹魚。油炸而食之。醬油則類似中國所製者。尤慣以酸梅黃薑等。以助煮肉之用。又喜食檳榔。梛葉。

口如噴血。殊不雅觀。華人旅居斯邦既久。泰半沾染其習。(以上紀飲食)

馬來呼爲哇燕者。譯言卽歌舞也。劇分三種。一單云哇燕。卽爪哇古劇之一種。如日本僑裝俳優相類。所演皆古代戰事。一哇燕古力牛皮。以厚紙造作人形。用火影於白布上。演於路傍。或富豪之家庭。一歐式之哇燕。樂器布景。悉仿西式。惟聲調皆啞啞嘲哲。殊非中土大雅之意矣。歌舞之最通俗者。名曰誕叨。如中國之內地女優。中國人荷人及土人讌會時。多招之侑酒。爲客薦枕者。亦復不少。中國土著酷嗜此種歌舞。凡慶宴鮮不招之。其舞台設於門之左右。張彩色之幔。往時幔色仿照荷蘭旗式。近來中國人多改五色以合國旗。又飾之以芭蕉椰榆之屬。新綠。繽紛嫩紅。掩映亦海國之盛飾也。所用之樂器。銅鈺大小凡數十具。雜以鼗鼓洞簫短笛。(梭羅若夜等埠之中國富戶。必置銅樂器一副。貴者值萬餘盾。大者徑二尺。重百數十斤。)鳴則聒耳驚心。舞妓袒臂半露胸部。腰部以刺綠等物爲飾。肩垂彩絲。飄曳及踵。新劍鷄頭覆以繡縉。歌時手舞足蹈。別饒韻致。惟聲調淒楚。類亡國音。不異隔江詩人聽後庭花也。凡所演者。多關宗教戰爭。最有趣者。則塗面作夜叉狀。而觀劇者。往往公然與優女接吻。下者酬償五仙。上者在二盾五仙以上。梭羅若夜之王族。亦最喜此等優人名之曰侏儒。女子充之者居多。雖年秀色之男子。間亦有爲此者。時有人聚集此等男女。令其反教音樂歌舞。往者梭羅王宮內。約書百餘名。常侍左右。如梨園子弟之供奉內廷然。男伶之長於歌舞者。許其結婚。女伶則畢生不偶。雖有御溝。恐無有拾得題紅詩葉也。(以上紀戲劇)

貴族之風俗。最奇異者。則有梭羅及若夜王族貴人出門之儀式。其華樸皆視其官階而異。張金傘徑可

四五尺一人捧黃銅錘一人挾文席一人捧帽盒其闕閤之家門內必插金傘以表其爵位焉土酋凡遇慶典日出遊其儀衛尙有執戈擁盾持弓矢者酋坐金輦駕駟馬王城內凡中國人與土人坐車者皆不得入王族男子腰刀跣足傳粉塗脂雅步雍容一切苦役多女人充當王族所用紗籠別有花樣土人不得僭用非貴族不得美衣華服自荷蘭入主以後土人亦皆有僭用王族服御者昔梭羅王室有名之王族其名爲刊贊追高羅能牙拉者荷人亦頗畏敬之彼迺王妃之兄資性剛毅富有思想荷人外雖敬畏之內實忌之如蛇蝎時王無嗣子憂社稷之危乃密托之與彼及王薨遂繼位掌國政奉願命維謹勤勞國事故至今尙有歌咏其事者當時適有荷知事履新要求設祝典諾之爲發請帖至日盛裝出門以迎至時而知事不來乃撤回宴會之命已亦除禮服穿便衣而門外車聲隆隆門衛以知事來訪入告刊贊告從者曰既過定刻決不出迎遂不開宴以荷人之傲岸不遜妄自尊大尙且至門不納可以知其骨鯁矣(以上紀貴族及儀制)

以回回教之關係絕少一夫一婦者富豪貴族一人而蓄數小妻或一家同居二三妻妾者皆不少然特權則在本妻妾則僅以役使俗本淫蕩女子年未破瓜卽多漆洧之行聽其零露之歌可識其俗矣茲錄其歌如下其一云「車耶馬耶車自車馬自馬耶儂能有心不致如車自車馬自馬耶」其二云「此爲滑橋子竟渡橋我爲窶人何竟憐余」故野田蔓艸桑間濮上雌鳴求牡之音時有所聞凡男女相呼皆曰蘇拉拿譯言兄弟也戀愛頗自由(以上紀男女交際)

梭羅爲土酋舊治爪哇首都地居島之中央名義上仍屬土酋管轄實權則概歸荷人境內道途坦平十里長隄綠雲翳天酋宮所居危樓傑閣千門萬戶崇階砌玉華座髹金綺閣妝臺陸離光怪傳國古器羅

列。凡。筵。而。弓。刀。盾。干。等。尤。夥。類。皆。古。色。斑。駁。千。年。物。也。酋。長。尊。如。皇。帝。聲。色。之。奉。比。於。陳。隋。末。帝。恆。選。民。間。美。姝。百。輩。充。後。陳。皆。披。綾。曳。縠。凌。波。微。步。丰。致。嫵。娜。宮。中。定。例。凡。美。姬。匪。得。幸。而。徵。蘭。兆。者。寢。不。以。牀。惟。席。地。臥。起。宮。中。諸。人。日。給。俸。若。千。各。自。執。炊。宮。內。設。閱。閱。儼。如。塵。市。以。供。需。要。侍。臣。見。必。肉。袒。蛇。行。酋。有。問。則。拱。手。以。對。不。啻。天。威。咫尺。也。凡。酋。之。御。用。物。出。入。必。以。金。傘。覆。之。以。示。尊。嚴。宮。中。素。不。許。中。國。人。入。內。雖。府。門。外。教。場。中。國。人。亦。不。許。高。車。馳。馬。以。過。違。者。有。常。刑。前。清。派。楊。士。琦。至。梭。羅。酋。聞。之。延。入。府。脫。寶。刀。以。贈。清。廷。亦。賜。寶。星。以。答。其。意。明。年。酋。聞。梭。羅。華。僑。興。辦。學。堂。頗。有。成。效。乃。延。全。體。華。僑。學。生。入。府。盛。設。茶。點。日。恣。學。生。游。觀。然。酋。外。雖。尊。嚴。實。如。繫。囚。環。王。之。宮。荷。人。築。砲。臺。以。鎮。之。如。京。師。之。東。郊。民。巷。巡。酋。之。關。荷。兵。荷。槍。以。守。之。酋。之。函。荷。官。檢。查。之。酋。之。出。在。十。里。以。內。荷。知。事。約。束。之。十。里。以。外。爪。哇。總。督。監。察。之。荷。未。經。荷。官。允。許。而。擅。自。出。入。則。褫。其。王。故。酋。多。卜。出。於。夜。乘。駟。馬。披。生。花。纓。絡。綵。衣。珠。履。傳。粉。畫。眉。盡。態。極。妍。狀。如。好。女。子。後。車。數。十。乘。車。麟。馬。蕭。衣。香。鬢。影。皆。國。中。殊。色。荷。馬。隊。前。後。簇。擁。遙。遙。卽。聞。呵。殿。聲。名。曰。耀。武。實。則。監。視。耳。每。年。荷。女。王。誕。日。酋。必。至。荷。府。知。事。衙。捧。觴。祝。荷。王。壽。儀。仗。奕。赫。前。鋒。執。戈。擁。盾。左。右。兩。翼。弓。矢。怒。張。塗。面。作。夜。叉。狀。侍。臣。宮。女。各。執。傳。國。寶。器。以。從。其。大。僚。則。峨。冠。錦。衣。曳。長。裙。惟。皆。跣。足。鄙。野。殊。甚。每。僚。一。人。執。金。傘。以。隨。傘。徑。五。尺。約。數。百。具。望。之。如。黃。雲。耀。日。洵。奇。觀。也。酋。坐。金。輦。服。元。帥。服。甚。都。駕。八。駿。吼。奔。如。龍。步。兵。數。百。爲。殿。酋。之。歌。姬。舞。女。昇。之。肩。輿。以。備。娛。賓。輿。製。與。北。京。驟。車。同。惟。略。寬。可。坐。四。五。人。雕。楹。刻。角。若。神。龜。焉。道。傍。旗。幟。飄。搖。銅。鈺。聒。耳。有。識。之。中。國。人。見。之。曰。今。朝。爾。許。煊。赫。執。挺。作。降。王。長。去。矣。(以上紀梭羅降王狀況)

右稿八千餘言。雖尙未紀載請盡。而爪哇之大概。可於此中求之矣。

(完)

三殿紀遊

(孤星)

北京爲古帝王居。歷遼金元三代而明而清。咸都於是。創始者建築於前。繼居者拓充於後。閱年既久。規模乃大。故數百年之古宮冷殿。有足稱述者焉。篳路藍縷。啓於遼代。然遼僅割據北方。終遼金兩世。干戈擾攘。兵革不休。固未遑經之營之。臻於完美也。元雖奄有中。原而城郭宮室。非彼逐水而居之牧牛兒所注意。因陋就簡。略具形式而已。故北京之有都城規模。實自明永樂始。明成祖既入應天。躋宮廷。發殿陛。棟樑巨材。悉從成祖俱北。成祖大興土木。內則修造宮殿。外則改築城垣。帝都規模。燦然大備。自明之永樂。以迄清之宣統。凡五百餘年。間踵事增華。豪侈代進。遂有今日之偉觀。雖明有土木之變。李闖之亂。清有英法聯軍庚子拳禍。僅損皮毛。未傷根本。事定而後。稍加修葺。卽復舊觀。清鼎既革。國都不遷。且愛新覺羅氏徵天之幸。享受民國優待。不廢尊榮。仍居大內。但自保和殿以外。每逢令節。一律開放。遊者雖無黍離麥秀之感。然觀此專制時代之遺念品。安能無所動於中乎。庚申新正。余客京華。會值三殿開放。因隨朋從往遊焉。三殿者。太和中和保和是也。

北京城門之最南者曰永定門。進則爲正陽門。再進則中華門。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乾清門。順貞門。北上門。以迄地安門止。亙十餘里之長。直如一線。毫絲不爽。三殿在太和乾清兩門之間。乾清門以內。小朝廷依然存在。遊者不得而入。午門之內。太和門兩側。有東西華門。東華門內爲文華殿。西華門內爲武英殿。皆偏殿也。文華殿之旁。有本仁殿。集義殿。武英殿之旁。有凝道殿。煥章殿。黃瓦。朱垣。兀立夕陽。影裏。

令人想像帝王之威福有不能已於感慨者。平日入東西華門遊覽。納費三角。而太和門常封鎖。三殿不得而入。若逢令節。三殿開放。遊資且減其半。故遊客頗盛。在平日則往遊之人。寥若晨星也。文華武英兩殿。今已略加改造。爲古物陳列所。文華殿及本仁集義二小殿。陳列書畫。其西之武英凝道煥章諸殿。則鼎彝器皿。珠玉珍寶。一一羅列焉。遊資兩處分納。平日各收一金。逢節減爲半元。凡客北京者。他可勿往。獨三殿及古物陳列所。不可不遊。蓋宮廷之景象。宮內之器物。皆足以廣吾人之眼界也。

太和殿者。在前清之世。俗稱爲金鑾殿。皇帝坐朝。常在此殿。當科舉時代。金鑾殿裏。臚唱第一。爲人生莫大之榮譽。故事。引見人員。僅至午門而止。宮門請安。則在大清門行之。非親貴樞臣。及二品以上之大員。不得常登殿也。殿陛爲極巨之碑石。雕刻龍紋。異常精緻。今爲保存古蹟起見。遊者不由陸行。陸之兩旁。石級巖然。級亦有花紋。皆潔白之山石也。殿前雕欄玉橋。東西相望。自遙觀之。所謂長橋臥龍者。殆不是。過綜其大凡。無非表示獨夫之尊榮。項城之野心。勃勃。殆卽爲所動乎。殿內本已黯舊。項城盜國。預定在此。登極粉飾。染髮大興。工程董其事者。爲大典籌備處。處長朱啓鈐。工事既竣。易名承運。此煥然一新之承運殿。在項城初意。本冀臨御於此。成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不料雲南首義。海內風從。乃草草改元。卽在居仁堂。(在宮之西側。卽總統辦公之所。總統府所在地。總稱中海。居仁堂乃總統府之一部份)受賀。徒留此承運殿三字。爲盜國之紀念耳。當時朱啓鈐謀充三殿管理大臣之差。故督工頗嚴。粉髹精細。歷久猶新。但求美觀。不計多金。夫八十一日之洪憲皇帝。耗國帑至數千萬。皆吾小民之脂膏。遊跡至此。覽物傷神。能不太息痛恨乎。抑吾聞之。庚子之役。聯軍元帥德將。瓦德西嘗與狀元夫人賽金花合盞於

此辱我國家。至乎其極。當日德之氣燄何等轟烈。一轉瞬間。威廉第二已爲甕中之鼈。可知盛衰興替。人實爲之。固無定也。今殿上寶座猶存。地平高可及丈。彷彿劇場之舞台。座卽居地平正中。後有圍屏。向例宮娥皆立於屏後。寺人則立於屏前也。殿旁置有煖氣管。爲孝欽聽政時所設。孝欽生性奢侈。此固意中之事。今則窗戶洞開。汽管廢而不用。寒天至此。陰氣森然。益覺冷殿之荒涼矣。此次高等文官攷試。卽在太和殿舉行。應試人員多有以殿試自詡者。科舉思想之深入人心。竟如是耶。

中和殿在太和殿之後。規模稍遜。再進爲保和殿。兩殿形式與太和殿相彷彿。皆退朝後之便殿也。保和殿之內卽乾清門。有壽皇皇極中正等殿。乾清慈寧寧壽壽安等宮。專制遺孽。蟄伏其間。此中別有天地。非吾輩所得而窺矣。文華殿諸處之古字古畫。以明清兩代爲多。宋亦有之。唐則罕見矣。此中多屬巨作。遊者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所謂走馬看花者。毋乃類是。然而會觀此中一纖一紉者。以例外間所見。真有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觀矣。武英殿等處之珍器。半屬鼎彝。而皆自熱河行宮遷來。據深知古事者言。承辦此差之熱河都統某名流。揀其精者盜爲。已有今某名流以珍藏家。著海內。邸中實多大內之物。夫不世之寶。不陳列於公衆之所。而必挾爲私有。我國人之無公德心。不亦大可慨耶。年來軍閥媚外。又時選取精華。拱手贈諸東人。且且而伐之。不其盡乎。雖然錦繡河山。猶忍斷送。况區區古物也耶。夫復何言。

武英殿之側有浴德堂者。清香妃沐浴處也。春寒賜浴。比諸華清。其式不中不西。在昔已爲極合衛生。自今視之。猶覺其繁笨耳。其內並無陳式品。純然是一古蹟。設能善爲保存。再歷百十春秋。價值更當增高。

三 殿 範 遊

賸粉遺香。流芳餘韻。未嘗不能如虎阜真娘墓。西泠蘇小墳之足供千秋萬世之憑弔也。文華武英諸殿及浴德堂。皆在遊三殿之範圍內。故余并記及之。拉雜而談。亦聊爲未至者當臥遊而已。

四

小草廬筆記

(小草)

阿青

阿青金陵馮氏婢也。其母爲馮公子乳母。當入馮府時。將阿青寄養於鄰家。待至十三歲。方携入馮府。爲夫人所愛。遂留充小婢。阿青與公子同時生。眉目娟好。體態輕盈。性敏慧。善解人意。隨其母侍公子。問暖嘘寒。隨在當意。熨貼處。百倍其母。公子有所事。常謝其母。而命阿青起居飲食。一切供奉。皆出自阿青手。非阿青卽不歡。夫人見阿青善侍公子。嘗曰。阿青惜生貧賤。家在此好。面貌限於門戶。不能爲吾家婦。否則與吾家公子生同時。貌相稱。性情又相得。眞一雙佳兒婦矣。公子聞之大喜。默念不能爲婦。妾亦可矣。迨夜間。阿青爲覆被時。見其楚楚可憐。心更愛之。遂起坐。被中執阿青手。私以己意卜之。並叩其顙。否阿青俯首不答。公子知已。默允。卽以雙手捧其額。使仰面於燈光下。見其兩頰緋紅。作絳桃色。益覺膩媚。動人。遂情不自禁。以口親其唇。阿青羞極而遁。是夜公子胡思亂想。轉輾反側。達旦不能成寐。欲以意白諸父母。終覺靦靦難啓齒。至天明始朦朧睡去。是日適爲學中休假日。故人亦未驚覺之。至日上三竿。始遽然醒。見乳母在房而不見阿青。問之。則以病對。公子默念。必以昨夜事致阿青羞。託病。頗自悔。盪盪漱。旣畢。卽馳入阿青寢室。意欲撫慰之。使勿羞。乃見阿青蒙首臥。遂就枕邊。低聲呼之。阿青聞公子至。探首被外。滿面淚痕。公子大驚。曰。吾以愛汝。故情不自禁。一親香澤。非有意唐突也。汝何若。此阿青嗚咽。謂之曰。妾感公子盛情。頗願長侍公子。惟妾母將以妾許字其姪。數日前嘗問妾願否。妾却之。妾母未更言。

然渠頗愛其姪。恐終不免耳。公子果愛妾甚。其速圖之。遲恐不及。妾則願以死誓。必不捨公子。他去也。公子鑒其誠。感激泣下。立趨母前。長跪陳詞。母曰。未娶妻。先納妾。頗與禮教不合。抑且有礙婚事。容再議之。惟吾亦甚愛阿青。或當許兒請公子。以母言告阿青。且告其母。見馮家富夫人。公子均愛其女。豈有不允之理。阿青見大局已定。遂服侍公子。如恆。明年公子年十九。論婚於同邑孫氏。既娶。見婦美而賢。且善阿青。遂於枕邊告以種種。婦亦首肯。翌日共往白母。於是擇日納阿青爲籓室。嬌妻愛妾。窗下畫眉。馮公子豔福誠不淺矣。

●某氏女

吳中山水明秀。篤生麗姝。有某氏女者。貌甚美。戚黨見之。每驚爲西子。重生王嬙。再世天上人。非人間有也。願女桃李其面。冰霜其心。常默處深閨。繡鸞描鳳。作畫吟詩。輕易不越雷池一步。故藉藉豔名。雖噪於遐邇。而亭亭倩影。實未嘗一飽外人眼。福女父母擇婿甚苛。來問字者。非嫌某公子才不稱。貌即嫌某公子貌不稱。才久無當意者。度其父母之心。必得天下第一美貌才子。然後方以此天下獨一古今無雙之愛女嫁之。否則寧長養深閨耳。以是女年已二九。雀屏之選。尙未得中也。女有中表兄某生。長女一歲。自幼隨父留學歐西。將十載。適於是時歸謁女父母。談吐俊雅。舉止風流。實今世之潘安衛玠。而學貫中西。識通今古。尤堪令人心折。女父母大悅之。生父母之擇婦亦苛。放生迄未娶。兩家互道心事。不謀而合。以爲一雙佳偶。良緣天成。遂訂婚焉。生既娶女。如魚得水。情愛彌篤。花前聯句。綴成滿幅珠璣。月下談心。傳盡雙方繡繡柔情。密意無可言喻。常於畫眉之餘。作合歡詞百首。以自寫其閨房之樂。錦心繡口。傳誦

一。時。不。圖。好。事。多。磨。良。緣。天。忌。結。禱。甫。一。載。女。卽。以。疾。死。生。哀。痛。異。常。欲。以。身。殉。其。父。母。以。大。義。責。之。始。稍。稍。自。節。不。言。死。然。終。不。能。少。殺。其。哀。如。痴。如。醉。見。人。常。呆。若。木。鷄。不。發。一。語。不。數。月。已。骨。瘦。如。柴。形。容。憔悴。當。年。丰。姿。不。復。存。矣。嘗。欲。作。悼。亡。詩。以。悼。女。僅。成。七。絕。一。首。不。能。再。續。詩。曰。去。年。喜。作。合。歡。詞。多。謝。生。花。筆。一。枝。物。固。無。靈。人。有。感。斷。腸。又。寫。悼。亡。詩。未。幾。竟。以。哀。痛。致。疾。而。卒。吁。可。哀。已。

●最簡單之悼亡詩

元微之作遺悲懷詩悼其亡婦詞淺意深古今悼亡詩汗牛充棟雖各有境遇各有情愫然終不能出其範圍嘗見某女士爲兄悼其亡嫂僅五絕一首詩曰物在人何在人亡物尙存無人偏見物見物更思人寥寥二十字簡單已極且淡淡着筆不落前人窠臼詩中不用一哀苦字而傷逝之情悼亡之感已包括殆盡真能以少許勝人多許者

●最簡單之懷人詩

多情兒女兩地分居不能時相覲面思念之情與日俱積臨風神往對月心馳自有一種纏綿固結不能自己之况味於此無聊之頃互作詩詞以傳情達意其心苦其意遠其情深其詞悱惻讀之最易動人感念然言爲心聲心中抑鬱過甚則辭句亦多哀怨嘗於舊書篋中檢得一紙上錄五絕一首作者姓氏未詳詩曰多病憐卿瘦工愁笑我痴怕看窗外月兩地照相思語極簡單意極淡遠清詞麗句耐人玩索洵一首最簡單之絕妙好詩也

● 毛詩集對(一)

終風且暴	載飛載止	豈無膏沐	振振君子	作于楚室	既曰歸止	鳥鼠攸去
零雨其濛	將翱將翔	爰有寒泉	厭厭良人	念彼周京	曷云能來	羊牛下來
妻子好合	伐木許許	一月三捷	玄衮赤舄	平陳與宋	離離鳴雁	四牡業業
兄弟孔懷	采芣祈祈	終日七襄	綠衣黃裳	侵鎬及方	關關雎鳩	八鸞瑯瑯
惠此中國	奄受北國	羣公先正	爾牲則具	旂旐央央	亦祇以異	陳饋八簋
控于大邦	薄伐西戎	衆穉且狂	我稼既同	檀車擘擘	靡所與同	交輶二弓
孔武有力	蕩蕩上帝	詒爾多福	省此徐土	淮夷率獲	周原膺膺	駕彼四牡
碩大無朋	臺臺文王	錫我百朋	溥彼韓城	徐方震驚	牧野洋洋	整我六師
鉤膺儻革	于彼郊矣	載駘載駟	鸞聲嘒嘒	匪兕匪虎	有莘其尾	簞第魚服
充耳琇瑩	在我室兮	有駉有騏	鳥鳴喈喈	維熊維羆	不屬于毛	輶車鸞鑣
大夫夙退	有貓有虎	上筮下簞	我徒我御	麻麥幪幪	厭厭夜飲	萬邦爲憲
君子來朝	維羊維牛	左旋右抽	爾公爾侯	楊柳依依	肅肅宵征	四國于蕃
至于南海	嗟我婦子	無踰我里	鉦人伐鼓	憂我父母	無衣無褐	伐其條肄
陟彼北山	召彼僕夫	有那其居	伯氏吹壎	樂爾妻孥	靡室靡家	樵彼桑薪

(鄭雪痕)

寧靜軒碎墨

(朱鴻富)

●人心不死

唐宋泚誘段秀實議事。秀實大怒。即以笏擊賊。明永樂逼方忠文草詔。忠文大怒。書燕賊篡位。忠義所在。人心不死也。長安石工安民。不肯鑄司馬光名字於元祐黨人碑。九江石工仲寧。不肯鑄東坡名字於山谷公道所在。人心不死也。宋周大理聞岳飛下獄而去職。明林祭酒因陸監上書而掛冠。名教所在。人心不死也。魏司馬孚因弟昭弒君而痛哭。朱全昱因弟溫謀逆而大罵。名分所在。人心不死也。即如今年北京學生之五四運動。上海商家之一律罷市。蓋責任所在。人心不死也。

●張德遠祭陣亡將士文

張德遠出身行伍。初時與岳武穆同官。屢在帝前頌揚秦檜功德。及武穆下獄。德遠亦不上書營救。卒爲後世所輕。然其人究非姦惡者。流蘇雲卿謂其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一語可以賅其爲人矣。及入相。乃祭陣亡將士文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屍。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永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尙饗。

●古樸有味之壽聯

鄒公一桂門生遍全國。當時奉爲士林之宗。有門生周時賢。周時哲者。爲同胞兄弟。均爲庶母所生。先後登甲科。孫曰璉曰珪。亦名進士。母七十誕辰時。求公撰聯以爲榮。公不遽下筆。令諸門生爲之。皆不稱意。

公云此項對聯不必引經據典但求貼切身分已足乃援筆書云有子有孫都成名進士多福多壽是謂太夫人於是諸門生無不嘆服

●梁同書挽髮妻聯

梁同書山舟早年科第名滿國中其人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愧人及爲侍講學士仍依然如故故朝中有梁布衣之名山舟因以自號晚年尤精入法得其片楮者無不珍同拱璧其妻胡氏亦工詩能文與山舟同庚夫婦相得殊甚年九十九而胡氏卒時已五世同堂矣山舟則哭之甚慟意知交多博學士必有佳句見輓及開吊日遍閱輓聯無一貼切者乃援筆書云一百年彈指光陰天何靳此八十載齊眉夫婦人孰能知見者咸嘆服焉

●九十四歲之老舉人

高要縣諸生謝啓祚博學多能屢舉不第自謂功名中已無分矣顧不肯自餒仍應鄉闈試人咸非笑之年九十四始領乾隆丙午鄉薦賜翰林院檢討曾有自嘲詩云行年九十四出嫁弗勝羞照鏡花生面光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子人號老風流寄語青春女休誇早好逮年百歲猶健在御賜壽寓昌文額以榮之如此年高獲售真絕無僅有者也

●破山和尚

破山和尚爲蜀中高行僧茹素者六十餘年張獻忠至重慶時僧年八十有六慕其名乃召之來詢以能得天下否對曰公之得天下與否固不敢知惟大兵到處殺人如麻究非上天好生之德偷能不嗜殺人

則天下之爲張爲李莫能定也。獻忠聞言乃曰：大師亦能從我一事否？僧曰：公第言之。老僧無不聽也。獻忠曰：聞大師酒量宏，今日欲與大師一酌。惟兩人對酌，一素一葷，殊乏快意。請大師開戒，則老夫此後決不殺戮人民矣。僧曰：若然，僧亦何惜。開此一戒，遂食肉食。時說偈曰：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是大功德大作用。於是一郡人民賴以保全，而僧則不知所之。或謂仙去，或謂遠遁，無所稽考。地方人士嘉其義，立祠祀之。今重慶城中之破山寺，卽祀破山和尚者也。

●鄭三寶

父老相傳，明永樂間之太監鄭和爲太倉人。其父名乾源，一儒生也。家雖不甚富，願酷好古玩。終年以課學授徒爲生，頗怡然自得。惟膝下有女而無子，中心不無耿耿。某年因事入城，見鄉人方發掘古墓，得中郎將印一方，玉杯一隻，古劍一柄，卽以十金購之歸。時其妻方有孕，乃笑謂曰：今日無意得三寶，實得子之兆也。夫婦於是大樂和生，卽命名三寶。生時紅光照四壁，鄉里咸謂富貴之兆。彼此相傳，頗爲豔羨。三寶生六歲，而父母相繼亡。其時饑饉，頻仍天下已亂，被奸人掠賣於鳳陽。徐太守處爲僮，太守相其骨格不類久長貧賤，乃作青睞看。迨朱元龍得鳳陽，奇三寶相，乃索爲侍衛。正位後，命侍燕王左右。因其生平不喜女色，乃命總管侍衛燕王卽位，賜名和，領東廠。繼又賜以撫遠將軍印，航海通西南諸國，有不服者征討之。於是鄭和威震南洋各島，旣而至爪哇之三馬瓏，愛其山水之佳，卽於此建立衛署，招國人前往墾之。不及十年，成爲繁盛之市場。僑民念其功，乃更名爲三寶瓏。鄭公祠至今在焉。

●宋時之滑稽伶人

優孟以諫阻莊王葬馬而名優旃以諫阻二世漆城而著此非二人譎諫之功實乃二君賢明所致若宋時之伶人黃嬭胡毅趙承恩李供奉四人者其慧心壯膽豈遜優孟優旃苦不遇賢明之君也先是秦檜當國和議既成而無迎還二聖意又一日秦檜假寐朝堂首稍偏身幾墜都察院吳某見之即託檜首安於椅後遂名其椅曰太師椅（後人名栲栳椅曰太師椅本此）有伶人黃嬭胡毅戲於高宗前黃嬭捧太師椅安排坐位胡毅盛服出耳後帶兩大金釧黃問曰汝耳上所帶是何物胡曰名二勝釧黃直前將雙釧擲諸其背曰汝但坐太師交椅受用去二聖丟之腦後可也高宗聞之一無所覺寧宗朝史彌遠當國威懾朝廷勢傾海內夤緣者必奔走其門一日伶人趙承恩李供奉戲於上前趙飾顏子喟然發嘆李飾端木子在旁曰學兄何嘆顏子曰夫子之道仰彌高鑽彌堅未知何日得遂所願是以嘆耳端木子曰學兄誤矣今日之事鑽彌堅無益只須鑽彌遠足矣甯宗聞之但一笑耳卒不悟

閔子騫祠

閔子騫山東汶縣人（即今汶上縣）以孝聞後母待之虐其父覺而逐之閔子泣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然二弟何名經傳中未實載及人亦不知也余友王君舜年宰汶上時曾往謁閔子祠祠中有三像（山東風俗凡屬聖賢均塑像以祀像旁立有木主書明姓氏）正中爲閔子騫在左者曰蒙在右者曰革即其兩弟家廟所祀當無錯誤也

口采

世俗每在新年或結婚日彼此相見必曰恭喜建屋上樑時必說步步高陞或升起來等語句蓋取吉利

也。卽人家做坟時亦不能說一不吉利語。是皆世俗之所謂口采。余嘗笑爲迷信者。也不謂南宋中興之君相如高宗趙鼎者亦沾沾於吐語之吉凶。初宋高宗避難入浙東。君臣狼狽甚。地方官吏無拜請聖安者。獨有宗室趙不羸沿途供飲食。并時問起居。高宗大喜曰。若然則趙氏真不衰矣。又高宗都杭州日。趙鼎當國。張德遠薦其門人錢唐休者。才可大用。時鼎聞河北喪師之耗。見錢名大不悅。且曰。錢唐（杭州又名錢唐）真遂休乎。竟棄置其人。不用。此亦討口采之意也。

●慘訣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陷京師外城。烈皇撞鐘擊鼓。欲集羣臣議事。無一至者。旣而有宗室朱純義者報曰。今逆賊已破外城。請皇上速避。臣可隨駕以行。烈皇曰。死國。人君之分也。避之奚爲哉。純義曰。臣請護皇子出京。何如。烈皇曰。如此亦佳。乃命皇太子及永王定王入宮。三子時皆年幼。不知外事。仍盛服緩步以入。烈皇曰。今何時。猶盛服。而又遲遲其來乎。逆賊李闖已陷外城。且夕間內城亦將不保。盍易服逃乎。乃爲之解盛服而易敝衣。且泣告曰。汝輩今日爲皇子。明日爲平民。雖賴有純義叔父之保護。然在亂離中。幸匿跡藏名。勿露破綻。致遭不測也。遇同行之年老者。呼以伯叔。卽年在二十以外者。亦宜以兄呼之。苟能託祖宗福。使汝逃出京城。而得報父母之仇。亦不可忘我戒也。迨純義挈三子歸。內城亦破。卽以太子送入周奎家。十九日卽自挈永王定王以逃。未出城而被獲。純義乃罵賊死。是日烈皇殉國。周奎以太子降賊。滿人入關日。太子及二王先後被難。嗚呼慘矣。

●精類

錢武肅王宿宮中侍衛有事入告。經儲油室。見一巨大蜥蜴。伏油缸上。吸油。火眼金睛。閃爍不已。大懼。退以告同儕。咸以爲奇。次日王謂左右曰。吾昨夢飲豈油。過飽。今日不能飲食矣。侍衛即以所見告。王但領首而已。又北宋節度使楊戩。不畜妾。在任日。一月中偕妻共宿者。不過三日。餘則另宿。署之後樓。不令左右近。亦不妻子宿也。有衛卒某甲欲覘其異。乃潛伏室隅。忽見浴盆中有一大蝦蟆。重可十斤。奮迅而戲於盆中。因見有人窺伺。卽直前猛撲。某甲大驚欲逃。楊已醒。某甲乃叩首謝過。楊曰。無害。揮手令去。又無爲軍監軍米海岳。一日晨興。傳呼譙門鼓吏。問晚間不打更之故。吏曰。夜見大白蛇。繞鼓。故不敢擊。米笑頷之不問也。清之曾文正人。咸謂其爲白蛇化身。豈妄言哉。

●書死字之多

人死曰溘逝。曰長逝。曰仙遊。曰千古。曰疾終。曰病故。曰壽終。曰考終。曰棄養。曰捐館舍。曰下世。曰天年。此則知之者猶多也。曰棄堂帳。曰啓手足。曰隱化。曰遷神。曰遁化。曰解駕。曰遷化。曰捨壽。曰遷形。曰示滅。此則不多見者也。然而顏魯公徐府君神道碑。有棄堂帳於相州之安陽。一語。權德輿杜岐公墓誌銘。有啓手足於京師安仁里。一語。陳子昂元敬誌銘。有隱化於私宮。一語。柳宗元崔敬誌銘。有遷神于舟。一語。顏魯公李元靖先生碑。有先生今遁化矣。一語。若解駕。遷化。捨壽。遷形。示滅等字樣。則多用於僧尼道士之墓誌中。在唐時爲最多也。

豐邑

藻

國華書局圖書廣告

董邦達山水冊頁
定價一元六角

董文恪公邦達號東山為前清雍正朝癸丑進士嗣人詞林歷官至禮部尚書善繪山水筆法精肖元人畢其勝海內寶之藏珍家雖不以得其一緡為幸本局茲得與陸季雲氏所藏文恪山水畫冊二十幅用珂羅版精印合訂一冊與真贗絲毫無異洵珍品也

王鹿公人物冊頁
定價八角

王原豐先生名樹穀浙江仁和人鹿公其別署也生平善繪人物窮形極相栩栩如生筆法出陳洪授而尤具清穩之致是冊乃海內賞鑒家吳興陸氏所藏共十幅本局特商懇付印以供同好世之嗜古者幸勿失此奇珍精裝一冊

戴本孝山水冊頁
定價一元六角

戴先生名孝安徽休寧人別號鷹阿山樵以繪事名海內其山水能以枯筆寫元人法誠屬畫乘中所罕見是冊為太華全景十二幅并自題畫跋十二頁書法古勁尤極名貴精裝一冊

仇十洲仕女冊頁
定價一元六角

實父仇先生為有清一代唯一之畫家尤工仕女描神之細已入化境宮庭之內縉紳之家競以一緡為寶不肯輕以示人仇十洲仕女真跡吾人不易輕見本局茲得與陸叔同氏所藏仇十洲仕女冊頁一部用珂羅版精製印行與原本無分毫之殊紙張極大紙質尤精每紙僅印一面合之則成一書分之可鑲以鏡架懸為精品崇拜十洲者幸毋失此奇珍

蔣恆軒花卉冊頁
定價一元六角

蔣文恪公恆軒為南沙之子由傳臚仕至大學士歷前清雍乾兩朝以繪事名海內深得家傳尤工花卉每有進呈純皇帝輒稱賞不置有御承法之御題人皆以為南沙有子也本局近得復軒花卉大冊屏十二幅此書遠非坊間所印之贗品可同日而語且係用珂羅版精製與原畫不殊絲毫為尊重名畫起見每紙僅印一冊紙張極大紙料尤淨合之則成一畫冊分之可鑲以鏡架懸為書齋客室之裝演

費曉樓仕女冊頁
定價八角

費曉樓先生諱丹旭為有清畫家所繪仕女與仇十洲改七簾二人齊名本冊頁凡十二幅描神之細密意之工俱造極端先生且善吟詩每幅均有題句亦復香豔絕倫本局為尊重名畫起見每紙僅印一冊內外裝賞家尤宜各置一冊藉資考證本冊頁製版極精印刷尤佳精訂一冊

陳南廬花卉冊頁
定價八角

南廬老人工花卉為清代名畫家之一其畫英秀超羣無尋常閨閣脂粉氣本冊頁係陸叔同先生所藏之本本局製版仍印視原畫不爽絲毫誠極有價值之珍品也

邊壽民蘆雁冊頁
定價五角

邊壽民先生以工蘆雁名於繪蘆雁每隻有每隻之姿勢每幅有邊幅之佈景無一隻不栩栩欲活無一幅不津津有味誠妙構也木冊頁亦陸叔同先生所藏為極有價值之品製版印刷均極精緻

實父仇先生為有清一代唯一之畫家尤工仕女描神之細已入化境宮庭之內縉紳之家競以一緡為寶不肯輕以示人仇十洲仕女真跡吾人不易輕見本局茲得與陸叔同氏所藏仇十洲仕女冊頁一部用珂羅版精製印行與原本無分毫之殊紙張極大紙質尤精每紙僅印一面合之則成一書分之可鑲以鏡架懸為精品崇拜十洲者幸毋失此奇珍



●結婚頌辭（爲范君博先生作）

原夫六經開始首重婚姻一歲豐穰自多嫁娶合歡由人定朱陳聯二姓之盟嘉偶本天成秦晉締百年之好歲在著雍敦牂陽月初十日范君博先生與汪瑞瑛女士行文明婚禮鸞笙象板百輛盈門絳蠟銀燈三星在屋洞房香暖繡帳春深廚下調羹問小姑而洗手閨中樂事學京兆之畫眉鼓瑟鼓琴按譜雙修簫史宜家宜室倚闌並續漢書好花接葉大戶添丁今年臘鼓聲中鍾衛璧人欣會合來歲木樨香裏甯馨英物試啼聲喜看案對梁鴻先訂齊眉之券爭說屏開孔雀高吟結髮之詩此頌

（戚飯牛）

●如意曲 并引

（青年遊子）

遞樵不敏少年慘綠早日憐紅心切護花情殷夢草宓妃留枕爭傳太守香銜羅什吞針幾禁司空見慣欲製無愁之曲偶成如意之篇縱杜牧之狂言作崔徽之寄書詞句工拙非所隱也

舞鸞鏡匣懷釵澤翠幙紅蓄情脈脈碧玉由來是小家金花一曲紗窗隔摻摻佛手試新妝雲雨何曾夢楚王戲展蠻箋書小字神仙不羨羨鴛鴦覓幢亭午香風暖楊柳絲絲樓角斷阿母教儂看牡丹尋芳覓箇同心伴杏羅衫子鳳頭嬌行過南塘第五橋吉士鳴騶久延立凝望無語只魂消蝴蝶飛飛齊上下江皋解佩遺鮫帕潘郎清潤可人憐邂逅相逢猶未嫁歸來蘇合懶重溫繡被輕寒印月痕鬪草踏歌應復

約。此。生。能。禁。幾。黃。昏。十。步。茶。蘭。渾。秀。綵。枕。函。檢。點。瓊。環。在。玳。梁。誰。與。穩。雙。樓。捲。上。湘。簾。愁。似。海。青。鳥。殷。勤。
 作。蹇。修。銀。河。指。日。候。牽。牛。瑤。京。那。惜。瓊。漿。滴。豔。煞。芙。蓉。是。並。頭。寶。車。迎。出。王。昌。婦。世。世。願。為。連。理。藕。繡。罷。
 頻。吹。謝。女。簫。迦。陵。並。命。君。知。否。姓。名。果。註。有。情。天。莫。笑。洪。崖。又。拍。肩。想。像。當。筵。思。素。頸。休。拈。錦。瑟。憶。華。年。

● 春夜排悶詩限尤韻六首

(莊惘百)

青。天。碧。海。思。悠。悠。百。轉。回。腸。寸。寸。柔。隔。院。可。曾。花。影。動。深。宵。誰。識。月。華。愁。身。同。燕。子。頻。窺。幕。心。似。漁。兒。怕。
 上。鉤。一。種。癡。情。無。處。說。抱。琴。惆。悵。獨。登。樓。

簫。聲。吹。徹。月。華。樓。自。捲。珠。簾。掛。玉。鉤。淚。灑。千。行。停。蠟。炬。夢。回。幾。度。聽。蓮。響。鴛。鴦。莫。遂。同。飛。願。桃。李。曾。從。暗。
 處。投。只。隔。盈。盈。衣。帶。水。天。孫。無。語。對。牽。牛。

惆。悵。何。心。更。倚。樓。無。言。獨。自。下。簾。鉤。玉。臺。新。詠。才。堪。羨。金。屋。藏。嬌。願。未。酬。夢。似。篆。烟。容。易。斷。淚。如。春。水。不。
 停。流。相。知。除。是。天。邊。月。誰。識。儂。家。一。段。愁。

酒。盡。金。尊。倦。唱。酬。醉。眠。偏。易。惹。新。愁。鴉。魂。化。血。歸。香。塚。蝶。夢。瞞。人。入。畫。樓。花。好。未。開。桃。葉。渡。月。明。空。蕩。木。
 蘭。舟。淚。珠。爭。及。春。江。水。不。信。能。禁。日。夜。流。

萬。種。相。思。遣。得。不。情。長。夢。短。總。堪。愁。瘦。腰。直。欲。和。腸。斷。悶。酒。都。應。化。淚。流。花。影。沈。沈。春。寂。寂。漏。聲。點。點。夜。
 悠。悠。麝。蕪。香。徑。無。人。問。明。月。荒。涼。掩。畫。樓。

夢。斷。春。風。燕。子。樓。夜。闌。幾。度。倚。香。篝。杜。鵑。有。淚。都。成。血。寒。月。無。言。也。解。愁。長。是。思。量。千。里。外。最。遣。排。遣。五。
 更。頭。何。人。為。盜。紅。綃。至。願。把。黃。金。一。一。酬。

●無題八首

(眞州問山)

東風吹綠柳絲絲。已過春寒擁被時。紅雨一簾飄影亂。碧燕三徑採香遲。歸來海燕曾相識。除却文鴛未解癡。人面桃花渾不似。鏡中消瘦有誰知。

寬褪羅衫又一圍。春愁無力逐花飛。樓臺密護葳蕤鎖。金粉慵拋蛺蝶衣。如夢年華容易過。出山流水不歸歸。浣紗姊妹今何在。寂寞江頭自掩扉。

槎客輕年萬里行。海山宮闕隔蓬瀛。何因攬轡趨東洛。祇合移家住上清。十二碧城無賴月。一雙紅豆可憐生。人間底事春如許。啼煞流鶯百囀聲。

過眼雲烟一刹那。鬢絲禪榻感如何。春風遠渡迎桃葉。秋雨寒江訪芋蘿。紺袖分明歡唾少。青衫牢落酒痕多。多年來悟徹南華旨。絮已沾泥井不波。

西風搖落滿庭芳。無復尋秋到桂堂。一樹寒烟籠晚翠。十年明月照流黃。迢遙蜀錦江頭寄。辛苦吳棉夜半裝。竹馬繞牀當日事。未嫌嬌小伴王昌。

鶴館靈仙悟。夙因斷腸心事上。眉顰御溝幽怨。題紅葉。漢水相思感白蘋。無恙羅衣長戀我。有情執扇暫拋人。明珠結佩何由達。空採元芝擬洛神。

病來雞骨瘦。難禁愁壓斂。梁白玉簪。天上異香花度種。風中飛絮柳成陰。玲瓏碧藕千絲意。宛轉紅蕉一卷心。瑤瑟罷彈棋局散。枕函鉛淚漬而今。

鏡裏晨梳感歲華。枉將書札報秦嘉。銀刀細切吳中膾。玉樹愁攀北里花。歸去綵鸞還向月。探來青鳥已

無家獨憐風露瑤京上手折芙蓉映臉霞

雙 漢

四

●宮詞

(真州問山)

宮花寂寞宮草芳。銅龍水滴蓮漏長。漢宮四面皆楊柳。金縷絲絲垂海棠。美人背泣海棠下。花枝人面相輝光。鸚鵡簾前不敢說。低眉無語愁斷腸。白頭宮人私慰藉。東風扶上黃金牀。黃金牀。七寶裝。旁鑄翡翠中。鴛鴦珠帷繡幄。何窈窕。珊瑚寶鼎。噴濃香。班姬含情代梳沐。啼眉淚眼半面妝。妝成對鏡還自照。菱花泣死秋水涼。未央樓閣聳雲漢。鈿箏寶柱揚清商。君王沉醉不願醒。明朝勅賜芙蓉裳。妾心欲問御溝水。何時流歸舊宮牆。

●豔詞六首

(一 明)

▲相見歡(別妓)

從來好景難留。易牽愁。是幻是真還是夢中不。情未斷。絲已亂。願難酬。日後相思念到幾時休。

▲踏沙行(春眠)

夢被鶯欺。簾將燕阻。玉欄外紅如許。東風昨夜任摧殘。畫眉樓上人知否。醉態沉沉。芳魂縷縷。者般情景誰人睹。祇因慵起。繡鴛鴦。看他蝴蝶翩翩舞。

▲點絳脣(燈)

一盞蘭膏。枕邊添上愁多少。伴更纔了。影黯紗窗曉。玉鼠偷窺。恨惹飛蛾擾。佳音杳。約來須早。子落花含笑。

▲調笑令(風箏美人)

嗟嘆。嗟嘆。彼美易爲情絆。暗中一縷相牽。咫尺天涯。轉還轉。還是蟾宮仙返。

▲臨江仙(秋柳)

記得長亭離別日。重歌金縷。悽然斜陽一片暮涼天。銷魂誰駐。馬絲鼻晚風前。昔日柔情今在否。風流怎及當年。雖無春意尙纏綿。小蠻悲弱質。腰瘦劇堪憐。

▲南歌子(海棠)

醉臉勻紅暈。雲鬢擁綠。慙。故燒銀燭照芳顏。却是豔妝妃子。夜深眠。梅聘傳今日。嬌藏憶昔年。香霏閣裏幾名賢。欲把春光乞借。護花仙。

●紙帳銅瓶室剩墨

(鄭逸梅)

无住好讀漁洋詩。近寄示其註漁洋詩數首。深有識見。茲爲錄之以供同好。秦淮雜詩之一。(阮大鍼作燕子箋進宏光)「沉金細字寫冰紈。小部君王帶笑看。千古秦淮嗚咽水。不應仍恨孔都官。」新詞泥金。細寫冰紈。竟至上進君王。圓海之誤國可知。江山已失。小部偏安。不思臥薪嘗膽。誓雪祖恥。乃豔歌新舞。君臣酣戲。然則宏光之爲宏光。又可知矣。夫叔寶荒淫。本是偏安。其亡國也。原無足怪。若宏光者。承祖宗二百餘年基業。一旦神京淪陷。陵寢腥膻。倉皇宵出。匿迹南都。其爲情勢也。何如。乃亦如此。然則秦淮千古之水。不應恨孔之誤。陳應爲有明二百餘年。江山嗚咽也。言外責宏光馬阮之意深矣。題尤侗新樂府(展成樂府上嘗命梨園謔之)「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南苑本爲游幸之所。而西風水流。淒涼滿目。想見其六龍升遐之况也。惟其上皇逝去。故殿前梁州之曲。亦無人復按。從比任其飄零人間。更何有人再如當年之付唱菊部頭耶。言外知己之感。君臣之樂。一齊湧出。而事過追思。有一種佳人難得。身世蹉跎之感焉。

齋

齋

國華書局圖畫廣告

古畫大觀第一集

定價一元六角

內容皆極名貴之作共計六十四大幅略舉如下(一)花井有唐伯虎
石田仇竹湖程梅村查二瞻項易庵吳墨井王逢心王麓台王石谷
潤甫尤西堂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鐸李復堂張氏錦及朱
尊赫以上諸人均清初明兩代大名鼎鼎之畫家得其一集已足珍賞
數十子之傑作於一冊中乎本冊均照原影絲毫無差絕銅製版用
上之蠟光紙極佳之外國墨印成一大厚冊

古畫大觀第二集

定價一元六角

內容選擇精奇與第一集可稱二難卷首冠以珂羅版其昌蒲雪
真蹟尤為希世之寶其路舉如下(一)山水有祁子祥仇十洲王石
長費曉樓蔣恆軒諸人之作(二)山水有祁子祥仇十洲王石
臺陸天游方蘭坻王廉州諸人之作(三)墨寶有清高宗劉石庵李
鷗八山人諸人之作均視原畫無毫厘之殊洵屬藝林珍品本局
保存國粹起見當三集四集源源出版也

精名人扇集

第一集第二集 每集一元二角

本局自發行名人畫以來若仇十洲仕女冊頁精恆軒花
曉樓仕女冊頁古畫大觀第一集第二集等備荷社會嘆為希世
遠非坊間之斷續零碎可比茲又承與洋名師親製其世所
藏名扇之精印第一集第二集由西與洋名師親製其世所
爽中多近見之精印第一集第二集由西與洋名師親製其世所
王石谷山水物
改醇七山人水
載維山山水
新時山山水
王蓬心山水
王和庵山水
楊升庵山水
石橋老人竹

黃陳王王金謝翁吳與揮
豐曼東冬時小鐵墨南田
瓢生莊心臣海生井田
花山水山花人仕山山
卉水水水卉物女水水
查吳王項張張顧方
二德丹壘爾唯風蘭均
瞻山思謨唯風蘭均已
水水水水水物水
潘宋鄒錢湯李張沈
恭石一叔爾生堂山頰
壽門桂寶生堂山頰
山水永物水卉毛

最新百豔圖第一集

定價一元

此集係本局選擇北京天津上海蘇州南京揚州漢口廣東各地名妓
小影百餘幅而製成近數年間之名妓都萃此一集且製版精工
精而百餘幅而製成近數年間之名妓都萃此一集且製版精工
清更令人神往也初版與再版不及一月即全數售罄三版亦將
於此足見內容之佳妙與社會之歡迎茲特加工四版現已出
版而金洋裝厚冊亦極美觀也

最新百豔圖第二集

定價一元

本局出版百豔圖第一集極荷社會歡迎而吳娃越豔秦女趙姬未能
一編編盡爰是有二集之續編所取材料皆屬各地之尤物而以
冊印刷尤為精工此一編即未曾真個亦當魂銷也布面金字洋裝
厚

最新百豔圖第三集

定價一元

是海內容視一二集尤進步其中如冠芳前上海花國大總統統
任上海內容視一二集尤進步其中如冠芳前上海花國大總統統
之海內容視一二集尤進步其中如冠芳前上海花國大總統統
尤物本局製極精北文總統王寶玉前上海花國大總統統
池之用全書共百餘人布面金字上等洋裝

最新百豔圖第四集

預告版

本局自百豔圖一二三集出版以來大受社會歡迎因特選徵名花倩
影彙成斯編內容較前數冊尤為佳妙上海如丁綺霞任大茹陳玉清梁
樓坤伶如陳淑笑碧雲霞陸菊芬等百餘人均屬豔聲盛播且製版極
精裝訂美觀洵無上之消遣品也定價大洋一元



遊戲文章

●守庚申說

(秋水)

屠維下野。協洽抽身。月建逢寅。人生添甲。是歲也。其應運而興。乘時得位者。非羲和古曆。所謂上章渚灘。乎。夫花甲六十周。則復始前乎。此者自黃帝紀元以來。閱四千六百一十六載。已過庚申七十有六度矣。後乎此者。自民國紀元。以往我五族共和之中華。既於萬斯年。無有窮盡。則每一花甲之有庚申。猶鶴壽之不知其紀也。似乎庚申亦無足貴。雖然吾聞之俗諺矣。天下斷無窮甲子。世間那有苦庚申。然則庚申實樂歲也。試預測之意者。逢此庚年。將五穀畢登。三時不害。茅檐蔽屋。無呼庚呼癸之患乎。逢此庚年。將上壽同登。期頤克享。黃耆駘背。獲添庚益。算之喜乎。值此申歲。將萬福攸同。百祿是荷。千門萬戶。有自天申之之慶乎。值此申歲。將麟趾呈祥。螽斯衍慶。嵩生嶽降。得生甫及申之兆乎。而徵之道家。則有守庚申之說。陶真白真誥曰。凡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蹂躪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常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遺諸可欲。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夫庚申之日。既未必佳。則庚申之歲。亦何多吉哉。殊不知不能守則庚申之日。既見勿祥。矧於庚申之全年。果能守則庚申

日之惡魔既可退去推而廣之庚申年之吉祥要可預卜蓋我國人民自癸揭愛國兩字以來外人所笑我祇有五分鐘之熱度者雖經風雨之漂搖霜雪之消鑠巨十分百分千萬分而曾不降至冰點以下洵善保其體溫也庚申而後果能守而勿失則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安知其無諒解之一日哉獨是所謂守者非如戰敗者之困守孤城看財奴之坐守由園已也必也若衛生家然一面調其飲食慎其衣服使疾病不從口體以入一面仍須培養元氣振作精神焉又如兵事家然一面修其城郭礪乃戈矛以爲可戰可守之預備一面亦須輯睦其人民振興其實力以爲足食足兵之後盾焉果如是也則豈唯本年庚申之幸抑亦今後無量數庚申之幸也作守庚申說

●假面具文 仿八股體

(醒 獨)

面而曰具其假可想矣夫面則面耳何以云具今既名之以面具謂非可先知其假乎嘗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是面之爲面初固無所謂假借也乃有玩具焉模型酷似既悉備夫五官妍醜並呈復不拘乎一致真面失而生面別開試一爲取而戴之大可隱避自由長向人以假面矣夫面具果何自而昉哉『假形起自仙倡蒼龍白虎百獸雜陳緬遺事於西京歡會戲嬉何妨效蒙頭而蓋面』胡河造自李威黑齒雕題異族畢肖考物原於中古紙工精妙已足徵鬼面之匠心』由是以還而面具之製遂日盛行於世矣』招儔侶而舞弄劍戟歡聲震地跳躍若狂此兒童之遊戲也當其故事演來輒喜購面具以作化妝之用或紅或白居然誤假以爲真』啓箱篋以服御冠裳鑼響喧天聚觀如堵此狒狒之趣劇也而其隨時演出又必借面具以爲掩飾之方爲女爲男無非獸心而人面』然此固有形之面具也至若無

形之面具推而言之其假更有進於是者。予嘗見夫演說巨子矣。登高壇而侈陳意旨。大同平等。滿口新詞。愛國忘家。一腔義憤。試默察其平時之動作。實往往言與行違。權利紛爭。儼似當仁之不讓。金錢厮守。何暇公益之是求。貌爲文明而心多詭秘。斯皆戴面具以欺人者也。幻術常施。疇識心非而面是。又嘗見夫政治大家矣。據要津而謬策治。安福國利民堂皇文告。興學尙武。慷慨訓辭。迨歷舉其數載之敷施。更時時名與實背。慾心未泯。奚遑顧恤乎。黔黎專制。難除竟忍。摧殘夫教育。內多陰計。而外若良謨。斯尤藉面具以誤國者也。徇私成習。安冀革面而洗心。嗟嗟睦鄰。親善固已經耳。所熟聞第虎視眈眈。要亦面爲和好。糾黨樹援。何莫非意存叵測。故雄心勃勃。猶能假示肫誠。吾言假面具。吾不禁因之而有感已。

●落魄子與財神問答詞

(秋水)

落魄子家無儋石。一貧澈骨。去臘冷竈生塵。幾難舉火。細君尤之。牛衣對泣。洎乎新正。婦復令夫謀生財之道。落魄子曰。爲之奈何。細君曰。盡謀諸神。吾聞之。玄壇神實司財帛。黃標紫標。盈千累萬。子其祀之。果獲神之默佑。錫以千萬分之一二。在神特去其九牛之一毛。而子已腰纏十萬。面團團作富家翁矣。不勝於今日之寒。無絮餒無糧者。萬萬乎。落魄子不可曰。君子安貧。達人知命。予傲骨嶙峋。不能媚人。而肯媚於神乎。細君曰。不然。舉世溷濁。固不足以辱我清白。神則聰明正直。或者憐子之貧。重子之德。而餉以福乎。落魄子心動。微言曰。姑爲之。婦乃爲具香燭紙馬。牲醴饌帛。循俗例於羲和曆正月四夕。夜半祀之。髣髴見有身騎黑虎。從天而下者。落魄子欣然告其細君曰。神來歆我祀矣。神來歆我祀矣。因再拜稽首而

慶。祝。曰。神。其。聽。之。我。有。一。言。願。神。示。我。我。自。有。生。以。來。閱。人。多。矣。其。品。學。之。優。於。我。者。我。固。不。敢。望。其。項。背。而。德。之。弗。我。及。者。其。風。起。雲。涌。乘。時。而。起。者。已。若。干。人。矣。才。之。弗。我。若。者。高。車。駟。馬。得。志。而。去。者。亦。若。干。人。矣。問。其。何。由。致。是。則。旁。人。莫。不。悍。然。以。答。曰。此。所。謂。財。星。高。照。陰。有。神。助。也。噫。由。是。以。觀。神。亦。可。謂。不。擇。人。而。施。矣。語。未。畢。若。有。嗚。噓。於。座。上。者。曰。如。子。所。言。是。予。之。罪。也。夫。是。予。之。罪。也。夫。雖。然。我。觀。先。生。之。玉。貌。似。不。屑。求。我。者。也。吾。神。雖。不。擅。唐。舉。子。卿。之。術。閱。世。亦。已。久。矣。凡。富。者。之。相。首。如。處。囊。之。錐。而。子。則。其。平。如。若。垆。富。者。之。手。銳。如。善。攫。之。鳥。爪。而。子。則。鈍。若。獸。蹄。富。者。之。足。捷。如。升。木。之。猴。與。善。走。之。狗。而。子。則。從。容。雅。步。不。疾。不。徐。富。者。之。體。肥。如。五。石。之。瓠。胸。中。則。儉。如。腹。貧。將。軍。而。子。則。身。如。弱。不。勝。衣。之。女。子。亦。自。命。爲。腹。有。詩。書。氣。自。華。之。名。士。餘。若。耳。鼻。口。舌。肝。腸。筋。亦。都。有。特。異。常。人。之。處。縱。不。敢。謂。人。若。是。亦。十。得。其。五。六。矣。子。不。自。賁。而。舉。以。怨。我。諺。所。謂。怪。樹。不。着。怪。丫。枝。者。真。先。生。之。謂。哉。不。將。令。人。噴。飯。矣。乎。且。子。今。求。富。子。亦。知。今。有。犧。牲。其。富。者。乎。落。魄。子。亟。問。曰。誰。願。神。有。以。語。我。神。曰。去。年。愛。國。之。各。商。家。是。也。而。子。猶。維。富。是。求。噫。亦。足。愧。矣。落。魄。子。曰。蒙。神。垂。誨。予。將。矢。口。不。言。阿。堵。物。矣。神。曰。此。亦。不。然。語。曰。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子。果。早。作。晚。休。好。自。爲。之。必。有。寬。裕。之。一。日。蓋。子。雖。非。富。貴。中。人。但。亦。身。無。丐。骨。口。無。餓。紋。斷。不。致。吹。吳。市。之。簫。缺。首。山。之。薇。也。語。畢。晨。雞。已。唱。神。亦。醉。止。落。魄。子。乃。三。揖。而。退。又。髣。髴。見。神。之。復。騎。黑。虎。乘。風。而。上。也。

●小說新報新連珠

嵌本報第五年各期長短篇小說篇名

(廂 雲)

蓋聞劍仙。女俠。風塵。雙征。之。離。閨。閉。戶。香。貞。血。孤。魂。之。石。是。以。痛。深。奴。隸。鐵。窗。話。愛。國。之。情。語。憶。天。倫。孝。

子墮傷心之淚。

蓋聞石湖黑寺事傳幽秘。公司女黨紅薇案記。雀蒲慘劫。是以腥風血雨。書京華新夢之聲。劍胆琴心。寫吳柳移根之記。

蓋聞紫雲授事堪悲。紅豆雙拋。里巷人奇。應惜紫囊獨異。是以羅浮有夢。豔傳皇室之香。妃風月無邊。續記紅窗之韻語。

蓋聞鴛鴦雙死。迹留海外之碑。骷髏三生。書剩篋中之淚。是以琵琶抱恨。憶青樓情種之姬。鳳凰孽緣。著情海燃犀之史。

●不倒翁詩 仿試帖體

(醒獨)

世境多顛覆。優哉此老翁。頻推常不倒。積健自為雄。鬚鬢看描白。衣衫慣著紅。無形根脚穩。有意半心空。狀本胡僧似。名還玩物同。立身偏卓定。翻手儘兒童。既仆仍旋起。纔歪又復中。笑他新內閣。終日在飄風。

●年景新開篇

(守拙)

韶華如水去匆匆。一載光陰又告終。習俗相沿循夏曆。忙忙碌碌過殘冬。有的是殺牲贖酒把神來敬。有的是祀竈祭先禮恪恭。有的是耍貨春聯開小店。有的是經商索逋走西東。有的是過年柴米勞籌措。有的是暖閣圍爐供養豐。有的是福橘年饒攬禮物。有的是買魚買肉賁年東。

有的是盛排筵宴邀親友。暢飲迎年酒一虛。還有那平日起居誇闊綽。到今朝債臺高築皺眉峯。形形色色言難盡。苦樂悲歡迥不同。惟有兒童真快活。新衣添製剪裁工。金銀壓歲爭相

諧 藪

六

索。不用繩穿用紙封。說書人觸景傷懷多感慨。想起了飄搖大局淚溶溶。內憂外患紛乘至。應付艱難政府公。矮子東隣存大欲。明鎗暗箭兩交攻。稍疏防備遭奸計。國破家亡指顧中。我看那南北雙方多俊杰。兩下裏息爭。球國要心同。中流轉舵時非晚。協力和衷禦彼凶。庶可免瓜分豆剖。既無窮。

滑稽新語

呆子應酬

(鬘 雲)

某甲生子甚呆。年十六七。父患之一日。赴某處喜筵。以子不知世故。擬率之同往。以資閱歷。然懼其鬧笑話也。因先教以問人姓名。號須稱貴姓。台甫。倫人問我姓氏名號。須答以賤姓。草字。諸語。呆子一一牢記之。遂同往入門。果有一極善應酬之客在。與甲寒暄畢。即與呆子相問答。客先詢以貴姓。呆子即大聲答以姓錢。蓋呆子受父教時。已倒記賤姓兩字也。客猶不省其悞。繼又問以雅篆。呆子以父未嘗說過。乃瞠目不能對。甲怒甚。謂客曰。此實小犬。姓極。請客勿笑。呆子聞之。以父在人前。加以。名。心有不甘。亦問客貴姓。客隨答之。呆子復大呼。問客火腿。客莫明其妙。期期不能答。呆子乃指謂父曰。你看這小犬。不亦是一個。人。麼。客至此始悟。所問火腿兩字。乃倒用台甫兩字之諧聲也。不竟大笑。而其父則慚愧不已。

大游歷家

(鬘 雲)

某君善應酬。好大言。前歲有一新自西洋留學回者。牛遇之席上。卽言向曾游歷英法美諸國。留學生不知其僞。深與結納。去冬留學生亦有同學某乙。自美國畢業歸國。爲之洗塵。請伊陪座。談次。復大言已亦新從外洋歸。侈談英法美諸國風景。語多似是而非。乙大疑。質之留學生。留學生亦訝曰。予與彼自去歲訂交以來。幾與彼無日不見。何嘗見其出門一次。由是推測。則前者與我所談。亦讐言耳。乃以言餽之。竟支吾莫對。固問之。則曰。豈不聞上海有英法美各國租界乎。始知固未嘗出國門一步者。所述風景。皆得之耳。食者也。留學生乃大笑曰。果爾。則今日之黃包車夫。皆大游歷家矣。某君遂面赤莫能答。

●鬍鬚頭兒子自家好

(鬍鬚)

某甲有譽兒癖。每與人言。輒誇其子之若何聰慧。若何俊秀。人雖腹誹之。然表面上不得不敷衍一二語也。一日。又與摯友某語及此。某忽正色曰。令郎固是英物。但比之吾兒。猶遠甚。甲大不懌曰。吾不信。天下竟有遠勝吾家寧馨兒者。某笑曰。請勿急。小犬固鬍鬚頭也。豈不聞俗語有鬍鬚頭兒子自家好之說乎。人莫知其子之惡。故不竟唐突令郎。甲知其誚已。譽兒之詞。自是稍息。

●鴉片烟鬼

(鬍鬚)

某甲素嗜鴉片。其牀頭人恨甚。謂之曰。近來烟禁極嚴。一旦私土盡絕。子將奈何。甲曰。此亦何妨。那時不過實授一個鴉片烟鬼。眼前鴉片烟鬼四字。還是虛銜哩。

●鄉人對於學校之觀念

(鬍鬚)

某鄉有送子弟入城進高等小學者。寒假回鄉。鄰人來問城中風景。刺刺不休。問及課程。學生以國文外。

尙有地理歷史算術體操諸科對。鄉人嘆曰。吾只道在城中讀書將來必定有官可做。不料所學者乃係看風水（指地理）說大書（指歷史）算命（指算術）賣拳（指體操）各種下等之事。將來有何好處耶。

●私塾先生

（個影盧主）

某君受聘爲私塾先生。允講四子書中之論語。開課日。手出上論。講學而章。生聞其語曰。學讀書之謂也。習學也。學宜時學。故曰學而時習之。生詰曰。習宜如鳥否。某君答曰。習字以羽白二字合而爲一。朱子注云。習鳥數飛也。汝宜注意爲不可缺者也。生知其誤。故意續問之。某君因已誤解。顏頰不復答。生亦粲然低首。

●識字無多

（個影盧主）

陳君長生年已六十。未識之無。去春三月。陳君幼孫竹如自校歸。以革命黨三字問其祖。陳君瞪目不能識。惟誠以我因讀書未用心。故致筆畫稍多者易忘。汝須留意。竹如笑而退。陳君見此情狀。有不服意。從此囑其弟在家教字。識字約數百。後過本埠方板橋共和影戲園前。見有革命黨三字書於牌。高懸門外。深以爲怪。至今歲正月。見大世界門首。牌懸慈善黨。僅識黨字。指牌問竹如。竹如能識。曰慈善黨。陳君笑曰。今有慈善黨。未足爲奇。前某處懸有革命黨三字。何縣令不之禁耶。語已。竹如諾而不語。

博

陶



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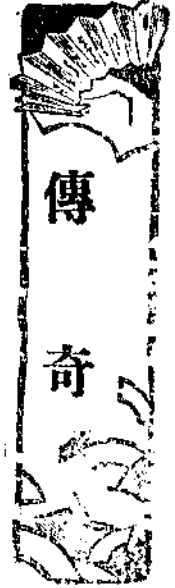
可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當 代 駢 文 類 纂 告 佈 價 特 約 預

駢儷文字典麗，禹皇為文學之一種，交際場中需用尤廣。自歐化東侵，以
 來新學風行，拾他人之唾沫，視國粹如弁髦，後起之輩，聲調不辨，韻律鮮
 知，出而為文，往往桀屈聳牙，不可句讀。其能如白儷、黃駢、四協、六者，更屬
 罕見。此固潮流使然，亦緣無相當之書可研究，參攷耳。前者本局有鑒於
 此，曾精印六朝文，繫發行，曾無幾時，已七八版，可見國人於駢體之學，尚
 多注意者。但六朝文，繫係六朝時代之作，不能盡合今人之用，故特選纂
 當代駢文類纂，以民國人物之民國時代著作為限，分類凡八日，呈
 文類曰書啓類，曰贈序類，曰序跋類，曰碑記類，曰傳贊類，曰哀
 祭類，曰雜誌類。作者五十餘人，悉係時下名流，如王壬秋、章太炎、
 樊樊山、易實甫、鄭太夷、莊幼秋、阮忠樞、饒漢祥、胡樸庵、吳東園、許
 指嚴、鄒翰飛、倪軼池、李定夷、諸君，其尤著者也。全書計百五十篇，沉澱
 穠郁，含英咀華，足以上繼駢體正宗，下開坊間新元，置身交際
 場中者，人人宜手此編，現方繕寫，不日付印，洋紙本裝，八冊，外加布套
 定價二元四角，連史精印定價三元四角，先售預約券一月，以廣
 招徠。預約照定價對折，郵票九五實折，寄費每部二角，准定陰曆
 三月底出書，預約本埠以三月底截止，遠省至三月二十日為期。本局出
 版詩文集印刷素精，校勘尤嚴，如十八家詩鈔、六朝文繫等購者，無不嘖
 嘖稱許也。

上海國華書局謹佈



花茵俠傳奇

(歙縣東園氏填詞)

緣起 外紫袍上

(南呂引子)滿江紅 今古情場最易山盟海誓問那個青衫紅袖團團到底三五盈虛西下月萬千
轉折東流水恁人間離合與悲歡緣而已 賺情種修情史標豔幟傳奇事看花花世界美人才子先聖
不會刪鄭衛吾儕何礙翻宮徵借青樓女俠譜新詞明宗旨

(中呂漫詞)沁園春 花榜高張三聲臚唱探花女郎自茵飄申浦價增百倍夢通甲第名噪羣芳留枕
宓妃乘車衛玠雙綰情絲繫綠楊恣揮霍錢山標紫買囊金黃 無端飛散鴛鴦幸麗質多情有熱腸但
鳳帷勸讀苦心誰諒燕京聯捷夙願都償蔗境方甘蘭襟早淡梅萼何須嬌海棠兩人事前緣已定舊好
難忘

荒唐夢著暮雨朝雲

功名事逼春風秋月

江海春永好江柳綠

花月嬌署名花茵俠

緣珠評 只此百餘字全部皆伏線於茲十四齣推波助瀾此為發點

冶游 第一齣

傳奇

旦扮花月嬌淡妝上

妾心清似水 人面豔於花 洗盡俗塵態 高風抗李娃

我花月嬌是也原籍海西僑居滬北追蹤紅線表度綠珠年屈破瓜身常泛梗一入平康之地幾呼
懵懂之天願濟時艱巾幗吐鬚眉之氣渾忘勢利脂粉存面目之真(坐介)咳彪吠人來不
過風流蕩子鸚呼客到無非輕薄少年前讀唐代叢書至李娃傳汧國夫人洵女界中第一流人物
也(唱)

(越調引子)祝英臺近 雨初晴風乍煖日高花影鞦睡起紅樓無力懶梳裹奈何女兒身無丈夫氣莽
塵海茵飄瀾墮(內自鳴鐘三鳴介)

噴下午三句鐘呢(理妝介)(起介)(小步介)

今日天氣清和不如到愚園閒耍則個(喚介)豔秋來

(貼扮柳豔秋上)聽得一聲喚不辭雙足疼(俯捻足介)(笑介)

(越調過曲)祝英臺近 哦燕雙飛鶯百轉天氣忒晴和(見旦介)

小姐呼喚何事(旦)同往愚園一走(貼)請小姐梳洗(旦梳洗介)(貼背唱介)你看他

貼了花鈿

注了胭脂

著意描畫雙蛾。延俄瘦腰肢。楊柳條柯。
添髻角櫻桃花朵。

看這般玉容。嬾怕指尖兒。彈破。

請小姐更衣。(爲旦更衣介)(唱)

(前腔換頭) 薰火麝。香金縷。換了杏衫羅。(旦步行介)(貼看介)你看雙鳳弓鞋。百蝶湘裙。(旦

顧影介)(貼)整整衣裳。欲行還坐。蓮步搖。百種娉婷。菱鏡對千般婀娜。(下)

待我雇馬車。丑扮車夫引馬車上(貼上扶旦上車介)(合)

看愚園遊人來往如梭。同上

生扮江海春麗服上

江南好。黃浦路爲底。苦勾留。千里萍蹤。鷗外渡。十年花事。蜃中樓。鄉只戀溫柔。

我江海春流寓漢江。來游滙瀆。馳譽有子都之美。狎邪作杜牧之行。用鑄銖若泥沙。視詩書爲桎梏。

愛花如命。鬪葉忘疲。日前在清和坊第二弄梅玉琴書寓。友人全隱名石友士。向我說花月嬌之才

貌。獨步香叢。上海人皆稱他爲女探花。全石兩君約今日先到愚園看花。便道訪月嬌一訪。

這時候也該來了。

(前腔換頭) 如我千金買笑。花前一日幾奔波。

淨扮全隱名小生扮石友士末扮車夫引馬車上(合)

有約同賞園林。品蕙評蘭。一片美人香和。(作下車介)(見生介)

海春兄等久了。(生)爲時尚早。(延坐介)(獻茶介)

一甌新茗味濃。噉此何妨小坐。(內自鳴鐘四下介)(同聽介)呀。天色倒不早了。不如去走一走。(同起介)(末引馬車同行介)(合)

看愚園。游人來往如梭。同下(丑引馬車帶旦貼同上)(旦遠瞥生凝神介)

(前腔換頭) 誰箇翩翩華胄少年。你看他文采風流秀韻天成。一例擲潘郎果。(生淨小生下車介)(左行介)(末暗一下)(旦貼下車介)(右行介)(丑做醜態下)(淨向生指旦介)這就是花月嬌。(生睨旦介)

愛他翠生牛。薜蔚相逢嬌怯怯。芙蓉賽過。老生扮茶博士送茶上(生淨小生西向席坐介飲茶介)(旦貼東向席坐介飲茶介)(扮遊人四上)(合)

看愚園。游人來往如梭。遠台下(末引馬車上)(生淨小生起介)(上車介)(生回視旦介)(貼扯旦衣指生耳語介)(旦笑介)(生行介)(旦貼注目介)(喚介)車夫。洋場兜個圈兒轉去。

生 佛寺同來訪靜安。淨 香車馬寶路漫漫。

小生 畫樓高處東風起。末 多少花枝怯嫩寒。

(生回視介)(旦目送生介)(丑引馬車上)(旦貼起介)(上車介行介)(末引生淨小生東下)

旦 一片芊絲蔓草青。貼 高低臺榭短長亭。

旦 清泉猶有流香處。貼 無復蝦蟆聽講經。同西下

絳珠評 良朋結契所貴心交。俠妓鍾情先通眉語。此一齣中。佳人名士。蒼萃愚園。詞境有蜻蜓點水。蛺蝶穿花之妙。

蝶穿花之妙。

剽

奔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偵探小說 **變相之宰相**

定價大 洋二角

化裝之術惟西國偵探家為最神從未有以革命黨人而亦能變幻靡窮令人莫由識廬山真面者是書敘述一虛無黨健將勃林司君却殺俄相梭倫遂化裝往觀俄皇屢經召見帝未之疑且寄居相邸者旬日即梭倫夫人朝夕晤對亦不辨其為非葦枯也情節離奇神妙無匹譯者為江都貢少芹先生文筆高潔迥異凡庸雖篇幅不多頗耐尋味精印一冊

苦情小說 **孽海波**

定價大 洋三角

書係述畢姓女郎因一意憐才有委身某生之願魚來雁往情緒纏綿爭奈家庭多故好事偏磨歷盡艱辛卒難就成竟至塵心勘破祝髮為尼迨後知己重逢而已入空門悔之無及殊可悲也著者為吳興徐英蜚君夙善言小情說至其所載之詩歌尤極哀豔

鴉鳳緣彈詞

洋裝 一冊

彈詞本夥矣然非說白近俚即韻文失調欲求無此二病者實屬罕觀吳興包醒獨先生才識不凡夙長音韻之學前主民權報筆政時每日必有撰著駢散兼擅亦莊亦諧閱報者靡不交口稱譽蓋以先生學有根柢而又富新思想故其所撰文字迥非尋常小說家所可比擬是書為先生得意之作中述巨姓女郎因誤於媒妁致有彩鳳隨鴉之歎全書三十六回計

八萬餘言描寫舊家庭情形曲折細微惟妙惟肖

說白則淺顯而不俗韻文則清麗而不佻聲調鏗鏘意義純正

洵彈詞之善本導世之良箴凡注重兒女婚嫁者不可不讀封面畫為名畫家陳貞蓮女史翎毛花卉尤屬名貴

定價 七角



新會社
曙光

(卓 呆)

▲第三幕 鍾家應接室(夜)

台上作應接室。

益兒與汪妻及其他婢僕二三人作迷藏之戲。大笑不止。

汪祐之大醉登場。

(祐之)主人還沒歸家麼。

(汪妻)你又喝醉了。在什麼地方喝的酒。

(祐之)不能喝酒麼。今天是主人特別許可。喝了幾杯。並沒有醉。所以獨自回來了。主人尙未歸家麼。

(益兒)伯父也來捉迷藏罷。

(祐之)我不來。益兒。你父親那裏去了。

劇本

(益兒)吃閑飯的人發威咧。

(祐之)什麼吃閑飯的人。你這小鬼。我平日不計較。你便一味的無禮了麼。我吃閑飯也有我的道理。你父親在鄉下時。曾經欺騙我哥哥。弄得我哥哥事業失敗。他便逃到這裏來。十年前他所做的事。那一件不像盜賊。

益兒以玩具之劍。作欲刺狀。

(祐之)做什麼。奪劍折之。你這小妖怪。

益兒大哭。汪妻慌張阻止其夫。

(汪妻)你說些什麼。你雖與他是親戚。我是婢女一般的做着。豈非主人背地裏罵詈主人。毀壞東西。又要喝醉了酒胡鬧。所以我叫你千萬不可飲酒。

(祐之)討厭。用不着你開口。我看了這小妖怪實在不快。

欲追益兒。汪妻阻之。

一

(汪妻)你做什麼。你要將官官怎樣。怎麼可以稱人爲妖怪。

(祐之)這孩子是妖怪。他連生身之父也不肯親近。實在不是人獸類。尙且有父子之情。他不是人。不是獸。竟是妖怪。我必定要他顯原形。纔是再追趕益兒。汪妻儘力拒之。婢僕等急領益兒去。祐之大怒。痛擊其妻。此時主人鍾晉笑上。

(晉策)推開祐之。祐之你喝醉了。又在此胡鬧麼。

(汪妻)嗔主人。

(晉策)對汪妻你別担心。不令他鬧禍了。祐之你爲何一喝酒就鬧得如此。我不是再三囑咐叫你別多喝的麼。

(祐之)人的身上。可以裝一副度量衡的器械的麼。你要如此說。何不起初就一滴也不許我喝呢。糊塗蟲。

(汪妻)你說什麼。

(祐之)不用你多管。我就踢你一脚。

(晉策)對汪妻我來勸他便了。那益兒呢。望你將益兒當他自己的兒子一般看待。好好領着他。雖不當我父親。不知何故。我非常的爱他。

(汪妻)那麼主人我去了。

怒目視丈夫而去。祐之欲隨之行。晉策阻之。

(晉策)且慢。你往那裏去。

(祐之)我去驅妖逐怪。去捉不認父親的妖怪。

(晉策)祐之。憑你怎樣糊塗。良心總尙在。益兒是我的兒子。什麼叫做妖怪。現在他不親近我父親。實是我欺侮他母親的報應。

(祐之)原來也是怨恨有趣。那麼像我這種人。來做食客。一天到晚胡鬧。也是你欺我哥哥的報應。惡人。我也要報仇。

突然攔晉策胸襟。晉策盡力拂之。祐之倒地。

晉策坐椅上閉目深思。

(祐之)起立我不答應。晉策你敢打我麼。你敢打我麼。你敢打年長之人。我便將十年前之事一齊說出來。欺騙人家。寡婦奪取財產。欺騙我家。哥哥虧空資本。我一樣樣都要向人細述咧。

欲行。晉策攔阻。

(晉策)祐之。我沒打你。你自己胡鬧。我過來阻擋你。你自己跌的。祐之。我爲着過去之罪惡。日夜不安。你也須替我表些同情。你若希望。你到底是我的親戚。就是不在我家裏做食客。我必盡力助你。祐之。我到今朝好容易保着紳士體面。你千萬別污我這體面。我已自知既往之事。盡是罪惡。所以終日背着人愁悶。但是無非是希望着現在的地位。纔犯這過失的。此刻深悔自己的苦着自己。這胸中無限苦痛。只有見了我這年輕的嬌妻親生的兒子。纔能忘掉。你明

白麼。

明珠上。

(明珠)你在此做什麼。

(晉策)不做什麼。他又多喝了酒了。

(明珠)又在此發酒風麼。汪先生怎麼如此。你且隨我到這裏來罷。讓你休息一下。可以醒醒酒。好不好。

引祐之至搖椅處。

(祐之)你天天打扮得很美麗。爲什麼有這副花容月貌呢。爲什麼年紀輕輕。要嫁給這老頭子呢。我見了好不生氣。

(明珠)你怎麼如此亂說。快些醒醒罷。等你醒了。我再向你講罷。你若不聽我的話。以後有什麼要求。我也不答應咧。

(祐之)我見了你。却是頭也抬不起的。

祐之睡於搖椅上。隣室隱隱聞益兒與婢僕

劇 本

等遊戲歡呼之聲。明珠暫時觀看祐之醉態。

晉策坐下。

(明珠)至丈夫旁我有一件事要你答應。你一定可以答應我麼。

(晉策)你的事情。只消我力量所及。無不照辦。

(明珠)好快活啊。我便安心了。你可以給我些錢麼。五千元。

(晉策)做什麼。

(明珠)你別管做什麼。五千元總不打緊的。

(晉策)既是你的要求。一定要用。也沒有不給你之理。倘使沒有什麼意思的。還是注意爲是我。看總要用得有些益處。

(明珠)很有益處的。實是我的榮譽。今天不是說過的麼。生活艱難的人。社會上戰敗的人。我當救他。使他再到有希望的社會上去活動。

(晉策)是何等樣人。學生呢。還是勞動人。或者是

什麼病人。

(明珠)是殘疾。又是乞丐。

(晉策)原來是討飯的。

(明珠)雖是乞食。他們的經歷。很悲慘。非救他不可。

(晉策)算了罷。

(明珠)爲什麼。

(晉策)乞丐都是自己心地不好。並非不能勞動。他們以爲與其勞動。不如安樂得錢的省事。實是一種狡猾之人。對他們不能有一點同情。給他們一文錢。便是火上加油。

(明珠)我不是爲着同情要救他。不過是爲着我的榮譽。也不獨是我。實是世上婦人的榮譽。你想世人都以爲婦女是柔弱的東西。一味將婦女侮辱着。能做出這種事來。不是婦女的榮譽麼。

(晉策)歐美各國的女子。或者如此的。中國是男強女弱。從古以來。男女大有區別。界限很清楚。所以一切都兩樣。

(明珠)顏色大變。你當我是中國的婦女麼。我不是。終日在桎梏之中的中國婦女。我很想做解放着的歐美婦女咧。

(晉策)這種樣子。中國的道德上說不過去。這些事情。我極端不贊成。金錢用在這種地方。我一文錢也不出的。

(明珠)你平日說愛我。都是假話麼。

(晉策)愛情是愛情。理性是理性。不可混同的。

(明珠)我的榮譽。你要妨礙。就是夫對妻沒有愛情。我受了欺騙了。你只是將我的感情玩弄着。

(晉策)那裏會有這種事。全是你的誤解。我不是愛惜五千元的金錢。只要用了使我安心。就是一萬二萬也肯的。

劇 本

(明珠)這都是空話。我被你欺侮了。

(晉策)沒有這種事。

(明珠)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晉策)只消意味廣些。我就是多花一點也肯的。

(明珠)你沒有真的愛情。全是帶的假面具。

(晉策)我怎麼會如此。我因着愛你之心。纔可以

把平日的苦悶忘掉。

(明珠)這些都是口頭禪。我對於你的感情。難以復活了。

明珠欲行。晉策阻之。

益兒急上。如追一幻影。

(益兒)母親母親。

在室內環行。晉策頗驚訝其行動。

(晉策)益兒。你不是做着夢麼。

推開父親。

(晉策)益兒。父親在此。你仔細看來。

五

益兒逃

劇 本

(晉策)益兒你爲什麼如此厭着父親呢。

(益兒)父親是妖魔走近就覺可怕。

(晉策)我是妖魔麼。

(明珠)益兒父親實是個可怕的虛僞家。

(晉策)明珠你怎麼此刻也如此說……益兒你

千萬信你父親世上只有我最愛你。

(益兒)撒謊父親是欺我母親的方纔我睡着母

親還來說過的咧。

(晉策)可怕可怕果然是這怨恨麼人的作祟能

夠分離父子骨肉麼。

(明珠)你的已往有可怕的罪惡麼。

(晉策)爲着這罪惡每日愁悶異常多虧你與益

兒之愛可以安慰安慰現在你與益兒如此冷

淡我也只有愁悶而死了。

此時益兒凝視壁上之女子肖像。

(益兒)母親母親母親。

近壁。

(晉策)母親在那裏。

益兒仍如追趕幻影環行室內而退。晉策追

之下。

(明珠)昔日有罪惡的人悔恨這罪惡如此難受

的麼。

祐之醒。

(祐之)這是怨恨作祟。

(明珠)汪先生醒了麼。

(祐之)夫人你的希望失敗了麼。

(明珠)我受了欺了。我以為男人得了女人滿身

之愛無論什麼事都可以答應的實在只消有

真的愛情決不違背女人之話無奈遇着了假

愛情。

(祐之)不打緊。主人很愛你。你冊去五千圓。他必

本

不怎樣的。還是不給他曉得。隨便使用罷。

(明珠)用了不妨麼。

(祐之)妻用夫錢。又不是罪惡。

明珠點頭。按桌上鈴。婢登場。

(婢)夫人什麼事。

(明珠)你往主人室中去取一冊銀行支票簿過來。

婢退。

(明珠)憂慮他曉得了我。用去這錢。不知要怎樣咧。

(祐之)沒有事的。

(明珠)決心是了。要離婚。就離婚。我不是把玩弄感情。那種虛偽男子。當丈夫的柔弱女子。

婢持簿上。

(婢)是這一冊麼。

(明珠)擺在桌上。你去罷。

婢下。

明珠寫支票。

(明珠)還要主人的圖章咧。

目視祐之。攜支票簿下。

益兒再追幻影上。其父隨於後。

(晉策)益兒父親如此愛你。你一點不明白父親的心麼。

(閉幕)

●冬柳用漁洋秋柳韻寄樊山方伯京都

(東園)

五株凝結氣。魂雪擁陶潛。舊日門。立鬢掠雲寒。有影翠眉畫。月冷無痕。枯
條繫馬南朝路。古木栖鳥北陸村。隔岸曉風猶料峭。屯田詞句怕重論。
短髮蕭蕭一片霜。敬亭節概譜東塘。(柳敬亭見孔東塘桃花扇)天寒凍鵲
驚飛絮。星近牽牛認服箱。(星經二十八宿中柳星隸朱雀之分)眉樣亂翻
京兆尹。腰支怯對楚襄王。渡江梅共探春信。棠聘何須問教坊。
尙存金縷故宮衣。葉葉重重是也。非吳苑荒涼。珠箔冷隋隄。閉塞錦帆稀。夢
釵化燕曾相識。排字塗鴉似欲飛。同此美人遲暮感。春秋佳日屢乖違。
熱不因人肯受憐。漢宮何處散輕煙。生機如是將舒展。(美人有柳如是)貞
幹胡爲又叢綿。丰度端凝懷舊雨。情絲牽惹入新年。折枝我欲貽樊圃。一色
春旗曉露邊。

報

餘

人 心 驚 觀 破 術

▲鑒別善惡之寶鏡
▲防禦欺詐之護符
▲社會交際之明燈

試以親戚朋友之形相動止與書中所言細為分別則
智愚善惡可以立辨然後再證以平日之行爲事實當
能悟此書之判斷善惡確切不移大有道理也請言其
效用

- ▲可以辨別人類善惡
- ▲可以試驗朋友損益
- ▲可以鑒別子女智愚
- ▲可以斷定婦女貞淫
- ▲可以揭發私人隱事
- ▲可以預知生死壽限
- ▲可以逆料運氣衰旺
- ▲可以透測人生安危
- ▲可以決定事業成敗
- ▲可以選擇職事當否

憑此觀人如見肺肝善惡分明當場斷定無能作偽透
形也爲禍爲福亦可預知久矣風行海外特請唐真如
先生繙譯成書妙在根據確實原理而言語語入人意
中試爲推想談無不中確可稱得奇書不信一試便知
裝訂一厚冊定價大洋五角

千 里 眼 實 驗 奇 談

佛家有天眼通者其事絕奇而
事實洵有我國舊小說中有所
謂千里眼者非無稽也但從未
有實驗之書 美國哲學
出版是書係

博士嘉畢爾 原著 篇

篇實驗句句通靈 如

瑞典哲學者詳知一千里外之

火災德國女豫言家能通冥間

情事英國主筆由手之自動而

知遠方之事情暗室中磁石放

奇光等凡數十 不可思

篇悉爲奇妙

議 之事讀者爲當之拍案叫
絕洵爲空前之大奇書洋

裝一厚冊定價大洋八角



鐘聲吟什

●話雨軒詩鐘

(課題) 館衣

(嵌字格)

(郭蔭葵)

甲等四十六名

涼臺煥館裴中立
賦作漢宮開柘館
碧館吟詩思蔡羽
睿帝制開三史館
驛路秋風黃葉館
館得仙人王勃序
河間故館餘君子
羣仙夜集三清館

博帶褒衣雋不疑(卞少卿)
詩成曹國誦麻衣(盧墨弧)
白衣送酒憶王弘(王靖蘇)
武王業定一戎衣(盧墨弧)
釣船春雨綠簑衣(吳鶴霄)
衣思游子孟郊吟(范良心)
塞上寒衣寄遠人(艾亞通)
良相朝披一品衣(吳鶴霄)

報 餘

報 餘

送寒預闌迎春館

珠館幾時歸白燕

桑探深宮來繭館

書摹北海藏芸館

築館尊師燕太子

練溪館詠陽明句

瀛海唱酬紅葉館

金谷春深營別館

風流館閣貞元第

驛路星霜愁旅館

梅館窮居知臘盡

風雪迷離黃葉館

適館古詩嘉鄭伯

館啓忘憂閒作賦

題館爭春張晏筆

楚館臨風歌管細

更暖須留禦臘衣(幸冰如)

金衣何處喚黃鶯(張振虞)

苔生淺渚綴魚衣(邵質人)

畫仿南田畧草衣(任柏軒)

解衣待士漢高皇(盧錕瓠)

金縷衣歌杜牧詞(屏南)

香山披拂白蕉衣(醉經館主)

玉關秋老冷征衣(藕絲)

雲想衣裳太白詩(伊二)

邊城風雪寄征衣(幸冰如)

蕉衣不典待春來(張振虞)

雲霞璀璨紫檀衣(吳卓)

卷衣新曲奏秦王(廸民)

衣披消瘦靜鈔經(屏南)

典衣沽酒杜陵詩(易嘯春)

曹衣出水畫圖工(程雪廬)

古木深山黃葉館
蘭館修儀崇漢后
煥館涼臺名相業
唐代仙人留舊館
秋雨梧桐飄旅館
楚峽雲迷神女館
五夜星霜寒驛館
使臣建節黃華館
甥館別居唐帝室
館訪王維懷竹里
戴月早辭三秀館
改館饋牛秦伯禮
煥館名題斐度相
塞外箏箏淒旅館
吹笙宏景猶留館
館成竹里王維隱

斜風細雨綠簑衣(雪香客)
牛衣洒淚困王生(高月秋)
白衣烏帽野人裝(李兆鱣)
桓家哲婦語新衣(邵佛胎)
春風楊柳拂征衣(著庭)
漢宮花舞麗媚衣(芝斤)
一天細雨溼鶯衣(邵佛胎)
士女薰香白苧衣(幸冰如)
妓衣重隔夏侯簾(馮鏡芙)
衣燎光武感蕪羹(王靖蘇)
臨風輕著五銖衣(李兆鱣)
解衣推食漢王恩(馮鏡芙)
雪衣經受太真妃(邵佛胎)
天涯刀尺促寒衣(藕絲)
覆米袁康合去衣(宗子威)
衣著蘆花閔子寒(邵賢人)

報 錄

香風暗遞芙蓉館

舜館堯臺文字古

殿館鄭僑解屈句

秦晉交歡忙改館

適館授餐思鄭武

紫館致齋仙子降

乙等四十八名

館舍重修諧晉鄭

館閣鴻裁燕許筆

荒館月催雞唱早

館閣文章推燕許

時外驂停礪氏館

詩酒償殘鶯館債

數楹蓬館連雲起

宋臺魯館詩懷古
燕主尊師曾築館

細雨斜侵薜荔衣(任柏軒)

曹衣吳帶畫圖工(李鳳娥女士)

擊衣豫讓義凌襄(范良心)

唐虞共治穩垂衣(宋朝倫)

解衣推食感淮陰(邵質人)

青衣行酒帝王羞(王石廬)

衣裳垂治樂唐虞(范良心)

衣帽雅度老莊風(高月秋)

征衣塵撲馬蹄忙(范良心)

衣冠門第說金張(屠守拙)

洞中蝶化葛仙衣(王靖餘)

鼓鞞驚破羽衣歌(李兆鱣)

一領簑衣帶雨歸(芝斤)

吳帶曹衣畫景新(心綺)
劉公恕婢偶汗衣(心綺)

雲封洞壑仙人館
 假館願留鄒氏邑
 竹葉搖風迎翠館
 束館鎮中留聖蹟
 藩臣合處同文館
 客館夜闌蛩語亂
 塞雁秋鳴黃葉館
 風景詩人楊柳館
 宓妃愁坐芝田館
 娃館荒涼生碧草
 甥館主賓隆揖讓
 看花秋入芙蓉館
 煥館涼臺饒別趣
 夢迴旅館三更月
 青眼無人誰適館
 圖開竹里王維館

報 餘

雪冷關山游子衣(吳卓)
 解衣猶念漢王恩(宋達權)
 荷花浴水褪紅衣(卞少卿)
 示衣坂側駐貞魂(屏南)
 曹吏爭呈續壽衣(平兒)
 征衣秋擣雁聲悽(邵質人)
 池魚春戲綠苔衣(邵質人)
 雲山處士薜蘿衣(愚叟)
 杜牧耽吟金縷衣(鱸鄉釣叟)
 客衣凋敝染紅塵(李兆鱣)
 戎衣君相定征誅(藕絲)
 聽瀑寒生薜荔衣(卞少卿)
 舞衣歌扇擅風流(幸冰如)
 寒透征衣一夜霜(任柏軒)
 白頭有母自縫衣(邵佛齡)
 傳載蘆花閔損衣(宋朝倫)

射熊廣築千間館
 仙館癡龍疑洛洞
 秦樓楚館娛歌妓
 館懸芸香人夜讀
 假館鄒君殷愛業
 一榻松風漢客館
 桃花紅映仙人館
 侍兒館舍翩翩舞
 芙蓉館舍神仙住
 旅館燈孤風送柝
 一溪洞壑仙人館
 館築郭隗緣市駿
 桂子秋風涼襲館
 蓬萊有館仙人築
 虎館觀書懷庾信
 萬里星霜愁旅館

化蝶紛披五色衣(卞傳彙)
 羽衣孤鶴夢鶴舉(邵質人)
 藕笠簑衣羨釣徒(陳霖村)
 衣沾柳絮客春游(張有吾)
 解衣漢祖重推恩(李萼芳)
 半窗花氣撲人衣(吳卓)
 柳汁青彈舉子衣(孫公輔)
 游子衣裳密密縫(愚叟)
 荷菱衣宜隱士裁(高月秋)
 征衣道遠夜裝綿(宗子威)
 千里雲山游子衣(俞衡公)
 衣齋遵誨賜盤龍(邵質人)
 杏花春雨溼沾衣(瘦影軒主)
 荷菱爲衣屈子吟(卞繼昌)
 牛衣洒淚念王章(張振虞)
 一天風雪逐征衣(蔡應昇)

花。移。園。叟。供。吟。館。
授。餐。人。適。司。徒。館。
山。含。秋。色。迷。孤。館。
山。含。秋。色。迷。孤。館。
山。含。秋。色。迷。孤。館。
蓬。萊。仙。館。高。千。仞。
蓬。萊。仙。館。高。千。丈。

丙等五十名

旅。館。淒。涼。增。客。感。
春。社。風。和。開。柘。館。
鄰。氏。感。恩。歌。適。館。
煥。館。清。幽。類。揖。客。
風。雨。三。更。吟。旅。館。
鄭。公。虎。館。觀。書。熱。
館。築。于。金。燕。太。子。
適。館。授。餐。聊。慰。渴。

報 餘

雲。拾。山。僧。補。衲。衣。(范良心)
歸。里。風。吹。堵。節。衣。(蔡應昇)
風。引。春。雲。上。繡。衣。(藕絲)
風。引。春。雲。上。繡。衣。(俞衡公)
風。引。春。雲。上。繡。衣。(馮鏡芙)
忒。利。天。衣。重。六。銖。(藕絲)
忒。利。天。衣。重。六。銖。(笑笑生)

嫁。衣。辛。苦。為。人。忙。(范良心)
秋。階。雨。過。潤。蓆。衣。(程少游)
秦。民。効。死。賦。無。衣。(潘秋峯)
寒。衣。熨。貼。慣。呼。童。(程雪廬)
關。山。千。里。寄。征。衣。(雪香客)
卜。氏。鵝。衣。習。禮。動。(平兒)
衣。披。一。品。李。長。庚。(曹曦庭)
典。衣。沽。酒。日。消。愁。(李萬珍)

雜 餘

謬指天神居紫館。

楚館臨風歌入妙。

館宇山隨吟李白。

月影一簾樓野館。

授館宴賓誇魏使。

館構蛟人傳海角。

夜月孤眠松館靜。

好士燕昭曾築館。

碧館欄邊開芍藥。

適館授餐賢好鄭。

經營地拓平泉館。

追思鸞館高歌日。

館號芙蓉丁度主。

蘭臺芸館詞人地。

野館講經開鹿洞。

放館月明宵雁過。

傷心帝子着青衣(病禪)

曹衣出水畫通靈(卞傳虞)

衣裳雲想詠楊妃(艾亞通)

秋聲萬戶擣寒衣(王靖蘇)

投衣救父感曹娥(玉石盧)

衣翻鳳子說江南(范良心)

晚天久坐葛衣寒(李兆銀)

賂王晉武豈無衣(邵佛齡)

紅衣波上落芙蓉(吳鶴霄)

解衣推食將歸韓(高月秋)

節儉風傳大布衣(盧墨弧)

莫忘牛衣對泣時(王靖蘇)

衣爲蝴蝶甚僊傳(邵質人)

蒲扇荷衣隱士風(幸冰如)

寶衣辟火獻龍光(盧墨弧)

朝衣露溼曉雞鳴(高月秋)

求道曹交恩假館。

秋風涼挹芙蓉館。

漢苑恣嘗營別館。

芸館校書勤五夜。

松館竹窗涼月下。

適館授餐賢士禮。

驛路燈寒秋夜雨。

精館新春忙婦女。

清涼館舍憑心造。

僧館有緣能浴日。

鶯簧度柳喧歌館。

心意真游樊子館。

那得仙人逢舊館。

歌樓舞館傷今日。

寫館董生勤學業。

公孫開館延多士。

章身范冉願更衣。(癯仙)

暮雨寒生薛荔衣。(馮鏡美)

秦庭感泣賦無衣。(范良心)

萊衣舞綵悅雙親。(癯仙)

荷衣蕙帶曉風前。(屏南)

解衣推食聖人心。(艾亞通)

蝶衣粉曬午晴天。(癯仙)

葛衣炎夏賜臣僚。(跛生)

塗炭衣冠舉足危。(櫛霜)

禪衣無隙可藏風。(病禪)

蝶版敲花撲舞衣。(芝戶)

腰圍瘦減沈郎衣。(王石廬)

每懷游子寄寒衣。(癯仙)

博帶褒衣憶古風。(還家馴)

舞衣萊子戲娛親。(范良心)

佛祖傳衣得正宗。(馮鏡美)

客館淒涼游子感。

征衣黯淡成人愁。(王石廬)

丹霞輝映芙蓉館。

碧露香沾薜荔衣。(孫公輔)

翠館紅樓金粉地。

錦衣玉食鼎鐘家。(范良心)

宏開館舍招賢士。

慨解衣裘贈故人。(任柏軒)

管絃夜夜喧歌館。

鍼線年年作嫁衣。(李萼芳)

玉維竹館幽居日。

李賀荷衣出拜時。(邵質人)

受藥無人思假館。

出征與子賦無衣。(馬鏡芙)

適館授餐留客詠。

舞衣戲綵博親歡。(薛伯棠)

館開竹里樓摩詰。

衣典江頭詠杜陵。(范良心)

修史才疏休開館。

觀書意合每題衣。(屏南)

燈市謎壇

●顧晦闇文虎

(恫百)

射中燈謎

謎一

戳穿紙老虎

死灰復然

謎一

燒冷竈

將離

謎一(鴛鴦)

對勿住

驟居卅六時

諺一

三日無大小

安公子

諺一

爺來爺好娘來娘好

閏五月

四書人一

叔夏

徐行後長者

四書人一

季隨

父弟

左傳人一

子太叔

圍棋第一把手

禮記人一

國子高

龜壽

水滸人一

蔡慶

賭債被賴

水滸人一

白勝

先生曰

三代人一

傅說

父兄有勢

周人一

伯陽

青帝

漢人一

后蒼

火利

漢人一

丙吉

身長二丈

漢人一

周昌

游子

漢人一(脫帽)

主父偃

強兒服藥

漢人一

灌嬰

偷宥鳳也刀鋸鉄鉞小生願身受之

漢人一(上升冠)

霍去病

衛青

相謝俱稱之

三國人一

許褚

梁夫人

清人一

朱珪

更上一層樓

清人一(卷簾)

高愈

金粟香

清人一

桂馥

五歲

清人一

梅庚

中國總稅務司大展其才

清人一

舒赫德

黃香

清人一

楊芳

宋璟已老

清人一

翁廣平

開燈謎社

清人一

張文虎

齊惠公

美人一

桓少君

陰陽

美人一(脫帽)(卷簾)

李勢女

愛妾

美人一

寵寵

子錢日多

西人一(卷簾)

加富兒

淫犬

西人一

盧騷

論語楚狂節

西人一

歌白尼

雌虎

水滸人混名一

母大蟲

陰險

在傳地一

冥阨。

西體

左傳地一

夷儀。

西文謎語

左傳地一

夷虎。

快來

今縣一

樂至。

歐美婦人其身長

今縣一

高要。

尾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今縣一

陽信。

日上三竿

今縣一

高陽。

聖彼得堡與江戶

今縣一

新都。

彼美人兮願而長兮

國一(卷簾)

高麗。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選目二字

四愁。

酒資

詞牌一

醉東風。

支

詞牌一

十二時。

元大小

詞牌一

減字浣溪沙。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詞牌一

聖無憂。

昭君怨

詞牌一

出塞。

夢為童子

詞牌一

蝴蝶兒。

臨風寫韻

春暉文社三影詩

▲菊影

風風雨雨到柴門。誰爲高人替寫真。整下婆娑花有韻。籬邊冷落墨留痕。揮毫易補陶家景。剪祇難招屈子魂。休笑樽前太寥寂。一枝瘦影伴黃昏。

(徐信余)

▲松影

畫師何事借冬烘。寫出虬髯十八公。落紙未除名士氣。前身受大夫封。圖成一幅空招鶴。養到千年欲化龍。獨坐蒲團燈未滅。也教羅漢現形容。

(徐信余)

▲竹影

瀟湘仙子怕香薰。新換霓裳六幅裙。高節虛心誰似我。樽邊月下任憑君。偶呼紅友添清興。坐對青燈掃俗氣。欲倩畫師重寫照。七賢六逸把身分。

(徐信余)

▲菊影

風欺雪虐倍精神。一樣清容兩樣新。除却秋光難寫照。獨留野色自傳真。吟詩客對憐多態。送酒人來欲上身。爲惜名葩愁月出。寒英疑是墮芳塵。

(宋仲衡)

▲松影

(宋仲衡)

疇云老叟貌支離。月冷空山寫照奇。君子真容難得見。高人本性有誰知。清狂直欲當階臥。古秀還從隔嶺移。一任寒風吹不起。長憐踏碎鶴來時。

▲竹影

(宋仲衡)

誰從屋角虛心起。莫道竿頭進步艱。倚檻斜分牕一半。臨池倒入水中間。空庭隱約留香跡。曲逕縱橫帶醉顏。瀟洒如君能有幾。枝枝着地不須攀。

▲菊影

(俞玉其)

花枝拾取侑金罇。撲鼻無香迷醉髡。傲骨也須霜着色。瘦容端藉月留痕。亭亭籬下高人躅。渺渺燈前倩女魂。疑是落英愁踏碎。陶公緩步掩柴門。

▲松影

(俞玉其)

象自葱籠氣自森。蓬廬棲息抱冬心。擎雲作勢龍潛野。唳月無聲鶴在陰。偃蹇難爲樑棟用。婆娑那怕雪霜侵。滿身蒼翠烟凝護。風過泠泠響玉琴。

▲竹影

(俞玉其)

枝繁葉密色清新。瀟灑如君自出塵。借表虛心頻寫照。獨標高節爲傳真。水邊蕩漾垂竿客。日下蒼茫荷篠人。壓屋慈雲濃似墨。庭陰庇我美無倫。

▲菊影

(方佛生)

上燈時候近黃昏。冷落秋容正掩門。三徑傲霜扶不起。一籬殘月對無言。瘦移羅宅支詩骨。澹到陶家蕩

酒。魂。是。假。是。真。性。高。潔。問。誰。薄。採。入。孤。村。

▲松影

(方佛生)

一。生。勁。節。只。宜。冬。愈。到。嚴。寒。態。愈。濃。雪。壓。孤。峯。來。白。鶴。月。篩。滿。地。臥。蒼。龍。大。夫。抱。質。容。偏。古。羅。漢。成。形。秀。獨。鍾。三。友。自。知。君。首。屈。幻。將。疊。疊。復。重。重。

▲竹影

(方佛生)

坐。中。左。右。落。紛。紛。一。日。何。能。少。此。君。顧。到。淇。園。迎。皓。魄。捉。來。嶺。谷。襯。斜。曛。凌。霄。有。節。千。竿。拂。墮。地。無。聲。萬。个。分。最。是。曉。風。吹。不。斷。任。他。縷。月。與。裁。雲。

▲菊影

(徐天民)

月。明。人。靜。孤。檠。伴。倩。影。東。籬。問。有。無。倘。許。黃。華。將。我。比。也。邀。紅。友。把。卿。呼。分。明。一。手。倪。迂。畫。寫。得。三。秋。陶。令。圖。澹。澹。無。言。痕。不。着。傳。神。阿。堵。未。糝。糊。

▲松影

(徐天民)

眼。前。隱。隱。現。龍。鱗。老。幹。紛。披。寫。逼。真。丁。固。夢。中。空。識。面。杜。陵。詩。裏。妙。傳。神。平。分。今。古。三。千。劫。化。作。煙。雲。萬。億。身。欲。把。此。公。比。羅。漢。好。憑。絮。果。與。蘭。因。

▲竹影

(徐天民)

絕。妙。丰。姿。住。渭。川。欄。干。徒。倚。漫。相。憐。昂。頭。矯。矯。青。雲。上。顧。影。亭。亭。綠。水。邊。翡。翠。屏。圍。鏡。似。豆。瀟。湘。圖。繪。筆。如。椽。憑。君。寫。出。孤。高。節。十。丈。紅。塵。眼。底。闕。

▲菊影

(諸秉彝)

陶家三徑未全荒。簾捲西風清興長。似解低頭因冒雨。故撐傲骨待經霜。階前錯認僧鞋印。籬落驚看仙袂揚。詩料應添張子野。十分寫出九秋光。

▲松影

(諸秉彝)

繞屋猶存三徑松。身橫九畝影重重。鑿風不畏封姨虐。和月團成羅漢容。添一分嬌眠。白鶴幻千變。態化蒼龍。北窗有客吟哦罷。撫樹盤桓慣曳筇。

▲竹影

(諸秉彝)

幽窗照澈十分清。搖曳多姿逸趣生。筍箨解時煙暗補。梅花斜處月初橫。湘妃顧盼憐形瘦。與可臨摩繪事精。片語慙無酬个字。輸他三影得詩名。

醉月飛觴

●紙帳銅瓶室酒令

(逸梅)

▲桃花扇人名令

曩時曾集西廂句。成紅樓夢花月痕人名令。日來書齋無事。又成桃花扇人名令。十有三則錄塵海上。

醒公以實小說新報。

良夜又迢迢。軟玉温香抱滿懷。

良玉

報 餘

白。日。相。思。枉。耽。病。雨。打。梨。花。深。閉。門。

我。一。天。好。事。今。宵。定。著。小。生。心。癢。難。撓。

檀。口。搵。香。腮。小。姐。你。息。怒。嗔。波。卓。文。君。

不。憂。文。齊。福。不。齊。玉。驄。難。繫。

頭。枕。三。尺。瑤。琴。我。便。知。你。一。天。星。斗。煥。文。章。

張。君。瑞。便。當。欽。敬。遙。望。見。十。里。長。亭。

曉。得。殺。入。虎。窟。龍。潭。甚。麼。義。海。恩。山。

候。你。玉。堂。金。馬。三。學。士。願。與。英。雄。結。婚。姻。

只。少。個。圓。光。那。邊。是。南。海。水。月。觀。音。院。

他。其。實。嚙。不。下。玉。液。金。波。夫。主。京。師。祿。命。終。

點。燭。的。頭。陀。可。惱。法。鼓。金。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侯。門。不。許。老。僧。敲。

一八

白門

定生

香君

文驄

瑤星

敬亭

虎山

士英

圓海

玉京

可法

樵侯

福

陶齋



文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秘術

新三十經

滑稽叢書

是書 李定夷先生主纂之名著內容豐富生面別開茲將總目列下

- 第一集 嫵經
- 第二集 海上風俗史
- 第三集 賭博小史
- 第四集 煙土秘史
- 第五集 煙土秘史
- 第六集 煙土秘史
- 第七集 煙土秘史
- 第八集 煙土秘史
- 第九集 煙土秘史
- 第十集 煙土秘史
- 第十一集 煙土秘史
- 第十二集 煙土秘史
- 第十三集 煙土秘史
- 第十四集 煙土秘史
- 第十五集 煙土秘史
- 第十六集 煙土秘史
- 第十七集 煙土秘史
- 第十八集 煙土秘史
- 第十九集 煙土秘史
- 第二十集 煙土秘史
- 第二十一集 煙土秘史
- 第二十二集 煙土秘史
- 第二十三集 煙土秘史
- 第二十四集 煙土秘史
- 第二十五集 煙土秘史
- 第二十六集 煙土秘史
- 第二十七集 煙土秘史
- 第二十八集 煙土秘史
- 第二十九集 煙土秘史
- 第三十集 煙土秘史

著者 李定夷 碧梅 逸如 鏡如 一廠 無愁 蜀魂 巫峯 情懂 飯牛 季子 雙熱 觀濤 橫山 綺綠 秋水 少芹 指殿 定夷 著

全書足三十冊 洋裝八厚册 精裝錦匣一巨 函定價二元四角 外埠另加寄費二角 郵票代洋力五折實

家庭必備 閨房金鑑 六册一函 定價二元

出版書籍首重實用主義閨房金鑑全書純以適合婦女實用為宗旨著者皆知名之士共分六集總計三十萬言

●第一集 育兒術 李定夷著 育兒為婦女唯一之天職凡在婦女當盡心研究之小國民即異日之主人翁負有莫大之責而為父母者實間接負此鉅任是以本書列育兒為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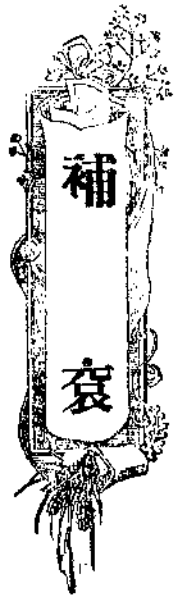
●第二集 御夫術 吳綺著 吾國夫婦道苦由來已久其故在婦女缺乏能力不能操縱男子以是每每為男子所凌虐是集中述男子之心理與婦女對付之手段人之種種不一御夫術亦因之而異

●第三集 行樂術 吳綺著 人生如朝露原晷及時行樂婦女心胸視男子為窄尤不可不注意惜花之月園亭之行樂山水遊覽之行樂也至若閨房之行樂事有甚於畫眉者行樂之範圍極廣而行樂之法術無窮

●第四集 美容術 徐半梅著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知妝飾為婦女不可不研究之要務徐子為文學新劇家於此道研究有素穠纖瘦肥片具妙訣婦女讀之受惠無窮

●第五集 理財術 吳綺著 試執途人而問之曰子願多財否無不應之曰然蓋今之世界純為黃金勢力所佔有婦女寄男子麾下事仰給於人為至苦惱之事本集為婦女計理財之道無論何種婦女習之皆可致富

●第六集 爭寵術 吳綺著 女為悅己者容古有成訓婦女欲求寵於男子固人人具此心理然求之無道則矯揉造作轉費可憎故爭寵小有法術非空言可求熟讀此編者雖求如楊太真之三千年寵愛在一身亦不難也



本欄用以補載去年未經結束之長篇小說。俟諸稿登完，即行撤除。

編者謹誌

俠情小說 風塵雙雛傳 (續)

蕪城俞庸雲著

第二十六回 風狂雪舞野店題詞 馬足車塵桃源誤入

讀者知嚴鴻爲何人。因曩日。潼關道中。迷途之懺紅婢也。懺紅自馬劣不及追隨雙雛。遂致失路。前既不辨途徑。退亦難於跋涉。關山馬瘦。橋店鷄荒。使尋常閨闈女兒。當此鮮有不淹淹化作他鄉鬼者。惟懺紅以習於風塵。至是殊毫無畏懼。所苦者行囊羞澀。莫名一錢無已。乃鬻馬以濟急。行行重行行。居然得抵洛陽矣。維時朔風凜烈。天花亂舞。其大如拳。撲打征人衣襟。懺紅一夕懺於市上酒樓。劍光燈影。日已昏黃。旁座時有一少年。在貌殊不揚。一似傷春落魄者。舉杯獨飲。皺眉類有所思。懺紅頻頻目之。少年殊旁若無人。已而呼傭保以筆墨來。傭保初無以應。既從抽屜中。覓得秃筆一枝。及破硯一具。舉以呈少年。少年卽傾酒硯中。硯缺而酒乃他瀉。少年微笑口中喃喃吟已。而以秃筆浸酒中。復沾墨向壁上狂書。不已。懺紅曾學於二雛時。已能執筆作書。誦諷一二首。唐人詩。殊朗朗上口焉。見少年既書畢。署名曰天涯淪落人。曾宗祥題。所題係詞三首。鬱鬱作無聊之呼。蓋亦一登樓入蜀之什也。詞曰。

壓城雲重銀海龍歸鱗甲凍影裏鞭照疑是空江獨釣時
 釀寒今夜料得爐頭添酒債但欠梅花不

許離人不憶家

一色長空合。霎時驚銜玉。篩瓊凍。雲崩塌。海上鯨波翻。無力眼見山河融。洽底事。把紅塵。平刮岸。花汀花無處。覓算虬枝松柏。還禁壓。梅不語。暗香溢。雄心冷。逼詩心。怯急登樓呼。備取酒。擲開樽。棹風葉。無聲暗。烏鵲靜。聽戈磨鐵。雜誰壯。士悲歌。聲夾萬戶竈。烟吹不起。看玉龍。鑿戰飛鱗甲。拚奮起。革靴踏。何用憂。冬早羣穹。廬四湧。癡雲日中驚。晚玉女。驕憑瑤池。籠料碎。天花親演。便壓倒。酒旗不舞。缺陷原。非谿壑。意看銀光萬恨。都慎滿。化荆棘。地似鏗。羣龍噴沫。紅塵軟。笑袁安。瓊階不踏。終成臥。癩鐵骨。知靈寒。起粟。悔煞貂裘。錯典算。掌大能遮天。眼十萬哀鴻。飛莫定。問珠璣。可當膏。梁散。忍回首。烽火遠。呼天浪。醉斫地。悲歌少年擲。筆嘆曰。宗祥宗祥。前程遠。大努力。行耳。咿唔何爲。其猶未脫書。馱子結習耶。懺紅聞言。意其癡。則日之益不稍轉。瞬少年時。已微窺之。忽倚醉。趨語懺紅曰。老兄還飲否。懺紅見其爲狀。殊弛然不羈。則亦率爾而對曰。能。少年卽笑。攜壺離座。就懺紅。懺紅亦遜與爲禮。座既定。各詢姓氏。少年自陳如壁上所畧。懺紅卽飾言。姓嚴名鴻。蓋是時。懺紅依然喬裝作少年郎也。宗祥曰。天氣如是寒。苦煞我輩。征人矣。懺紅笑曰。然苟非在此。酌酒禦寒。手足將必至於僵。而麻木矣。少年亦笑曰。然則飲此一杯。酒不啻服千金狐腋裘矣。何不快酌。何不快酌。言畢。遂與懺紅痛飲。飲既酣足。雜話牛潮。懺紅曰。某不文。適見老兄題詩壁上。剗那就百言。想見倚馬之高才。然澧蘭沅芷。寄忠愛於江南。痛哭流涕。防禍患於西京。一片愴懷家國之音。盈於楮墨。何也。少年嘆曰。蚺蟒身世。飄零已屆壯年。鸚鵡文章。涕淚未忘結習。碌碌如今。回顧古人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竟一無所成就。自愧奚如今者。黃卷青燈。不耐蠅頭耐守。

刀光劍影。願甘鞍馬。馳驅非敢。作凌烟閣上。想不過。機掃胡氛。盡我箇人愛國之忱而已。懺紅亦嘆曰。鐵硯。枉勞磨破。嘆從前煞困英雄。玉關不計生還。願此後老埋沙漠。君乎某亦一投筆之輩也。少年亟曰。敢問投筆。何往。懺紅聞言。轉詢少年曰。敢問投筆。何往。少年曰。此行并無定所。江湖亡命而已。惟聞隴匪作亂。厥勢甚囂。得暇當隻身往焉。不敢操左券。聊盡我區區之心耳。懺紅曰。某此去。卽往隴中。赴清軍處。君曷不借乎。得暇云云。究在何日。豈此時。猶有未盡事宜耶。少年曰。然。懺紅遂不深究。蓋少年此時殊惴惴。深恐懺紅非善類。雖賦從軍於隴。肅乃不敢與懺紅俱。而懺紅初頗思與少年俱。繼覺已爲撲朔迷離。身偕行。殊多不便。故亟語其他不及行程事。少年時已微醉。倚醉狂言。語無倫次。大有乘風上天。騎鯨入海之概。懺紅微笑之。自酌其量。不敢醉。亟告辭出酒家去。自是啓程而西。奔走於朔風烈雪中。所歷艱辛。頗不少。而大好新年。校雙雛度之於鸞字中者。爲狀尤苦。蓋行李蕭條。關山迢遞。儼然一沿門托鉢之乞丐也。時時數行程時。時念雙雛九曲柔腸。幾寸寸斷。然有志者事竟成。人力未必不可以勝天。由是而長安吹子胥之簫。而咸陽臨阿房之舊址。而永壽而長武。山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雖困苦備嘗。而春風楊柳。居然姍姍出玉門關矣。懺紅至是不覺心花怒放。肺葉大張。頻頻念會雙雛不遠矣。逢人輒問清軍戰白匪消息。答語泰半模糊。懺紅輒不敢自信。則益猛進弗懈。願終踏於途徑。所行多費周折。故先遇眞眞和尚於白塔河邊之古廟中。初懺紅遇眞眞。見其方坐馬上。袈裟不整。態度猙惡。竟目爲草莽中之禿頭匪。時適夕陽西墮。暮靄蒼茫。四顧無人。惟見一座古廟而已。懺紅欲前行。恐野曠無宿處。思就古廟暫息。又恐墮僧之殼中。一時徘徊躑躅。殊有日暮途窮之感。回顧和尚。挽弓逐飛鳥。一時鷹準烏鴉之

屬頗多射獲。則出黃布囊納入之。俄而日暝。僧乃馳馬入古廟中。懺紅倉皇益甚。繼念蕭然一身。非面團團富家翁。卽墮入其殼中。正亦無碍。且略負薄技。固老走江湖者。苟以非禮相加。又何足畏。懺紅思及此。膽遂壯。大踏步如溜烟的跑到古廟前。時廟門已扃。試以指輕敲之。久無應者。惟聞炊火熱食聲。耳懺紅之饑腸。遂爲撥動。殊鞭鞭不可耐。乃用力撼門。忽關斷而門闢。懺紅遂復輕輕掩之。然後緩步入。惟恐驚馬上僧。而馬上僧已聞聲出視。見懺紅卽叱問何人。懺紅亟與爲禮。并俯首。緩聲以答。蓋意其憐也。僧果亦顏霽。邀而入。出熟食共食之。懺紅亦不計所以。舉筋卽食。并絮絮與僧語。僧曰。衲本一採藥僧。偶雲遊過此。適甘匪與清軍戰方烈。故此間四野無人家。卽此一古廟而住。持及僧。離已雲散矣。衲適無寓處。卽藉此暫棲身。會卽他往。懺紅見僧所語大異匪類。乃飾之告以來。此意并問近時戰雲之消息如何。僧曰。聞匪酋已戰死陣中。清軍不日想班師矣。懺紅聞言不覺失望。願一時殊不甚信。乃絮絮問此間爲何地。距甘匪與清軍之戰有若干里。僧曰。此間距涼州約數百里。涼州者甘匪之發難處也。懺紅乃不復言。食畢。僧卽命眠一陋禪房中。夜間風月黯淡。懺紅眠不成寐。頻聞槽馬起伏蠕動聲。輒疑爲僧或懷不測心也。次晨天初曉。懺紅卽辭去。僧問何往。曰。往涼州。僧阻曰。匪亂已平。此去何益。曰。無論匪平與否。吾需至涼州一行。僧曰。其亂雖平。黨未盡滅。此去途間頗危險。以子溫文。必遭意外禍。懺紅曰。然則留此胡爲。僧掀髯笑曰。割髮爲吾徒耳。懺紅亟搖首示意不願。僧曰。若爲吾徒。非欲若終日坐青燈古佛旁。喃喃誦多心經也。懺紅曰。然則何爲。僧曰。實告汝。衲略黯技擊術。意將傳一門弟子。今見汝見義勇爲。不遠千里而跋涉。是可嘉也。汝果有意習此乎。懺紅曰。承法師厚意。眞使人五體投地。惟某固亦善此。且迫於要事。不

及執弟子禮矣。僧笑曰：若亦善此乎？懺紅曰：然。僧曰：請試爲僧獻一技。懺紅應聲登屋，上屋瓦無細響，復躍而下，其輕如燕。僧笑曰：卽此足以保身體，鋤世路之不平，號爲俠士乎？懺紅曰：未也。復彈石穿壁，顧僧而笑。意頗驕，僧亦笑曰：此兒戲耳。懺紅奇其言，因請指教。僧又笑而不答。適有羣鳥飛鳴於樹間，僧乃指而顧懺紅曰：若亦能以空手斃此一羣鳥乎？懺紅曰：某慚無斯能，但有弓矢，能爲之要亦不能得一羣數也。僧力挽懺紅入室，懺紅不解其意，惟竊觀其所爲。僧取案上酒瓦壺擊而碎之，作粒粒紅豆子弄之。乃如兒戲。懺紅目之不稍瞬，久而眼花矣。第見案上紅光一團，咄咄逼人。懺紅不覺大驚久之，紅光漸小，瓦壺碎亦隨盡。僧起身曰：同衲取一羣斃鳥去。懺紅時益驚駭，顧齒含幾疑意，及抵大樹下，果見滿間之嚶嚶枝頭者，時已一一墮地而斃矣。驗之了無傷痕，惟腹際猶微溫，羽毛禿處似有物穿入其中。耳懺紅至是乃知僧爲異人，遂拜倒僧之膝下，連聲呼師。僧一笑挈之起，自是懺紅竟拜僧爲師矣。趙氏之鼠竄於此也。懺紅時已割髮作法門裝，故視爲僧之徒，雖不少疑。懺紅旣探消息於趙氏之口中，足證其猶未忘雙雛。惟趙氏之誑語，懺紅固夢夢不知也。趙氏見其頗親善，因思利用之，遂施以甜言蜜語。懺紅竟爲其所籠絡，稍露欲與偕行意。趙氏慨然允之，腹各旣果。趙氏卽促懺紅行，懺紅出寺望真真和尚，已不見蹤影，乃入內略備所需，各策馬行。趙氏頻頻目懺紅所騎馬，髣髴似曾相識也。趙氏時知古浪必破，乃挈懺紅往涼州城，沿途遇殘兵敗卒，狀至狼狽。聞陸齊二將軍或云已死，或云不知去向。趙氏殊惴惴不自安，旣抵涼州，紫衣姬和樊陽光出迎。懺紅一見紫衣姬，卽前牽其衣，問曰：二姑何在？秦老僕又何在？汝今在此耶？蓋紫衣姬非他人，卽昔日紅綃誤盜之溫逸卿也。趙氏莫喻其故，見狀殊愕。然時紫衣姬倉卒答

曰。二姑不幸。皆裹屍于馬革。秦老僕則被虜於敵軍矣。汝胡爲來此。懺紅聞言。大哭蹬足。呼曰。何物甘匪。殺吾二姑。虜我老僕。吾拚此殘軀。必報此不共戴天之仇也。趙氏聞言。不覺失色。幾爲之辟易。樊陽光粗人。亟囑部下。拘之懺紅。止泣愕然。曰。何爲繫我。我來二爲姑與老僕報仇。是有功與汝軍也。一震而捆繩。皆斷。陽光大呼。於是數十人上前擁之去。懺紅仍聲聲叫冤而已。紫衣姬旣迎趙氏至署中。報告城破情形。後便問懺紅何以回來。趙氏具以告。又轉問渠語。汝言何解。紫衣姬亦據實以告。趙氏不覺大笑。紫衣姬曰。殺之無益。不如將計就計。利用之。趙氏曰。然之。子頗驍勇健將也。乃命人解懺紅縛。并囑易衣。懺紅問。適間執繫何意。趙氏笑置之。紫衣姬曰。軍例。凡降者需執見主將。今主將方病。故未見而釋也。懺紅信之。乃細細詢雙雛戰死及老僕被虜情狀。紫衣姬乃飾詞以告。懺紅亦不之疑。又問何日與甘匪戰。紫衣姬曰。主將方病。不可戰也。自是懺紅居涼州城中。在署中不得外出。時時流淚哭雙雛。其聲甚哀。紫衣姬聞。輒勸之復處。處飾其耳目。哀哉。懺紅竟終日處于悶葫蘆之中。

第二十七回 飛觴醉月舊雨追歡 白馬素車塵風惡戰

清軍旣得古涼。城軍容爲之大振。福康安亦喜出望外。佈署旣妥。乃大犒得勝之軍。一時管歌交錯。水陸雜陳。二雲與秦虎蒙福賞尤厚。惟金輝一夜碌碌。忽感風寒。未得與犒勞宴。亦憾事也。福與海蘭察等。皆數臨牀前慰問。蓋此次之優勝。首功實推金輝。顧金輝不特無驕矜色。且身臥病榻。力勸福率軍前征。勿以某箇人失大事也。福雖首肯。一時尙未決定。則四出搜名醫。醫視金輝。皆謂無大險處。甚易治也。福乃囑金輝善攝養。金輝復曰。某固知之。將軍勿以是爲念。逆知白婦初敗。其氣方衰。此去必退守涼州地勢。

較此城易攻將軍當一鼓作氣勇往直前不難垂手而得也某病即日即瘳矣將軍趨起不行殊令某局促不安也福聞言遂決意行金輝之疾囑知者秘而弗宣恐以是或淆亂軍心復嚴肅軍紀拔營浩浩而往臨行金輝於枕上語福曰願某病起之日即將軍捷奏之時也福微笑曰甚願如君言金輝亦微笑福率軍去後之數日金輝十年前之同窗舊雨曾宗祥忽不速而至金輝大喜欲狂病忽去其大半問何以來此宗祥笑曰言之甚長茲爲君約略言之某自當年獲君書輒爲君抱不平念造化之弄人胡虐酷至此然不料予之家庭一旦忽焉遭逢不測而予之身世竟與君一般可憐宗祥言至此金輝僂言曰此事予曾聞諸陳子新口君知之否乃轉語以與之同赴試事宗祥曰不差不差君從軍來此予亦知之蓋得諸子新之來函也予初得耗頭毛爲指自顧家室蕭條一身子然遂決意尋君來此便道流連名山大川以洗暢頻年之積鬱惟自家至此爲程計萬千里爲期計數百日歷盡跋涉備嘗飢體凍膚籍口槁腸之苦然殊毫無所得忽忽鮮善狀是初所不料者也惟最初之希望茲竟得達亦殊出人意表豈予與君之友誼未絕耶抑蒼蒼者不欲虛予此行耶予今日之來訪君固知君方臥於病榻間蓋予有故友即今日視君之疾者也金輝笑曰然則非予抱病固不得遇君之故友君倘無此故友亦不得晤吾來此也宗祥亦笑曰妙哉君之病也居然有此功效已而曰病勢如何友謂現已就愈其言確否金輝曰然茲已食粥矣惟精神稍虧一時難以復元耳宗祥曰爲今之計亟宜調養一切軍事萬勿過問金輝曰然現福將軍已率軍征涼州去吾居此乃爲養病計也言畢因備述此次戰史復及其他瑣事相與甚歡晚間以金輝病不克翦西窗之燭僅爲下陳蕃之榻而已閱數日金輝竟愈步履如恆精神一似復舊日在署中與宗

祥不離跬步。或則茗烟鼻裏。清話茶餘。或則竹韻丁丁。棋敲午後。或則杯樽酒綠。狂歌筑擊之篇。或則劍匣燈紅。不盡龍飛之感。甚或推敲互相。酬唱以消。茲永晝也。一夕金輝於行篋中。得楹聯一副。聯語爲世間有我。原無我。身外無心。還有心。二語書法古樸。直逼西京。惟腕力稍弱。似閨秀手筆。金輝既佳。其聯語復愛。其書法玩之。良久。不忍釋視。書者姓名。惟署流離子三字而已。流離子三字。味之殊非閨秀口吻。因爲之大奇。遂持以問宗祥。宗祥嘆曰。名士淒涼。閒處老好花。零落雨中開。金輝聞好花二字。心忽鹿躍。繼聞宗祥續曰。此某於途中所遇之新知交也。金輝急曰。新知交乎。胡不偕來。今何往。請試語吾。以顛末。宗祥曰。流離子。宇宙間之才子。人亦宇宙間之奇人也。予與交月餘。雖意氣相投。輒未肯一吐實姓名。問之數四。僅曰。流離子。流離子而已。渠有兄。貌頗相類。亦未詳其姓氏。與人應答。殊簡陋。蓋亦非軟塵十丈中。熱腸人也。金輝曰。此字卽渠所書否。何道健中含有一種。輒弱脂粉。氣宗祥曰。否。否。惟渠貌殊清麗。似傳粉者。殆或所謂字如其人耳。金輝曰。捨此外。復有否。宗祥曰。尙有三聯。今猶留篋中。當時予所贈。亦有數聯之多。言畢。乃從篋中檢以畀金輝。金輝乃一一取而細閱之。書法與前不少出入。聯語卻轉清逸矣。一曰。睜眼乾坤。雙劍在賞心。風月一盃酣。二曰。花對韻人。關笑口。山迎高士。學低頭。三曰。月邀仙侶。詩爲印花。嫁狂牛。酒作媒。金輝閱畢。妙書妙句。眞善煞人矣。宗祥笑曰。君果愛此乎。盍取其一二。未署予名者。金輝聞言大喜。連聲曰。諾。乃取花月一聯。珍而藏之。且笑曰。吾嘗有以酬子也。是夕。明月瑩潔。照徹大千世界。署中樓閣。望之如在秋水中。金輝顧宗祥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宗祥笑曰。明月有情。一似故團圓。爲吾輩之遇合。而圓者。烏得不有以酬之。宗祥曰。然。乃囑庖廚。席翫月之宴。於庭前。與宗祥相與就坐。舉

酒痛飲宗祥曰予久不與麴生親矣。僅憶去年冬日於風雪中在洛陽市上之酒家樓小小一醉耳。而酒入歡腸。愁來擾我。當時曾題詞三闋於該樓壁上。見晒於大雅。在所不計。不過寫我一時之牢騷耳。金輝曰。詞何如。宗祥就記憶所及。試爲誦之。金輝一聽。一擊不覺。詩腸爲之撥起。停擱酒杯。而腹稿萌矣。宗祥睹狀。卽曰。不必不必。及時行樂耳。走入王摩詰醋囊中。甚無俚也。金輝笑曰。君誠荒唐擾人心思。予甫得佳句也。宗祥曰。佳句如何。金輝卽朗吟曰。塞上衾如鐵。天邊闕似銀。此心同素魄。何處有紅塵。宗祥鼓掌笑曰。好好。但卽此足矣。不必再嘔心血也。金輝亦笑曰。予非長吉焉。用嘔心血。不過如君適問所云。寫我一時之牢騷耳。宗祥曰。此時似無牢騷可言。可以休矣。金輝乃罷。已而曰。不知福將軍此去。征涼州近日之勝敗如何。宗祥曰。福將軍將才也。此去必可操左券。君病方瘳。萬勿慮及於此。金輝無言而意猶似不釋。蓋是時之金輝。雖優游歲月。惟其一寸心。固猶日日神遊乎涼州城前之戰陣中也。

維時福康安偕海蘭察。旣率軍抵涼州城外。乃遠十里安營。休息一日。見涼州城中毫無舉動。惟見白寡婦在此爲夫報仇之旗。飛揚於雉堞之間而已。福乃囑秦虎領一軍至城下挑戰。更命雲林雲生殿後。吩咐旣畢。軍遂進發。涼州城門旣開。蓋樊陽光已率軍出城迎戰矣。陽光黑面虬髯。口大如血盆。兩目閃閃有光。古張飛樊噲之流也。此時跨黑衛上鐵甲。銀胄。氣概神武。手執長矛。呼嘯而前。其軍容亦甚壯躍。躍隨陽光。陽光一見秦虎。片語未交。上前卽猛戰。秦虎倉卒迎禦。亟用全身之力。而陽光咄咄逼人。愈戰愈緊。秦虎大吼。汗涔涔下。而精神乃奮。陽光亦吼。其聲如雷。兩軍人馬皆爲之辟易。屏息觀兩健將奮鬪。但見霜鋒射彩霞。光生寒烟塵。漲天人影俱杳。而橋斷浮流。矛橫翼德。河障淮洛。槍舞彥章。其出神入鬼處。

真如龍虎活戰令人不可捉摸。真所謂棋逢敵手將遇良材矣。清軍咸惴惴爲秦虎懼。忽聞腦後有人馬
 雜沓聲。初驚爲敵軍之襲。後面者及視之。則雲林與雲生之援軍也。不覺大喜。一呼齊前。陽光見清軍有
 援兵至。亦率部下直前奮鬪。一時刀光劍影。人叫馬嘶。兩軍皆奮不顧身。愈鬪愈烈。齒嚼張巡而尙厲血
 濺。君叔以猶麾陽光在亂軍東馳西突。縱馬如飛。射煞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清軍士卒咸竊竊
 奇其勇。雲生遙見之。迎面發一矢。陽光方橫行間。毫未介意。及中其肩。大呼從馬上墮。其部下亟擁之。而
 軍心遂亂。秦虎睹狀大喜。乃率二子大敗敵軍。陽光僅得爲衆擁歸。兵卒幾無遺類。白寡婦當時在城上
 見之。雖欲救而不得也。於是此次一場惡戰。秦虎與二子又得得歌凱旋之曲。而歸福將軍乃大加獎勵。
 親爲脫戰袍洗戰血。極一時之殊禮。閱日。白寡婦破曉卽來挑戰。福特命秦虎與二子暫息。親與海蘭察
 出迎。遙見白寡婦騎白馬。神采駿發。身著素裳。裙飛粉蝶。風搖楊柳之腰。刀炫梨色之影。一種威武維揚
 之丰態。殊令人望而胆奪。福不覺暗中喝采。嘆白以一無賴匪人。何幸修得此多情多藝之天人。乃勒馬
 遙遙語之曰。白寡婦。白寡婦。吾茲有最誠懇之忠告。汝願聞否。白寡婦聞呼。悍然不答。策馬而前。且呼曰。
 汝有甚胡言亂語。敢來污吾耳際。耶。速還吾夫之性命。來否則必食汝之肉。焚汝之膏。以洩吾憤。福聞言
 亦怒曰。汝果執迷不悟。耶。言畢卽與交戰。白寡婦憤氣冲天。見福康安幾欲搏而食之。故刀下有千鈞之
 重。非福殆不能招架。而福意欲生擒之。其刀下亦不弱。白寡婦愈戰愈怒。愈怒愈厲。愈厲則刀法愈變化。
 不窮。福眼幾爲之花。惟恐招架不及。則雜施以術。白寡婦亦能神於迎接。乃乘間呼軍包湧而前。捨福而
 轉。海蘭察福來助。兩軍時遂混殺。尤勝昨日之大激戰。白寡婦終恐寡不敵衆。乃倒軍。率馬僞退。福與海

蘭。察。直。逼。追。之。忽。焉。紫。衣。姬。從。間。道。出。蓋。白。寡。婦。預。先。所。佈。置。也。一。時。炮。聲。大。震。驚。天。震。地。兩。軍。復。接。廝。殺。紫。衣。姬。戰。海。蘭。察。白。寡。婦。又。戰。福。康。安。迨。至。日。午。清。軍。漸。形。不。支。雖。紫。衣。姬。技。薄。不。敵。海。蘭。察。惟。伏。軍。初。起。其。氣。較。盛。故。是。役。也。白。寡。婦。稍。占。優。勝。總。計。兩。次。彼。此。所。傷。幾。近。千。數。嗚。呼。慘。矣。

●毛詩集對(一)

(鄭雪痕)

碩鼠碩鼠	維莠桀桀	從公于狩	毋毀我室	緜緜葛藟	饁彼南畝
鷓鴣鷓鴣	彼黍離離	與子同袍	有覺其楹	籊籊竹竿	出其東門
冠綏雙止	人而無禮	不狩不獵	其魚唯唯	碩人之軸	其葉湑湑
副筭六珈	夫也不良	載馳載驅	有兔爰爰	靜女其變	維莠騷騷
鴻飛遵渚	交交黃鳥	憂心悄悄	說于株野	良士蹶蹶	樹之榛栗
魚躍于淵	嚶嚶草蟲	涕泣漣漣	出其闔閭	好人提提	伐其條枚
振振公子	無食我麥	洵有情兮	女也不爽	北流活活	我有嘉賓
赴赴武夫	言采其薇	大無信也	人而無儀	南山崔嵬	子無良媒
不稼不穡	求我庶士	予手拮据	采采芣苢	漢有游女	在其板屋
弗馳弗驅	見此良人	女心傷悲	芄芡黍苗	巷無居人	乘彼墉垣
明星皙皙	巷無服馬	生于道左	明星有爛	同我婦子	赤舄几几
零露瀼瀼	隰有游龍	在彼淇梁	白露未晞	命彼信人	朱幘纁纁

新譯名家 遺傳 (續) 法國莫伯觴原著 半隱樓譯稿 (由 塵)

第三回 爭功 失望

新婚夫婦。即與甘建林及雪洛共樓而居。客室臥室。形式與甘建林所居者相若。以其時適有一租戶遷居他處。而新婚夫婦。即租居其屋也。

呂奢伯所最難堪者。厥惟一事。即雪洛雖有以遺產傳與考雷之言。然並無確實辦法。是也。據雪洛自謂。則遺囑一紙。早已交付公證律師裴爾花姆君存貯。雖欲其指天爲誓。亦無不可。又謂除一條件外。凡諸所有。必盡付其姪女。問以條件云何。則堅不肯說。但笑謂如此條件。至易實行而已。呂奢伯以老婦答語之猶豫。及其爲人之頑固。頗有反對之意。惟見其妻婦道無忝。于心滋樂。而甘建林又復善于解慰。遂亦帖然不作他想矣。

呂奢伯疑懷雖終不釋。而心緒頗佳。伉儷之情。至爲深厚。蓋人能得此賢妻。亦不負半生辛苦。于是照常赴職。數星期之後。新婚境地。已居之漸慣。辦事之勤奮。即復如恒。

未幾。一年又過。新歲重逢。呂奢伯所大惑不解者。則今歲已獨不獲遷升。而梅樹與畢叨喇。皆得各升一級。鮑訕兒又謂必于某日旁晚。伺二人於離所之際。掩而撲之。以戒其餘。然仍徒聞其言。未見其行也。

呂奢伯以竭力奉公。而不得當之報。屢思不得其故。歷一星期之久。夜寐亦不安。自思吾之所爲。有如義犬。前此副幹事長藍暴脫病臥普恩醫院中。一切事務。皆由吾代理。歷九月之久。如一日。吾每日到所。以八句半鐘。出所以六句半鐘。豈勤苦至此。而猶嫌不足乎。如吾之勤苦。不爲上峯之所取。則吾亦何苦。

而不如他人之所爲。幹事長陶謙伯君固待吾如己子者。何亦不我栽培乎。因欲問明其理由。決計至幹事長辦事室。與之一談。某日星期一。當同事盡未到所之前。往叩幹事長辦事室之門。室內一銳利之聲應曰來。呂奢伯遂入。

幹事長陶謙伯正據一巨桌而作書。桌上滿置文件。陶謙伯身體矮小而頭獨大。遠望其頭。一若臥于吸墨紙之上。彼一見其生平最愛之錄事。則與之爲禮曰。呂奢伯。早聞安乎。呂奢伯答曰。甚安。吾親愛之主人安乎。

幹事長停筆轉椅。其人骨瘦如柴。身穿元色禮服。裁剪不佳。椅中革墊甚厚。坐于其上。半身沒于墊中。徽章絲結。佩于胸前。酷似一個大紅綵球。以瘦削之身。頂極大之頭。遠望其人。形狀不啻一朶大木耳。更寫其面龐。則顴骨高翹。兩頤削薄。眼外突而額上聳髮白。而有光。復謂呂奢伯曰。吾友請坐。君來何事。請以告我。

陶謙伯對於其他錄事。性極暴躁。如船主之對水手然。蓋全署在彼眼光中。幾如法蘭西海軍全部之旗艦。呂奢伯心爲境地所激。面色頗不活動。吃吃言曰。吾親愛之主人。吾此來實欲請問主人。吾近來辦事。亦有不勤不慎之點否。陶謙伯曰。奇哉。君辦事向稱勤慎。何得有此一問。呂奢伯曰。吾甚不解。今歲何以與往歲不同。吾何以不得遷升。吾親愛之主人。請恕我無禮。俾得一罄其私衷。吾前此承主人之青眼。曾得特別嘉獎。烏烏之私。不能言喻。吾非不知部員辦事。必問二三年。始獲遷升一次。但吾有不得不直言者。則吾所辦之事。實兼普通錄事四人之力。吾每日辦事時間。至少亦兩倍其規定之鐘點。苟取吾功與

吾報。置天秤中稱之。則功之一端。必高起于報之一端之上矣。呂奢伯此段言語。係細細預備者。故能繁簡適中如此。

陶謙伯聞言。勿遽不知所答。既而冷然言曰。在禮錄事與幹事長。不當有此種語調。然君之功。有足以嘉獎者。故吾亦願爲君答此一問。惟此係初次而然。後此不得援以爲例也。吾于年終亦循往年常例。以君之名。開入請獎單中。而監督以爲君之婚也。得奩幣不貲。不但衣食無虞不給。後此直可坐享富厚。同輩中莫能望其項背者。因置君名于後。夫揆情度理。使他人亦得沾潤國恩。在監督此舉。不得謂爲不平。君不久卽爲富家翁。此區區之百法蘭克。于君乎何有。而他人得之。則不無小補。君之所以不得遷升者。其故如此。呂奢伯至此。神情恍惚。心境惡厲。遂退。

是晚呂奢伯歸家。頗不恩禮其妻。其妻爲人本恆風流和悅。不染暴躁之氣。惟稍嫌固執。一意既定。非達到目的。心終不樂。此時成婚既久。新婚之歡樂已過。彼玉貌絳唇。形諸目際者。縱不免使人起憐愛之心。然人生不外兩種境地。一經看破。憎厭隨之。人當鰥居之日。未嘗娶妻之味。祇覺娶妻之樂。每念繫臂。結襦。詩人之所詠歌。則愛慕少艾之心油然而起。此固一境也。及既成婚。親嘗娶妻之味。則油鹽柴米居家之問題。虞而在中。人之家。衣垢宜澣。服舊宜新。一切零星雜事。凡爲人生所有者。無不紛至而沓。來人生至此。不覺娶妻之樂。祇覺有室之難矣。此又一境也。今在呂奢伯。則家庭尤少樂趣。以雪洛終日居家。凡呂奢伯之家事。彼無一不加以干涉。且在在以主人翁自居。而擅作主張。家人又皆畏彼。不敢稍逆其意。彼亦習非成是。不知主客之誰屬。其人既多閑暇。則終日往來于各人房屋之間。如主家之老婦。出其

銳利之聲。而作警人之語。曰。汝必若是以爲是事。若彼以爲彼事。呂奢伯漸不能耐。當夫婦二人間居之時。必曰。汝姑母愈益使人不堪。吾不復能容忍矣。汝聞吾言乎。吾不復能容忍矣。考雷則安然答曰。吾又安能爲力哉。呂奢伯更怒曰。如此家庭。可畏孰甚。則考雷又坦然曰。家庭雖可畏。而遺產則可欣。然乎否乎。汝勿愚。此吾與汝一生安樂之所繫也。雪姑雖魯。稍順事之。庸何傷乎。于是呂奢伯默然無言。不知所答。

某日侵晨。雪洛病不起牀。甘建林以其姊向不臥病。故大驚。往叩其壻之房門曰。速往延白培脫醫生來。并爲我向幹事長告假。說家有病人。吾今日不能到署。

呂奢伯在署中。竟日不安。閱件擬稿。無一不誤。陶謙伯大訝之。問曰。呂奢伯君。汝今日若有心事者。然乎。呂奢伯憮然答曰。吾親愛之主人。吾甚疲倦。以姑岳病重。吾終夜陪坐牀右。未嘗少寐也。幹事長冷語曰。彼病者既得甘建林君陪同。不患無人。吾滋不願見署中公事。以一二錄事家之私事。而受其影響。至于廢弛不治也。

呂奢伯出時計置于公事桌上。以遲五句鐘之至。匆遽之狀。無可言喻。及一聞廳事中鐘鳴之聲。立即出署。若潛逃也者。蓋自呂奢伯任事而後。按時出署。此爲第一次矣。一出署即雇一馬車以歸家。行上樓梯時。三步併作兩步。見女僕開門而出。急問曰。病人何如矣。女僕曰。醫生言脈象極沈。呂奢伯聞女僕之言。心中倏擾不寧。呆立如木偶。曰。真耶。又疑病人已臨終。不敢入其房內。急遣女僕請其舅。此時甘建林在房中看護病人。仍穿梳洗時之長衣。頭上則戴一睡帽。聞其壻之請。即推門至坐憩中。低聲謂其壻曰。彼

脈象低極。大勢不佳。不知人事已歷四小時之久。祭師于午後卽來。呂奢伯此時覺得兩足乏力。因置身椅中。問其舅曰。吾妻何在。甘建林曰。在病人房中。呂奢伯曰。醫生究竟何言。甘建林曰。醫生謂是爲昏厥。或能甦。或不能甦。不能甦者。今夜必去。然皆不可必。呂奢伯曰。病房中亦有需我之事乎。如不需我。我寧不入。我見活活一人。忽臥牀上作此狀。于心滋痛也。甘建林曰。汝不必來。苟有變。吾將遣人召汝矣。

呂奢伯遂入私室。見室中情形。若與平日不同。室本不大。而今覺得甚大。室本不雅。而今則覺得甚雅。惟孤坐室中。頗覺無味。則行至洋臺。瞭望晚景。時當七月下旬。紅日方沈。向屈樂塔代羅街兩高塔之後面而落。日光射過廣漠無際之萬家屋頂。如火如焚。巨塊朱雲。起于日輪之下。頃之日漸低。雲漸高。而朱色者。一變而成赤金之色。更頃之。赤金之色。又變爲黃土之色。未幾而黃者。以綠。既而綠中。雜有光。其卒也。皎皎青雲。高覆塵寰。而燕子飛于豔紅天空之間。其疾如箭。玫瑰色之烟霧。籠幕全城之屋頂。及遠處之山村。禮拜堂之塔頂。及記功之豐碑。高出雲霄。更望凱旋門。大而且黑。兵士養病院之圓頂。又如另一日。體自天際。落于人間屋頂也。者。呂奢伯手握鐵欄。于狂吸空氣。如飲酒。意欲高跳。又欲仰首而呼。嘯如博而勝。其樂也。泱泱生命之於彼。頓發明光。後福真不可量。如此境地。何以處之。而後可思之。思之不覺入夢矣。

既而聞微聲驚醒。則其妻之聲也。其妻眼紅且腫。垂頭傷氣。送其額于呂奢伯。使之吻之。曰。吾二人今晚與父親共食。庶與彼臨終者稍接近。吾輩食時。當令女僕居房中陪病人也。

呂奢伯隨其妻而入。時甘建林已坐于席間。方待其女及其婿來。而後舉匙。碗碟架上有冷鷄一枚。及番

薯生菜梅醬各少許。而盆中之湯。蒸氣炎炎。壻女既就坐。甘建林曰。人生至此。無趣已極。吾甚不欲多得此類之日子也。言時有隨喜之氣。且有志得意滿之狀。語畢。大吞大嚼。無論番薯生菜鷄肉。無一不可口。惟呂奢伯則神情恍惚。不甚能食。對於席間所談論。如西風之過耳。但願隔壁房內。或有一聲之來。而房內獨沈靜無聲。考雷亦不食。悲情悽惋。時以食巾之角。拭其眼角之淚。

甘建林問曰。幹事長何言。呂奢伯詳細致答。一語亦不遺漏。而甘建林意猶未足。問及零星瑣事。一若出署經年。久不聞署中之事者。曰。署中人一聞彼病。必人人驚動無疑。語畢。想及其姊死後。彼再入署中辦事時之狀況。與夫同事中間彼之問題。既而又若心有隱情。欲借自言自語之辭。以驅此迷障者。曰。吾于吾姊。殊無不良之心。吾甚願其長生。俾得伴吾輩而居。然署中人于此。不免大驚小怪。即彼奢望老人之。每日詬罵革命黨。一時亦必淡然忘懷。轉而注意于吾家之事矣。

及三人方取楊梅入口。病房之門突開。食者遽起立。而又怳忽不動者。歷數秒鐘。女僕頑然無覺。謂三人曰。彼落氣矣。甘建林擲食巾于桌上。衝入房中。如瘋人然。考雷隨之。心跳不已。呂奢伯植立門外。遙視牀上。牀上之白被單。在燈光之下。隱約不甚可辨。彼見其舅俯身牀上。屏氣不息。久之。忽聞一聲。似自遠處而來。又似睡夢中之所有。聲之所告者。係一可驚之事。其聲曰。休矣。彼又見其妻跪于牀前。首抵白被單。悽悽流涕。至是。呂奢伯始決計入房中。及甘建林起立。彼始見雪洛之面。仰臥白枕之上。雙目緊閉。板滯青白。如蠟製之像。呂奢伯急問曰。真休乎。時甘建林亦注視牀上。聞問遽轉首。彼此視線正對。甘建林答曰。然。同時伴取憂鬱之貌。然二人一見彼此心事。已不言而喻。且于不知不覺之間。各伸手相握爲禮。一

若感謝其互相扶助之功也者。于是人人忙碌異常。蓋家有喪事。一切事務。不得不趕緊預備也。

呂奢伯往告醫生。并取其他最急最要之事。先出行之。携其便帽。一溜下樓。蓋急欲到街上一吸新鮮空氣。且得自由遐想。以樂其所樂者。及所任之事。擺擋既畢。即赴鬧街中閒行。一若欲露其頭角于全城人民之中。而與之爲伍。一享其黃昏遺興之歡者。且欲大聲而呼曰。吾常年入款。足有五萬法蘭克。呂奢伯閒行鬧街中。雙手插于衣袋內。細看各店陳列之櫃。非珠玉寶石。即華麗器具。心中自思曰。今而後。吾之能力足以購是種種矣。既而止于一孝服店門首。忽起一恐懼之心。曰。使彼而未死者。則如何。謂彼已死者。或誤耳。被此恐怖之心所激刺。急急歸家。欲證實其恐懼之心之非確。既抵家。即問曰。醫生來乎。甘建林曰。來矣。彼已證明病象之屬實。且將自具供狀。爲報告登記所之用。二人遂同入死者房中。時考雷坐于靠手椅內。揮淚不已。惟哭聲漸微。同室之人。不復能聞。愁容亦減。此時之淚。不過女子善哭。故爾有之。非真有哀痛之心也。

及房中祇有三人之時。甘建林輕聲言曰。女僕已去。吾輩且一查其器具。看有藏匿之物與否。語畢。甘建林與呂奢伯動手檢查。翻箱倒篋。雖一衣袋之微。亦必加以細察。而偶遇一零片碎紙。則必開而讀之。直至午夜。竟不見一快意之物。其時。考雷早入睡。鄉鼾聲起。若有音節。甘建林問曰。吾輩亦應坐此以待日乎。呂奢伯遲疑久之。始決謂在理當陪。甘建林又建議曰。且移靠手椅兩座來坐之。遂往呂奢伯房中。取得大椅兩座。二人各坐其一。未幾。二人亦熟睡。于是三人同入夢境。一室鼾聲。此起彼滅。而牀上尸身冷如冰。定如石矣。

次晨女僕入室。三人始被驚醒。甘建林拭其朦朧之眼而自承曰。吾昏昏者殆歷半小時之久矣。呂奢伯遽作警醒態度曰。然吾見之。吾實未寐。特閉目以養神耳。考雷醒後。即歸私室。

呂奢伯淡然而問曰。舅何時往謁公證律師探遺囑之究竟耶。甘建林曰。君如欲之。即今晨亦可。呂奢伯曰。考雷應同行否。甘建林曰。彼係繼承正身。似以同往爲宜。

呂奢伯步履匆遽。並不稍改其故態。及甘建林等三人。抵斐爾花姆事務所時。事務所正在開門。三人身服重孝。面有愁容。律師延之入。且讓之坐。甘建林先發言曰。先生尙能記憶我乎。我係甘雪洛之弟。是二人者。則一爲吾婿。一爲吾女。吾姊于昨日棄世。葬禮明日舉行。先姊遺囑。存于君所。故特來詢問。不知遺囑中關於葬禮一端。有何條件。君有無告語吾輩之事。律師遂于箱內開一抽屜。于抽屜內取出一信封。更于信封內取出一紙。曰。諸君。此係遺囑之副本。遺囑內容如何。吾當朗讀一過。使君等聞而知之。其正本當存此間備案。律師遂讀遺囑曰。

立遺囑甘雪洛。今述其意志如次。

我之全產。約值一百十二萬法蘭克。盡以傳諸姪女。甘考雷嫁後所生之子女。產息任其父母收用。至其長子或長女成年之日止。

至我之全產。應如何分給考雷所生各子女。及考雷夫婦生存之日所應享受之數目。另訂條件規定之。

我死之日。如吾姪女尙未生有子女。則吾死後之三年內。全產由公證律師管理。如三年之內。吾姪

女生有子女。則全產即歸吾姪女收管。

如三年之內。吾姪女不生子女。則吾產即由律師散給國中貧苦人民及各慈善機關。其散給之法。照下單分配。

以下即接一長單。如某機關得數若干。某數作某用。莫不備載。并囑付得款人之條件多端。律師讀畢。即以遺囑副本授甘建林。其狀甚恭。甘建林立而受之。如聾如啞。不發一言。律師自念。應爲之總說數言以申明之。因曰。令姊以遺囑交託敝律師保存之時。曾極言其願得早見繼承人之意。敝律師再四駁詰。而彼之志願彌堅。蓋令姊得宗教上之心證。謂已不生育。而取人子爲其後。不啻對天而自懺。故其志願之堅如此。敝律師欲稍動其心而不能。誠爲敝律師之憾事。又轉首視考雷而少笑曰。在敝律師之意。彼死者之志願。當不難實現也。

三人遂興辭。惕然愕然。初不暇細思其事。並肩疾趨。不發一言。如怒如辱。如彼此相劫。考雷至此。亦無哀戚之容。一若其姑之忘恩。有以速其淚於遽乾者。呂奢伯脣無血色。因失望而懷恨。謂其舅曰。請以紙與我。俾得自讀一過。甘建林授之。呂奢伯止于側道之上。啓封誦讀。不復舉步。字字驚心觸目。愈讀則志愈昏。雖行人擁擠。彼亦不遑相讓。布。甘建林與其女。則靜立於距彼稍遠之處。以待之。讀畢。還紙甘建林曰。事大定矣。吾輩人人皆受其欺。翳何愚耶。甘建林爲一綫希望所感動。曰。但求生一兒爾。此則汝之事也。彼之欲見是兒。實非一朝一夕矣。呂奢伯聳肩作勢而不答。

及三人抵家。見家中有生人無數。是皆殞殮死者之人也。呂奢伯退入私室中。一若彼所應爲之事。至此

已經完畢。而甘建林則到處爲難。逢人尋氣。高聲疾呼。惡他人之相擾。而欲置身于事外。囑來者速速將尸含殮。彼意殯殮之夫。早應收尸入棺矣。考雷亦閉居私室之內。寂不作聲。約一小時之久。甘建林叩其墻之房門而入曰。吾有一念。欲爲汝告之。吾意葬禮不宜過儉。致滋他人之疑。葬費可由吾二人分任之。且以目下而論。吾輩希望並未盡失。汝今日尙未抱兒。雖屬可憐之事。其實以成婚未久故耳。吾輩且先計目前最要之事。汝肯往署中一行乎。吾當寫訃告封面。通告署中各同事。呂奢伯極贊其舅之計畫。于是二人對坐。取黑邊訃告。就其中空處填之。填畢。始進早餐。考雷入膳室之時。並無戚容。又以昨晚並未進食之故。則放量而食之。

考雷食畢。卽歸私室。呂奢伯自去署中。甘建林則出立洋台之上。以吸烟。炎天白日。正照于萬家屋頂之上。而窗上玻璃之回光。如火如焚。目遇之而眩浪。甘建林時穿裏衣。遠望青山煙谷。念及塞恩河流闊波平。水清如鑑。經煙谷而遇青山之足。青山之坡。樹林茂密。人得臥于綠草之上。以觀河水之潺潺而流。較諸坐于此處如灼如蒸之高樓。其愉快爲何如。甘建林此時。無疾而病。滿懷憂憤。揮之不去。去而復來。患起倉卒。禍來無地。大好希望。初以爲不久自然實現者。今忽煙消雲散。悵如何之人。當憂愁鬱結之時。未有不以罵人自解者。甘建林因高聲罵曰。賤物賤物。背面死者房中。往來足聲雜沓。而過釘入棺。槌聲柅柅。甘建林之不見其姊之面。善自往見公證律師之後以來矣。

呂奢伯垂頭入署。竊竊至自己辦事室中。見寫字桌上。有一紙條。書有幹事長請見五字。呂奢伯初見此條。頗有不耐之意。謂其人專制如是。視屬員如牛馬。枷之貫之一。憑己意。人何能堪。因欲不理。乃一轉念。

間。則遷升之念起。自謂我不久亦且爲幹事長。或更有進于幹事長之秩者。今何可不忍。遂不待更易制服。卽刻入見陶謙伯。垂頭傷氣。適如遭近親之喪者。應有之容。而詞氣之間。尤若禍來天外。情緒觸傷。至失常度也者。時陶謙伯據案閱看文件。巨大之頭。埋于紙堆之內。知呂奢伯人。仰首猝然謂之曰。吾覓汝已久。汝來何晏也。呂奢伯答曰。我親愛之主人。寒舍不幸。姑岳棄養。明日安葬。吾特來請主人光臨執拂。陶謙伯面色頓變。如有所動于中。因曰。吾友如此。自當別論矣。吾謝君之請。且給君以今日之假。君今日應極忙矣。呂奢伯欲自顯其辦事之認真。因急答曰。謝主人厚意。棺槨衣衾。經已辦妥。吾願留署辦事。直至放工而去也。語畢。卽赴自己之辦事室內。

同事聞雪洛棄世。皆至呂奢伯辦事室以唁慰之。然唁慰者其名。慶賀者其實。呂奢伯對於各人似唁非唁。似賀非賀之辭氣及形容。一一順受之。不稍露些微得意或失意之氣。其偽術之工。足與俳優相埒。見者均不能窺破其隱情。甲曰。彼承受必豐。乙曰。彼心必樂甚。其間以梅樹爲人最率直而不知體統。竟直問呂奢伯曰。君知彼家產究有幾何。呂奢伯作不甚介意之狀而答曰。否。余不甚明。遺囑僅載一萬二千法蘭克。此乃律師對於葬彼禮節上有所囑付時所告我者也。

據署中一般同事之揣測。呂奢伯必不復留署中爲書記。既得常年入款六萬法蘭克。何求而不得。豈復心他倪倪。備爲筆耕之業乎。有謂呂奢伯此後。必且謀爲閣員。亦有謂其將出使他國者。卽幹事長亦疑呂奢伯不日且具辭呈到部矣。送葬之日。同部人員。莫不親到送葬。惟葬禮不豐。人人疑之。或謂此係遺囑所規定。故簡陋如此耳。

葬之次日。甘建林即到署辦公。呂奢伯以患病故。逾一星期始到署。彼面色雖黃瘦。而勤慎如初。身塔二人。並無身世遭際變遷態度。惟所吸者已改爲大枝雪茄。而政府公債券、鐵路股票、以及一切公司股票。亦常常談及之。正若人之富有資財者然。又聞其家新在巴黎城外租得小屋一所。以避暑。此外別無表示也。一時同事議論曰。甘建林身塔爲人。吝嗇與雪洛等。然物以類集。鳥之同羽者必相羣。一家之人。性質未有不相若者。惟富有若是。而猶戀戀于一錄事之微。亦殊無取耳。久之議論始寢。人人各事其事。各冀殿最之日。得邀上賞。而呂奢伯之家事。不復在他人心上矣。

(未完)

美國偵探小說叢書之三 殲狐記 (續)

(茗狂譯述)

第七章 密議

女既嫻嫻而出。施乃德仍闔門返至室中。曲萊姆白私念同時固不能探二事。今不妨聽女他去。而惟此人是伺。蓋兩兩相權。在此較爲有得耳。隨見施乃德往來步旋于室中。而握拳透爪。申申作誓。似盛怒者。旋乃就書案前而坐。向案旁電話機中呼一號目。曲萊姆白卽誌之手冊中。隨聞其詢曰。傑姆稱萊在否。曲私念彼傑姆稱萊者。非卽昨夕爲女御車之人耶。而此時施乃德復言曰。傑姆。汝耶。余施乃德也。亦有事報告否。默聆有頃。復曰。嘻。彼乃乘車而出。蹀躞于各珠寶肆中耶。此必訪詢萊芬博士之寶石無疑。休矣。彼僮。此固余僮最所歡迎也。今汝可仍留原處。苟有所命。當再電汝。遂輟其線。而徐搓兩手。爲狀至得。曲聞此一席話。知施乃德必派有徒黨一人。專伺己之行動。而報告於傑姆。復轉達於施耳。而別靈之喬裝。居然奏效。彌爲欣慰也。惟踞伏既久。足乃拘攣作痛。乃略易其向。而從事至慎。不使略有聲息。復一視其時計。則一句鐘矣。知今者別無可爲。惟有靜待之一法。苟稍輕率。勢且償事。良以施乃德饒有才智。而防衛復周。非可貿然從事耳。沉思之頃。仍引目門隙中。不稍移。見施乃德蕭然閒坐。似不欲有所爲者。尋始取一日報讀之。飄然而笑。知其必讀及萊芬博士家劫案之一節。并己之宣言。謂誓必緝獲阿狐。初無所難也。已而施乃德引日向時計一視。復起而作小步。而焦躁之狀。形於顏色。審其必靜待一人。至是有所密議。故驅女外出游散。俾不爲所覺察耳。如是密窺者。可半句鐘。一遇足稍拘攣。則易地以祛之。而兩目以視久作痛。則亦時時一他瞬。用爲驅斥之術。而施乃德則時而起步。時而就坐。時而雙眉緊促。時而

兩掌頻搓。蓋中心艱脆不寧極矣。尋忽有人叩門。及關門納之。則爲一顰頭鼠目之賤丈夫。一觀其狀。卽知其爲鼠竊之流。其於匪類中。品初非高。凡爲間諜及奸細之事。正屬其人也。施乃德旣延之入。卽厲聲詢曰。列特何事至此。曰。主人略有好報告耳。施乃德曰。何事見報。曰。主人彼曲萊姆白者。實愚不可及。其于此案。初乃無所施展。僅于各日報上。侈作大言。用示其能耳。余固嘗密伺其後矣。見彼今晨曾徘徊于此間焉。施乃德卽止之曰。凡此余固知之矣。尙有他事否。曰。彼挈有助手一人。離此間後。卽偕返其寓所。厥後。彼復乘車而出。蹀躞于各珠寶肆及各貨庫中。似有所覓也。施乃德驪然笑曰。彼必訪詢此萊芬博士之寶石耳。彼既不憚煩。余儕聽之可也。今汝尙有他事報告否。曰。其助手初未偕出。當余密伺曲萊姆白之後時。此助手仍伏居寓中也。施乃德曰。然則曲萊姆白初未觀見汝耶。曰。固未。余固不敢與之相距。過近。然其爲曲萊姆白。則固未嘗有誤。一觀其服裝及其舉動。并此夾鼻之目鏡。卽可知之矣。于是曲萊姆白乃腹笑不已。念別靈喬裝之術。良佳大有裨于己也。時列特復曰。主人亦有事見委否。施乃德曰。無之。今夕固非汝值夕也。曰。此固知之。惟余囊資且告罄矣。施乃德曰。嘻。汝必又于博場中討生活矣。則囁囁曰。良是。施乃德曰。汝何愚昧至是。人而沉溺樛蒲。實非佳事也。然汝固數數効力于余。會當有以助汝。今夕固有一役在。然初不汝需。儘此一星期內。當爲汝設法一事耳。中間汝可密伺曲萊姆白之行事。而得當報告于余。惟非得余許。不可貿然遽至此間。儘可于電話中通消息。汝亦識之否。今余當略畀汝以資。可將去也。隨自衣囊中出紙幣一束。取一小疊畀之。列特乃謝曰。主人多謝。施乃德曰。此數余當戰之于賬籍中。他日當于汝應得之款中。一爲扣去耳。曰。善。施乃德曰。然則汝可行矣。余方待一人至此也。列

特乃鞠躬而出。施乃德引闔其門。鍵之。復步旋于室中。于時。曲萊姆白幾忘其踞伏之苦。中心乃大樂。兩鬢滿掬笑容。此狀苟爲奸徒所見。大足褫其魄。而寒其膽。蓋此笑容。可掬中不啻謂諸事悉如所期。當便猛力進行耳。而就其所得。知凡此阿狐之書。實女所作。而所謂阿狐者。卽施乃德其人也。彼藉慈善家之名。招致黨徒。用避人疑。一遇有機可乘。則遣其黨徒往爲之。而已。則坐享其成。復紛紛致書警廳及各報館。以爲淆惑耳目之計。而警察竟墮其術中。緹騎四出。惟一阿狐是索。不圖彼阿狐者。實未躬自行劫。僅運籌帷幄。爲之主動耳。此所以對於阿狐之狀。貌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也。故就實而言。此阿狐一名詞。實爲一匪黨。初不僅一劇盜已耳。凡此曲萊姆白初僅微識其端。今始恍然大明。惟外此尙有一二點。自始卽不能了解。尙須加以探索。一爲解決耳。復靜伏者可半句鐘。施乃德但步旋于室中。噓烟成雲。用以自遣。曲萊姆白復出視其時計。則已四句鐘矣。然初不欲遽去。知尙有一人來訪。施乃德擬一竊聆其語也。已而剝啄之聲果起。施乃德卽啓門延之入。則爲一著名之盜匪。曲萊姆白固一見卽識之。其人名喬治。克林。饒具身手。復猛鷲無倫。曲曾于警廳中得見其小影。并其纍纍之罪案。繫獄多年。釋放未久。人言其已他往矣。不圖尙逗遛此間焉。其見施乃德。從容自若。初不若列特畏之之甚。惟對之至有禮貌。足恭詢曰。余尙不後時乎。施乃德曰。然。余願人人皆能如汝之有信。則幸矣。克林聞此諛詞。頗露得意。言曰。余固准時行事。未嘗或爽者。余今日讀報。知阿狐昨日又一顯身手。盜得萊芬博士之寶石矣。施乃德曰。然。報中固作如是云。曰。余并知曲萊姆白頗躍躍欲試。願任是案也。施乃德曰。汝對之作何云。曰。余亦不作他想。惟頗不樂聞其參入耳。他日余嘗與一友人談。彼人固爲曲擒置獄中者。乃畏之彌甚。詈之爲魔鬼也。

施乃德乃大笑。異聲詢曰：克林然則汝亦畏之乎？曰：余固不畏一人。惟余享自由之樂，尙未久。雅不欲即受十年或十五年之無情裁判。君亦會余意否？施乃德曰：此固知之。惟余苟爲汝者，其于曲萊姆白固無所畏也。曰：此言良佳。惟彼儻至不可測。迥異常人。能于無可設想中，覓得線索。又輒乘人不備，突然進撲。如迅雷之不及掩耳也。施乃德曰：此特譽之過甚。實際初不如是。實告汝：彼人已在余儕監視中矣。觀彼之對萊芬博士家一案，栖栖奔走，一無施展，不得不笑其愚耳。且汝當知之。此案初非實有其事。僅妝點成文也。克林詫曰：何謂施乃德曰？蓋藉此以困其人，使彼不遑分心，庶不爲余儕之患耳。克林乃歡呼曰：主人汝誠異人也。施乃德曰：今余儕且論正事。汝于今夕事，已一一準備就否？曰：此不待言。余于全局已詳加考察矣。施乃德曰：亦需助否？曰：無需。僅挈舊日夥伴一人耳。此事初不繁重。蓋置足庫中，爲事絕易。而窗鍵既已預起，入屋尤不云難也。施乃德曰：佳哉。尙有他事欲余効力否？曰：無之。余已一一準備矣。俟夜間十二時許，即可着手進行。當待值夜人報告平安畢，乃進縛其人。如是余儕得有一小時從容從事。而預計半小時即可蕺事矣。施乃德曰：如時大佳。其囊括所有以歸，多多益善也。識之。此爲汝役于余之第一次。宜努力從事。勉成偉舉。且余昇汝之消息，非皆確切無誤乎？曰：固也。不識君何由而得之？施乃德曰：余固有得之之道。脫使汝爲之，恐非兩閱月不可。且不能如余所得者之確耳。曰：此言良是。君實大有助于余也。施乃德曰：今余儕能相體會斯善矣。汝亦憶余教否？一俟所事一畢，即悉携所有來是。余當鵠候好音也。曰：令姪女當何以處之？施乃德曰：屆時彼當不在此間。余已早爲布置矣。克林且汝亦知之乎？彼於余事初無所審。僅知余以賑卹貧苦爲事，而其代作阿狐之書，則謂聊與警所中人相戲耳。初不知

其叔實爲罪犯。且爲一盜黨之渠魁也。故苟有人洩其事于彼者。余當有以懲之。決不寬假。曰。主人。余固愚不至是。彼當無所聞于余耳。施乃德曰。彼僅知汝爲一出獄未久之人。而余將導汝歸于正。故他日苟相晤。可矯爲道學之貌。而作革心洗面之談也。曰。此固能之。施乃德曰。然則行矣。今夕其謹慎從事。毋第一役卽失敗。致貽余羞耳。曰。此可毋慮。余決不有失也。施乃德曰。克林。然則更有一事爲汝告。人苟欲行叛于余。挾其所得而私遁者。爲事實難耳。余當靜待於此。汝其悉攜以來。毋稍私匿。克林乃怒曰。余生平未嘗有賣友之行。何諄諄告誡爲。施乃德曰。汝在儕輩中名譽特佳。余固知之。頗望汝始終如是耳。此役汝果能卓著成效。余儕當長相爲助也。克林乃別去。施乃德復鍵其門。而兩鬢滿掬笑容。復頻搓其掌。似謂諸事咸稱順遂焉。而引目門隙中之曲萊姆白。此時亦笑容可掬。樂乃無藝。蓋案情今已大明。畢事在卽矣。惟此心頗爲女憫。竟爲其叔之傀儡。而略無所覺耳。且知今夕阿狐復遣徒黨一人外出行劫。惟不審其地點何在。初不能舉以報警。所然此固無傷。逆知克林劫事一畢。當攜贓仍來此間。是則可人贓並獲。一鼓成擒矣。而阿狐一黨當使無一漏網。據其所知除黨魁外。已得三人。卽克林。列特。及傑姆。是外此諸人亦不難一一探得耳。思次。復向門隙中一視。則施乃德方加鍵室中各窗。旣畢。乃向旁室而行。其門軒然洞啓。曲萊姆白固可望見之。見施乃德引目四向一望。乃行至室隅。俯身揭去地衣之一角。而捲之于旁。踞伏其處有頃。乃露見一暗門。卽探身而下。而地衣復捲向原處。暗門亦闔。其人杳如黃鶴矣。曲萊姆白乃喃喃自謂曰。嘻。此女頃間之所以不見其出。而見其入也。然此門果通至何處乎。此固案中一重要問題矣。

第八章 私探

藏狐記

六

施乃德去後。曲萊姆白靜待可十分鐘。知施一時未必即返。乃探懷出百靈鑰一束。擬一闢此兩室相通之門。見鑰竇他端塞有線絮。略費手術。乃得除去。即選取一鑰投其中。門即應手而闢。則復拾取舊絮。納之竇中。復吹塵其上。俾免覺察。然後引門闔之。傾聽者頃。始行至旁室中。則爲一臥室。因行至牀次。一觀之。不禁啞然失笑。蓋略一注目。即知此牀實虛設。初不備用耳。隨復行至庖次。則鍋釜上塵灰滿被。似久不經用矣。乃莞爾而笑。曰。克羅夫女士之治理家事。乃如是之劣也。復啓冰箱及食櫥。一視之。則既不貯冰。亦無食物。尤無鹽梅醬醋之屬。則復喃喃笑語曰。苟一慈善家。而可免口腹之累。不須貯備食物者。則余亦願一爲慈善家。庶免治生之苦矣。且夫室中生事。既簡陋。至是而二人猶揚言寓居此間。則其爲掩蔽外人耳目。可知必另有一居處。亦明矣。此則大堪注意者也。言次。復返臥室。捲去室隅之地衣一角。煞費手術。始得啓此暗門。此門密合無間。宛同天衣之無縫。驟睹之。幾不能辨其所在也。乃引目向其下洞。黑中一矚。則空氣殊劣。沁沁襲人鼻觀。因出電筒一燭。則有梯支于其下。引手試之。其支殊固。乃以電筒爲導。拾級而下。當其下時。復引闔暗門焉。既下。見置身于一磚地之上。乃側耳靜聽者頃。知無人在窟中。始復漾其電筒。遍燭四周。于是始恍然於此身所在矣。蓋在紐約幼稚時代。其地下之陰溝。悉爲磚砌而成。爲式絕古。其後人口日增。商業日趨繁盛。始復改建新溝。然其路線。初不與舊日悉合。故有數處舊溝。迄今猶未廢。此亦其一也。經時既久。空氣殊不清新。而塵灰四被。蛛網密布。惟鼠類尙鮮。則以路線尙短。而兩端復被阻不得出。宜其行將絕種矣。燭既。乃僂身而前進。復時時引筒四映。引耳靜聽。以防不測。而

電光燭處見地上塵灰中印有足跡數道復于男子履痕中見有弓鞋之跡知女固數數經是也則喃喃自語曰吾知一至彼端凡有所見必更饒興味耳而行時舉步殊徐後四向而照彌爲注意初不欲一物逃其目則四周初無裂口處亦無門可通外間第見道直如矢坦坦然而前趨則仍循之而行惟中心不無惴惴懼爲人所覺察且起戰局彼初不畏戰惟因此而功虧一簣殊爲可惜頗不欲見其事耳尋至一支溝之前惟此溝絕短僅十數武卽戛然而止不復外通第曲萊姆白仍循之而轉一往探察旋果有所得不禁啞然失笑則其旁一箱上置有施乃德所御油垢不堪之舊衣及目鏡假髮之屬焉乃喃喃言曰佳哉佳哉被竟以此爲易裝之地耶隨復折回總溝前向而進覺自溝口至是已行二程之遙惟此初不與街道作平行乃斜直而進耳行行重行行遂至溝之末端則亦有一梯支于其間卽拾級而登既達其上得一暗門與在彼端者同屬耳一聽初無聲息乃微啓其門外向一探則其地爲一小室略無陳設而扶梯一座盤旋屈曲直達樓上焉遂啓門探身上復引門闔如前逕自登樓遂至一小窗之前引目外向一矚于是恍然于此身之所在而笑容亦卽滿堆兩頰間喃喃言曰今茲乃知余所測非謬矣旋復至一門前惟初不啓門而入僅止足其外一竊聽卽有種種聲響傳入耳鼓益證所測非謬遂欣然意滿不欲更有所探卽悄然下樓復經暗門而下至溝中迅行而前遂至溝口略一傾聽卽啓門而上覆地衣其上如舊狀不使略有可疑之跡乃匆匆返至小室中更一審視鑰竇知與原來無異也始探囊出巾一爲拂拭蓋積汗淋漓飛塵撲撲叢于其面目間幾徧矣尋復一理其衣襟并整治其履然後出至外間則館主人仍據案而坐乃語之曰余今將外出片頃余知汝未嘗以余事告人也曰先生固未曲萊姆白曰善

苟汝能長此奉命無違者。余當善爲相待耳。遂出行至街隅。見一藥肆中裝有電話。卽入內向之一借用。維時尙未及六句鐘。故不馳電別靈。而逕電警察廳長許言曰。余曲萊姆白也。廳長曰。余儕固望君來電也。君今方何作。亦得有線索否。則笑曰。君何云耶。當余初至萊芬博士宅中時。卽已得有線索矣。人而從事一案。欲得線索。事固易易耳。今所欲知者。君亦有所聞于阿狐否。所長曰。頃方得其一書耳。曰。余固知其有是所長詫曰。何謂曰。余蓋已知郵書之人矣。幸勿以爲意焉。書中果作何云耶。廳長曰。書云。彼于今夕十二時頃。當復一顯其身手。此役當大有所獲。決不如萊芬博士許一役之菲也。并云。卽有十二曲萊姆白。亦不之畏。玩其語意。似不目君爲能耳。曰。此可聽之。再閱十二小時。彼當不復作此語調矣。廳長曰。曲萊姆白。苟君已有所得。幸一語余。毋使人久處悶葫蘆中也。曰。此乃不可。恐消息外洩。前功悉棄耳。今余將有二事奉瀆。幸一垂聽。廳長曰。諾。任君言之。曰。亦識一呼傑姆穉萊者否。所長曰。識之。其人僞托御車爲業。嘗數次被竊盜之嫌疑。惟未能證實耳。曰。今可速拘是人。不妨藉細故拘之。至。惟毋使其事外洩。并宜捏造一名入冊。而他人欲探望其人。尤非所許也。廳長曰。諾。余當爲之。則復曰。更識名列特者否。廳長曰。識之。彼爲一妙手空空兒。入獄者屢。時復爲吾人一作間諜也。曰。亦以同一之法拘之。至。惟不可與傑姆并繫一處耳。此二人皆與阿狐有關。故其被拘之消息。萬不可輕洩于外。蓋苟爲彼僮。一聞知必立易其巢穴矣。廳長曰。此固知之。尙有他事否。曰。當夜間十二時頃。可選派警察及偵探多人。駐守于萊芬博士宅所在之區域內。其唯一之職務。則一至十二句半鐘後。不論何人。祇准其入。不准其出也。廳長曰。何爲獨駐守于此區域乎。曰。初不僅比。舍此區域外。其向南一區域中。亦宜派人守之。其職務亦與上述。

者同。君亦會之否。此二區域中。以下等商店及下等旅館爲多。而余所注意者。則爲一下等旅館。蓋萊芬博士家劫案出後。此盜固未嘗遠颺也。廳長曰。然則所謂阿狐者。必居彼間。一旅館中矣。故彼往劫萊芬博士。乃如是之易非耶。曰。其事或爾。廳長曰。曲萊姆白。然則余當歷遵君教而行矣。曰。善。而于十二時有半。君可待余于街之北隅。余當來會也。惟宜善自留意。毋使人知君之至耳。廳長曰。此固知之。不勞爲慮。曰。善。今不復有所云。遂輟其線。復一視其時計。則將六句鐘矣。乃復電至其寓中。而別靈已返。因詢之。曰。寶石事如何。亦得有下落否。別靈曰。已得之矣。遂詳舉其事以告。可五分鐘。曲萊姆白第微笑而聆之。未乃曰。孺子可教哉。今其一傾聽余言。可速進餐。而晤余于距此旅館不遠之街隅。最妙能於三刻鐘內。馳至彼間也。并爲余告御者。令于夜間十二時。以車待于萊芬博士宅之左近。靜待余出。余頗望此案得于彼時告結束。即可乘軍而歸。一寢息耳。別靈曰。凡此余已會之。曰。來時可以手槍自隨。并爲余擊一大電筒至也。別靈曰。唯敬聞命矣。曰。前所預定之歷代詩草彙刊。今日已遞至否。別靈曰。至矣。曰。善。明日當閉門卻掃。一爲吟誦。以滌我煩襟也。

(未完)

存詩廬影个

(鷗 夢)

殘
狐
記

游赭山

隨身劍匣更琴囊到處尋山不厭忙。有福登臨誇健足無詩搜索笑。枯腸松聲佛閣嘯寒瀑人影僧樓倚夕陽何處風來香悄悄梅花紅煞在隣牆。

已未除夕

閒愁常似繭抽絲自笑生涯只自知。窗燭忍同含淚點瓶梅已近散寒時裁箋戲寫宜春帖握管吟成守歲詩細雨一簾人悄坐句因偶得興淋漓。

梅花二首

雪後茅檐幾度巡衝寒索笑日頻頻清風紙帳羅浮夢明月瓊花庚嶺春宰相心腸原似鐵美人品概迥超塵壠頭消息傳千里借此江南贈故人。橫斜老幹正枒又獨抱冰心羨此花祇有松筠同勁節肯隨桃李鬥芳華雲埋灞岸詩人屐雪滿孤山處士家瘦影一枝低更好每和明月上窗紗。

小說會 劍胆琴心錄

(續)

俞天憤著 徐枕亞評

第十九回 入會黨大膽聚英雄 授機謀翻腔談秘密

却說金芝小姐本是柏士純最鍾愛最小的女兒。年纔三歲。他的母親就一病身亡。全虧士純一手料理。(此應前之士純照料上轎)如今憑空做了施家媳婦。憑空又從施家奔回來。(疊用兩個憑空陡覺意興索然)士純是氣頭上。說有法子養活你一世。可是家產雖多。這麼一個活鮮鮮的女兒。要怎樣的養活他。(此却並無成法)倒也是個難事。經不起金芝小姐是一向嬌養慣的。當下吵死吵活的要尋死路。一回兒又要剪去頭髮做尼姑。士純也叫沒奈何。說我們鄉宦人家。小姐們。怎好去做尼姑。(何等人家小姐纔好做尼姑)好在祠堂裏房子閒空的狠多。不如撥一個老媽子去陪伴小姐。皈依三寶去罷。(那知令尊不久就來)金芝小姐一刻不等兩時辰。第二天就辭別士純。竟向祠堂裏去住着。從此暮鼓晨鐘。經聲佛號。再也不染紅塵中一點煩惱了。這是後話。按下不提。(此非放筆乃收筆也)只說鄒鼻涕自從聽了柏四一番說話。急得有苦說不出。便一逕走到家裏。一頭走一頭想。暗說我老鄒闖蕩一世。總沒有幹不了的事情。想來這石子街一條門路。是走不進的了。既然走不進。也犯不着再去住在城裏。了好在麗潤已死。那怕沒飯喫。主意一定。當夜就和自己老婆講明了。(鼻涕有老婆。乃知前之招呼家人一語非閒筆也)接連幾天。把家裏零星什物。收拾收拾。把房子退了租。竟自搬到真家莊。就把玉益的書房。做了房間。叫玉益住到裏邊去了。丁氏是本來認識的。(又佈疑陣)喪事中間多一個帮手。越發相安無事。那曹媽是更會做人。一天到晚。太太長太太短。把個鼻涕的老婆。拍得雪獅子碰着太陽。

光一和細絲的融化了。阿三是不消說。（何以不消說讀者依舊茫然）自然彼此心領神會。那大廳上早已由王道士來鋪飾好了。頭七二七三七天天有法事做。什麼九壇鍊。什麼五方鍊。什麼十王表。什麼九幽表。鑊釘。鑊。整天整夜的做下去。東鄰西舍。來來往往。看得連喫飯都沒得空。看看將近年關。石老虎幾次三番來和鼻涕說那件事兒。（補筆）鼻涕只是敷衍着他。那陸四嫂和高阿桃每逢一個七總要和小潤小玉進來。磕一回頭。有時還要賴着身子。喫一兩頓飯。鼻涕只看不見。直等到十二月二十四那天。鼻涕纔把議據掏出來。念給丁氏聽。丁氏也就一諾無辭。鼻涕就去和老虎交代清楚。至於怎樣的交代。做書人却不曾看見。不好瞎說。大略只知道丁氏把整千整塊的銀錢田地。送了出去。（先暗叙後明補法）從此以後。陸四嫂再也不上施家的門了。（高阿桃事依舊未了）這且按下不表。却說鼻涕扣準了麗潤的百日。大張旂鼓的開了一天。弔城裏城外的鄉紳。看在貼舟貼轎的面上。倒也到的不少。（近來此等人更不少）最奇怪的是真秀才也送份奠禮。自己親身也來拜了一拜。（奇峰突起不圖撕衣趁勢利後反拜此人一筆直將遙遙二十回前事忽然拍合）真把個鼻涕疑惑的了不得。細細打聽纔知道劍如和白氏同白老先生。剛剛從武進回來。早把舊有的房子收拾得清清楚楚。（略略敘述以便下文）鼻涕當時因爲自己忙着。也不去管他。這天麻皮阿七忽然走來。對他說道。鄒老爺。陸四嫂的事情。總算一天雲散了。最奇怪的是石老虎就從那天交割以後。直到如今。不知去向。老爺你看奇怪不奇怪。鼻涕道。那真奇怪。你可知道他究竟到那裏去了。阿七道。我今天碰着徐炳炳。（此人忽然出現真是奇事。然亦是收拾之一法）鼻涕道。那個徐炳炳呢。阿七道。咦。老爺怎麼忘懷呢。還有別一個嗎。自然

就是城裏毛鄉紳家當差了（暗收毛奶奶）鼻涕道呀。敢是這個人還沒有死嗎。阿七道。他怎麼會死。他如今交了好運了。我先說他同我講的話。他說石老虎。究竟是那裏的人。我說認識是認識多年了。聽他南腔北調。都會說說。怎知道是那裏人。我說。你問他幹什麼。他說。河南王。招他呢。（咄咄怪事）我說。怎麼叫做河南王呢。他說。虧你在場面上走走。連個河南王都不知道。你也可以少現些眼了。鄒老爺。你道這一個河南王。是什麼樣人。鼻涕道。料想是個綽號罷了。這樣清平世界。那個腦袋不要了。敢稱孤道寡起來。阿七道。哼。稱孤道寡。世面大得狠哩。鼻涕道。阿七。今天敢是你喝了幾杯酒。和我來開頑笑不成。怎麼說這些七顛八倒的話呢。阿七道。真的呢。我敢同老爺來頑笑的麼。當時我也問他。什麼叫做河南王。他說。胡家村的胡大少爺。你是認識的。他的大號。是南河。倒過來不是河南麼。（原來如此。可惜不姓王。否則倒過來還要便當些）我說。就算倒過來是河南。怎麼好封王呢。他拍着我膀子道。呀。七哥。現在可是遲了。要是昨天碰到你。我倒可以替你做個引進司。和你一條跳板上走走。我說。你的話。可是一句也不懂。什麼叫引進司。什麼叫跳板上走走呢。（今則搢紳子弟無不知之矣。可歎）他說。若非是我。我要好好的。我也不便同你講。實對你說。這就是糧幫中間的海底話。鼻涕跳起來道。了不得。已後怎麼樣呢。阿七笑道。敢是鄒老爺也懂這些過門麼。鼻涕道。這個你不用管。你且講後來怎樣。阿七道。以後他却不會仔細說了。他只說。胡南河已封做河南王了。昨夜三更。闌了一個英雄大會。有四五十個英雄好漢。到他家裏。廳上點了香燭。喫了滴血酒。我們真家莊。恐怕也有好幾個。在裏頭呢。（暗放一筆）鼻涕立起身來。道。論說別人的事情。我也不必去管。可是你我相識。也不止一天。我實對你說。這種就叫犯法事情。天幸你

昨夜沒有去。可是你也再不要向別人講。你不信。你只看着便了。阿七道。便是我也聽着有些發怯。真心話。我也沒有這個膽子去和闖他們。今天高瞎子的老婆。要和我們老婆講話。我們老婆叫我來請示。鄒老爺。怎麼樣呢。鼻涕道。很好。我今天本來閒着沒有事。你就去叫你老婆到高家去罷。想來高瞎子。去年年底。那二百塊錢。也用完了。（此是補筆并寫鼻涕手段）當下阿七轉身出來。走過高瞎子門口。瞎子喊他道。你家老婆在我家裏呢。阿七便跟瞎子。走到裏邊。只看見自己老婆。笑吟吟的。抱着孩子。坐在那裏。（講話何須抱孩子已是不妙）王氏手裏捧着一個腳爐。張開了嘴。側着耳朵。聽馮二妹講話。阿桃手裏做着活計。一隻腳。擱在搖籃邊上。（搖籃特點）搖小玉睡覺。看見阿七進來。便叫他坐着。阿七道。高大叔。你可知道老虎那裏去了。瞎子沒有回答。小潤跳進來道。敢是你沒有知道。讓我來告訴你罷。你可知道老虎是那裏人。阿七道。我實在不知道。小潤道。他是無錫龍墩人。聽說起先家裏狠過。去也會叫過虎少爺的。不知怎麼。狂喫濫賭。把家計攪完了。纔落到這般地步。（特補老虎家世。那知還祇一半）瞎子道。這也不去管他。最可恨的。是他許着替我們了那件事的。如今他腳底揚着油。還是滑腳走了。叫我怎麼辦呢。小潤道。料去是你們不會許他。許他。瞎子道。說那裏話。阿桃的娘。那天不是你聽我親口說的重重辭謝。銀錢是大家歡喜的。難道他湊嘴饅頭。倒不願意吞下罷。王氏道。真個。小潤。你們的事情。去年怎麼樣了的。（以下皆倒補去年事）小潤道。不要說起。論起鄒老爺。這個人。大家不用說是個不好惹的。我們這件事。不怕他不來問。只怕他要來問。到一定沒有便宜佔。這是我們不會進施家的門。早已料定的。我們也叫沒奈何。明知不見得有便宜佔。事到其間。做到那裏。是那裏。那知自從這個石老虎一

出。場。鄒。老。爺。忽。然。啞。下。來。好。似。老。虎。的。身。分。比。鄒。老。爺。大。過。幾。倍。老。虎。說。一。句。鄒。老。爺。聽。一。句。我。真。想。不。出。鄒。老。爺。是。施。老。爺。的。譜。兄。弟。自。然。好。拿。些。權。的。怎。麼。一。個。非。親。非。眷。的。石。老。虎。（你。那。裏。知。道。他。非。親。非。眷。）反。而。做。得。過。鄒。老。爺。面。子。拿。得。住。施。家。的。權。柄。并。且。鄒。老。爺。和。施。太。太。也。是。伏。伏。貼。貼。的。聽。信。他。（不。容。他。不。伏。貼。）這。不。是。件。奇。怪。事。情。麼。論。起。石。老。虎。幫。着。我。們。實。在。不。少。我。們。也。不。好。去。說。他。什。麼。不。過。事。情。確。確。奇。怪。阿。桃。道。說。來。說。去。你。家。究。竟。得。了。施。家。多。少。呢。（要。緊）王。氏。道。本。來。我。們。也。不。好。問。的。不。過。問。一。個。尺。寸。我。們。也。好。向。施。家。開。口。呢。（王。氏。替。阿。桃。圓。一。句）小。潤。道。田。是。不。多。不。過。二。百。畝。還。不。到。現。款。却。有。五。千。王。氏。跳。起。來。道。嚇。煞。人。了。敢。是。有。五。千。現。款。你。如。今。好。開。三。十。升。典。當。了。阿。七。笑。道。算。了。罷。五。千。洋。錢。好。開。三。十。升。典。當。只。怕。是。三。十。個。古。董。攤。還。不。穀。些。呢。小。潤。道。可。是。老。虎。硬。生。生。的。拿。了。二。千。五。百。去。瞎。子。道。怪。不。得。他。跑。掉。了。他。憑。空。得。了。二。千。五。百。塊。錢。那。裏。還。值。得。管。我。們。事。情。呢。馮。二。妹。道。你。不。要。忙。管。你。們。事。情。的。人。來。了。（此。可。見。二。妹。之。胸。有。成。竹）早。見。鄒。鼻。涕。和。玉。益。慢。吞。吞。的。從。外。面。走。進。來。大。家。讓。了。坐。鼻。涕。道。我。今。天。只。講。的。是。正。經。事。情。小。潤。對。不。起。你。請。你。回。府。罷。小。潤。撇。着。嘴。走。出。去。回。過。頭。來。對。阿。桃。微。微。的。一。笑。二。妹。眼。睛。最。快。便。也。向。阿。桃。一。望。阿。桃。面。上。不。由。的。一。怔。（春。雲。忽。展。爲。二。十。三。回。生。發）只。聽。見。王。氏。道。鄒。老。爺。我。們。是。個。苦。人。家。全。靠。老。爺。少。爺。們。幫。忙。的。鼻。涕。道。幫。忙。不。幫。忙。倒。是。小。事。你。打。算。要。我。們。怎。麼。樣。幫。法。（不。妙）瞎。子。道。老。爺。是。明。白。不。過。的。人。我。眼。巴。巴。只。有。個。女。兒。誰。不。知。道。是。玉。少。爺。的。人。如。今。總。要。想。想。後。半。世。的。日。子。（真。是。笨。伯。幾。句。話。依。舊。是。石。老。虎。口。吻）鼻。涕。道。話。是。不。差。只。是。如。今。局。面。有。些。不。同。了。（再。逼。進。一。層）施。老。爺。在。日。玉。少。爺。自。

然由他老子管他老子。喜歡怎麼樣。只消我去幫襯幾句。不怕你沒有日子過。如今他老子死了。我同他老子。是把兄弟。玉少爺是我把姪。說不得一切事情。我稍微要拿些主的。王氏道。阿彌陀佛。你老爺拿得主。不怕我們沒飯喫。鼻涕道。實對你說。你女兒的事情。却不能和陸四嫂一樣論的。（明白言之矣。然尚有餘地）瞎子道。這是什麼緣故呢。鼻涕道。這個容易明白的。玉少爺現在活着。怎麼好同他老子一樣講呢。王氏道。這話也有道理。不過兒子是一樣的兒子。小潤和小玉一樣的進門。一樣的出門。小潤怎麼樣。小玉是然也是怎麼樣。二妹道。這却不對。（陡接入二妹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小潤是不是施老爺養的。我也不去考究。他却準知道是陸寡婦的親生兒子。講到小玉名說。是玉少爺的兒子。却那裏是你阿桃姐的親生兒子呢。這話須知道騙不過我。（西洋鏡戳穿了快哉）一句話說得高家夫妻女兒三人直跳起來。要和二妹拚命。阿七早已防備着。一叉手道。我看還是平講的好。要動粗。我是不怕的。瞎子看來不對。反而把王氏勸住。阿桃氣哼哼的說道。你說小玉不是我養的。請問是誰養的。二妹道。小玉是我養的。他名字却不叫小玉。你養的。真正小玉在我手裏。如今還了你罷。說着不由分說。隨手把個女孩子丟在地。下。（飛將軍自天而下）阿七灣身到搖籃裏。搶了男孩子。和他老婆立起身來。往外就跑。（絕倒）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舊事重提。含淚不堪。回首新猷。特著當場。忽拜尊親。後事如何。下回交代。

枕亞曰。此回上下兩半回。各各截斷。不相連屬。作者乃想出一石老虎。使之作線索。而助之以馮二妹。觀於阿七受二妹指使。請鼻涕到高家講話。便是兩截文字之關鍵。

石老虎何許人。此固當局諸人所欲聞。亦讀者所願聞者也。乃阿三先稱其人於玉益。小潤又道其人於阿七。而按之究竟。仍在迷離恍惚中。

胡。南。河。家。英。雄。大。會。是。何。等。事。乃。作。者。偏。借。阿。七。口。中。淡。淡。寫。出。此。便。是。作。者。避。重。就。輕。法。蓋。此。等。事。實。不。值。得。寫。即。細。寫。之。亦。不。過。黑。幕。大。觀。中。文。字。耳。有。何。趣。味。

阿七與二妹。忽有此驚人舉動。實爲當局諸人所不料。觀於此。知鼻涕確有手段。前此敷衍者。實碍一老虎耳。虎既遠去。無所懼矣。

鼻涕與瞎子。狼狽爲奸。非一日矣。至此忽然生硬。而無所顧忌者。諒必有挾持者在。觀下回便知。寫阿桃孩子。先之以換。繼之以不見。終之以搶。各有筆致。不相同也。

第二十回 施太太隔縣喫官司 曹奶奶當家交好運

且說高阿桃被麻皮阿七。在搖籃裏。把他的寶貝搶了去。又丟下一個女孩子來。真是有火發不出。趕起身來就追。(追也沒用)早被鼻涕擋住去路道。且慢你的嫡嫡親親生女兒。(造句奇突)現在地上。還不抱起來。倒去趕什麼呢。王氏一看風色不對。料想今天鼻涕。是有心來作弄他。也真虧他拉得下臉。立刻放直了喉嚨。哭起來。瞎子倒把孩子。抱到搖籃裏。(瞎子頗有心計)回頭向鼻涕說道。鄒老爺。一向是照顧我們的。只不知道今天爲什麼藉麻皮阿七呢。(只好這樣說)鼻涕道。哼。敢則你事到如今。還要想把我蒙到鼓當中去嗎。你那條鬼計。我是早已領教過的。我因爲和你是多年要好的。要顧全你面子。纔教阿七來串這麼一齣戲。(是否法場換子)便教他們兩個小孩子認認親生娘。(此語八面圓活)

并且還有一句話索性叫你明白那天你們抱進施家的時候我早和二妹說明緣由纔把你們那個假兒子抱了去這便是我要你們知道一些（至此纔明白敘出）叵耐你們糊塗到底竟其要想法陸四嫂那真夢裏做夢呢如今沒有別的話你們不是說小玉是玉少爺的兒子我倒狠情願做主叫玉爺收下來無奈你阿桃養的實在不是男孩子那却叫玉少爺要兒子也沒法子要（真是無情理之語却極有情理）我勸你們還是歇了心罷王氏道鄒老爺千說萬說你老爺究竟去聽了誰人的話硬來說小玉不是阿桃養的鼻涕笑道實不相瞞那天晚上我同玉少爺在裏面抽烟我因為斗門壞了想要來調一枝槍那時你們正在算計怎樣怎樣的和二妹調孩子你阿桃不是還說只要我生下來的時候不管什麼只說是男的便了哈哈你們這些鬼計敢和我鄒老爺來頑笑真太不自量了（此所以當時記在心裏也）一番話說得三個人頓口無言王氏也不哭了（哭也快不哭也快）阿桃忽然跳過去向玉益說道玉少爺你的心腸太硬了怎麼你和我從前的說話一概忘掉了你拍心帶頭想想你怎樣對得起我我是清清白白的女孩子（不見得罷不是你說我家來來往往的人實在不少）白替你養了個孩子你如今竟用不着我了（數語極婉媚有致）這時玉益早被鼻涕教導得明明白白便不慌不忙的說道你也不用向我繞圈兒說實對你講罷你我要好原是你信得過我我信得過你不料你連個養子的事都叫我相信不過你（妙語妙語）你真太對不起我了況且我要的是男孩子如今明明是有個女孩子我却不要還有一句話你真個要把孩子給我除非你再給我養個真的男孩子我便看你情面上一定賞收的（更其無道理却蠻的有趣）阿桃一聽這番話知道玉益早被鼻涕灌足了藥

再也沒有法子挽回的了。便說道：「但是這個女孩子，你不肯收留，叫他將來姓什麼呢？」鼻涕道：「你不用着急，你只學着陸小潤便了。」（春雲又忽展可見馮二妹之一望非無因也）阿桃發急道：「我們的女孩子，怎麼好去學陸小潤呢？」鄒老爺的話，越發好笑了。鼻涕道：「這有什麼要緊？我叫玉少爺照樣收個義女便了。」瞎子看來沒法，便叫阿桃去向鼻涕磕個頭。（遲了）鼻涕便做好做歹，叫玉益再付他三百塊錢。從此兩下罷休。那女孩子改名叫做小大，不許他再叫小玉了。鼻涕把這件事弄妥當，回去告知丁氏，把錢弄出去，交給瞎子，又叫瞎子寫個恩收義女，撫助五百元的收據來。（惡極叫他無可翻悔）叫玉益收好。阿三走來道：「剛纔阿七來說謝謝老爺，他和他老婆今天動身去了。」（收束阿七并暗點上回受運動三字）鼻涕點點頭道：「那也好。」正自說着，外面高瞎子領進兩個差人模樣的走進來。（奇峯突起）叫了一聲老爺，回頭對差人道：「這位便是鄒老爺，那兩個差人走過來，屈個半膝，說道：『我們是本縣衙門的。值日。今天奉着我們大老爺的鈞諭，叫我們過來，照票提人。方纔協同本圖保正一逕來到府上，說是先來請示老爺一個辦法。』說着，把公事遞過去。鼻涕接來一看，不由的眉頭繃起來了。（可知）阿三便從旁邊湊過去一看，也是不由的呆了。呆臉兒（更可知然而讀者恐未知也）當下鼻涕把公事摺了起來，遞還了差人，便說道：「這件事，恐怕弄錯了。這裏施府上，從來沒有這個人。差人道：『那個我們擔架不起。總要老爺原諒一些。』鼻涕道：『也罷。』我便同你去進縣衙，如何說着，回身進來，和丁氏噓噓講了許多話。丁氏含着兩眼泡的淚，索抖抖的取出二十五塊錢，交給鼻涕。（益發可知）鼻涕便取了公服，雇了一條船，和兩個差人一個高瞎子一同坐了，就把二十塊錢，送給兩個差人，五塊錢賞給瞎子，途中只備

着乏力。納頭便睡。（想是無話可談）一回兒船已進城。鼻涕穿了公服。同差人到了縣裏。在花廳上見了知縣。先自說道。治晚的舍親施麗潤。原籍常州武進縣人。（你不是對施金潤說是無錫龍墩人麼）原配丁氏。也是武進望族。老公祖所傳的事。治晚實在不解。（究何事耶。讀者亦不解）知縣道。話是不差。不過現有無錫縣關提在此。你老哥請看便了。說着把關提文書遞過去。鼻涕接過去一看。是無錫縣硃印墨標關文。上而寫的是奸騙髮妻叩求澈底懲究事。下面寫的奸夫施任。卽施麗潤奸婦鄒氏。均係無錫縣人。（咄咄怪事）鼻涕道。這關文上要的是鄒氏。治晚確是姓鄒。可惜不是婦人。說罷把關文遞還知縣道。老哥說得也有道理。就請補個呈子來。我這邊替你回覆便了。說罷端茶送客。兩個差人看來扎硬。便也不敢囉唆。瞎子是早已回去了。（知趣得狠）且說鼻涕一出花廳。便去找肖時。肖時明知生意上門。落得敷衍幾句。教他去找柏士純。（收束柏士純）鼻涕却不願意。便坐在肖時房裏寫好了呈子。叫人送進去。又和肖時咬了幾聲耳朵。便自回家。這裏知縣叫書辦據他呈子。備文書回覆無錫縣。過了一個多月。文書回頭來。上寫的明白。寫着原告石虎。（石虎殆卽石老虎）爲奸騙髮妻叩求澈底懲究事。奸夫施任。卽施麗潤。係無錫縣人。三十年前在龍墩充當卡官。乘民出外經商。設計誘佔髮妻鄒氏。續經卸事。膽敢密囑民婦捲物同逃。民連年尋訪無着。直至去年路過眞家莊。方知施任同民婦公然自稱夫婦。民正欲控縣告發。不意適值施任病故。民向鄒氏理論。毫不在意。（殆卽掀起孝幃原來是你之後）迫得在原縣告發等因。到縣據此。證據確鑿。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風化。倫紀重情。煩貴縣查照來文處理。迅卽差押該犯赴縣。以憑審結。知縣接到了這件公事。又差人去傳。這回丁氏知道鼻涕早和

肖時安排好了。一面把二千銀子換了莊票帶在身旁。一面把全身孝服穿帶起來。（可知其平日之不
全穿也）和鼻涕一千人投到縣裏。知縣升堂問他。丁氏單只是哭。一句話說不出。（本來還有什麼說）
知縣叫他再補張呈子。當時應了下來。就此退堂。少不得鼻涕又寫一張呈子。順便把二千銀子送給肖
時。那是自然賞收的。（只算玉益謝媒）縣裏便據他呈子。又做回文道。案據賞縣移關要犯。奸婦鄒氏
係石虎髮妻。被無錫龍墩卡官施任。即麗潤于三十年前。設計誘佔捲逃。證據確鑿。何得諱稱並無其人。
事關風化。倫紀重情等因。到縣准此。本縣隨即拘傳已故監生。（不知幾時捐的）施任。即麗潤原配丁
氏。（又烏知其仍非原配耶）到縣據供。（一句話說不出那裏來。供詞肖時若曰二千兩。即供詞也）
本身與施任。均係常州武進縣人。從未到過無錫。三十年前。尙在原籍。有武進牌門冊可查。（知縣幾時
到過武進。從何處查來）安能一身在原籍居住。又一身在無錫龍墩。被佔捲逃。本縣取具口供。隨取真
家莊門牌冊對驗。（查三十年前之門牌耶。抑三十年後之門牌冊耶。昏憤已極）該婦丁氏。確係施任
原配。不便解送。恐係同姓同名。彼此誤會。理合據實回明。另緝審結云云。這文書送過去。無錫縣便再
不來提了。（也是昏憤）且說鼻涕那天。和丁氏從縣裏出來。坐了船。回家裏去。鼻涕低低的說道。再不
料陸四嫂的五千塊錢。倒資助了老虎的訟費。（言之可歎。然石虎亦不能以反噬者一例看也）丁氏
有聲沒氣的。答了一個是字。却把全身孝服卸了些下來。（又不願穿了）船到大門前。忽然見大門上
貼着很大的一張白紙。上寫着施家喪事四個字。（怪事怪事）丁氏料想是鼻涕疑忌他是同居。纔寫
的。倒不以爲意。鼻涕搶先上岸。（搶先便不妙）丁氏隨後一直走進大門。滿廳的丫鬟僕婦一窩風接

出來道：姑太太回來了。（異軍蒼頭突起）丁氏道：奇了。你們難道連我都不認識。怎麼叫我姑太太起來。不料阿三和曹媽不由分說，分開衆人，走上去說道：姑母回來了。姪子和姪媳（誰耶）早已伺候多時了。丁氏這時候好似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立在那裏。一句話說不出。阿三一回頭，叫請老爺太太。不多時，鼻涕和他老婆從裏面走出來。（所以搶先上岸）兩人異口同聲說道：好叫妹妹得知。今天還不認認。老親眷（原來是老親眷直蒙過讀者至二十回文字）等待何時。阿三更不待慢，向一般丫頭僕婦們說道：好教你們知道。從今天起，這所房子不姓施了，換了姓鄒了。（又烏知終不姓鄒耶）你們叫鄒老爺要改叫老爺太太，我叫三少爺，指着曹媽說，叫做少奶奶，指着玉益說，改叫玉官人，指着丁氏說，要叫姑太太。這是我們的嫡親姑母（原來如此第六回姑字有了着落了）你們快去把老爺太太應用東西搬到上房去，下首房間是我同少奶奶和玉益住着。姑太太是客氣人，又是孀居，就請他書房裏住着。我們鄉紳人家專講究些大禮節，都是一些差錯不得的。你們的工錢照舊一樣，都要向少奶奶去支領。若有半點不是，你們休想便宜。比不來施姑老爺在日（好稱呼）好媽媽虎虎的那廚房裏的那根豬油繩（稍帶第三回事）也去替我除掉他。一日三餐要弄得清潔豐富（不復喫豬油炒飯了））明天再叫王和臣進來，把出房產業開個清帳出來，送給我。過目裏裏外外再添上四個長工。等施姑老爺出殯以後，保過太平。我還要替老爺太太慶壽哩（只算白說）可憐那個姑太太聽了一席話，好似青天霹靂，打了下來，要想開口，那知喉嚨舌頭牙齒嘴唇都不肯聽他隨便使用，只氣得索索地抖個不了。少奶奶更是利害，提着逼脆的喉嚨喊道：玉兒（稍帶十一回毛奶奶語氣）快過來拜見了姑婆玉

益真個走過去叩了頭。姑太太長嘆一聲道罷了。想不到你們一家子人。只算計我一個。（早知如此何苦如此。惟其如此。所以如此。真正不值得。）我也犯不着和你們爭什麼。可是玉益叫三姪是父親。三姪又叫我姑母。他這身孝服。是算什麼。鼻涕道禮有經。亦有權。（又來了）玉益自然算老把弟的義兒了。姑太太道。說到田房產業。本來不是施家自己的。（是石家捲逃來的）只是可憐他白手成家。只落得死後不會帶一點去。反而給我家用。也是意想不到的。但是我也有一個意思。須要等他安葬以後。我纔好交出來。（倒慷慨得狠。然而非也。勢也）三少爺道。那倒不妨。并且請姑母放心。我和姪媳兩人。侍奉你。總和老爺太太一樣便了。姑太太道。那也隨你良心罷。（明知其無良心。故反以良心責之）從此以後。這真家莊。堂堂皇皇一家土財主。忽然間。姓施的變了姓鄒的。了一個風聲傳出去。第一個是王和臣。最興頭。趕東趕西的數說。三少爺和他怎麼要好。怎麼知己。今番他當了家。自己自然是一個長年帳席了。（夢想）况且施家的田產。我去年冬天。早已記熟在肚裏。（你原來不懷好意。設使三少爺不當家。你又將如何）將來三少爺要是問到我時候。自然少不得我的。這種說話。不知怎麼被真秀才知道了。（一筆轉入）也覺得大大差異。白氏便叫劍如寫一封信。詳細的告訴金潤。（特放一筆）白天坐在書房裏。只聽見那邊嬉嬉哈哈。吵成一片。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佳城何處。類皆餬口之方。禍事忽臨。起自蕭牆之內。欲知究竟。請看下回。

枕亞曰。施麗潤一家。從此休矣。殆所謂悖入悖出者。非耶。麗潤家世。本不明白。第三回中。早已敍及。然在讀者。固亦同此。不明不白也。直至第十五回。施金潤出現後。乃恍然於麗潤家世。未嘗不明不白。推

其極。不過不認其弟。不顧其妻。兩端而已。吾知讀者雖深惡麗潤之爲人。而於風紀上固無鉅大關係。殆至抱租簿而哭死。或且歎守財虜之下場可憐也。乃自孝堂哭吵以後。突然出現一石老虎。至本回且有鄰縣傳拘之事。於以知麗潤直人類中之巨慝。卽死亦有餘辜。宜乎阿三曹媽處心積慮謀奪其財產。而在所謂丁氏者。旣無以對其本夫。又無以報麗潤。徒覺其人虛生天壤耳。然阿三亦終非保守之子。吾故曰悖入悖出者。此之謂也。

作者何苦將此齷齪瑣屑之事。敘之爲書。且不加論斷。而直叙之耶。作者之意若曰。吾將以勸人也。吾將以針風砭俗也。事有類於此。人有類於此。則其結果亦必將如此。又何必從而論斷哉。

於阿三奪得當家後。忽然轉出一王和臣。又從王和臣轉到真劍。如一面展開地步。一面呼起下文文章。極執此願彼之能事。

或曰。兩知縣之回文。太糊塗。不知在作者含有兩種意思。一則表明肖時受賄。一則爲二十二回伏筆也。

